

第31年 7 7 510.00 編者話蕭萬貫先生所撰寫的「香港世家」商戰 編者話黑幕故事之「海市蜃樓」在今期和大家 見面,故事主角李雲鏑是東方機構總裁,他的愛妻 在一次空難事件中不幸喪生,使他悲痛不已,但他 却要壓抑心頭的悲痛,去面對即將來臨的一場銀行 風暴,因爲新的利率協定提出來了,一旦通過,偉 烈銀行這金融霸主便可牢牢握住銀行業的霸是令旗 ,而新興的、尚未站穩脚跟的銀行便永遠得俯首稱 臣,面對如此艱難、嚴峻的事實面前,李雲鏑却能 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刺、拚搏……故事內容曲折、情

期起刋載。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罪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DE KAKIN HABITA			
海/市 蜃 樓(「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 東方機構總裁正面臨着銀行風暴,因爲 新的利率協定提出來了 · · · · · · · · · · · · · · · · · · ·	…蕭	萬貫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白 馬 坡(三國演義之十三) ◀一▶	徐	正	50
煙 記(兩期完短篇小說) ◀上 ▶ 少年降魔伏妖 清洗江湖歪風 ····································	吳	岡川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法 輪 九 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三▶			
藝成下山 闖蕩江湖	·高	皋	65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	TH (+)	70
脫離幫會 充當殺手	·温	场 女	73
天 才 小 刀(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三▶ 前赴龍潭試探 一去竟成永訣	·辛	棄 疾	81
劍 氣 九 重 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	212 124	
紅顏驚人絕技 嗅覺洞悉危機	·卧	龍生	91

濟南並非樂土 八友追踪緝捕 …… 司 空 羽

途中投旅店 誤中迷魂香……… 東 方 玉 113

傷殘才知上當 傳技方可禦敵 …… 逍 遙 客 121

尋訪太子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功夫 …… 西門丁 105

督印人:羅輝 建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二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 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神(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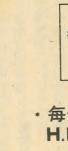
明 月 宮(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刀

第7期

(總號15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 H四六六七九九

・毎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超級營養液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抗避身體各類疾病 爲生命帶來新希望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可作為一種日常的保健飲品,但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免疫功能,健全中樞神經系統,調節內分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防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一些

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

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美國人則讚譽其 "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851為生命帶來新希望。



*請認明"振華牌"商標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振華 851 生物工程

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香港北角蜆殼街一至七號二樓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 "5369"

電傳: 63033 TSH HX

傳真:5—8068649

金融

彌敦道向啓德機場風馳電掣般駛去。 一輛時下最新款式的平治房車,沿 公元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天中午

牙關,臉色鐵青,像一頭出籠的老虎約四十的男子霍地跳下車來,他咬緊 向航空公司的門口撲去。 陡地停下 房車在一家航空公司辦事處的門 一位臉有紫色疤痕,年

深度近視眼鏡的男子,不得不把本來 沉緩的步子加快,跟蹌地跟了進去。 跟在他後面的,年紀大一點, 當時情形到底怎麼樣?你說

睁着血紅的眼睛吼着,臉上那道疤痕 領猛地揪住,幾乎要把它撕開了 航空公司派出來接待的一位經理的衣臉有疤痕的男子一步衝上去。把

接待經理被弄得張口結舌,驚慌失措 「你!你……你是……」航空公司

白手與家

地嚷道

機構經濟顧問,陪着李先生來的, 的先生,李雲鏑先生,我姓杜,東 說:「他是這次空難事件死難者趙小 坐下,然後他扭轉頭去,對接待經 頭不對,忙把暴怒的男子扶持到 跟在後面的戴眼鏡的男子眼看 理

態之處,請多多包涵。」 航空公司的接待經理眼睛立刻瞪

分抱歉啊……」接待經理彎着腰,恭敬 的連聲說。 常理解,敝公司發生這件不幸事, 生……啊!不要緊,遺屬心情我們 「他!他是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先

的?說呀!你是啞巴麼?」李雲鏑咬牙 別說了,這到底是怎麼搞

這暴雷似的吼聲把接待經理發條

然後就掏出一張「失事報告」, 深深吸了口氣,總算勉强鎮靜下來

刻後, 拖着濃煙,向台中方向緩緩滑行,片 悶雷般的聲音在玉峯山附近傳了 機翻起觔斗,渾身着火, 在玉峯山附近放羊, 生意外……據當地的目擊證人說:他 之間的阿里山玉峯一帶, 三點二十五分左右, 機重新升空,向西南方向飛行。下午 的怪物撲撞下來。然後, 接着就有火光冒出來, 這架飛機便傳出鳴槍般的聲音 突然見一架飛機 飛達台中與高雄 像一頭通紅一霎間,飛 飛機突然發 午三點零 五分飛

一眼,又續着唸道:「據現場空難調査接待經理稍頓,偸偸瞥了李雲鏑 碎物散落現場方圓五英里 飛機在失事後撞山爆炸,客機盡毀

般動着的舌頭立刻剎停了,他拚命的 燒焦的發動機及一節機尾稍完整外

機械的

其餘部份已沒法辨認。死難者的衣 捏住一個印了『FOV』字樣 斷接待經理的話。對方機械般的腔 麼!」 李雲鏑暴怒的猛地跳了起來 金鏈上刻了: 眼又深深的刺痛了他的 把李雲鏑激怒了 一位女子的頸項 鬼東西 其中一位男子,右手 7方機械般的腔調 猛地跳了起來,打 難者的遺體,僅 趙兩個中文姓 心。 的掛在樹枝 條金頸鍊 的酒樽蓋; 趙」兩個 他這時已 數據統

被哀傷 吼起來 敏感, 凄厲地吼叫着:「……人 乎戳到經理的鼻子上 緩緩地逼上前去,雙手張開, 到經理的鼻子上,他咬牙切齒的李雲鏑兇狠的咒駡着,手指頭幾 稍不順耳,就會抑止不住的暴 憤怒所淹沒, 因而變得非 命!這是活蹦 **獰笑着**

生地撕開似的 」麼?鬼東西!」 就像要把面前這個接待經理活生 李雲鏑的臉色非常可怕 他的

吃的?是開豆腐店麼,你聾了麼? 蹦的人命!你這個航空公司是幹甚麼

後退、退、退: 汗滲滿了額角, 航空公司接待經理面色蒼白 一步一 步地驚惶地往

第二天,在香港各大報章上 在

出了 一個 大「計聞」字的粗黑色方框內,刊 一則計告:

府奉設靈堂追悼亡魂哀哀此計。 午十時半在該館大殮隨即出殯並於李 奉移香港殯儀館謹擇三月二十一日上 三月十九日在台北空難事件夭逝遺體 亡妻李門趙小 秋痛於一 九六四年

夫:李雲鏑

堂妹婿:沈松柏 堂妹:李雪梅 胞妹:趙小蘭 子:李銳 暨東方機構仝人 李文

要他代表他主持喪事的一切雜務, 的。辦完這事 後,他便把自己關在書房裏。 東方機構的經濟顧問杜仲謀扯來 這篇計告 他把他最得力的助手 書房是 泣告

儀館去。 致祭的親朋便絡繹不絕,但第二天上午八時開始, 去。 着李雲鏑,杜仲謀把他們 李雲鏑的私人禁地 ,誰也不敢擅闖進 11 一一請往殯別,聞訊趕來

重要的人物,死難者的丈夫李雲鏑却,向前來致祭的人客答謝。但這時最胞妹趙小蘭扶持着,站在主家的位置 界名流紳士。李雲鏑的大兒子李銳 士致送的花圈,擠滿了參加喪禮的各 二兒子李文兩名小娃娃,由死難者的 在殯儀館裏,擺滿了香港各界人

F4

「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

因極度的哀傷與憤怒脹成瘀黑。

切齒地吼道。

F5 仲謀不得不費着唇舌, 意外的沒有露面, 作爲他的代表 向 一些顯要的也的代表,杜

來賓解釋幾句 大禮堂的正前方

一張雪白的錦緞。 一具檀香木靈柩, 點三十分,司儀唱號 李雲鏑突然出 靈柩 在花 上面 圈叢中 9. 喪 禮 , 他 儀

來 走誰 他恍惚衰老了十年,他緊抿着嘴角的眼窩深陷,短短的二天二夜時光式開始。這時,李雲鏑突然出現, 到 可儀又唱號了, 主家的位置, 匆匆地穿越過幾重人羣 便默默地垂下 所有的唁客肅立

蕩 悲凄幽怨的哀樂繞着殯儀館 大堂迴

客們輪番瞻仰死者的遺容, 有人伸手抹淚 十時四 一十分 , 9 有人嗚咽, 大殮儀式開始 有人搖 有人 , 痛 頭 唁

週 由 然後是遺屬進行「運財」儀式 李雲鏑領着, 繞着靈柩步行 , 三

容上面 望靈柩, 固了似的落在靈柩 他的脚步驀地停下 李雲鏑默默地垂頭急走 但 當他轉到第三圈的 內亡妻趙小秋的 , ,他的眼珠像凝 , 望也不

北顧專機運回 心的整容 在靈柩內躺着的趙小秋 恢復了這位女子的原貌 遺體 香港的。遺體已經過精 9 是李雲鏑親赴台

> 輕的閉着,失去原在幅她平日最喜歡的數 夏日的烈焰成功的喜悦。 美;這笑,飽 風……, 面; 終於可以歇息了 却更顯露了 着,失去原來的圓而亮的火熱 簡潔了她剛强背後女性柔順的 她的兩腮胭紅,嘴唇柔柔的合 她的兩腮胭紅,嘴唇柔柔的合 她的兩腮胭紅,嘴唇柔柔的合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等,飽含了她在一生的辛酸歲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求而終於達到的 對事業不懈追 她的兩腮胭

二十多年,你得到了甚麼呢……」李雲却聽得淸淸楚楚:「小秋……你跟了我這傾訴,別人聽不到,但李雲鏑 鏑在心頭嗚咽了一聲。

抖顫了!這笑容,分明是他們雲鏑却眞切地看到了。他的心 ,她臉上所綻出的笑默默地相對片刻,於 新婚的第 她臉上所綻出的笑容 這微笑, 一夜 間簡陋的租 這在亡妻臉上 9 當他們送走了 然後緊緊擁抱住 分明是他們 **紧紧擁抱住時** 心見 在劇但 最 得 後上烈但一一海地李見 後

力的桑蠶 不上八月 目中 這個窮 出金色的絲線 顧父母的哭喊怒駡, 二十多年前 上海之江大學的女學生 她就好像是 個寒酸的路邊檔小販, 的心 之一隻充滿旺盛生**个** 趙小秋這個年方 田源源 ,毅然嫁給了他邊檔小販,然後 絕地 結吐命 心

通往成功的紐帶

落到南方落脚的七十歲老人,便在如這位自小離鄉背井,從上海輾轉如這位自小離鄉背井,從上海輾轉來。當晚,他倆到達父親李福如在來。當晚,他倆到達父親李福如在 傷與期望中去世了 年後 他還清 與她 一天黃昏 道跨過深 七十歲老人,便在憂育井,從上海輾轉流煙。三個月後,李福 如在新婦,竟難過得哭了起時,她這位第一次離時,她這位第一次離 · 他身揣着二十

意以後,在新界的一家古舊的電 意以後,在新界的一家古舊的電 就是,一位土布土衣青年男子,替人 整院,一位土布土衣青年男子,替人 整院,一位土布土衣青年男子,替人 整院,一位一樣是土布土衣的少 然後他拖着疲憊的身子,挨回那間破 然後他拖着疲憊的身子,挨回那間破 婦,把一碗鹹菜豆腐湯遞到他手上, 婦,把一碗鹹菜豆腐湯遞到他手上, 客亮着手電找位子 熱毛巾 ,替他擦去臉上汗凝的鹽漬

知的味 老杜 方面入手,碰碰運氣。 在電影院結識了 他年紀較大 的味道。 這以後, 年歲的相隔 也許同是江浙人 。老杜勸他試試從戲院生意歲的相隔,很有點他鄉遇故許同是江浙人的緣故吧,他較大,土布土衣青年人喊他較大,土布土衣青年人喊他 仲謀的男子 生遇,赋意故他他

殺

便沒日 及日沒夜的挨家逐戶服 於是, 畫了 土布 幅圖表,土布土衣青了一幅叫「市場調査」 土衣青年 逐戶調查訪問 在人圖少

> 港島、九龍半島的每 短短三個月裏,他幾乎跑遍了新界 一個角落

裏愁眉不 的滿街的咒駡聲 上萬的貧民, 他見到滿街滿巷失業的工 展,他聽到的是有 擠在 白 擠在香港 鴿籠 ·力沒處使 一力沒處使 龍成

我說小秋啊,我們可 改變這個局面 0 1 可 以捏緊這個機會 既上海一個樣, 的人都把心思 的人都把心思 的人都把心思 的人。 一個樣, 也們肯 一個樣,

菜豆腐喲! 敲瓦片去辦麼?」 改局面!我們現在可是住泥屋、吃鹹 少婦瞪大了眼珠, 道:「辦企 業

意 等積到錢, 以先從小的幹起!例如辦戲院生 布土衣青年神氣飛 就好辦了 揚

在新界辦戲院就等於自

就空了檔 大有可爲!」 白天黑夜地放 現在大部份 別信這個邪 它空了 戲院每晚只 打破 我們鑽 他們 放一場,白不我打探過了 的 進 去場 , , 來 , 個 天

四出東求西貸 就這樣 加 土 布 上自己的 上自己的一點血汗 汗,

却幾乎 阿媽! 睡 , 起身,起身……我要阿媽!我

要

小兒子李文哇的一聲哭喊着。

的電

却已哭成了一個淚人兒。 阿姨帶着! 說:「阿銳、阿文……乖! 趙小蘭朝躺在靈柩裏的胞姐瞥了 ,把這不懂事的小兄弟倆摟在 乖!別哭了……」但她自己

梯的少婦說:「我們總算幹起來了。別的新戲院招牌,俯身對在下面扶着木,騎在木梯子上,瞪着他自己親手寫院換上了新招牌,那位土布土衣青年

成別木寫年影

會

有

他臉上那道深深的疤痕沾濕了。 他臉上那道深深的疤痕沾濕了。 杯走完這最後的半圈「運財」儀式,壓不生完這最後的半圈「運財」儀式,壓不,像發瘋似地繞着靈 李雲鏑的心突然像被尖針狠戳了

。但在這個小市鎮的其他影院,一時了,但這間電影院依然門庭湧湧,越來越多,雖然已經是深湧湧,越來越多,雖然已經是深

在這個小一

大客廳的金魚缸,早就依然彌漫着一片愁雲慘霧。 三天後,港島香雲道李雲鏑府上

6,一早就關上大門。

院探個

在冷落的戲院門口你早就關上大門。 一個小市鎮的其他影院

轉向那間新換招牌的熱鬧的電影

那眼神充滿仇恨

、狠毒……

切

最叫着的大漢,他們手到過,隨即,他的眼前! 例,像電光火閃一樣,

前便出

毯給換上白色的,連帶天花板上垂吊框裏面游曳。大客廳地上鋪的紫色地住,數百條名貴金魚就只能隱在白框 的幾盞大宮燈也被刻意調低了亮度 ,早就用白紙蒙 0

鋒 現 雲 利 了 鏑

火焚燒聲……

最後

然後是戲院裏面劈劈啪

摸着他臉上那道,李雲鎬的手下,李雲鎬的手下

,彈弓刀劃破皮肉

果初成 垂下 邊 映 兩行墨筆字 歌聲」。靈台上擺了 《初成,擧足登蓬花世界」,左書:『行墨筆字,右書:「懿德備仁慈,正下兩條白布,上面是李雲鏑手書的色的李門趙小秋的遺像,遺像兩旁,盤台,靈台的上方是一幀用黑絲綢繞台,靈色的上方是一幀用黑絲綢繞 的李門 台 香案燭台 不返,傷心 , 燭光掩露

客廳外面大花園中清 這時已是傍晚時分 一色的偃松被風分,夜風頗勁,

> ,它們的 雲鏑特地精選的樹種,據說是開來,嘩的一聲挺直了軀幹。 偃松這種能屈能伸的習性 它們的 枝條 但 拳屈 向客 風 勢稍弱 成一團, , 又騰地

中。客已少了許多,只有一些李府至 經過五天的喧鬧, 前來致 東一簇西一簇地呆在大客了許多,只有一些李府至親 的 廳的人

然地轉着眼 場面 概這時他的 在靈台側 能以乾抽口冷笑替代 因此她的眼窩空空洞洞 李銳 監察呆了 永遠不 者 1 。李文的眼睛哭得通紅 眼窩空空洞洞的,嗚咽只不會再回家來了。李銳茫不會再回家來了。李銳茫不會再回家來了。李銳茫不會再回家來了。李銳茫小心靈已經確信,阿媽是李文的眼睛哭得通紅,大李文的眼睛哭得通紅,大 0 珠 小 的胞妹趙小蘭扶持着 小兄弟 麻戴孝

默的搖頭歎氣。趕來致祭的人客,也 李雲鏑私人代表的身份 杜仲謀臂纏 一塊寬大的 間或停下 他的舌頭和 , 在 忙着招 黑紗 來 雙脚 , 便默 一呼以

梅不 出淚水來 氛的感染 李雲鏑的堂妹李雪梅和 時替沈松柏捋平臂上 ,女兒沈冰冰聚在 富感情 圓而亮的眼睛便不時地 受了眼下這悲傷 一弄皺了 _ 角。 她 的丈夫 李雪 的 湧 氣 黑

珠鼓凸着 堂妹婿沈松柏隱在眼鏡片 ,留意着大客廳中的 後 一後學的 一眼

> 物動 頭搜索獵物的狼 , 0 他更是眼巴巴的瞪着,就好像 特別是那些他斷定值得留意的

着 像 兩條惹人發笑的皺紋來。 冰睜着亮晶晶 一位老人 采克人表达·Protection。 ,甚至連她那光亮的小額頭也現一位老人精似的向四週專注地凝明着亮晶晶的杏形眼,動也不動 李雪梅和 沈松柏

, 許久, 許久, 始 你說呀……」 底是怎麼回事?小秋,你說,你的照片,商量似地低語道:「…… 但他的嘴唇却動了,他面向那幅女人的停注着書房中一幅新掛的女人照片的停注着書房中一幅新掛的女人照片的停注着書房中一幅新掛的女人照片的停注着書房中一幅新掛的女人照片的。并久,許久,他的眼珠凝固不動,在書房內唯 一一不 但他的嘴唇却動了 你記言女動 ,到人,片執像唯間

滋滋作 心搶回來 上 影遮蔽住 兒被冰凍得僵冷 ;但他的心 道深深的 下意識的伸出了手, ,他的手指 在冰箱 他的眼前 響……他委實忍受不住了 、神秘的疤痕! 與 却 黑糊 他的手抬起了

緊抿的嘴角劇烈的抖動了。 他像突遭電擊, * 他那

那是一個大雨滂沱之夜

F6

「·····不!阿媽!! 怯生生地瞪着大眼問

緊挨在李雲鏑身邊的大兒子李銳

阿媽睡着了!阿媽不要

「阿爸!阿媽是死了嗎?她不回家

深深的疤痕

那間新開張的電影院走出來。 在新界,一位土布土衣青年在他

自信的微笑了。 他計算着這一天來的票房收入 影院散場了, 他最後一個走出來 他

把他拖進影院裏面,又衝進十幾條大 出來,迎面 在影院內肆意搗亂。 就在此時, 一拳把他打翻在 四條大漢在暗處撲了 地, 隨 即

青年痛苦地喘息着問:「我和你無怨無地,一隻脚踏在他的胸前!土布土衣 身掙扎着爬起來,要去保護那台放映兩截。土布土衣青年心痛極了,他翻 ,但身邊的大漢又一拳把他打翻在 爲何這般害我?」 「嘶」的一聲,雪白的銀幕被撕成

刀

.. 「是的 ,你得罪了他,所以你就該死! 當然無仇無怨,但有一個人認識定的,是的,你不識我,我也不識大漢哈哈狂笑,笑畢,嘲弄地說 大漢哈哈狂笑,笑畢,

可沒得罪甚麼人哪一 :「他是誰?我在這裏, 他是誰?我在這裏,安份做生意,但他扳不動,他痛苦而迷茫的問他拚命地試圖撥開踏住他胸膛的

「騰!」的一聲彈出刀鋒,道:「老闆說大漢說着,才上 你只是一隻小狗,憑甚麼跟他作對?」 他要我告訴你,這裏是他的天下 壞了這裏的規矩,搶了老闆的生意 大漢說着,掏出一柄彈弓刀 大漢又一聲狂笑, 你這間影院白天黑夜的放一聲狂笑,道:「沒得罪

> 印記——小狗的印記!」大漢手上的彈讓其他人知道,這是膽敢跟他作對的 弓刀向他的臉上劃來……

:「你我都是中國人, 他痛苦的扭曲着躲避着, 放我一馬 哀求道 我走

手上的彈弓刀便猛地向他左邊臉頰劃拜候?所以你是狗!」話音未落,大漢 有狗 的大漢無動於衷,指着血流滿面的 持彈弓刀的大漢狂笑, 放屁!老闆說 你記住了!」說罷, 你要做人 鮮血馬上湧了出來。持彈弓 9 ,爲甚麼先不向他 中國人裏面有 招呼其他已 嘲道:「放

的 印記, 鬧夠了的大漢呼嘯而去。 他掙扎着扶起那部被打爛了鏡頭的放 他冷冷的道:「這是老闆給你這條狗的 鮮血 他艱難地爬了起來。 , 也不覺臉頰上刺骨的劇痛,難地爬了起來。他沒擦滿面

淚却籔籔 淌過這道「小狗的印記」 映機,脫了外衣,就默默的擦起來 剛才 的 也似乎忘了 慢慢地淌過那道新鮮熱辣的刀 他似乎已忘了這時已是凌晨二時 地湧了 擦着放映機 切根本沒有發生 剛才發生的一切, 出來, 但是,他的眼 淚水冲開了 ,他帶着滿 就好 痕 , 血

的印記……」 「……小狗的印記……好 一道小狗

手指在那道已脹得紫黑的傷疤上猛地李雲鏑在胸膛裏沉吼一聲,他的

那個兇狠的老闆, [老闆」在瞪着獰笑,而眼前

中已膨脹得爆炸的物件! 彷彿在捕捉一件物體, ,他的眼神非常凌厲, 李雲鏑驀地在安樂椅上跳了 他繞室轉着

神中洋溢着安慰、鼓勵,在這電光火了,但相片上的女子,她的眼睛却像了,但相片上的女子,她的眼睛却像了,但相片上的女子,她的眼睛却像 閃般一觸間,李雲凉神中洋溢着安慰、禁 來自天際,但又近在咫尺的女子聲音怒緩和了,一種他百聽不厭的,彷似閃般一觸間,李雲鏑眼神中的凌厲暴 在他耳邊響了起來。

上卻戴着一顆寶貴的珍珠一 雖然醜而且有毒 種很有用的 東西 頭

他臉上那道彈弓刀傷口,一面如撫慰小秋,她正用棉花小心翼翼地洗滌着裡。照片中的女子幻變成他的妻子趙裡。照片中的女子幻變成他的妻子趙 孩子似地含着眼淚輕輕地唸着那

但卻像求生 求存

他那間新開的電影院,依然白天黑夜第二天,李雲鏑就咬着牙根返回

眼珠發着寒光的更像巨人的「老闆」 而是有一 色小

可以稍洩胸膛 起來 獅似

瞰下面德輔道上的車流人大厦的最高點,猶如一頭雄,上面寫着「東方銀行」。他

幅巨型的

堅定地

「……災難是一

登上這座大厦的最高點,猶如一頭雄霓虹燈牌,上面寫着「東方銀行」。他走上一座高二十三層的雄偉大厦,走到九龍,從九龍走到港島,最後, 執着地向前 着地向前走,走,走!他一个带着那道傷痕咬着牙,一

的空難事件: 来……即將實施的銀行修改條例;偉 來……即將實施的銀行修改條例;偉 不在香港本地市場上的不景氣,成衣銷 在香港本地市場上的不景氣,成衣銷 是此去年下降了整三成;東方機構屬 下的東方紡織廠產品質量的差錯,廠 事故連續發生,工人怨氣衝天 事份規定的銀行固定資產額,大 整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 發是他的太太趙小秋和國泰影業總經 等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 等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 等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 等資金不能動用而被逼暫時擱置;最 後是他的-養養 ; 裏 世工 量比 下 在香港本地市場 議烈來種 卻 又像 魔 影 影般向他眼前及 湧 的

絕望的刺骨痛楚一 帶着傷疤的臉頰緩緩的 一種像掉進尖刀吹一環地困鎖着他 切 % 李雲鏑 燒紅 突禁不住 禁不住呻 燒灼着他 燒灼着他 倒 在臂

點、 這十幾年中的驕人業績 一幅東方機構的產業圖, 藍點、綠點,顯示着東方機構在 書桌上玻璃板下壓着 上面標滿了 卻清晰 紅地

下還有甚麼可以令我李某人畏縮倒頭土臉的壽終正寢麼?帶着「小狗印頭土臉的壽終正寢麼?帶着「小狗印那土布土衣的毛頭小子,這裏靠的是那生有土衣的毛頭小子,這裏靠的是 與自負, 鐵火鏈…… 李雲鏑突地抬起頭來 了!今天的李雲鏑可不是昔日了!今天的李雲鏑可不是昔也熟,在拚命地横掃着那困鎖他的雲鏑突地抬起頭來,他的倔强

的 擊而搖晃的信心亦終於穩了下來。 迫感也就變得淸淡了點。 心緒開始平靜下來,他那被連番衝 這麼着下了這個判斷, 他感覺自己 心頭的催

上的電話。 緩的褪淡,最後,他的手按上了書桌 指移了開去,傷疤上的紫黑色亦在緩 終於 ,李雲鏑緊按在臉頰上的手

始!」李雲鏑末了,神色决然的說 達他們,請老杜你負責通知!沒甚麼 公室!潔山、區泉 機構開會!當然是老地方東方銀行辦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一切從現在開 「老杜麼?明天上午十點正,東方 、鎭海、振中、昭

天色突然轉陰。

鉛灰色的雲在香港上空鬼趕似的

文台就已發出風暴警告 走得飛快。在昨晚深夜 響起光臨的脚步。 上面的雲移速度, 老香港已然心中有數 街上只覺沉悶不見疾風, ,雖然由於高樓大厦的重重阻隔 便可知風小姐已 , 可知風小姐已然,但看高樓峽谷的重重阻隔,在 一時,香港天

出租的士正飛快的向中段駛來。 這時,在九龍彌敦道南端, 一輛

得四小時,但他那短粗的腰幹此刻卻捲出了家門。雖然躺在床上的時間僅 議, 謀的電話,說總裁明天要召開緊急會 主任丁區泉。昨晚深夜,他接了杜仲 備起跑的模樣。 挺得筆直,就好像一匹快馬 車上 所以今天一早, 的乘客,是東方銀行存款部 他便像旋風般地 , 隨時準

正比。他永遠都是這般的匆匆忙忙,款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但在他們身款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但在他們身上花的時間,卻與他們的存款能力成上。他永遠都是他的心目中,所有前來存在他的一生中,最吸引他的字眼,便 上了東方銀行存款部主任這個高位。的錢莊職員,磨了十年的光景,才坐 地裏, 馬」,因爲他就好像快活谷裏常常跑第 永遠沒人聽到他說 丁區泉今年四十 他的存款部女職員稱他做「高班沒人聽到他說一聲疲倦,在背 歲, 從 一名普通

脖子卻已探出車窗外,向前面的東方 丁區泉人在車上 ,但他的

銀行方向遙望。

過去。 萊斯黑房車, 「嘟嘟!」一輛時下最名貴的勞斯 擦着的士,響着號飛了

丁區泉往那黑色房車裏面的貴客 一眼,心頭不禁就突突的一跳 0

煞! 錢佬大晒呀!連替他開車的也兇神惡 但的士司機卻恨恨的罵開了:「有

子道:「大佬!你知道這車上那人是誰 區泉眨眨眼,詭秘地縮回粗脖

機不服氣的,但又好奇地反問。 路他整條買下了吧!他是誰?」的士司 「管他媽的那麼多!總不成這條馬

是金融、地產事業兩大霸主哩! 約克翰! 「哼! 香港地產大王張仁傑!他們 偉烈集團約氏家族的大公子

東方銀行的吧? 傑」這個名字時,有如在牙縫中擠出 張大了 丁區泉咬着牙說,特別是提到「仁 大了。這時,前面十字路士司機聽到這兩個名字, 想, 士司機只好把車停了下 突然問道:「先生, 機只好把車停了下來,前面十字路口處紅這兩個名字,眼睛驀 來

「你怎麼知 道?我頭上又沒鑿

字

率調高啦,七厘半,比其他銀行高了教,聽說你們銀行近幾天又把存款利否認,又解釋似地說:「我這是有事請 。」司機詭秘地笑笑說,他見對方沒「瞧你西裝筆挺,又上這來,我猜

一厘半哩。」

少說也有這個吧?」丁區泉伸出五隻指 :「對呀!你有餘款麼?存呀!存 頭揚了揚 去!合算極了!你們這些當車主的 丁區泉眼睛立刻亮了, 量車主的, 他連忙說

苦笑着說:「車主?五萬元?嘻! 的士司機眨了眨佈滿紅筋的眼

可是替車主打工。 洩了氣,連身子也退靠回靠背上了 「哪……白說啦!」丁區泉一下子

司 機把下半截話說出來。 如果可靠又合算,他打算存進去!」 「那車主是我的表叔,他托我問問

呀!喏!這是我的咭片,你表叔來找行二十四家分行,這可不是擺花瓶靠,當然可靠!你看看,我們東方銀 我就行了。」 丁區泉騰地又挺起身子來,一叠

有錢呀 八時,骨頭也震够了,下事為一地訴起苦來:「從昨晚八時,挨到現在地訴起苦來:「從昨晚八時,挨到現在 個娃娃終於也挎起書包來了吧。 却綻出一絲笑意來,大概是想起他那 啦!」司機苦口苦面地說着,但到最後 ,他那佈滿紅筋的眼珠下面的嘴角 「看他的意思吧。我麼,我可沒這 ,也該給娃娃換那個破爛書包 ,

句也沒聽進去,此刻,他的腦袋,受能不咿咿哦哦地支應着,但他却連半

F9

要搶在他的前頭, E 革紡織廠的大計劃, 「我說區泉! 但 他胃口 振中這小子 太大,竟要我拿二億 你這匹高班馬, 充實咱們無論 把我引得心 銀行的 心一可得 實也

力 下間對丁區泉說的話 前幾天, 這是李雲鏑在他的太太趙 開完銀行幹部會議後,私雲鏑在他的太太趙小秋遇

行大厦的門 頭嚷了一聲, 「他這是推心置腹呀!」 ,一步跨出了車門 口跑去。 跨出了車門,向東方銀,他的圓腦袋猛力地晃,

觸雪燈 地宮面燈 千方英尺,營業大廳的正中,東方銀行總行營業大廳佔 色的天花板下 舖了深綠色的地氈 ,每一隻觸手握吊着一盞小刑燈,宮燈各向四周伸出二十四大花板下,垂吊着兩盞巨型的 天花板裱上古檀色的 吸音 一十型在地上 壁嵌 膠 ; 的隻玻綠五

> 如存款 押滙等等 大理雲石 每個窗口代表 、放款、 。營業大廳共有三十多個 外滙、入口、找換、工代表一種業務品種・

叠起腿、抽着煙,等着。「××先生在大廳正中兩排長長的軟皮沙發上隊來。一些不耐煩排隊的,便乾脆 裝在大廳各個隱蔽的角落,客人聽來 行女職員輕盈、 請到十八號窗!」大廳中, 款部的各個窗口 ,就好像女職員在耳邊親切的低語 營業大廳的客 、清脆的呼喚,擴音器 前, 人很多, 人客甚至要排 ,便乾脆坐 在儲蓄存 0 起

電梯去。 下 便跑去直通頂樓總裁辦公室的專用 便跑去直通頂樓總裁辦公室的專用 可區泉往營業大廳匆匆瞥了一眼

下屬簡單地交談幾句閑話後,絕不會早半分鐘或遲半分 氣。總裁會議在十時正召開上,九時四十五分,他暗時字上閃亮時,丁區泉的眼光 到。 天打雷劈,也 一般幹部,接到一 - 屬簡單地交談幾句閑話後,正式的- 屬簡單地交談幾句閑話後,正式的絕不會早半分鐘或遲半分鐘,他與 當電梯門楣正 接到十時開會的通知 也得 在九時 泉的眼光落在腕錶 中的指示 ,李雲鏑就會到來 时正召開,這意味 可正召開,這意味 五十分前趕的通知,就算 燈 在 24

立的電梯直通上來。工遊樂場部、銀行部。包櫃上,分成三個部分: 東方銀行大厦頂樓 電梯直通上來。丁區泉乘的這一場部、銀行部。每一個部分有獨,分成三個部分:地產部、電影的總部。在這層四千方英尺的平敗方銀行大厦頂樓,同時是東方

部電梯,就是直通銀行部的

在寫字枱的側面

有

道雕花

推開這道古色古香的

人吃驚的 大門

銀行及工業企業事務,由東方機構總東方機構的大腦中樞系統,最重要的東方機構的大腦中樞系統,最重要的 裁李雲鏑直接掌握。

,等候通傳。正中一道嵌了鋼鐵條條廳,右面放着一座黑色的長沙發椅,電梯開處,是一個長方形的小客 地。的玻璃門後面 就 是總裁辦公室 重條坐

面擺了一盒雪茄、一盒「雲絲頓」香烟面上, 以及打火機和雲石烟灰缸。沙發後面的牆壁掛了一幅大照片,上面站着這幅「龍虎榜」為人生最大的榮耀,與這幅「龍虎榜」為人生最大的榮耀,與這幅「龍虎榜」為人生最大的榮耀,與這幅「龍虎榜」為人生最大的榮耀,與意格,很長、很大,抬面放着一叠寫字枱,很長、很大,抬面放着一叠寫字枱,很長、很大,抬面放着一叠寫字枱,很長、很大,抬面放着一叠点的,落地長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房,種了清極。 內。 長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 長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 長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 外兩張是單人坐於 , 長的 約莫二百 了一張長方形的意大利圖案的西班牙眞皮造。 一張長方形的意大利雲石茶几 近門處是一 時

朱鎭海年約四十

身材清瘦

小客 李雲鏑府上書房內的標記圖一模一樣銀行、紡織廠、地產物業等等,這與點、藍點等各種記號標出東方機構的點,藍點等各種記號標出東方機構的 迎面撲入眼眸的,是一個令木大門,推開這道古色古香 古里古怪的會議室。會議室的正中掛

一幅巨型標記圖,

在港島

、九龍

横木,可以想像,坐慣了軟沙發的人抬布,但左右兩邊的座椅,却是清一是一張長形的會議桌,桌上舖了絲絨是一張長形的會議桌,桌上舖了絲絨記,使人眼花撩亂。標記圖的下面, 機構的屬員都以能坐上這些硬板櫈爲會難受得齜牙咧嘴。雖然如此,東方會脫受得齜牙咧嘴。雖然如此,東方 架了一副近視眼鏡,眼鏡片後微凸的 才發覺, 榮,因爲這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當丁

區泉走進總裁辦公室時,他

東方銀行放款部主任早就等

高班馬還跑得快!」丁區泉一見朱鎭海 眼珠盯着丁區泉微笑 立刻就老實不客氣地衝着地說。 「怎麼啦,朱老頭!你可比我這匹

朱鎮海向丁區泉抱拳一 笑,說:

去歎一盅兩件的唐茶! 「謝我甚麼?今早我可沒有空請你

你這頭高班馬,多虧你常

去放給人家嗎?」 難道你叫我拿石 塊

爭第一般拉存款這回事! 怔怔,這才明白朱鎭海! 朱鎮海詭詐地眨着眼兒 ,這才明白朱鎭海是指他像賽馬朱鎭海詭詐地眨着眼兒,丁區泉

陽」起來。

陽」起來。

陽」起來。

「是冤家,又是搭檔,在其他同事的口是冤家,又是搭檔,在其他同事的口 、丁二人, 一個是東方銀行 然就「陰 旣的

但却爲魚

是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不 是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 一人是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 一人是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 一人是譚昭達,他今年三十五歲, 一個香地 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在背 一個香地 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在背 一個香地 一個香地 個香港的社會動向,所以,負責這門場動態、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市大健康等等。一句話,幾乎包括了整大學有別,可就很有點相稱。所謂情報科來說,可就很有點相稱。所謂情報科來說,可就很有點相稱。所謂情報科來說,可就很有點相稱。所謂情報科學的人打交道。不過,譚昭達與轉得比鬼還要快,他最怕的就是與 ,若非擁有一個「轉得比鬼還 立歲,不苟以構情報科 背 地 後轉

工構娃 臉的學者, 在譚昭達後面 。他今年三十五歲了,按道理最大一家企業東方紡織廠的總 他叫徐振中, , 是一 個有一張娃 是東方機

可當眞有點不勝負荷。

F 10

沙發中,別人沒有 軍萬馬時那種成為 軍萬馬時那種成為 惹別人。 ,就像他那臉型,純粹是一個娃馬時那種成熟男子漢氣概外,在不惑之年,但除了在廠裏指揮千 **這時,他一進來,** 就像他那臉型,就 別人沒搭理他 便把自己擲 9 他也 不去 擲 個 在 并 握 在 并

道:「老楊!來,這邊坐。」

寒面佛,所以丁區泉就在背地裏乾脆 無方銀行的「鐵算盤」,丁區泉、朱鎭 海在同級之中誰也不賣誰的賬,但對 海在同級之中誰也不賣誰的賬,但對 水表給人的印象,與他那種剛正 不阿的處事作風相較,可就甚不相 不阿的處事作風相較,可就甚不相 不過,楊 次山這位會計部主任,被譽為 喊他做「笑面虎」

這「笑面虎」、「高班馬」、「娃娃 ,但有一個半人算是例外。其中一個 ,但有一個半人算是例外。其中一個 ,但有一個半人算是是東方機構的 ,是李雲鏑,別的不說,單是他臉上那 ,是李雲鏑,別的不說,單是他臉上那 是李雲鏑,別的不說,單是他臉上那 令這班人肅然起敬;另外半個道傷疤顯示他的辛酸奮鬥史, 他們稱爲「老學究」的杜仲謀。 ;另外半個則是被 就足 已

經紀 1 出口貿易、銀行、財務公 幹過各種行當,諸如股票

> 如何進行市場調查,調查的結果,李幾十塊銀洋時,杜仲謀就教過李雲鏑他們就結識了。在李雲鏑袋子裏只有司等等。在李雲鏑夫婦來港後不久, 方機構的經濟顧問。 李雲鏑事業的發展,杜仲謀就成了 開始了他闖世界的歷程。後來,隨 仲謀借出的 雲鏑毅然籌集了資 , 租了 金, 一間破舊的戲院 其中一半是杜 東着 9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乍見他的 是那麼一副慢郎中的模樣,作見他的 李雲鏑也自歎不如。
黎九流、工商官紳中人際場所的神通,他在悉 就找到他一位在 ·······丁咖香,火麂眉毛,他仍然杜仲謀的動作永遠是這麼的緩慢構的經濟層門 把消息弄來了 在香港財 香

九時五十三分 ,他後面跟着杜仲謀 像平時一樣

巴也突然爬出了黑壓壓的鬍子來有力的聲音變得沙啞,面色憔悴 李雲鏑勉强擠出 **壓壓的鬍子來,除**四,面色憔悴,下

> 天前的李雲鏑簡直判若兩 他臉頰 皺紋很深的緊抿的 那道惹人注目的疤痕, 嘴角 , 與以

無可挽回,別再折磨自己了。」 「總裁!請節哀順變,已發生的事

住,老氣橫秋地動於紀 的心情都很緊張,但朱鎮海到底忍不

擺,領着頭,大步向古檀木大門後李雲鏑苦澀的牽了牽嘴角,把手 「沒甚麼…來,到會議室去。」 李雲鏑苦澀的牽了牽嘴角

面的古里古怪的會議室走去。

向正面 泛出紅光。 櫈坐下時,他的眼光便自然而 在這 當李雲鏑在會議桌正中那張硬板 一霎間,他臉上那道疤痕開 垂掛的那幅巨型產業標記 然 圖 地 始 膘 上

以, 寧時, 疤痕會驀然轉黑,當他憂傷或心緒疤痕是他情緒的標誌,當他憤怒時 這道疤痕便會泛出 常留意他臉上這道獨特的疤痕。 與他相處時,極少望他的神情, ,心頭立時一鬆。 這班 心頭立時一鬆。他們知道,這道在座的人留意到李雲鏑臉上這變 疤痕轉而變藍,當他興奮 跟 時,極少望他的神情,却異跟隨他多年的元老級人馬,便會泛出充血的紅光來。所 時 , 不

地往後靠 部份重量; 雙脚用力地撐着地面 們的屁股,為減輕屁股的痛苦,便得 受馬上就襲來。僵冷的硬木,刺着他 各人的 ,背後是硬木 心 一放鬆, , 小,而且很窄 ,也不能太用力 ,以支撐身體 。 屁股下 的 難

下來便得格外留神。太用力了,腰背便有罪受, 所以 坐

社。社。社。一、 硬板櫈,當然知道箇中滋 李雲鏑自己坐的 滋味, 但他 _ 類 瞎以 故的

「區泉!怎麼樣?你的存款部!」 品 泉眨了 眨 圓 眼 珠:「還過

易跑,但要留着後勁爬山,千萬不能們給你起了個綽號叫『高班馬』!平原了一點特別的感情說:「我聽人說,她存款客戶,在拚命哩!」他停了停,帶在數客戶,在拚命哩!」她們說你為拉碰到你存款部的職員,她們說你為拉 說:「剛才我在樓下

別聽她們胡謅。」 :「這是那些女娃娃隨 區泉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 口 亂叫 的 總裁說

以為這個綽號是輕見 上 明 一 百 句 稱 讚 的 話 本 真 實 準 確 , 假 如 我 是 屬 下 給 主 管 起 的 最 的 一 百 句 稱 讚 的 話 來 , 面 向 着 ·他要靠 李雲鏑不 概都賭過馬吧,難道你會說那此他要靠努力!靠幹勁!在座各位這個綽號是輕易能弄到手麼?錯 些位錯們比常

> 些經常跑第一的,才配稱做高班馬半死不活的是高班馬麼?不!只 有那 0

李雲鏑臉上的疤痕又一次泛出

他的業務進展 存款部 展速度, , 又 我 再

例」和"系"
中外,均感到心頭 | "
中外,均感到心頭 | "
根據杜仲謀蔣瘦削的臉上。

新

全銀行的權力。 務監察專員的 組織。銀行必 織。 織。銀行必須接受香港政府別」的關鍵內容有六點: 專員的 監督 , 專 員有 接管工 管銀限不行公 健業司

資本金與儲備金合共爲四千萬元,並須有同等數量的儲備,並須有同等數量的儲備 第 二,每家銀行 數量的儲備金 資本實 收 資 為二二 使千得

第四,銀行必須每刊可見了少於銀行總存款額百分之二十五。第三,銀行保留的流動資金 銀行保留的流動資金不 得

銀行業務

資產負債表 專員呈交月報, 並須每年公開發表其

得超過銀行實收資本和 第 五 銀行 款五 的資本,對地產投資 , ; 何 個 董事或親戚和儲備金總和 人 1 商號 ,對

到二十萬元,分行每年一萬元之一撥入儲備金。銀行牌費員 銀 行 必須將每年盈 牌費每年增 年增加

行分成五 「利率協定」則有兩點: 把香港現有的八十 四家銀

第二 按銀行的級數規定各銀行

如此等等。

兼任銀行監接出面頒 動施議。 銀行 咳了一聲,說:「根據 。利率協定表面上是组任銀行監察專員,將在 說到這裡, 面頒行的, 新條例是由 銀行公會主席是偉烈 表面上是銀行公會出面專員,將在今年九月實是由香港政府財政司直是志就親自是由香港政府財政司直是由香港政府財政司直是由香港政府財政司直 行 面實自直料架

六、七月間就會向各銀行來的。它可能來得更快。所以,實際上是偉烈銀行 咱們對這個要有心理準備……」 七月間就會向各銀行發出通告 ,實際上是偉烈銀行一手炮製出 ·大概在今年

呢? 「咱 們東方銀 行 會排 在哪一級

似地緊盯着杜仲謀,往往的。李雲鏑咬着牙,座各人,包括總裁李雲 道的一下子全挖出來 丁區泉忍不住插嘴問 盯着杜仲謀,彷彿要把他所知李雲鏑咬着牙,眼珠子像刀鋒,包括總裁李雲鏑在內,所關 這 也是在

頭,顯然,對這點他也不清楚。 杜仲謀抽了 氣, 緩緩地搖了搖

「老杜, 振作點!現在是重要關頭

密情報,這短短的 焦躁 我失態了。」 歉地補充了一句:「別見怪 覺自己 地嚷了 李雲鏑不 的 已是難能可貴了 + 錯怪了杜仲謀 天八天內,搶先弄到這機 一句 滿意杜仲謀的慢動作 , 但話 剛出 , 因爲 , 所以他抱 老杜…… , 他在 便又

的手勢,「他們是銀行界的霸主啊!」完全冷靜下來,才說:「這個呢?他們完全冷靜下來,才說:「這個呢?他們說手指的疼痛,直到他認為自己已樂感到氣惱,他狠狠地捏緊拳頭,直 在座的要員, 李雲鏑對自己竟然抑止不 銀 直到他是 不住的 直浮

銀行。特別 特別是丁區 别是丁區泉,他驀地想起剛銀行界中實力最雄厚的偉烈時要員,均明白李雲鏑所指

得 甚 意 然 傑 在 在 平 公子 約 京 原 医 原 居 在 ,約克翰 敦 看一種强烈的忌恨,但到底的神秘原因,丁區泉對張仁上交頭接耳的情形。因一種克翰,以及那地產業大王碼車上的偉烈集團約氏家族的學道上,擦身而過的那部祭 , 這只有 丁 品 泉 自 己 才底仁種不仁大的勞斯

出來。 出來。 出來。 出來。 出來。」 是推斷出來的,但 是推斷出來的,但 級。」杜仲謀沉 級 的全部 就坦率 ,但他 ,他們 是外 他相信自 地說了 們極可

「那麼 咱們大概不 會排在第一級

不來點第 五 起不了 ,存 厘 一,這對 款 多大作用是對於客戶 利 率比 他們 就算把咱們排在 的 0 我想,咱們心理吸引力 我想

的心 心事重重,而且,越來越觸發他李雲鏑點點頭,低聲說,他李雲鏑點點頭,低聲說,他不能不正視這個嚴峻的事實。」 憤懣 **&他心頭**

款增長速度第一次超過了偉列 有款利率這張牌,積極爭取客 要講頭腦,咱們的腦袋轉得需 要講頭腦,咱們的腦袋轉得需 要講頭腦,咱們的腦袋轉得需 「這些年來 咱們能夠生

要把咱們幹掉。銀行新條例我不怕,要把咱們幹掉。銀行新條例我不怕,人的地方?東方銀行和李雲鏑的名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市民把款項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市民把款項存是是一而二,二面一的,市民把款項存他們?但規定了這個存款利率,怎能負累於用繩索綑住了咱們的手脚。他們財份有可能搶走他們一季就佔了絕對優勢,還不滿足,還要拿出佔了絕對優勢,還不滿足,還要拿出佔了絕對優勢,還不滿足,還要拿出化們的霸主地位!這個絕妙的緊箍住他們的霸主地位!這個絕妙的緊箍性他們的霸主地位!這個絕妙的緊箍學。老杜,你說!」 「你忘了 這裡是甚 麼地方了 ,

麼 幾 實 的 社 會 年來,咱們東方機構不是得到發展上,他們歡迎懂得賺錢的人。這十社會,他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車 「甚麼地方! 個華人爲主 展十事

「當然 他們是老字號, 金鷹機構!

號嘛! 百年老字

這金鷹機構屬下的偉烈銀行,問題就在這裡。別的不說 他們 ,光是

> 出來了。這就是他們的殺手鐧!」成潛在威脅時,他們的利率協定就打如,當他們察覺對他們壟斷的局面構『官僚手』就毫不留情地伸出來了!例他們認爲,這控制權有可能動搖時, 一半以上。 家的資產和 香港還是牢 這說明 存款 牢地控制在他們 , 就佔了 甚麼呢? 香港總 手上。當 很簡單 和 打構例,

慢勁 變得異常固執,而且一改平日的悠悠 地統治論」又來了,每說起這個 杜仲謀動了感情,他的那套「殖民 甚至有點偏激 他就

李雲鏑感到杜仲謀說得有點離了 皺了皺眉

鬥爭的理論吧?」 「老杜,你不是在鼓吹你那套民族

不過是就事論事罷了。 我老了 , 沒有這個興趣, 我

、有頭腦、有魄力、懂得賺錢,懂得銀行界、其他行業內的華人人才多得銀行界、其他行業內的華人人才多得 個: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工業界麼民族鬥爭這套大理論。我只懂得 着他固有的强烈自信心說:「我不管甚 辦企業、辦銀行,决不比他們差。」 李雲鏑不以爲然的猛一 搖頭 , 帶

定樣他一深變 疤痕 李雲鏑下意識地摸一下臉上那 殺手鐧的厲害 興奮。當然,他和杜仲謀 一種强烈的潛意識的刺激 偉烈銀行這些 9 因 爲利率 金 霸 主 協 道

> 隨地可以抬脚把你踏碎的脚下。假若他們稍不 銀行 旗。而新興的 便能牢牢地 便永遠得俯首 假若他們稍不順意 握 得俯首稱臣,跪在他們、尚未站穩脚根的其他 住他們已擁有的霸主令

秘 斷 密所在。」李雲鏑最後下了這個判電所在。」

的頭上,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是輕而易擧之事,但動到我東 學之事,但動到我東方銀行你要踏碎那些九流銀行或許

率協定憂慮,但這並不能動搖他固有的倔强及自信,一種因不尋常的個人奮鬥力量,經歷而產生的强烈的個人奮鬥力量,被嚴峻的現實,毅然地不顧一切的向也這股衝勁,任何艱難挫折他都於面化這股衝勁,任何艱難挫折他都可以 李雲鏑雖然爲這項即將來臨的利 人奮鬥力量, 不顧一切的向使他敢於面 憑着 人有

不爲!」他對自己說:「有一,但這又怎麼樣?「大丈夫敵,他個人的反對,看來只會 面磋商。 這方面的 ,他個人的反對,看來只會徒勞無功把握,因為銀行公會是由他們把持的率協定提出來,就必然有順利通過的 但這又怎麼樣?「大丈夫敢爲人之所 他明 他們周旋到底!」他斷然決 明 功夫,由 知道 ,他們既然敢於把利 他和 杜仲謀親自出 一線希望

你摸清了麼?」李雲鏑把目光甚麼時候可以收回來?他們 「放給百通財務公司那一 麼?」李雲鏑把目光轉向放 的底細 9

F13

向會計部主任楊潔山。楊潔山肯定的 意倒挺愼重,這筆貸款還有兩個月到 細調查過了,總經理何實照先生做生 應該沒有問題。」朱鎭海把目光轉 朱鎮海點點頭,謹愼地答道:「詳

很被動!對銀行各項賬目,會計部準月還款期要保證,不能拖,否則,就 備好了麼?」 還有區泉,你要注意提醒他倆!兩個 心了。老朱做事夠衝勁,但不夠穩, 既然你也沒意見,

面 一、留足了二千萬。但內部公積金方類意思,已足夠四千萬。儲備金方銀行的應收資本和實收資本,按 還在整理中。」

「不行啊,潔山,內部公積金是重

妥。我不想見到在這方面給他們捉到 痛脚。」李雲鎬說。 點注意的項目,無論如何,要盡快辦

例監察,不得不作慎重準備。 公積金」。這通常是銀行監察的重點項 **積存盈餘超過賬面盈餘,故稱爲「秘密** 資產價值,減少賬面盈餘,因而實際 行爲了某種特殊的原因,故意隱匿其 通行的術語稱爲「秘密公積金」,是銀 李雲鏑爲應付即將到來的銀行新 所謂「內部公積金」,在銀行內部

了,能夠在利率協定實施前,多立幾可要跑快一點啊!現在是爬山的時候 我的高班馬……這幾個月 多拉幾

> 等着張口要錢哩。」 點。還有,你看振中他苦口苦臉的筆大款子,咱們的日子就會好過

身上。 李雲鏑的目光迅速地落在徐振中

境。當衆人的目光均落在他身上時 盤旋的,是東方紡織廠眼下面臨的困 那張娃娃臉一直木無表情,在他腦裡 當他們談着銀行事務時,徐振中

那筆款項到底有沒有着落?」 他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哎!李先生,你說,改革紡織廠

上的司機一樣。 的娃娃臉一下子變得老成持重而專注 就好像一個行走在崎嶇的盤山小道 徐振中提到這些,他那惹人發笑

布 六三年下降了三成有多。現在唯一辦地區的市場日趨飽和,總銷量比一九 量之差,而且工傷事故多,工人怨天區十方英尺却只有六個,這是五倍質 東方紡織廠遲早得關門大吉。」 法是向海外拓展,但憑咱們廠裡這種 怨地!近年來,紡織品在香港及鄰近 成品布, 「現在廠裡那批老爺車, 怎能打進歐美市場?這樣下去, 線頭竟有三個;可是歐美地 一方英尺

放出款項去就要收回利潤, 賣的放款部有一條鐵則:就是利潤! 的改革款項,眉心就攢在一起。 朱鎮海一聽徐振中提到那筆龐大 他負

> 遇到市場不景氣,工業產品滯銷,工為辦工業資金回籠慢,還款期長,一要害人,最好是勸他向工業貸款。因要在銀行界中流行的一個術語是:你 廠倒閉,那更是血本無歸。 遇到市場不景氣,工業產品滯銷 爲辦工業資金回籠慢,還款期長

> > 是萬萬動不得的。流動資金方面現在「按現時情勢,銀行方面的儲備金了。」

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五,銀行新例規定

只要捱過目前不景氣的年頭,就好辦 織廠這幾年的業務進展不是很 「振中,你這不是危言聳聽吧?紡 快麼?

萬。」

其量只能從流動資金中抽出二千五百

李雲鏑的心頭不禁抽搐了一下。

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五,這是說,

極

心思。因為他斷然的認為,他這樣做纖廠的,所以他試圖盡力改變總裁的,知道李雲鏑是傾向於放款給東方紡 是從銀行的利益着想。 朱鎮海連忙說。他在丁區泉口中

的心像鉛般沉了下去。

這接近一億多的資金出路,使李雲鏑 千萬,這區區二千五百萬有個屁用 改革紡織廠,最起碼也要動用一億二

借貸那是難上加難,更何况是銀行界即,紛紛收縮銀根、預作籌謀,向外加上其他銀行亦風聞銀行新例實施在動資金就拖住了他接近五千萬元;再 一方面,「銀行新條例」、「利率協定」的完全是無可否認的嚴峻事實;但另的境地。一方面,他深知徐振中所說中提出的改革大計劃也陷於進退兩難 身來。光是爲應付監察,儲備金及流這兩道鎖鏈又困鎖着他,使他脫不出 聞之色變的工業貸款。因而在資金方 方面,「銀行新條例」、「利率協定」 事實上,就連李雲鏑本人對徐振

還沒解决呢?」

「振中,急甚麼?你那個改革計劃

「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說來說

我要回去準備。」

走了。下午廠裡還有一個管理會議

「李先生,如果沒甚麼事,

我就先

臉。

情洋溢的臉上一下子又變成了苦口

多少希望,他頓時有點洩氣,

本來熱

苦

,他預料自己提出的改革大計已沒有

這一切徐振中都敏感地瞧在眼內

區泉說。 李雲鏑沉吟半晌,扭頭向楊潔山 「潔山、區泉,你倆的看法呢?」李雲鏑確實有過轉了

千萬大概不成問題。但太多就困 「存款部加把勁,在短期內弄回 難

要挨一頓訓斥了

帶了點幸災樂禍地預料徐振中很可貸款更加深了他對徐振中的反感,

融治,特別是朱鎭海,因爲這筆龐大 東方機構的高級職員中人緣本就不大 徐振中的話刺中了李雲鏑內心的痛處 去也是沒錢,說了不就等於沒說麼?」 ,他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徐振中在 徐振中粗暴地、很不禮貌地說

爲這事操心嘛。」 候還說甚麼賭氣話呢?你看李先生也話扯了開來,說:「徐老總,在這個時 這種傻勁,他眼見勢頭不對,連忙把 但丁區泉却相反有點喜歡徐振中

意料地說:「振中,等下我跟你一起走 再跟你詳細談談。」 你坐我的車子。後天我來廠看看 李雲鏑驀地站了起來,出乎衆人

道:「昭達!你這面情形怎麼樣?」着他那絲毫不帶感情的面孔,劈頭問題。 李雲鏑迅速地轉向譚昭達,

「不能分得太散……重點呢? 「我已經分派了人手去活動。」

銀行目前是注意的重點。」 「偉烈、告士打、萬國通,這三家

話永遠是這麼的簡單而沉穩。 譚昭達木無表情地回答說。他說

不能絲毫放鬆……有困難麼?」 出馬。這是眼下最關鍵的焦點。當然 政司和銀行公會。這方面你必須親自 ,補充說:「對!但現在要加上一個財 李雲鏑滿意地點點頭,略一沉吟

的嚴重性。 ,自然明白其中所牽涉的種種問題譚昭達猶豫了一下。他是幹情報

R 幸來說吧,他這霎間的猶豫,便表的屬員的脾氣摸得一清二楚,就拿譚 捉住了,他對眼前這幾位跟隨他多年 譚昭達心中的猶豫,李雲鏑敏銳地捕 譚昭達這一霎間的不自然神態,

心了。
心了。

例如說杜先生吧。」 「是人手方面,特別是人面廣的 「有甚麼困難,說吧!」

鏑决然的道。「走吧!振中,老杜,到简决然的道。「走吧!振中,老杜,到了的。今天晚上他在金輪餐室與粤東行的。今天晚上他在金輪餐室與粤東行的。今天晚上他在金輪餐室與粤東京。」李雲,一個大學,一個大學,一個大學, 我的車子上去!」 「嘿!你腦袋當真轉得比鬼還快

港快活谷馬場駛來。 斯萊斯房車,這時正威風八面的向香 與丁區泉擦身而過的那部黑影勞

人山人海,座無虛席。 這時,在快活谷馬場大看台上

了閘、正蜂湧而出的馬兒身上。 在深夜中尋路的千萬支手電,射向開 那千千萬萬瞪得滚圓的眼珠,便似 馬迷們睜大了眼珠, 張開了 嘴巴

「八號……富臨門!」 「哈德門……三號!」

「九龍神駒……二號!」 「花旗銀……六號!」

着馬匹的飛騰在發狂的嘶喊,他們的人們的嘴巴隨着眼珠、眼珠又隨 眼耳口鼻, 五臟六腑、萬千細胞似已

凝聚在這喊聲裏,滙成雷般的轟鳴。

的黑影勞斯萊斯房車悄悄地在馬場入 銀灰色的房車。 便逕直的向停車場駛去,後面是一部 口處急駛而進。在入口處拐了個彎 在驚雷般的轟鳴聲中, 一輛名貴

他黑髮、鼻子不高、膚色白中透黃,他黑髮、鼻子不高、膚色白中透黃,也十左右的英國男子一步跨了出來,也停下,一個穿制服的司機連忙跑去 眼珠,才使人意識到:他是一個不折光,只有這對像猫般閃爍着的綠光的他的眼珠很小,有一種令人心寒的綠眉眼酷肖中國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不扣的英吉利人。眼珠,才使人意識 黑色房車在馬場停車場西側緩緩

鑽營,因而處處走運的富貴面相。凹陷,酷肖猴子,據說這是一種 凹陷,酷肖猴子,據說這是一種善於的華人,他的額頭尖而窄,兩頰瘦削 隨後走出來的,是一個年紀相仿

THANK YOU-

司機說。猴形臉的中國男子却連頭也綠眼珠的英國男子向躬着腰身的 沒點一下

快步地走上來,兩個男的走到英國男們與大學的人會,這四名男女的領帶,兩個女的却是一式西裝短裙的領帶,兩個男的穿着西裝打了藍白相間的領帶,兩個男的穿着西裝打了藍白相間,與兩女,均是年約二、三十歲的年輕 這時,從後面跟着駛進停車場的

> 國男子身側,簇擁着,向馬場大看台子一邊,兩個女的則擠到猴子臉的中 頂樓貴賓室的電梯口走去。

(4)

「仁傑!有馬合意麼?」

賽程表的張仁傑說。 ,呶着嘴巴,對饒有興致的瀏覽着 約克翰把凑在望遠鏡上的眼睛移

我看,錯不了。 哩。怎麼樣?約先生,下個注吧,依 「嘖!嘖!這裡有幾匹馬很對胃口

好滋味似地咂咂嘴說。 張仁傑輕輕一拍賽程表,像品出

的馬,相信差不了,您下注,準贏!」 這道兒眼光準,况且這賽程表上標出 「是喲!約先生,咱們的張老闆對

麼,這大概只有她自己心中明白。 裁辦公室主任,但她真正的身份是甚 着。她叫方慧,是帝國地產公司的總 麗的女秘書適時地插了進來,媚笑 緊挨在張仁傑身旁的一位嬌俏艷

光、運氣。」
悉!要賭,就來個眞的 準哩!但我不喜歡這種定了框框的玩 搓着白嫩而血色紅潤的手掌說:「你的 搭理那惹人注目的女秘書的媚態,却 這位方主任對你張老闆的心思可摸得 約克翰的眉毛疾速地跳了跳 ,靠自己的眼 沒

「約先生喜歡隨心所欲!」

別大的青年人,聳着鼻子說。 這時,在約克翰身邊一位鼻子特

瞥了一眼,用手一指說:「嘿!替你們 約克翰微笑,往那青年人的鼻子

F14

F 15 翔先生。他能從空氣中聞出有毒的煤介紹一下,這是我新任用的秘書陳飛 氣哩!所以我喊他狼犬鼻子。

很受用,得意地用勁聳了聳鼻子 **俩來個真的,不跟馬會賭,就我跟你** 勃勃地緊盯着張仁傑說:「怎麼樣?咱 「狼犬鼻子」陳飛翔似乎對這稱號 約克翰大笑。他轉過身來,興致

一拍大腿說。 「好!開個盤口吧!」張仁傑使勁

敢拍板麼?」

更强烈的刺激。 意他們早就玩膩了。他們要尋求的是 這對他們來說是小兒科事,對這類玩 思量的事。一百幾十萬的金錢仁傑這類大豪客來說,的確是 下甚麼賭注?這對於約克翰、 一錢上落 一宗費 張

願,誰勝出了,就預兆心願如願以 怎麼樣?就這個賭注吧?」 「來個新鮮的,我們各自賭一個心

「輸了呢?」

方達到心願。」 「誰輸了,那當然要無條件協助對

此而產生的賭徒般的冒險的衝動。 强烈的控制、佔有、壟斷慾,一種爲 珠射出一道光芒,這光芒隱含着一種 約克翰興奮地說。他的綠色的眼

往約克翰手上一塞地說。 張仁傑的勁兒也上來了,他把賽程表 「好,就這麼說。你選馬吧……」

道。我選第八場一號馬無敵霸主。」 「我不用這個,自己憑眼光才够味

> 佳, 從沒有跑出第四名的。 「你選這個?無敵霸主近期狀態不

麼?」 意,辦企業,一些半死不活的華資企好成績!這,就好像我們英國人做生 控制策騎的,關鍵是騎馭它的人!一的英吉利人!馬無分優劣,它是由人 業,到了我們手上,不就風生水起 個好的騎師,就是騎劣馬,也會跑出 ,今天的騎師是摩利 ,是咱們

第六場三號馬好時機。」 傲心頭很有點不是味道。 一笑,說:「那好吧!我就選這表上 倒彷彿他準贏似的。但迅即又咧頭很有點不是味道。媽的,這鬼 張仁傑打了個哈哈, 因對方的狂

據貴賓室賽程表選定的三號馬好時而排在第三位的,赫然便是張仁傑根 始 。這場賽事,參賽的馬匹有十隻, 這時,馬場的第六場賽事即將開

閘口 靜氣, 的 偏仍在靜止的時刻,對萬千馬迷賭徒 ,冀求着一泓清水湧到一般。 在各層普通觀衆席上,馬迷們屏神 這個等待着的, 十匹馬由騎師策騎,均已入了閘 ,睜着乾得凸出的眼珠,盯着遠 處,就像久困在沙漠中渴得半死 幾乎閉住呼吸緊盯着起跑點的 即將開始而又偏

時候。 來說,是最滿懷希望但又是最痛苦的 多

少?」 「喂! 矮佬張, 你下的注 口

> 猛擦額上湧出的汗水。 班牙真皮機恤的矮子說,一面用衣袖 一個穿白恤衫的胖子問一個穿西

頭鬼麼。」 「肥佬坤!你買你的, 問?問個大

,牛眼大的血紅的眼珠盯住肥佬坤,把由於太緊張而湧上喉頭的痰液吐掉 皮機恤才有開飯錢啦。」 狀態頗為滿意了,才「吐!」的一聲,會兒,直到他似乎對他選中的馬匹的 指忙亂地調校着望遠鏡的焦距,好 提望遠鏡緊張地向 矮佬張暴怒地嚷了 閘 口處張望着, 一句。 他用手 一手

啦? 「你這是缸瓦佬打老虎,盡地一保

盡……」 「我早就勸你,不要搏得太 「不這樣,我怎能翻身?

水流,太猛了,很容易就乾了,只有,但數額不大。他認為:下賭注就像水長流的辦法、他幾乎每場馬都下注賭就孤注一擲;但肥佬坤却用的是細 一、二場他輸了二千三,第四場他依細水,才能長流。在前五場馬中,第水流,太猛了,很多是是 第五場下的注更小,只有一百元 然下注五百元,却給他贏回一千元 佬張是紅了眼的賭徒,不賭猶可,肥佬坤的賭法與矮佬張不同, 流,太猛了,很容易就乾了,只有但數額不大。他認爲:下賭注就像 , 一矮

忍不 萬元賭注相較,就是小巫見大巫 顯得比前幾場緊張,但與矮佬張的二 了五百元。這第六場,他有點眼紅, 贏了五百元,這樣計算下來,他只輸 ,已經是一宗頗大的賭注了。所以他 住手便下了一千元,這對他來說

「快!出閘了!出閘了……」

中的三號好時機。 般聚到了他的眼珠上, 突然變得虛弱的心臟而拚命大叫。他 不 身上的萬千細胞, 知是對肥佬坤說,還是爲安慰自己 矮佬張緊張得帶點哭音喊道。他 似乎已全部像電流 盯着那匹他選

「瞧!開跑哩!」

號好時機準會勝出似的! 起烟來,彷彿他已認定,他的那匹三 地瞥了閘口處一眼, 遠鏡上,提醒張仁傑說。張仁傑悠閑 在貴賓室,約克翰眼睛緊凑在望 却掏出烟盒, 吸

在賽場跑道上,當木製的閘口剛 在賽場跑道上,當木製的閘口剛 一打開,參賽的十匹馬在騎師的策騎 順分成了三堆。領頭的是四號及一號 順分成了三堆。領頭的是四號及一號 順分成了三堆。領頭的是四號及一號 馬,這兩匹馬的騎師身子驀地俯前, 上下,如怒濤般捲了出來。起初是彼此 下,如怒濤般捲了出來。起初是彼此 下,如怒濤般捲了出來。起初是彼此 下,如怒濤般光 再後的一堆馬, 是工程,落在後面的是三號好時機 是三匹馬,領先一點是五號馬,稍 但一些有經驗的馬迷知道 的馬迷知道,這落在雖然仍在拚命的催策

的 ;落在中間的三匹似乎仍有一線希望四號及一號馬上,拚命地為牠們吶喊無迷們最大的希望落在最前頭的 油鑊傾進凍水般騰爆起來。 未到最後一刻,馬迷們是絕不會死心 爲它們助威吶喊的依然大有人在, ,一時之間,整個看台便像沸滚的 「四號!四號……

最後面的五匹馬已是敗局已定了

笑,毫不經意地把烟灰一彈。

「你那好時機大大落後啊!」

「約先生!你以爲我輸定了麼?」

「我對它很有信心,它一定

勝

「太自信了吧?

的!這二號保勝還不加鞭!保 雁靈……一號!」

.睇!你睇!這匹三號好時機, 你個屁!」

有抑制不住而放聲大哭的、大 威而跳脚的,有絕望得以手搥 飛揚的猛揮手的,有爲自己選 密的最粗魯的動作表露出來, 身體、手脚,在把平日可能隱 望的歇斯底里般的喊叫, 有痛 了狂地嘶喊着;有狂喜的呼叫 男的、女的、老年、中年、青 十馬迷,萬千種聲音,萬千種 死了親娘老子的嚎叫,各人的

IR.張!你那三號好時機不對勁 看台,活脫脫地變成一個萬千 大叫的,一時之間,快活谷這

賭徒般老謀深算的賭棍。

對手而開心。他的眼珠,閃爍着綠光說。他彷彿為碰上一個賭場上的真正 藉賭馬發洩內心某種極强烈慾念的意 ,隱含了一種極不尋常的意味,一種 張仁傑悠閑地抽着烟,依然是那 終克轉連連地接着手掌,高興地「好,我們看個結果」 的哩。」 「呵呵!你知道,我是常來馬場泡

繼續飛速地向終點馳近。 牽着萬千馬迷的心肝肺腑的馬兒 味。

克翰是買這匹馬的人,而張仁傑,却嘘!」聲,不知底細的人,準會以爲約壓貼了玻璃片,時而緊張的發出「嘘 的約克 是一個無關痛癢的旁觀者。 雙手緊捏着望遠鏡的扶手,眼睛幾乎 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相反,與他作 的,本來應該爲三號馬落後而高興 翰却反而替他着急起來。他的

似地緊盯着張仁傑

約克翰驚疑扭轉身來,像瞧怪物

仁傑就是一個陰狠而冷靜、具有職業熱的、具有强烈冒險性的賭徒,那張 ?、具有强烈冒險性的賭徒,那張如果說約克翰在馬場上是一個狂

號馬,距離終點僅二百米了!跟在四這時,在跑道上,一直領頭的四

仁傑呼的噴出一口烟,微微一

克翰猛的一拍張仁傑的肩膀

落後了六米有多,看來,四號馬奪標好時機!不過,三號馬比四號馬依然號馬後面的,竟赫然便是那匹三號馬 幾乎是確定了。

不幹,以謝大恩……但完了!完了, 的張仁傑透過五枚苦救難。如蒙超生,今後定斬手指 矮佬坤,幾乎就要痛哭起來。他嗚咽把全副身家都押在三號馬身上的 黄大仙,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一聲,像哭喪似地喃喃地嚷着:「……

玩完了……」 「完了!仁傑,你的三號好時機完

:「瞧着, 定局了。」

約克翰驀地扭轉頭來,向張仁傑

乎依然是無動於衷,充滿自信地說: 「瞧下去吧!約先生,它會勝出的。」 場上的不妙情勢他一目了然,但他似 張仁傑這時也凑在望遠鏡上,馬

的十米了,兩匹馬幾乎並駕齊驅了,常所說的整整一個馬位。現在是最後了,但依然落後了三米,即馬迷們通頭的依然是四號馬。它只要一鼓餘勇頭的依然是四號馬。它只要一鼓餘勇 依然超出一個馬頭的位置。但有經驗的馬迷仍然瞧得出 距離終點只剩下三十 !跑在前

跟蹬着馬鞍,身俯向前,右手的鞭子號馬上的騎師是一位中國人,他的脚兩匹馬上的騎師都非常緊張,四

的騎師是英國人告東尼,他滿頭大汗 着馬,恨不得把馬頭劈掉扔上前去。 不時猛地抽馬的屁股。三號馬好時機 如雨滴般淌下臉來,他拚命地抽打

向四號馬上的中國騎師斜瞥了一眼。 這時,三號馬好時機的騎師告東尼

終於距離終點只剩最後五米了

住了!他驀地扭過頭去,對約克翰說 十倍的望遠鏡却捕捉中的萬千馬迷毫不察覺,旦午貴貧窒 這一個極微細的動作,陷於狂熱

麽,賽場的局面已在這最後一刻發出約克翰一怔,他還來不及表示甚 的神情在這一霎間跑到九霄雲外去了 他在約克翰面前那種似乎是漫不經心這時,張仁傑的語氣是决然的, ,代之的是他陰狠而决絕的幹練。

年在發

表情,

萬

怎麼不

勝,保

加

/JE

決定性的戲劇般的變化。

騎着,像旋風般衝過了終點 地上,但他似乎早有預備地用手抱住 失前蹄,摔倒了, 三號馬好時機被英國騎師告東尼策,疾速地往左面滚開,在這一霎間 **I蹄,摔倒了,馬上的騎師被摔在領前僅半個馬頭的四號馬突然馬**

好時機好嘢。」

「是那騎師好嘢, 看,他準確地抓

> 演員在 幾座大 笑的、 胸的, 買的馬 有意氣 蔽得極 臉上、 苦得像 ,有絕

7

人告東尼!」 一通,勝出算你走運,他呀,是英國 「哎呀!你連這個也不知道就亂買

F16 說。

抱得腿軟了吧。」 騎師就該死,大概這小子昨晚泡女人 以一次國騎師果然有兩下子!這中國

的哩!」

多的是送殯般的嚎叫。 萬千馬迷在撣手頓足地嚷着,更

所不的好運弄得差點昏了,他好像然而來的好運弄得差點昏了,他好像 一個在漆黑的夜中摸索着走路的人, 字然被萬道金光照亮時一樣,被這種 突然被萬道金光照亮時一樣,被這種 突然被萬道金光照亮時一樣,被這種 一個在漆黑的夜中摸索着走路的人, 一個在漆黑的夜中摸索着走路的人, 一個在漆黑的複單目眩!好半晌,他 一把拉起賭輸了的肥佬坤,豪氣 他才一把拉起賭輸了的肥佬坤,豪氣 會泡個晚上!全部由我矮佬張,被這種 會泡個晚上!全部由我矮佬張,被這突

眼也不眨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大誓,似乎已變了幾百年前古董,連觀世音菩薩許下的「斬手不幹」的宏天後的心水馬!他片刻之前向黃大仙、矮佬張這時甚至已計劃好三天之

洋裏的一滴水。 此那萬千馬迷們進貢給馬會的銀錢海 昂首闊步地向馬會的庫房走去,去吸 輕蔑地「哼!」了一聲,興高彩烈地、 些因買了四號馬而輸得精光的馬迷們 些因買了四號馬而輸得精光的馬迷們

就在馬迷矮佬張拉着肥佬坤離開

乘車離開了快活谷馬場。 養去香港帝國夜總會摟着舞女狂歡慶 着去香港帝國夜總會摟着舞女狂歡慶 着去香港帝國夜總會摟着舞女狂歡慶 一部的土,趕 一部的土,趕 一部的車房,得意洋洋叮叮噹噹地搖

斯萊斯房車的柔軟皮椅上閉目養神。這時,張仁傑正躺在高靠背的勞

霸主仍在眼前奔騰衝刺一樣。好像剛才他選中的第八場一號馬無敵賭博的餘熱中,眼睛不時閃着光,就約克翰似乎仍沉浸在馬場那兩場

「現在是風暴警告:颱風貝絲在下戶移動,將正面吹襲本港……」 「現在是風暴警告:颱風貝絲在現時方風球仍然懸掛,若颱風貝絲按現時方里的速度向本港移動……現時,三號與里線在不過影響告:颱風貝絲在下

終,倒好像你認定它必定勝出。」 偏偏選中了那三號馬好時機?自始至

張仁傑討好地加了最後一句出了麼!咱們這是皆大歡喜。」

會給他記上一功!」

由己,不鑽也得鑽。」擔心這個?放心吧仁傑!他這是身不將立意個?放心吧仁傑!他這是身不

「姓李的可不是初出道的毛頭小子

知這是苦果,但也得吞下去。」拿那利率協定和銀行條例說吧,他明了不錯!他精明!這又怎麼樣?就

「黑!暫寺也當然下會,也下養,的就算吞下去,也未必就會嘔吐吧?」的就算吞下去,也未必就會嘔吐吧?」

要命的隱患!你懂得這個麼。」

「腥!暫時他當然不會,他不蠢,會找醫生的,這幾天他跳得很厲害,會找醫生的,這幾天他跳得很厲害,會找醫生的,這幾天他跳得很厲害,

「你是說,這只是第一步……」

戲就上場了。」約克翰咬着牙說。先把他的盛氣壓下去,這以後嘛,好先們他的盛氣壓下去,這以後嘛,好

方銀行是你大心願的首要目標啦?」,他彷彿不經意問:「聽你這麼說,東,他彷彿不經意問:「聽你這麼說,東

樓。

出一道令人心寒的綠光。

的帶頭羊……」 ,也跟着他跳,姓李的大概要做華資,也跟着他跳,姓李的大概要做華資縣呀跳呀,要跳到咱們的前頭去。還跳呀跳呀,要跳到咱們的前頭去。還

,混出個樣子了,竟然還不滿足,還裡還不是一個荒島。他沾了咱們的光這裡是什麼地方,沒有咱英國人,這

不規規矩矩!」

意吧?」

好惹的麼!」時也不敢動這個念頭。咱金鷹機構是「嘿嘿!當然,他吃了老虎膽,暫

向窗外。 醒覺什麼,驀地把話收住,把目光移 約克翰的臉肉一陣抽搐,他立刻

却有點扭曲了!但馬上掩飾地笑笑,臉上依然是漫不的含意!他似乎頭亦不禁抖了一下,的含意!他似乎頭亦不禁抖了一下,

跑回身上來了。 片刻間,他的剛猛的衝刺勁兒彷彿又約克翰向張仁傑這面轉過頭來,在這的裝近軒尼詩道的先施人壽大厦處。

徽詢地說,但口氣却非常自負。 無敵霸主一般勝出吧!」約克翰似乎是

喝杯檸檬可樂這般簡單!張仁傑的嘴量。他這個心願……可不是抽支烟、,但張仁傑却感到其中沉甸甸的份這雖然僅是一句略帶客氣的徵詢

漫不經心的神氣又驀地跑走了。 角不由自主的牽扯了幾下,臉上那副

姓李,光這一手,恐怕很難奏效。的。」張仁傑沉吟着說:「不過,對付的。」張仁傑沉吟着說:「不過,對付

麼?」 「別小看了他,他是怎樣上來的, 「別小看了他,他是怎樣上來的, 你我心中有數。逼得他太急,他也會 不顧一切地反噬一口。中國俗語有一 不顧一切地反噬一口。中國俗語有一

「你是說,還要加上一個軟套

動用的資金可不少哩。」規模改革他那間心肝寶貝紡織廠,要餌。最近,我聽說他到處撲水,要大餌。最近,我聽說他到處撲水,要大

行本身難道不能解决麽?」

個人可以挖出來利用。」了!但具體求貸數目就不清楚,有一着要應付,光儲備金就壓住他不少「呵呵!你們那個銀行新例,他忙

,但他們都是無縫的蛋。」十幾年的,鐵了心肝,我曾經試探過「誰?東方銀行那幾個都是跟隨他

「千防萬防,家賊難防嘛。」「小是說……」

「他的堂妹夫沈松柏!這個人我認

識,他連做夢也想着發財哩。

頭齜牙的狼。」「我也聽人說,你是約氏家族的一

句。 張仁傑臉脹紅了,忍不住反刺了

開心。約克翰却丁點不惱,反而笑得更

狐狸聯起手來,你說會怎麼樣?」你是中國的狐狸,如果一頭狼和一隻「對對,對極了!我是約家的狼,

約克翰朝張仁傑眨了眨眼。

那些小鷄小兔,那就更不在話下啦?」的咽喉,吃掉小羊,吞掉小豬!至於的咽喉,吃掉小羊,吞掉小豬!至於

會心微笑。 兩人會心地對視一眼,發出一陣

財政司官邸去。」

「是!約先生。」

虎,小羊小猪的嚷叫。」

一直穩穩地把住駕駛盤,一面奇怪地想:「這些有錢佬!大概是返老還童地想:「這些有錢佬!大概是返老還童地想:「這些有錢佬!大概是返老還童好,這麼大的人,還像娃娃般獅子老

為了利益 不顧道義

*

他在半山區香雲道的住家。約莫一兩個鐘頭的時間,便乘車返回,便去了銀行公會,他在那裡逗留了李雲鏑與杜仲謀、徐振中分手後

水三人。 水色的文表沈松柏、女兒沈冰 本雪梅及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兒沈冰 本雪梅及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兒沈冰 本雪梅及她的丈夫沈松柏、女兒沈冰

臨。 這一場在四月很少見的暴風便要來了八號風球。風勢也越來越猛,眼見之前,天文台就已經發出佈告,改掛

小鬼去逛!」「雪梅!小蘭她沒說什麼時候回來

接她們吧。」

接她們吧。」

李雪梅正要答話,沈松柏却眨着鼓凸李雪梅正要答話,沈松柏却眨着鼓凸

在外面會出事的!」起來,說:「我開車去吧,這個天氣留起來,說:「我開車去吧,這個天氣留

駕車出去,半路碰上颱風,太危險了想,把手一擺,說:「不必了。現在偃松瞥了一眼,眉心皺得緊緊,他想李雲鏑往客廳外面被風壓彎了的

說吧。 已轉了車子,出去也碰不上,等會再 ·况且小蘭她們不是在船上,就是

到 後面的書房走去,一面扭頭說:「松 等下 他已推開通向書房迴廊的隔門 雲鏑驀地扭轉身 杜先生有電話來,請給我接 就說我不在吧。」 疾速地向客

一步跨了

過去

身上,但他似乎還不滿足,不能恰切的讚美的詞藻幾乎都搬到了李雲鏑的在沈松柏的腦袋中,他把能夠搜集到個人奮鬥的心力似乎永不會衰竭……」 地 髦詞兒套到李雲鏑的身上。 而 他 白手興家, 直緊盯着李雲鏑那快步而過去的背影 個最新鮮的 且更帶有一種異常强烈的羨慕。「他 對他這位大舅兄的脾氣相當熟悉 (人!」沈松柏乾脆把最近才聽到的「强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超 劃出李雲鏑在他心目中的模樣 松柏眼鏡片 暗地深深吸了口氣。瞧得出 他遇事機警、剛毅,他的 、連他也不太理解的時 後鼓凸的眼珠

徽和目標 是他連做夢也渴想着達到的財勢的象 鏑當作他自己的偶像,正確一點說 總之 沈松柏的心裏,已把李雲

坡去, 馬來西亞,到他十三歲那年, 還在那裡入了籍,後來又到了歲時,便隨了叔父從上海到新加 他的時運却偏偏不濟, 他的叔 在他年

> 弄他, 潛逃到香港來。 法庭要通緝他,他却在事前三天秘密 不到半年便宣佈破產了,他那做房產、地皮買賣 碰上馬來西亞隨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 地皮、房產。他一度幹得有聲有色,的小型投資公司,專門替人介紹買賣 多年, 的大青年了。 下來的嘴頭功夫。但命運似乎 這全憑了他那幾乎可以把天上雀兒騙 當地和友人合夥搞了一間靠唇舌賺錢 不加追究。就這樣在馬來西亞混了 滿面的樣子,怕惹麻煩,就放過了他 拳把自己的鼻子 去偷人家荷包,被人捉住了,他會 入烟筒中掃煤灰。 父便在一次車禍中死去。沈松柏頓時 他那做房產、地皮買賣的投資公司 多元坡幣的債務,馬來西亞政府 學目無親的孤兒。 正當他意氣風發的時候, 到他二十三歲那年,他終於在 又去掃過街 他這時已經是三十歲 打破,別人見他血流 實在餓得慌了 他在馬來西 還欠下三萬 ,更替人 剛巧 再作 他 鑽 亞

豐富、 位漂亮的少女的 可能是沈松柏那舒捲自如的巧舌把這 這辛酸 莊的老闆的堂妹時,他便像最强烈的梅。當他知道李雪梅是當時的東方錢 松柏最後竟真的攀上了李氏這門親事 膠水般粘住了李雪梅。也許是沈松柏 ,他竟然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了李雪 也許是由於他原籍上海人的緣故 極具進取心的少女的同情, 的身世博得了李雪梅這位感情 心打動了,

> 少女。 是指望她日後長成一位冰雪般聰明的名字是母親取的,叫做「冰冰」,意思 名字是母親取的,叫做「冰冰」, 而他們的女兒在三年後也出世了

萬丈高樓下的一間小破屋了。 到的財與勢的慾望相較,那就當眞是 二千港元的職位,與沈松柏發誓要達 經理。這麼一個不上不下, 在, 套舊家族的傳統,最初李雲鏑派他在 大舅兄根本就不喜歡「用人唯親」這 松柏帶來什麼好運氣。李雲鏑這位堂 一間遊樂場當一名接待主任,直到現 才把他調去地產部,當了一名副 攀上了李氏這門親事, 月薪只有 並沒給沈

甚至包含了深潛着的强烈的仇視 厦時那般的充滿艷羨、企求、妒嫉, 仰望着面前那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就有如蹲在一間小破屋中的窮小 他遙盯着李雲鏑背影的眼

了沈松柏、馬六叔二人,顯得空蕩蕩 了二樓客房。偌大的客廳中, 李雪梅帶着三歲的女兒沈冰冰上 就只剩

得雪亮,一行彷彿帶有特殊意味的字頭而下,在大客廳中的一幅東方銀行頭而下,在大客廳中的一幅東方銀行更强烈的閃着金光的火蛇在天際間急 下來。「嘩啦……隆!」隨即是遠處不「砰……」夜空中,一道金光突然閃了 的猛獸, 風勢更勁了 東一頭西一頭的亂衝亂撞。 ,像一頭掙脫了鐵籠

> 的映入沈松柏與馬六叔的眼眸: ,不可抗拒之勢,非常淸晰而明確,被强風電光挾着,以雷霆萬鈞之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這場風暴是刮定了…… 語地說:「光是閃電,沒聽打雷, 馬六叔深深地呼了口氣,自言

件衣服 件衣服却是像心肝般珍愛着……」馬 叔常常在背地裡感動地叨念着。 摯的,强烈的感情!「別人說女人是一動的,是李雲鏑對亡妻趙小秋那種眞 似乎對他沒什吸引力,更使馬六叔感身份的司機。他的私生活正派,女色 尊崇:他對人尊重,甚至連他這下人對李雲鏑這位主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 幾乎眼看着李雲鏑如何掙扎而上。 衣服却是像心肝般珍愛着……」馬六就被丢到垃圾桶裡,但李雲鏑對這 馬六叔替李家開車已十年了 ,當主人身份貴了, 衣服舊了 他

通向門 熟的朋友、親戚家問問。 又折轉來, 起來。他走出客廳外面,往花園外 這時,他替李銳、李文他們擔心 口的水泥大道望去。片刻後 準備打個電話到與李家相 面

在渡船上,見了人間 見了人跳海……阿姨說

頭!」李雲鏑氣得滿面通紅。

老滑頭會反臉的。」杜仲謀謹愼地說。 還是先放上一放吧!逼得他太緊,這 我看,這姓廖的,暫時

廖的。咱們無論如何要在他身上做點就會有轉機,所以現在的關鍵是這姓 想將他扯到自己這一邊來。良久, 姓約的那班人的動態,由你全力協助財政司和銀行公會,特別是偉烈方面 偉烈方面最遲在五月底就會向銀行公 的時間不多了,這個利率協定議案, 雲鏑毅然地對杜仲謀說:「老杜, 昭達摸淸他們的底細。」 功夫。必要時,我出面和他談一次 資銀行,如果能把他們拉過來,情形 利。這姓廖的背後還有一大批中小 通過的機會極大,情勢對咱們很不 會提出來。他們是銀行公會的主席, 銀行總裁廖瑞平那圓圓的胖腦袋 電話筒,這麼用力,似乎這就是粤東 雙方一時間沉靜。李雲鏑緊捏着 咱們 9 華 李 他

,陷入長時間的沉思之中。良久,才他把身子從背後的安樂旋轉椅上一靠 慢慢地踱出大客廳來。 但却是沉重地擱在電話機底座上, 「咯咯!」李雲鏑把電話筒緩慢的

一隻旋轉着的灰白色的怪獸在花園中面上,「嘩嘩……」狂風挾着暴雨,像 花園中的偃松壓得幾乎拳屈俯伏在地 隆!」一陣强烈的西北風旋刮起來, 廳外面的花園上空閃劃下來,「呼 「颯!」又一道强烈的電光在大客 把

> 協定,對華資的中小銀行很不利啊?」 有急事麼?聽說現在銀行界有個甚麼 「舅兄!杜先生這麼急打電話來

很熱心地輕聲試探說 雲鏑,緊盯着他的臉上傷痕的顏色 沈松柏迎着在書房中踱出來的李

的竹幕,拍拍地衝打着窗。 着花園中屈曲的偃松,又吹打那窗前 颱風貝絲在客廳外面呼嘯,撲壓

回一步,不然,準會在半路碰上……問地沉聲說:「……小蘭,幸虧你們早 這場香港罕見的暴風雨……」

的檢查。的檢查。 的管事人物,都知道這幾天內總裁李 紡織業首位的東方紡織廠,凡有頭面 佔地近三萬平方英尺的、佔香港

心驚的問題。 你的面前,向你提出一大堆令你膽戰往是突然地鑽了進來,一下子就站在 常常不是從大門口堂而皇之地走進來 着心兒,他的心思無人可以猜透 ,更不喜歡前呼後擁的大陣勢。 李雲鏑每一次到廠, 都令他們提 他往

我要告訴阿爸去,叫他多開幾個廠!這人是失了業、沒飯吃,就要死了! 死了……啊,還有冰冰妹呢…… 這人就有工做,就有飯吃,就不會去

這胖小子就是李銳,他一叠連聲

準在書房裡。 客廳的迴廊跑去,他知道,阿爸這時 地嚷着說,話未說完,又跑開了, 跟在李銳後面的趙小蘭一手把他 往

「他剛進去麼?」 拉住,扯了回來,扭頭問沈松柏說:

的電話哩!」沈松柏往書房那邊呶呶嘴 ,悄聲說。 「不,快半小時了 ,他等着杜先生

跟你的冰冰妹說吧。」 靜靜地,上樓睡覺去……要說, 輕輕地敲了敲李銳的胖腦袋,說:「你 趙小蘭一聽,立刻便明白了, !這個時候去煩你阿爸……走, 你去 她

半,把弟弟李文推到一邊,奈何地跟着趙小蘭上樓去, 的「新鮮事兒」告訴冰冰妹去 跑上樓,他到底忍不住,要把他見到 阿爸說……」說着,搶在前面,蹬蹬地 ,把弟弟李文推到一邊,不服氣地 , 晃着胖腦袋說:「……明天我跟 李銳委委屈屈地眨了眨眼,無可 但走到一

那面瞥了一 那面瞥了一眼,心裏盤算着猶豫着,樓上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又往書房 憐的孤獨的姐夫倒杯咖啡什麼的 轉了下來。她似生氣又似憐愛的朝 趙小蘭把兩個小鬼頭硬扯上樓去 **姐夫倒杯咖啡什麽的。但** 到書房去,例如給這位可

這時,客廳內對外的電話响了!

回來了。」 話。是,我馬上接進來……小蘭她們 電話的鍵盤,「大舅兄,是杜先生電話,我這就給你接過去。」他按了一下 先生, ,我這就給你接過去。」他按了一下 沈松柏一把抄了起來:「……是杜 雲鏑他在書房,他等着你的電

裁廖瑞平會面的情形。 杜麼?老廖怎麼說?」李雲鏑急促地說 她們沒事吧?這等會兒再說……老 他一直急待着杜仲謀與粤東銀行總 李雲鏑在書房中緊捏着話筒:「噢

解實情,要看清再說……」 個晚上,他仍然是這麼兩句話:不了 「這姓廖的不對勁啊!跟他磨了

是用來綑綁咱們華資銀行手脚的。」 「你沒跟他講清楚?這個利率協定

他也弄到一份利率協定的副本嘛!」 「哪!他就半點不緊張麼?他不是 「哼!這姓廖的很淸楚這個協定

故弄玄虚吧。」 「他倒沒有這個意思, 我猜他的本

行穩如泰山吧。」 意,是兩頭討好,誰也不得罪。你說 他還有自己的密底算盤……」 「哼哼!看來他以爲自己的粤東銀

銀行訂得高。」 三級,存款利率可以比第一、第二級 但他也認定自己的粤東銀行會排在第 「不,我看得出,他也擔心這個

是企圖騎在城樓看馬鬥……這老滑「所以他就故意裝得輕鬆。實際上

飛竄。

大眼睛的小姨趙小蘭,喃喃地答非所前來,睜着極像她胞姐趙小秋那火熱蓋了,李雲鏑緩緩地瞥一眼正挨近身 偃松,或許是風聲把沈松柏的聲音掩 李雲鏑的目光凝注着花園外面的

F.20

的面子的部門 位为地 四十五的中年管事 特別是出口部部長朱思華 自的位置上,作最妥當的準 部門的管事們, 事科、會枯科、出口部 新上任的管事, 衣針織車間 !他是杜仲謀向李雲鏑擧薦的 因爲他知道, ,他說甚麼也不能丢了杜先生 這幾天來, 都十萬火急地呆在各 這幾十個不同類別的 而且是在這個機要 出口部是總裁必 更是提着心兒走 從採辦科到 一備功夫 這位年已 到

,一面 的成品 計劃更 率關係 自己 布機錠子 方紡織廠總工程師徐振中 劃更加妥善。 但是,最渴望着李雲鏑來臨的東 比劃着。 面用計算尺在成品布上量度着甚 埋在如山般堆積着的紗線 倉庫中 面又飛快地在一張紙上計算 以便使他那份改革紡織廠的 數目與成品布線頭多少的比 他在計算着紡紗機及織 滿頭大汗地跳 這時却把 上跳落 棉布

織 會知道,因了李雲鏑的到書這時正發瘋般尋找他, 將蒞臨, 廠內部正 他不知道, 廠長室的秘書 因了李雲鏑的到來, 劇烈地翻騰着的一 爲了 總裁李雲鏑的即 1 工程部 他當然更不 東方紡 股暗 的秘

沿着大埔道向東方紡織廠這一面駛 構總裁李雲鏑以及隨行的東方機構經 。在房車後座坐着的, 一輛銀白色的平治 就是東方機 房車正

> 濟顧問杜仲謀。 司 在距離東方紡織廠一百碼遠的 機馬六叔把車速放慢了

F 21

房車向廠裡緩緩地駛近 地瞧了片刻,頭一揚,說:「 李雲鏑往寬廣宏偉的工 廠大厦深 馬六叔 平 治地

着他的心 底是一個甚麼模樣。 自己要來的訊息,銀行利率協定牽扯 場面是不可靠的 向不喜歡張揚,他認爲 他却 進廠後不要停,逕直駛去紡織間 一手創辦的企業 李雲鏑對屬下 一反常態, 頭 下意識 腮,故意在事前透露了的。但這次前來紡織廠,他認為,刻意安排的 企業進行視察 ,在最佳 地 最佳狀態下到。,他要看看自

已在這裏逗留了一段時間 廠長室如飛般趕來紡織間時 當廠長老陸接到守門 的 通 9 李雲鏑

運轉着 了點頭 是 捆簇新的成品布料。 是處於最佳狀態, 的車間 織布機的捲筒 片令人滿意的卡察 李雲鏑很快便發覺 沒有一台機停下 四排織布機在 迅速地捲繞着 佔地近三千 。李雲鏑滿意地點迅速地捲繞着一捆 宗、卡察的聲响停下,整個車間 过三千平方英

裁要來的這一¹ 他手下 全面地處於最緊張狀態。他甚 身旁的織布 緊張 ·的工頭以及那 刻開始 部 氣來 長 小 椿 些心腹車手 趙 似的 當小 他渾身細胞便 司打在李雲鎬 手,要上至吩咐

> 今他終於見到了李雲鏑的點頭,他不可在李雲鏑臨場時出丁點差錯。瞪大眼珠子,盯緊每一個女工,萬 「總裁!要到紡紗間看看麼?」 一萬千 。他鼓足了勇氣, 緊縮的細胞才稍微鬆弛 趣前恭敬地說: 了 他身

着機台, 着 品 地說。他並沒留意小趙的神情 布滚筒上的 他停住了脚步, 示 仔細地察看着。 等下吧!」李雲鎬頭也不 一幅布料, 彎腰抄起機架上 仔細地端詳 在三號車 0 上車他不回

請問 」李雲鏑平靜地問三號車車手說 你接 個線頭要花多少時

己

些,她早就麻木了。所以對身旁這位這麼地來轉上幾轉,問句甚麼。對這人是誰。平日廠裡那些管事們也偶爾她根本就不知道現時這機架旁站着的 地接上 臉上有傷痕的男子, 樣爲每月的幾百塊錢默默地幹着活 廠已挨磨了三年多的時間 石屋的年輕少女宋綺芬。 三號車車手是住在油塘灣海畔 自管自地把 ,織布機又卡察卡察地響動起 一根斷了的線頭熟 她根本就沒加 她在這間 一直是這 理 練

「宋綺芬 姐 9 是李先生問 你話

芬說 綺芬頭也沒抬地回答說, 哩。」緊跟在後面的小趙連忙提醒宋綺 「三秒鐘接四個唄。」三號車手宋 就跟她平日

回答管工的問話一樣

左錯。如 亮 說:「總裁,她是織布間最熟練的車手 但脾氣很古怪。 小趙在李雲鏑耳邊解釋似地悄聲

小趙制止住 他擺擺手, 「噢……」李雲鏑的眼睛霍地 把要向這女士發話的

鏑說。他的口氣很平和, !你有甚麼竅門? 好, 零點七秒接一 能說說麼?」李雲 個 就像同事與 效率很高

得通紅 氣後面 定是頂大的管事面前說話的緣故。 就覺得靈活多了。」說着,她的面孔漲 線時不想其他事 鎮靜地回答說:「我這是凑合着的 透出來的不尋常的份量。她想了想, 左轉右轉的管事不 發覺這人說話的 同事間說話似的口 眼 不大 宋綺芬抬起頭 一塊明顯的疤痕的男子一 ,大概是她不習慣與這些她斷 ,隱含着一股從他身上自然地 但很亮。 , 口氣與平日廠裡那 吻 屏住呼吸 同 0 她瞥了 她有 ,在他平和的語 _ 面前這 , 張瓜子臉 手指也 眼 9 接 些 她

的線頭多麼? 道:「按你的經驗 這位女工 他的臉上却絲毫沒有表示出來。 他並沒有因而就放鬆她, 李雲鏑內心讚許地動了 的窘態他也立刻察覺着了, 請你說,成品布料 馬上又問 面前 但

情况還算滿意。」 搶先說:「線頭問題 趙猛地一震,未等宋綺芬回答,便 李雲鏑這問話剛一出口, 9 我一直注意着 一旁的



李雲謫正在爲李兆隆想辦法應付難關 闆的 說出 手 自 她 上 全副心思都放在這些老爺錠子 熟練車手的本能告訴她: 爲 是那幾百塊錢 平日那皮笑肉不笑的陰險的面孔

負,

線頭依然少不了

9

其他的

車

那就更不必

說

她幾乎要衝口

[來了

她面

前立刻又浮起小

本人說吧

論技術

論手勢

她很 就拿

,線頭多這情形也不能避免。

是 是 趙部 長 說的那

算甚麼?幹麼要捅這個蜂窩

!反正這是大老闆的事,

我宋綺芬

它

她 趙

湧上唇邊來的話又咽了回去。「管

麼的被人當犯人似地問話 宋綺芬簡單 地說 插入機架。 她走開 她不慣這

他面上那恭敬的笑容上尋出另一種不極不滿意地緊盯着小趙,他似乎要在李雲鏑的眉心迅速的跳了跳。他 尋常的味道

F 22

開果如得,有刀冷 立開着, 萬分 但 刃 汗 直冒 趙被李雲鏑這道凌厲的目光盯 現時 之一 在剖 的可 却只 他覺得這目光鋒利得 挖着他內心的隱秘。 能像木椿般拚命 能 , 他也想轉身溜 如 有

來 朱思華等高層職員急匆 幸好 這時廠長老陸 匆地趕了進 ` 出 部部

當然清楚成品布

線頭多這現象的嚴

重

但這個情形,

幾天前

趙就聲色俱

問題,她感到左右爲難。

她是車手

說:「我是問你,

請你說說。」

宋綺芳面

上漲得更紅了

對這

睛仍然緊盯着宋綺芬,

鼓勵地點點

李雲鏑不滿地瞧了

趙

眼

9

頭眼

厲地訓斥她們說,

不準提!

既然這

樣

的,她一個小工人,每月好歹還不她也就不打算說。反正這廠子是老

個小工

一個車手

特別是

個有

心

思的

就算工

人

把

織布

機

管它那麼多……

但

作

,他所幹的一 部長小 室麼? 進度表 「總裁 前來 這時,陸廠長第一眼便察覺了纖布廠子給李雲鏑留下一個最好的印象滿意足。所以,無論如何,他都要 只要見到李雲鏑的笑容, 壯實的身子 的「元老級」人馬了 陸廠 ,挨在李雲鏑的身邊 趙那心虛的窘態 來了很久麼? 長算得 我早弄好了 一切,只求李雲鏑5 上是跟 他身上 ·你要的那份生 現在就 他 的 隨李雲鏑打 0 好的印象,他都要讓 他就感到 他馬 雲鏑滿意 的 有 輕聲說 切都似乎 忠心耿耿 副粗矮 上走上 去廠 1 間

點點頭開 先到出 面站着的杜仲謀笑笑, 跟着他去瞧瞧 口 你曾替他誇下 李雲鏑這才把盯在小 部部長朱思華身上 口部看看。」李雲鏑把目光移到 說:「嗯, 若有所思地瞥了 海口 但這個不忙 哩 隨口說:「老杜 朝一 老陸一 趙身上 直在側 咱眼 的

李雲鏑拉着杜仲謀 走出織布間

道我來麼?跑到哪兒去了?」 長:「老陸,振中呢?這傻小子, 長:「老陸,振中呢?這傻小子,不知去。他突然想起了甚麼,扭頭問陸廠

見!」他說着,有意無意地朝織布間的我就找了他一個早上,連影子也不月來,也不知他弄的甚麼名堂。今天了一個機會,連忙說:「他呀,這個把 小趙瞥了 陸廠長皺了皺眉頭,像終於等到 一眼。

來常到女工堆裡轉……」 · 「聽下面那些管工說,徐總工程師近小趙連忙趨前一步,壓低聲音說

斷了小趙的話 李雲鏑的脚步略一停, 驚疑地

得不淸不楚……」 他跟剛才那位三號車手宋綺芬就糾纏 面鑽,和那些女工泡在一起,例如,風語很多,說他有事沒事老往車間下 爲他對這問題感興趣,馬上接下 小趙誤會了李雲鏑的意思 我也聽說了。近來廠裡風言 滿以 去說

報告,說來幹麼!」他的口氣有點嚴厲猛地把對方截斷:「這些男男女女的小 李雲鏑的眉頭却越擰越緊,終於 小趙津津有味地越說越起勁 9 9 他 但

吃得開, 平日有事沒事,總鑽入廠長室裏泡上 忙閉嘴。 仗着這麼一種關係,小趙在廠裡很 碰上這麼個硬釘子 他很懂得看陸廠長的臉孔 小趙是陸廠長一手拉進廠的這麼個硬釘子,小趙嚇得連

> 廠長還特地把小趙拉去夜總會泡磨了一會。這次為應付李雲鏑的臨場,陸 一個晚上。

到出口部去

其妙的憤懣又撞擊着他,他變得有點看看的興趣也失去了,心頭那股莫名 屬員呼擁着,感到很不自在, 李雲鏑不耐煩地說。他被這衆多 連仔細

一高位後,那種拚命表現自己的行動別是徐振中被破格直昇上總工程師這他越來越有一種被冷落了的感覺,特心潛藏的憂慮與怨憤。這個把年來, 上總工程師,你把他捧成寶貝蛋,姓木牌子!哼!你一下子把這姓徐的提挨了半世,才掛上「達生織造場」這塊裝飯的日子麽?我姓陸的跟着你足足 ,連他這個廠長也沒份參與……不鏑竟然也給他迷住了,召開總裁會議提出的那份大計劃說吧,甚至連李雲就越發教陸廠長心驚。就拿他在最近 一種被拋棄 突然湧上一點 有一片黑糊糊的粗眉毛下面的問 但又怎麼樣?他跟過你挨過大頭菜夾錯!這幾年姓徐的確實出了不少力, 李雲鏑這反常的焦躁, 還不是拚命地表現自己,覷着廠長這 徐的現在又來搞這個甚麼改革計劃, 連他這個廠長也沒份參與……不 陸廠長的心頭有如鹿撞般不安。 ·陸廠長-的眼睛甚麼也瞧不見 的預感籠罩着他 股包含了酸苦味的悲哀 像漿膠似地粘纏着 又加 陸以勇的心頭 添 見, 只 了他內

他的怨憤…

然被一叠連聲的驚叫打斷了

「出事啦!出事啦……三號車機架

陀螺,一下子便滚進了織布間去 的發白了,他像一個被猛抽了一鞭的 來的,織布間部長小趙的臉色立刻條 這驚叫聲是從後面的織布間傳出

似地湧到三號車位,但膽小的見了傷機,已全部停了下來,女車手一窩蜂 者這恐怖場面又驚得哇地跳了開去。 ,已全部停了下來, 與出事的三號車相鄰的十 女車手一窩蜂 幾部

下 的 看!回去!回去!開機去……」 女車手:「幹麼停了機?有甚麼好 一面驚慌失措地喝斥着停了 機

開機!也不問問人家是死是活。」 的手指被軋斷了!你就只知道開機!

快的 但却乾着急,沒了主意。 地跑了過去,把傷者扶抱在懷裡 態度,粗聲大氣地吆喝着,一面

但在陸以勇腦中兜轉的這一切突

織布間亂成一團

小趙滿頭大汗,左跳一下、右跳

「趙部長,你沒長眼睛麼?她,她

有幾位年長的女車手氣不過姓趙 飛

來的自得砸得粉碎。「狗養的,不遲不柄千鈞重的鐵鎚,砰的一聲把小趙原大亂子,今回可當真夠瞧!這獪如一長就在後面,自己這兒弄出了這麽個 **大亂子,今**[早偏在這時爆出這亂子。」他在心裡咬 小趙氣得哇哇大叫, 總裁及陸廠

牙切齒的咒駡着。

地厲聲喝罵。 不就完事了麼,不準停機,誰不聽話 明天就停誰的牌子。」小趙氣急敗壞 「受傷了怎麼樣?送醫院包紮一下

就亂了套。 織布間全部的機台卡的一聲全停 這下子却有如火上加油 ,一下子

了下來。 抱住傷者的年長女工,戳指大駡

停牌!停牌!你不停,我謝大姐也不看!看!這是靠它掙飯吃的手指哪!的血肉堆出來的啊!你們這些臭蛋!的一人們一樣,是咱工人數,你們硬是閉上眼睛裝瞎子,你看數,你們便是閉上眼睛裝瞎子,你看 幹了……」 的死活!這些老爺機向你們提過多少 就只有開機!開機!何曾管過咱工人 道:「停牌!你停吧!在你們的眼中,

他敲來,他臉上那道疤痕條的轉黑耳朵裏,這有如一把鐵錘子狠狠地向進來。小趙及女士的話,全跳進他的這時,李雲鏑他們已快速地跑了 怒火差 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他的耳聽到工人這種慘痛的申訴!他感到 問並沒有對屬下員工虧待過,竟然親 了。他這個非常自傲的企業家,平日 耳聽到工人這種慘痛的申訴!他感 對自己用人待人的手腕非常自負, 點點便要暴發。 自

迅速地冷靜下來。他猛地推開亂哄哄但一種超乎常人的自制力却使他

眼前的景 隻裝滿了冰塊的暖杯跑了進來 片刻後,陸廠長氣喘吁吁地捧着

手術枱前: 杯蓋用力地擰緊了,才站起來。剛才胞組織兩小時內不致壞死,李雲鏑把 杯蓋, 了汗珠。 暖杯的手却有點抖顫了, 他的動作是如此的輕柔俐落,就好像 冰塊護住了,至少可以保持斷指的細 了進去,暖杯裏的斷指便給上下兩層 入暖杯裏,再把杯蓋上的 小心翼翼地挾起地上那半截斷指,放 他蹲在地上,掏出紙巾墊住手指, 李雲鏑接過暖杯,迅速地擰開暖 的外科醫生;但此刻他捧着 一半冰塊倒在杯蓋上 額上也滲滿 一半冰塊倒 然後

象。但此刻

, 她已經痛得昏迷不醒,

種氣質却使李雲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 短的片刻接觸,但這位女工身上的某

談詢問過幾句話的宋綺芬,

雖然是簡

象竟然使他的心也抖顫了一下 的人堆,搶到傷者的身旁,

受傷的三號車手,就是他剛才交

長老周。 了進來。李雲鏑把暖杯遞給人事科科這時,李雲鏑那輛平冶房車也駛

地呆着,他的暴怒立刻發作了

「死了麼……去個人,拿一隻暖杯

從冰庫取些冰

9

趕快送來!快!十

竟然還在地上一抖一抖的跳動。

李雲鏑咬了咬牙,他往四周掃了

見小趙、陸廠長他們還木鷄似

上,斷指拖了

一條白色的筋,這時,

了的機架旁邊,有半截拇指頭攤在地

但鮮血依然緩緩地湧了出來。

在斷

小趙的女工謝大姐正用手緊捂住傷口

她的右手拇指處血糊糊的,

那位怒斥

者。 醫院!你替我捎話去,無論花多少錢 眼光落在方才戳指痛駡的年長女工謝 都給她接上斷指!賬單全部由廠裡負 不想在這廠裏幹,我不勉强你! 大姐身上,「你就是謝大姐麼?你如果 責!」李雲鏑迅速地命令說,他驀地把 「你帶兩名女工,把傷者火速送去 你大概不會拒絕吧?」 我請你留在醫院,負責照顧傷 ·但這

是摸準了李雲鏑此刻的心思,所以他 受驚的青蛙般跳了出去,他很鬼

李雲鏑的話音剛落,

陸廠長便像

,

望着滿額汗水的李雲鏑,終於緩緩地 怩。 她瞪大了 已知道了李雲鏑的身份,顯得有點扭 謝大姐站了起來。這時,她大概 圓眼睛,像瞧怪物似地

> 當銀白色的平治房車像一枝白 *

紙模樣的紙卷,氣急敗壞地失魂落魄 地衝了進來。 箭般射出去時,徐振中捏住一大叠 「……她,她受傷了麼?傷得怎麼 圖 羽

不放鬆。 的那叠紙卷,却揉得死死的,半點也衝着纖布間的小趙嚷着,但他手揑住 李雲鏑也在場,却驚惶地很不禮貌地 徐振中剛衝進來, 雖然眼見總裁

蒸汽般充塞着他的心胸 替自己的命運擔心的恐懼像鍋爐裏的 的腦袋這時已脹得快要爆炸了 的腦袋這時已脹得快要爆炸了,一種趙面色蒼白,艱難地回答了一句。他 「徐總……她已送去醫院了!」小

徐振中氣惱地喊道。 「我是問你,她傷得怎麼樣了?」

說:「她斷了手指,馬六叔開車送去醫 ,他那表情複雜的臉上不禁綻出了些受傷的三號車手宋綺芬糾纏不淸的話 裡突然閃出陸廠長和小趙說他和這位 吧……怎麼樣, 把拉住了徐振中, 李雲鏑見了徐振中這副模樣, 我已吩咐周科長,請醫院想辦 好像突然醒悟了什麼。他 大概問題不大,你放 你跑到那兒去了?大 拉到自己身邊來 腦

握接上麽?」徐振中語無倫次地喃喃自「對……但,她痛得厲害麽?有把

的企業裡出現這類不光彩的丢臉事! 裡會處理好的,我李某人不希望在我 告訴大家,織機還是要開,這些事廠 說:「你去通知維修部,把全廠每台機 都給我檢查一遍,先從織布間開始 轉身,對呆站一邊的小趙口氣嚴厲地 但李雲鏑却沒再理會他。他驀

出了織布間。 的。他的臉色很難看, 的。他的臉色很難看,迅速地轉身走、徐振中、朱思華等廠內高層人士說 這最後一句,李雲鏑是對陸廠長

點明白東方紡織廠的成品布料線頭 單。這份退貨單措辭嚴厲, 朱思華呈上的一份西德廠商的退貨 到丢臉,更令他驚心的是出口部部長 的工人反抗情緒使他既感到憤怒又感 料想到的似乎更糟糕,工傷事故引 在車內悶聲不語。紡織廠的情形比他 考慮取消明年的購貨合同。 多,並且警告,這樣的布料, 揣着這滿肚子的憤懣, 不客氣 李雲鏑坐 他們將不客氣地 起

路 得要爆發出來。 這部出租的士司機眞見鬼,像蝸牛 心裡的那股莫名其妙的憤懣因而被顚 他的座駕車已去了醫院,他坐的取消明至自見了 路面似乎比平日更凹凸不平。 他

定,不然,我李某人也犯不着陷進這在這個時候弄出這個該死的條例、協 哼哼!你們不但拒絕貸款,還要

亂哄的織布間,被李雲鏑壓得

只有他那迅速而果斷的喝

就送來。」

最好的,請他們準備一下,

,把我的車子直接駛到這兒來!」

「老杜!你出去一下,通知馬六叔

「思華!還傻呆呆地幹麼?你馬上

香港有哪間醫院接指手術

鴉雀無聲,

醒他說 的臉色便知他此刻心情的複雜, 杜仲謀見李雲鏑悶聲不語,憑他 「雲鏑,是回家麼? 便提

說給你燉了燕窩湯, 「小蘭剛才把電話打到廠裡來「回家幹麼?不!銀行總部!」 ,她求我無論如何話打到廠裡來,她

過緊了的心弦, 也拉你回去哩。」 杜仲謀有心鬆寬一下李雲鏑繃得 故 意輕鬆 地 ` 微笑着

說

「是哪, 她現 在是 以 姨 代母 職

像一根柔韌的絲線,把李雲鏑的心扯如是趙小蘭那輕柔得像清溪流淌般的时間,隨後的眼睛不禁條地在他眼前閃過,隨後的眼睛不禁條地在他眼前閃過,隨後的眼睛不禁條地在他眼前閃過,隨後的眼睛不禁條地在他眼前閃過,隨後 使他改變了主意 雲鏑的 跳了 1 頭

你叫昭達來。 「那……就回家去吧。 老杜, 等會

稚嫩的嗓音便傳入他的耳鼓裡來。 雲鏑剛踏進客廳 陣娃娃 的

亞?那地方很大,很好玩麼?」李文尖「姑丈,你爲什麼老念着馬來西 聲地嚷着:「冰冰妹她去過麼?

「姑丈」是沈松柏 他看一眼他那

> 業,在這裡却混不出個什麼名堂來!」擦過皮鞋哩。但總算也搞過自己的事它好玩麼?好,好極了!我在那裡還 鏡片後鼓凸的眼珠眨了一下,對李和李銳在另一邊玩着積木。沈松柏在香港出世的女兒沈冰冰,這時她 又像是對自己似地說:「馬來西亞…… 在這裡却混不出個什麼名堂來!」皮鞋哩。但希生 對李文

一步來嘛,一下子想飛上天,摔下來來?在地產部幹得不開心?凡事一步,怎麼啦?又想起馬來西亞那邊的事人,怎麼啦?又想起馬來西亞那邊的事效親那緊繃着的面孔。李雲鏑往李銳文乖巧地閉了嘴,跑開了,他很怕見 是會跌死的 巧這 地時

的 「沒什麼, 默默地走了開去 ,在東方機構我還是稱心 沈松柏翻了 小文他提起那邊,我隨便說和翻了翻眼珠,掩飾地說: 的 0 」說着

背影搖了搖頭。他一下子就看穿了沈松柏妹夫的心境,他是嫌地產部副經理這個位子低微哩。他衝着李雲鏑笑要,李雲鏑却沒留意沈松柏那古怪的美情,心裡的憤懣盤據着他的一切意念。

腦袋 「老杜!昭達什麼時候趕到?這鬼 ,偏偏在這個時候慢吞吞的。

洩。 超碼也要半小時才能趕到 昭達幾分鐘前才接到他的通知杜仲謀微笑,沒理會李雲鏑的 ,發

又發什麼脾氣啦?」趙

參湯,聽人說,吃人參燕窩,不能生又體貼地輕聲說:「我給你留了燕窩人蘭輕盈地走到李雲鏑的身邊,溫柔而 氣 就去給你端來。」 心火盛的 ,吃了會衝撞的 我這 能生

菜 來 9 「不忙啦,阿姨,待會昭達他們 一道吃,順便吩咐厨房多弄兩個

就去 「我知道,杜先生告訴我啦, 我這

心裡突地湧出了出去。李雲 趙 李雲鏑向李銳那邊走過去 去。 股暖流淌過,在這霎間, 李雲鏑望着她的背影,心 蘭柔聲說着 一種溫柔的感情 9 輕盈地轉身走 他 頭

阿媽呢?

我要阿媽……」李文挺傷心地

旁, 塔子已砌好了一大半,李文被撤在 不高興地瞪着眼珠。 李銳和沈冰冰正堆着一座塔子

手叫道 動着她那對水靈靈的眼珠, 「銳哥哥,這叫什麼?」沈冰冰 高興地 拍 轉

小秋的 的 是先生說的,它很厲害, 架勢說:「冰冰妹, 他眨着很亮很圓的 把冰冰妹逗開心 大眼睛,正經地擺着大哥哥 這叫七級浮屠哩 極像他母親趙 李銳非常得意 可以救人 命 的

哥說錯了 頭不服氣地反駁哥哥說:「冰冰妹,哥妹面前,他拚命忍住眼淚,捏住小拳不理睬他,難過得要哭了,但在冰冰 李文見冰冰妹只顧和 ,它有什麼好看?我這兒砌 哥哥說笑

麼?它可以進去玩麼?銳哥的塔子好 座銀行大厦給你 冰眨眨眼, 9

說:「銀行是什

像阿爸的

一樣

撲去, 她說銀行不好,她要塔子,嗚嗚…… :「阿爸, 他見了走近的李雲鏑,便不顧一 李文的腦殼一下,李文哭得更厲害。 屠」推塌了。李銳火了, 看,我喜歡塔子。」 他伸出手,猛地把李銳的「七級浮 李文生氣了,忍不住便哭了起來 雙手抱住父親的大腿,哭喊着 哥哥打我,冰冰妹不理我, 便狠狠地敲了 切地

哭着。 麼多的淚水流,告訴阿爸,什麼銀行 平日深潛於心底的深切的父愛。 李雲鏑說。這時, :-「你呀,整日就只會哭鼻子, 文抱了起來,點着他哭紅了的鼻子說 塔子的?阿爸給你評評理,好麼?」 李雲鏑的眉頭皺緊, 他的語氣流露了他 他彎腰把李 偏你這

李銳,和驚疑的挨在李銳身旁,彷彿 隨時要出手相幫的沈冰冰。 雲鏑望了 李文抽抽噎噎地把經過說了 眼嚇得呆呆的站在一旁的 0 李

冰冰妹的事……他推倒了我的塔子 胸膛,辯解說:「是我打弟弟的,不關 見沈冰冰勇敢的模樣,便挺了 父親這 眼, 李銳更慌了 但他 挺小

子挨得他更緊了,這對小兒女的神態 沈冰冰因李銳這樣挺身而出 ,身

才小蘭那眼神又在他眼前閃過,他微落入李雲鏑的眼中,他心頭一動,方 笑了一下。

裡要帶好頭嘛, 但 弟弟太小氣,推塌了塔子是他不 老玩這個。」 你打人就不好。你是大哥哥, 「做錯了 事, 你不好好唸書, 敢承擔, 這就好嘛 整天 在家 對

說,這叫七級浮屠,可以救人命的。」 「阿爸,我堆這塔子不是玩 9 先生

人,不學好眞本事,憑什麼去救人?子可以救人?你不好好唸書,立志做她……不在了,你該懂事嘛!什麼塔以前都是你阿媽寵壞了你,阿媽 鏑瞪了李銳一眼,他有點上火了,說 ,砌什麽浮屠塔子!我看哪,將來你弟弟還懂得搭個銀行,偏你菩薩心腸 :「阿爸說你還要駁嘴,你都八歲了, 準比不上弟弟。」 李銳大膽地替自己辯解着。李雲 將來你

趕來的 出去。 父親 說……」話未說完, 0 在客 李銳被父親訓了一頓, 不留意, 心裡並不服氣 一聲:「譚 個男子的大腿, 廳門口, 拉着沈冰冰便溜出 悄悄地用手指壓住嘴 李銳一 叔叔 他和沈冰冰已溜了 。他鼓起腮 李銳 頭撞進匆匆 不敢作聲 一抬頭 去花 , 趁

F 26 譚昭達,他後面還跟了兩個男子, 雲鏑一見其中的 (一見其中的一個光頭的中年男子達,他後面還跟了兩個男子,李走進客廳來的是接了通知趕來的

> 啦!我的同宗兆隆兄。」 風 便迎了 把你這位志光紡織廠的大老闆吹來 手臂一下 上去, ,大聲說:「呵呵!是什麼 親熱地伸手拍了對 方

鏑兄,我可是求救來的。」 思跟李雲鏑客套寒暄,劈頭便說:「雲 闆李兆隆,他苦口苦臉的,根本沒心 光頭中年男子是志光紡織廠的老

什麼,這 電聲大雨 楚面 他 杜仲謀點了 那位青年男子 眼 |大雨點小的脾性兒。他正要問句||前這位光頭同宗遇事沉不住氣、李雲鏑不以爲意地笑笑,他很淸 李雲鏑不以爲意地笑笑, 1年男子趨上前來。青年男子衝這時譚昭達却領着跟在後面的 點頭,李雲鏑注意地盯了

「老杜,你認識他? 他是……」

長……昭達和他泡磨了幾天,他說要邊道:「姓招,財政司核數科副科 面見你才開口說話。」 杜仲謀走前一步,在李雲鏑的耳

人肚子裡確實有料子到時,才向他伸着眼前這姓招的,直到他確實肯定這 ,面 面去談。」他扭頭對杜仲謀說:「老杜出手來,說:「我就是李雲鏑,請到裡 來 那位姓招的財政司副科長引領到他的 李雲鏑驀地轉身, 兆 他領着頭,把譚昭達以及是隆兄談談,待會我就出 面對面地審視

沈松柏一直默默地呆在個鐘頭,才走出來。李 他們在書房裡面逗留了足足大半 才走出來。李雲鎬的堂妹夫 一角,別 人沒

> 身份的青年男子,却在際默地不發一語。但那個的臉孔從書房裡走出來的。 的一切動靜來。 松柏的胸腔, 笑意,一種强 他鏡 種似乎是獲得了 理會他 後 個發覺 鼓 一種强烈的妒嫉突地充塞住 凸 一語。但那個他 歷,他開始更留意起客廳內種强烈的妒嫉突地充塞住沈獲得了一種心滿意足報酬的年男子,却在嘴角邊綻出一 他也 的眼 子,却在嘴角邊綻出一。但那個他根本不知道走出來的。譚昭達則默 珠却 不 去理會 滴溜溜地 轉着他 眼

> > 的沙發上坐下

\$上坐下,「你來得這麼急,到 點小事情·····」他在李兆隆對

行的目的可就大打折扣了

李雲鏑把手一擺,「沒什麼,

咱

底面銀

恰恰在這時碰上件大事

那自己此

,在這片刻間,李雲滴的申見了人。說和李兆隆這邊走過來。沈松柏發覺整別的衝擊力捏碎似的。他向杜仲極强烈的衝擊力捏碎似的。他向杜仲重,像是要把一種 轉頭瞥了杜仲謀一眼,這時他正和李在妒嫉之中不禁又添了幾分佩服。他位堂舅兄超凡的自我抑制力,沈松柏來的步履亦和平日般一樣沉穩。對這地回復了平素的剛勁,甚至連他走過 兆隆談着什麼,開轉頭瞥了杜仲謀 李雲鏑往他們的背影盯了一來後,根本沒有停留,便一 其中定有內幕。」沈松柏憑他本能的、海中的疑團就纏得更密密痲痲的。「這 異常敏銳的嗅覺,下了這個判斷 種不尋常的跡象串連起來, 譚昭達和那位青年 顯得若無其事。這種 人在書房裡出 眼, 道走了。 沈松柏腦 臉色

鴻一現的。沒什麼事吧?」 李兆隆大概也嗅出點異味,站了 「雲鏑兄,和昭達同來的是誰?驚

起來,問道。他現時最擔心的是李雲

「那,你要我怎樣救你?」

運出去吧。」 銷量大 「雲鏑啊, ,就捎帶着把咱那幾百萬碼啊,咱知道你東方廠門路廣 道你東方廠門

一把起重工的戴默心 原语 《 拿着子緊緊地盯着李雲鏑的嘴唇,像拿着袋下的額頭却因而滲出汗水來,眼珠袋下的額頭却因而滲出汗水來,眼珠 ,說出

緩地搖了搖頭 在 一旁的杜仲謀瞥了一眼,杜仲謀緩 又是同樣一個難題, 李 雲鏑往

李雲鏑沒回答李兆隆的話題

說:「你看看這個。 掏出一張電報單, 猛地遞給李兆隆

出了一句:「那, 志光今回是, 軟軟地跌坐在沙發上, 在牙縫中, 當質絕望了。李兆隆捏着這份退貨 也碰上這困境,那自己的志光廠可就連東方紡織廠這個全香港首位的大廠就如捏了一塊冰塊,頓時冷了半截, 東方紡織廠的退貨單。 這電報單, 李兆隆捏着這份退貨單 就是西德入口 李兆隆看着 商打給 完 擠

靜

但馬上又移開了

道:「兆隆,你老實說,明年棉花包進道,他沉吟了一會,猛地站了起來,對這位同宗的軟弱,他感到滿不是味 貨價錢是多少? 李兆隆垂着的眼皮猛地睜開了 雲鏑凌厲地掃了李兆 隆一眼

能眼看同業木馬般倒下去。」李雲鏑決辦法解決囉,咱們幹紡織業的,總不季度,其餘的一半,就得靠你自己想不實。其餘的一半,就得靠你自己想那幾百萬碼布料,我替你解決一半, , 價 價錢是一百萬港元左右吧……雲鏑兄「第一季度起碼是三十萬磅,按今年的 的銀根也挺緊張哪。 你肯借錢給我? 錢沒法借給你 但我知道, 你現在 你倉庫裡的 半

然地說 二百萬碼頂下來,咱們吃得下麼?」 的 存貨也不少嘛, 失聲道:「雲鏑, 這下子把兆隆兄的 捏的一支香烟幾 東方廠

李兆隆剛熱起來的身子立刻又掉

們不能眼看志光廠這樣子塌下去。」 靜 反正咱再難也差不了這二百萬碼, 像是思索着什麼,眼睛無意間往 李雲鏑站起來,在客廳中踱了幾 李雲鏑緩緩地搖搖頭,道:「老杜 的坐在另一邊的沈松柏瞥了

咱

這些上層人物的動靜。李雲鏑往他這爬的本能指揮着他,要隨時隨地留意 柏這才鬆了口氣。 麽特別的企圖,但他身上深潛的向上的一切動靜他都留意着,他並沒有什 他好像是無意間地馬上又移開 面掃過的眼光他立刻便察覺了 切動靜他都留意着, 沈松柏的心却猛地一 ,他並沒有什一跳,客廳中 ,幸虧 , 沈松

去

工業。十幾年來的成績有目共睹,到別是我們這些江淅老鄉。二次世界大別是我們這些江淅老鄉。二次世界大別是我們這些江淅老鄉。二次世界大敗後,才搞起紡織、製衣這樣像樣的工業。十幾年來的成績有目共睹,到處近過,那些僱了三幾個工人的山東紡織業,竟然不到十家。我們來了達個像樣 業已有一千七百多家,佔了香港生產 業已有一千七百多家,佔了香港生產 數面工廠也沒有,我初來香港那年,我 數面工廠也沒有,我初來香港那年,我 數前,香港是個什麼環境?連個像樣 數前,香港是個什麼環境?連個像樣 數一次 以後,才搞起紡織、製衣這樣像樣的 工業。十幾年來的成績有目共睹,到 是我們這些江浙老鄉。二次世界大 築、五金、商業・總値的七成以上。 但却是經過深思熟慮似地說:「在香港回來,緊挨着李兆隆坐下,緩緩地、 李雲鏑往李兆隆、杜仲謀這 0 面那 地踱 些生 金建產衣到的

不出去?還不是機器落後、質量太差繳業問題嚴重,為什麼我們的產品銷絕不會讓那些自命不凡的洋人笑話!成一股繩,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可為, 些辦紡織、製衣業的中國人,只要擰有今日的成就麼?所以我說,我們這融霸主,他們混得出樣子麼?香港能 度竟然下降了四成有多。這樣下去,年六四年紡織製衣產品的銷路第一季 支撑香港經濟的這根柱子遲早得倒 麼!我前天接到紡織業公會通報, 下 4

雲鏑兄,我的紡織公會會長大人。 不 器太舊, 出去, 咱拿瓦片去換新機器麼?你說呀 李兆隆攤攤手掌,猶豫地道:「機 那些銀行老爺死活不肯貸款 這個咱知道,但錢呢?貨銷

計劃勢在必行,你瞧着,要有人扯個頭,東方紡織 身旁的沙發扶手,決然地說:「凡事總的憤懣。他揑緊了拳頭,狠狠地一擂 幾個月內的事吧!」 這下子又勾起了李雲鏑心中積壓 東方紡織廠大改革的 總是在這三

地產建築的經驗,至少可以弄回一點沿上這「大改革計劃」的邊,憑他的搞這是一個可以表現自己的機會。只要 了一下,在潛意識中,他立刻便覺得漏地落入沈松柏的耳裡。他的身子抖 屬於自己的東西。對眼下這種寄人籬 李雲鏑這決然的吼叫聲, 瞧人臉色過活的 怪梏, 他連身上 一字不

> 最微小的一個細胞也在跳躍着,衝擊 着他去掙脫

瞪着他的背影緩緩地噴出了一口烟。 笑臉的李兆隆告辭走了以後,杜仲謀 因李雲鏑的慨然援助而變得有點

「雲鏑, 你這是百上加斤哪,

「剛才這姓招的透露了一個重要消息, 這個性格。我旣然已挑了一百,也不 動於衷吧!咱們…… 起的!我看,老廖對這個動態不會無 他那個利率協定和銀行新例是勾在一 差這一斤半両。」他驀地把話題一轉: 弱,不過却不會玩 弄手段。 李雲鏑搖搖頭,「兆隆這個人太軟 我欣賞他

謀總覺得這「堂妹夫」城府太深,常勸瞟了一眼,截斷了李雲鏑的話。杜仲 磊落,根本犯不着疑神疑鬼。 李雲鏑提防着點。但李雲鏑却不大上 心,他總認爲,自己所幹的一切光明 「等一等!」杜仲謀往沈松柏那面 但現下李雲鏑大概也覺得接下去

話收住,站起來。 的話題確實不宜過於張揚,便猛地把

「到書房去!老杜……

話。自這一刻開始,廖瑞平的腦袋裡 平就接到李雲鏑親自打來的約見電 便像風車般呼呼地打着轉。 第二天一早,粤東銀行總裁廖瑞

·開了一家錢莊,在廣州混的潮州人 甚有福相,自父親那輩起,便在廣 廖瑞平今年五十四歲,紅光滿面

廖瑞平正接掌了廖家的產業大權。 緊舉家連同產業遷到香港來。當時 他廖家算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年,他父親眼看勢頭不對,便趕

四中

售, 環買了大塊貨倉地皮,改建成洋樓出 廖瑞平夠眼光,他先是在香港西 賺了 錢 ,便重新辦起粤東銀行

上。他終於斷定:這利率協定的副本他也千 自己對存款利息的靈活運用,他惴惴 有己對存款利息的靈活運用,他惴惴 不安;但如果這協定是全行施行,並 不安;但如果這協定是全行施行,並 非針對他粵東銀行,他就犯不着去碰 非子對他粵東銀行,他就犯不着去碰 非子算計着的一半,但還有另外的一 他自負是瞧得一清

脅着像偉烈這樣的百年金融霸主!這這類的華人老行尊,甚至還隱隱地威年來的迅速發展,不但已超越了像他秀,他是又怕又妒,東方銀行在近幾 其中顯示的實力,他不能不感到畏 地位,他感到强烈的嫉妒、擔心! 對李雲鏑那似乎永無休止的進取 對李雲鏑這位金融界華人後起之 隱隱然已成爲華人銀行領袖

他相見。 願直接與李雲鏑碰面,但又不能不與 揣着這錯綜複雜的心情,他極不

F 28 裡等着他 李雲鏑早在 一家極普通的咖啡店

> 昏華燈初上的時分,前來這裡光顧的燈光幽暗,雖是大白天,但彷彿是黃麻地廟街旁的「非土文咖啡店」,這裡 港知名的銀行大老闆會選中這地方會客人三教九流,誰也料不到這兩位香 面 這是在高樓大厦林立的後面 9 油

這邊坐。

他的 頭的杜仲謀。 ,在李雲鏑身邊的是微笑着向他點 一張高卡位的李雲鏑便已出聲招呼 廖瑞平剛踏入這咖啡店,在西座

式討論那份利率協定!難道你丁點 不在乎麼? 「廖翁,再過幾天,銀行公會就正 也

眉苦臉的模樣。 眼。廖瑞平悶聲不語 說龍, 廖瑞平剛落座, 迅速的地瞥了廖瑞平 李雲鏑便劈頭說 ,依然是那副愁

如何要逼這姓廖的表明態度。在這的不尋常的內幕坦率地端出來,無定,要把其中的利害關係,他所當定,要把其中的利害關係,他所當 不着邊際的模稜兩平 臉色變得很難看,臉上的那道傷疤亦其中隱含的不尋常內幕,使李雲鏑的孔又在李雲鏑的腦海中浮了上來。這 霎間 已有幾個回 咖啡店內的客人進進出 財政司核數科那姓招的青年面 加起來不到十句話, 間。但廖瑞平大半天總是悶 合。 李雲鏑和廖瑞平已磨 可 而且是 前後

因此而變黑。

港的銀行。」 位專家來香港作過調查,重點是香 「偉烈銀行的約克翰先生,邀請了

的廖瑞平,這樣開了個頭。 李雲鏑目不轉睛地盯着對面卡座

子的銀行,不說你也會明白。」 併或淘汰出去。這樣,才能保持他 們的需要,要把相當一部分銀行或吞 認爲香港現時的銀行結構,不符合他 數量過多、過密了。換句話說,是他中心,但從市場的需求來看,銀行家 說:盡管香港現在是一個金融和貿易 在香港一統天下的局面。至於要挨刀 甚麼呢?他向財政司打了一份報告 「廖翁ー 你知道這位專家的結論是

的憤怒而扭曲。 說到這,李雲鏑的臉肉也因强烈

跳起來。 酒杯摔到餐桌上,幾乎像蚱蜢似地彈 慢慢地呷着,但這時却渾身一抖, 廖瑞平起初還捧了一杯百威啤 啤 酒

怎麼弄到這消息?」 「李兄!你這不是危言聳聽吧?你

道這個就夠了。」 「英國倫敦銀行顧問湯米斯, 你知

頭一陣冰凉,才總算把衝上頭來的怒的凍檸檬水咕咚咕咚地灌了幾口,心 一句:「銀行新條例就是據湯米斯的密火壓了下去,改用冷靜的語氣補充了 古怪面孔又一次兜上腦裏, 李雲鏑斬釘截鐵的說 , 幾口,心 那姓招的

報製訂的,這裡面的用意不言而喻。

麼辦法。」 官方的法案,咱們這些中小銀行有甚 廖瑞平的手指捏住啤酒杯:「作爲

偉烈銀行的利率協定是和銀行新例相 說:「還有一點,廖翁大概還不知道 這點,相信廖翁你也心中有數。」 是衝着我們這些新興華資銀行來的 輔相承的!也就是說, 杜仲謀點着一支烟, 這兩項東西 緩緩地接口

股下也彷彿突然長出了尖刺來,戳得光的、福相的臉龐開始轉成蒼白,屁命撑着的鎮靜轟散了!他本來脹滿紅 他渾身疼痛得不自在。 這連續的兩聲炸雷,把廖瑞平拚

款利率不是可以比他們高一厘半這些中小銀行,排在第三、四級, 款利率不是可以比他們高一厘半厘這些中小銀行,排在第三、四級,存他們不是把銀行分成三四等麼?我們 家賺,他們也犯不着弄這個大手段。「沒這麼嚴重吧!李兄!街外錢大

算着的一半說了出來。 廖瑞平猶豫着, 終於把他內心計

的存款就壟斷了香港存款總額的一半字號,金融界的盟主,一家偉烈銀行住!你想想,他們在這裏是百年老牌 子裡却是抑制華資銀行發展的需要,個利率協定是偉烈銀行提出的,但骨 鏑下了决心,把他的疑慮攤了出來, 是要把大部分的中小銀行的手脚綑 借此扯緊廖瑞平猶豫膽小的心態。「這 「話不是這麼說啊,廖翁!」李雲

。你列為三、四等,可以比他們的存款 們在財力、物力、社會環境方面都佔 了絕對優勢,咱們這些新興的銀行環 了絕對優勢,咱們這些新興的銀行環 能有甚麼作為?咱們的脖子,就只能 能有甚麼作為?咱們的脖子,就只能 就只能 佔他 款 把

大的屈辱。因此,我们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一个人。 强迫着自己不相信這個,但謀那套理論又驀地兜上心頭 個人奮鬥自尊心却因而坦着自己不相信這個。 四而感到受了極心,但他的强烈上心頭。他雖然來越激烈,杜仲

不安與嫉妒,像火炭、冰塊,酸溜度,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強,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強,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強。,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強能,心中計算着的另一半因而又被強。對李雲鏑這强烈的勇猛的利率協定人關一個和偉烈硬碰硬的雄心鬥志學。這是他決不能忍受的。 醋精般輪流地折磨着他的

「就憑咱這 班 能跟他 衡

這班 三要把咱們拉斷, 三要把小也不少,只 大丈夫敢 爲 断,這决不是輕, 只要擰成一股

臉色哪!」 「偉烈銀行!許多 人都得看他們的

長亨,這些華人銀行都瞧着你華人銀行的老行尊,像大安、 「這就要看咱們 的 3努力囉· 百 廖翁是 廖翁、

> 的東方銀行、你扯個頭, ,這股力量也就不 他們準會跟着。 再加上咱 小

那 杯喝 來 雲鏑 一半的凍檸檬水亦因而跳猛地一拍餐桌說,他面前

是用平良久地沉吟着、權衡着。 是用平良久地沉吟着、權衡着。 是用平良久地沉吟着、權衡着。 是用工具久地沉吟着、權衡着。 是用工具人地沉吟着、權衡着。 是用工具人地沉吟着、權衡着。

「事在人爲嘛! 廖翁! 大友 這樣子

用手猛地壓住廖瑞平的脊骨,把那彎說。在李雲鏑握緊了拳頭,意態激昂地李雲鏑握緊了拳頭,意態激昂地李雲鏑握緊了拳頭,意態激昂地 曲了 彎得地

告辭了, 顛着屁股走了。頭吧!」廖瑞平勉强地擠出了 「這個……看情形怎樣 李雲鏑 杜仲謀兩 一句,便咱們再碰 0 仲葉

深沉 高 呵! 徽詢 「雲鏑! 的緩緩地搖了搖頭。 似地瞟了杜 得出,他骨子裹還是狐疑對這姓廖的可不能期望太 仲謀一 眼。

重重的 李雲鏑却不以爲然地猛一 搖頭

上就完全有把握與他們鬥上一張地扯緊他,我們在五號的衷麼!抓住他這個致命的弱這把捅到身上的刀子,他能回頭瞧三瞧!但情勢却逼着 他,我們在五號的銀行公會住他這個致命的弱點,再狠身上的刀子,他能夠無動於瞧!但情勢却逼着他幹!對我知道!這老狐狸走一步就

華資銀 面 臨考驗

三 門!

霧 持續第三天的濃霧籠罩了香

在 龍尖 些氣味來,但他的眼珠,却要在這帶點腥味的霧氣中嗅不時聳動着他那特別大的鼻不時聳動者他那特別大的鼻間尖沙咀海旁,約克翰的秘

勞突地襲上身來,他的腦袋變得像霧天來奉了約克翰之命拚命地奔走的疲沾住了他的睫毛,變得沉甸甸的,幾 陳飛翔的眼珠瞪得大大的,霧水

温時,在香島酒店的大門 等便閃入一座公衆電話亭。透 等的玻璃門,眼珠子緊盯着那点 等的玻璃門,眼珠子緊盯着那点 一种人登上一部房車,大學 等人登上一部房車,大學 等的玻璃門,眼珠子緊盯着那点 一种人登上一部房車,大學 眼珠子緊盯着那兩位 ,大鼻子急促地聳于緊盯着那兩位中電話亭。透過電話的摩托,呼隆地一 男子。 呼隆地一。陳飛翔

平和長亨銀行的老謝!他們走了。 「約克翰先生麼……是 9 是!廖瑞

一次集中會面。是幾位還留在香島 面 邵 氏影城 位還留在香島酒店! 無論如何請邵 是!現在 !他和百通 這 1通、華銀這1通、華銀這

滅合狠地 的地 你懂得這個麼!咄!去……」

的大莊園 直向上駛來。 約克翰的 前面便出現了一個英國古典式 座駕車繞着 剛轉過一簇樹林 Щ 育 樹林,蜿蜒

色葡萄牙瓷磚製成 色的葉狀地衣 Pantan F Salatan F Salata 所,上面寫着 版了一塊藍白 以大道的,是 了青苔及黃綠 圍牆

控器,鐵門便悠悠地自動蕩了開來。是自動控制的,坐在車上,按密碼遙條用石牆兩面拱衞了的通道,通道盡條用石牆兩面拱衞了的通道,通道盡 在車上,按密碼遙歌白色的大鐵門,到的通道,通道盡 他 來人身份

,如在水面滑行悄没紧急,,如在水面滑行悄没紧急,车行上面。。路的大石光滑而整齊,車行上面小汽車的石砌大道一直伸向莊園的深番景象。一條寬闊的可以並排駛兩部番景象。一條寬闊的可以並排駛兩部

級。梯級的盡頭是一 和一個古雅的大客廳 有一個古雅的大客廳 有一個古雅的大客廳 上鋪的亦是深綠色的 光相映,上上下下的 光相映,上上下下的 上鋪的亦是深綠色的 上鋪的亦是深綠色的 一個古雅的大客廳。京 在石 客廳上面的天花板漆成綠色 女的圓石柱環立 手狀的燈托 路的 是深綠色的地 的大客廳。客廳中雕了凸盡頭是一道走廊。走廊通連向上面的紅地毯舖的梯时盡頭,房車停了下來。 均 2一種清幽古歌 9 上面 一毯 面的電燈幽 **后幽古雅而** 始帝淡的綠

像油 最特別的是客廳 濃 的英國紳士 兩撇鬍。他的嘴唇緊抿 ,直伸入兩邊的 畫中 邊分梳 生出來的 人身材高 一燕尾服 像一 肉團 中 泛 隻香蕉 頭 0 高而 大 幅巨 他 穿了 凸 的 鼻的眉子光毛 眉 頭髮 毛

> 客廳中一 切 像一尊守護神似的監視着這

一面合 珠那個 同樣 前 個像他後面 家歡照片。 在 站了 跟 人 一對 像油 油 (面的父親,故面的父親,故 細畫 在一對典型 小上的 的的 閃 风着綠色光芒的眼 人極相似,特別是 秋,較大年紀的一 松,較大年紀的一 校子,較小年紀的 村典型的英國夫婦

當他的目光移向那!! 他的目 沉的冷笑, 老了 氏家族的偉大象徵····· 縷含着强烈尊崇的光華 狂熱地喊道 一客廳 !」他的眼睛及冷笑似乎在說 光在那位 光華…… 線 幅大油畫,他的眼 半……這才是如果那時出 約克翰在 心

有 的 加 强烈 好像所 偏偏這 他 客 廳的 中連 那 股子 都 個 死 憤怒却 人 光了 影 也 没 更

整座客廳瀰漫着

見 光了 麼?連 個 鬼 也 看

約克翰發洩地嚷道

刻意打扮的英國女 立 刻 女子 女子 _ 轉了出 **却仍似三十開外** ,雖然年過四十 個年約四 來, 四這十是 多歲的管 , --特別是但由於 個 純種 家

哪,是約克翰的父親約克遜在英國那 場帶過來的女管家,自三年前約克翰 的母親去世後,伊利娜便常常在約克 的母親去世後,伊利娜便常常在約克 的母親去世後,伊利娜便常常在約克 的母親去世後,伊利娜便常常在約克 京翰和他弟弟約克路依然喊她做「伊利 克翰和他弟弟約克路依然喊她做「伊利

辦。」 「約先生!約老先生 你需要甚麼? 主剛叫了我去

了一眼。 隱秘的眼睛往約克翰鐵青色的臉上瞟子來。說着,她那對似乎能窺透人間子來。說着,她那對似乎能窺透人間

有某種特殊的癖好而討厭女色的約克有某種特殊的癖好而討厭女色的約克 一眼就這 麼 輕 聲調馬上放緩了 輕 的 眼 点!怪不得連一討厭女色的約克

「沒甚麼。約克路他出去了麼?怎

約克翰的臉色馬上一沉 沒吃午飯他就出去了 「約克遜先生今天早 上把他召上書

「父親有甚麼要緊事?這般匆匆忙

去看看麼?」 ,便感覺心 ·跳得很厲害。您~但約克遜先生從昨~ 不上

但

搜尋出約克翰的內 ,似乎要在這片言為 隻字間

我會上去看看

才扭着豐腴的屁股走了出去 速地 ,約克翰

立刻又浮地蒙在心 刻又浮起那顴骨高聳、家在心頭的陰影晃去。 客廳外面 高聳、尖而瘦削的晃去。他的面前,地猛一搖頭,像要四有汽車停下的按

的這頭老狐狸給扯來了。 面孔。陳飛翔這狼鼻子,果然把姓張

搓着他那特別大的鼻子。 首先探進客廳的是張仁傑那尖削 陳飛翔跟在後面 ,一個勁地揉

削面孔一眼,臉上居然有了笑意。 你不見怪吧?」約克翰掠了張仁傑那尖 「MR.張!匆匆忙忙地把你邀來

布甸、會菠籮、加倫餅等西式點心,迅速地在三人面前的圓桌上擺了檸檬調勻,放到他們面前。另一個侍者再 再鞠了個躬,便馬上退了出去。 了飲料出來,把加了酒的咖啡仔細的 客廳中立刻熱鬧了一陣。侍者端

廖瑞平居然和李雲鏑搭上鈎哩。」 劈頭便點了正題:「仁傑!你的老朋友 約克翰臉上的笑容馬上收斂了

也猜不準約克翰這話的用意,便試探拉來的用意雖然大約能猜着,但一時 張仁傑對約克翰這麼匆忙地把他

怎麼倒扯上了? 「粤東和東方銀行素來不大咬弦,

行公會向我發炮!」 這是結成聯合陣線, 約克翰狠狠地一咬牙,道:「他們 要在三天後的銀

那可也夠姓約的瞧啦!你雖然財雄勢的老行尊,如果他們真的聯起手來,之秀,老廖這老傢伙算得上是銀行界 合起來反抗。姓李的是華資銀行後起 :果然不錯! 張仁傑的眼珠迅速地一 姓約的擔心華資老闆聯 轉 心想

> 有此 ,張仁傑因約克翰的窘境暗暗高興,也得求我張某人。這麼着盤算的結果大,但論到在華資界的人事關係,你 但 就會碰上大阻力囉。 的熱情。他把身子往約克翰這面 ,道:「那麼約先生的銀行利率協定 他的臉上却居然能夠立刻浮出關切 一着。」 想不到李雲鏑也 二探

氣 道你有這個把握。」 你很熟麼?只要你出面和老廖通一通 來。粤東銀行那姓廖的老傢伙不是和 緩地說:「所以,我才把張先生你請 定對方的關切是出自他的本意,才緩 定睛地望了張仁傑好一會,直到他斷 起來。但馬上他又「騰」的坐下了。他 翰的怒火更引發出來!他「騰」地跳了 就把他的後脚給扯回來了。 張仁傑這關切的口氣, 就把約克 我 知

麼容易打動吧? 他們這些銀行老闆來說,是利害關係 沉吟着, 老廖也不是三歲的娃娃,怕不是那 張仁傑尖削的臉肉抽搐了一下 好一會兒方道:「利率協定對

能 對眼下各銀行的惡性競爭坐視不利率協定是勢所必行。偉烈銀行不 「拿政府出面來壓他,恐怕不太適

「嘿嘿!你就告訴他:眼下的情勢

合吧?」 我猜到了他的本意。這就是說 !當然也是他那套不干預主義, 「這點,你繞個彎子和他說就是 他們但

> 鬧!這點,你跟他反複說清楚。你們之一厘,他犯不着跟姓李的亂跳亂之一厘,他犯不着跟姓李的亂跳亂的銀行訂高半厘存款利率,甚至會排的銀行訂高半厘存款利率,甚至會排 就應該懂得衡量其中的利害輕重!」 站在哪一頭,他老廖如果是明白人, 華人有句俗語,叫針無兩頭利。 在第三級,這是說, 的資產情形 對他們沒有半點好處!按 9 他可以比第 我可以保證

去似的。

李雲鏑的聯合!這麼盤算下來,他私心也不敢;另一方面,他對東方銀行也也不敢;另一方面,他對東方銀行也也不敢;另一方面,他對東方銀行也也不敢;另一方面,他深知老廖的膽不是針對廖瑞平這銀行老行尊的個一不是針對廖瑞平這銀行老行尊的固 地發覺, 翰的意思惴度了一下。他裡。借這嘴嚼的片刻時間 下已幾乎可以斷定,只要落一點功夫 廖瑞平便會準地會往後溜。 約克翰要他轉達的意思 -。他很

刘間,他已迅速地作出判 要着實下一點功夫! 會明白的一 「老廖的脾性我清楚,說清了

·這就要看你張爵士囉。」約

粤東 一級 他排粤

好像要拿泰山向對方蓋頭蓋腦地壓下約克翰自負地說。他的口氣,就

張仁傑叉了 一塊布甸菠蘿塞進

來意的最好機會了,「不過,也他已迅速地作出判斷,這是端 」張仁傑沉吟地說。在這片 他

克翰目光灼灼地看着張仁傑,興奮地

點 個頭來。「但我現在也碰上了 ,約先生肯加以援手 把話鋒一轉,把他心中的計算亮了 「約先生的吩咐 哈哈!」張仁傑打了 我自然是盡力而 那可 個哈哈, ,麻煩! 也是迎 立

出來看看。」 子似地盯着張仁傑:「什麼事?你先說 約克翰的綠眼珠馬上一瞪 ,像錐

行董事, 焦慮抖出來;「呵呵!還不是尖沙咀那翰斷不會拒絕似的輕鬆地把他久困的 事就解决了。 鷹機構手 塊地皮的事麼。這塊地皮有 張仁傑却咧嘴一 你說一句話,拖了這許久的.裡,約先生是金鷹機構的執 笑, 像料準約克 一半在金

要脅, 仁傑臉上打轉。他一向最恨的是受人麼!」約克翰的臉色一沉,眼珠子在張「嘿嘿!張先生這是打蛇隨棍上 他準會繃起面孔 如果不是他眼下的情勢所困 張先生這是打 一口拒絕。

的 心事, 他料準約克翰必定還有下文。 張仁傑却似乎摸準了約克翰此刻 他端坐不動,靜靜地等待着

着這其中的輕重。 驀地搭在胸前, 突地 約克翰站了起來, 交叉着, 似乎在權衡 他雙手

張先生的要求,就恕難從命!」 計劃。站在公司董事局的立場上, 「這塊地皮金鷹機構也有一 個發展

就不是爲了公司麼?」 議的利率協定順利通過的工夫, 清楚的啊!况且約先生為偉烈銀行動鷹機構董事局,這點,在香港是誰都 「呵呵!約氏家族實際上就等於金 難道

此的利害關係不緊不慢地掏了出來。 制住內心的緊張,在這個關節上把彼 對約克翰拒絕的口吻, 張仁傑抑

的竹槓!」怒火在他的心內澤 邛燒了起心裏狠狠地駡道,「他這是趁機來敲我閃了一下,「這頭老狐狸!」約克翰在 來!他臉上白净的膚色泛出紅光, 他顯得比平日漂亮! 股寒光在約克翰的綠眼珠中撲 使

覺地微抖了一下。立刻,他的口氣放 的恐懼感突地罩住了他全身。他不自 他的心不禁一沉,一種與約氏鬧翻臉 「約大公子最憤怒的時候就最漂亮。」 朋友口中聽來的口頭禪突地浮出來: 便察覺了這迅速的變化,一句在洋人緊看着約克翰臉色的張仁傑立即

是這塊材料,現在插上一手, 你知道。搞你們的銀行事,我自問不 「我是搞地產生意的,這個約先生 可是勉

相當勉强了 兩人。他臉上盡管仍擠着笑容, 在影城中那冷得像鐵板般的口吻判若 飾內心的緊張。他這時的口氣,與他 張仁傑圓滑地笑了笑,拚命地掩 但已

張仁傑在這片刻間變幻不定的神

F 32

都瞞不過我的眼睛!」 面的情報工作,所以姓李的一舉一動 個狼犬的鼻子, 書,一個非常有用的中國人。他有一 陳飛翔指指,說:「他是我最信任的秘 在加倫餅盤上,却沒有動它,用手向 着鼻子的秘書陳飛翔瞥了一眼,又落 啡,呷了一口,往一直寂然不動地聳 狸到底是怕死的!」他捧起圓桌上的咖 的約克翰,却迅速地攫住了!「哼!狐情,雖然轉瞬即逝,但一直留意着他 專門負責東方機構那

了個閉路電視機瞧得一淸二楚。同我小、怕事!別人怎麽對我,我心裡裝乾脆,討厭討價還價,討厭猶豫、膽,驀地把話鋒一轉,說:「我做事喜歡 會虧待了他!」 合作,我姓約的就講這份義氣,絕不了個閉路電視機瞧得一淸二楚。同我 約克翰停了停,盯了張仁傑一眼

讓張仁傑去仔細品味,借機觀察一 約克翰說到這裡, 故意停了下來

作的話。」 把你壓下去……壓下去!假如你不合 其中的含意張仁傑哪會聽不出來! 擊!約克翰在這時刻重提這段往事 笑容,但內心却彷彿受了重重的 張仁傑臉上雖依然能夠保持一絲 我既然能夠把你捧起來, 也就能

趕去他那只有三幾間舊屋、木板棚的都欺侮他不懂。一天,他騎着單車, 到香港,决心搞地產生意,但許多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初

> 子幾乎無處不達的「天時」的力量,在於是,他緊緊地抓住了。他靠了這股指頭抓攫的張仁傑那會輕輕地放過? 的手掌上去。約克翰好奇地問了張仁 翰。這一摔, 碰巧遇上了出來晨運的約大公子約克 「地產公司」時,太累摔在半山坡上 短短十幾年間,混出了目前的頭面。 一個天大的機會,隨時隨地張開十隻 青年人身上有一股潛力。碰上了這麼 傑的名字 ,他很快便發覺,這瘦削的 可就把他摔上幸運女神

初那一摔的腰酸背痛勾了出來。此刻 ,因而在約克翰面前矮了半截似的。 這一霎間的盤算,就把張仁傑當

心! 就喜歡這種義氣!你可別小看了自己 句俗話,說爲朋友可以兩肋插刀。我氣,難道你還不淸楚?你們中國人有 一拍張仁傑的肩膊,說:「呵呵!別多地哈哈大笑,隨即伸出手來,重重地 你現在是香港地產業霸主,有數的 咱們是多年的朋友。我姓約的脾 一直留意着張仁傑的約克翰突然 。我

不自然地說,嘴角抖了一下 「咱僅是忝列其名罷了。」張仁傑

興奮。 臉上漸漸地露出了一種征服別 上漸漸地露出了一種征服別人的約克翰又迅速地瞥了張仁傑一眼

的爵士,這就夠了,你出面說話,對人心目中,你是令人羨慕的英皇御封 「嘿嘿!MR.張,你太謙了 !在華

> 他在銀行方面騰出手來,那就有你碰上困難,但姓李的雄心大得很, 看囉!」 你的當

尖利的在張仁傑臉上打轉。 句的語氣,又故意一頓,綠色的眼珠 「哼!我張某人也並非吃齋的和

約克翰說,特別加重了這最後一

他潛藏於心底的焦心事猛地勾了出來的一字一句地說。約克翰這話,把 來 張仁傑咬着牙,像在牙縫中擠出

張仁傑的肩膀,綠色的眼珠撲閃着。 約克翰大笑,隨即又讚賞地拍拍

價還價餘地的合作。」 WOLF!所以咱們這是合作 狸。YES!YES!還得加上我這…… 是吃肉的!NO!是吃老虎肉的狐 「GOOD!你當然不是吃齋的和尚 ,沒有討

你提出的要這塊地皮的要求,要一併構發展九龍倉大計劃的一部分,所以:「至於你說的那塊地皮,它是咱們機 的眉毛霍霍地跳動,隨即補充了一句一笑,但這笑容比哭更難看。約克翰 張仁傑一眼。張仁傑無奈地跟着咧嘴 約克翰興奮地說。他迅速地瞥了

來考慮。」 等我解决了……這個!才騰得出時間在董事局提出來研究。不過,這總得

克翰身邊凑近來。 刻像綉花針被磁鐵吸引般吱溜地向約 鼻子」,嗅覺靈敏的秘書陳飛翔,便立 地寂然不動的、被約克翰譽爲「有狼犬 當張仁傑那拱起的背影剛剛在客 自始至終像老僧入定似

面 呶一呶嘴,低沉、迅速地說。 「這姓張的!行麼?」陳飛翔往外

付粤東這老頭子, 尾巴給我扯住,他就得聽我的話。對 「但時間上來不及了, 「這個人滑頭,有腦筋 。但要善於控制他。他的狐狸 他這是綽綽有餘。 銀行公會後 9 對咱們非

天就要擧行例會。」 「我也是擔心這個。 跟在李雲鏑後

你摸得準麼?飛翔。」 跑的 到底有哪幾家銀行?這個

,不是一件容易事,率協定這股風頭勁, 廖瑞平這老頭子我仔細摸探過 人最識得看風轉舵, |百通、 跑的。 「長亨的老謝是瞧着廖瑞平行事, 這些華資銀行就跟在後面起哄。的。現在東方和粤東這麼領頭一 時間緊逼, 現在東方和粤東這麼領頭一華銀這幾家是跟着李雲鏑屁 我擔心 **投擔心咱們來不及** 院非讓他瞧出厲 是工傑要扯轉他 眼下他以爲抗利 9 這個

陳飛翔停了一下 緊張地聳着大

> 見解說出來 鼻子,似乎在盤算着是否把他的重要

出來聽聽?我的狼犬鼻子。」 一彈,道:「除非,除非什麼?說,說 約克翰却不耐煩,他把手指啪

「除非暫時把討論利率協定的日期 「黑黑ー ·你是說咱們要被逼推遲實

鏑面前擺出委屈的樣

堂妹夫

但直到現在

凪的樣子,但姓李的却的副經理。他老在李雲直到現在,還是地產部,沈松柏雖然是李雲鏑東方機構從來不偏重親

所

位有

職無權的副經理

偏偏瞧不見

「嘿嘿!這麼說

這

個人可以利

。我不知

管他想不想發財

9

錢人人見

珠子

。只要他有眞才幹

魚。」叫預伏硬弓收猛虎, 示弱麼?他們是什麼東西!」 施利率協定的日期?這豈不是向他們 「這叫退一步進三步,或者說, 安排香 餌釣 鰲 這

,李雲鏑幾天前視察過東方紡織把他摸索到的底牌亮出來:「根據 出了一件他感到丢臉的事, 陳飛翔陰沉 地說 隨又猛地 一個 _ 咬

廠, 線報 模擴充改革東方紡織廠……」 力很大,所以,他打算在短期內大規李雲鏑心性自傲,這件事產生的衝擊 女工在他眼底下被機器壓斷了指頭

約克翰不耐煩地猛地打斷陳飛翔似乎 「這跟眼下的火頭有什麼關係!」 軌道的話題

續把下半截說下去。 陳飛翔不爲所動, 聳着鼻子,繼

李雲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 得很!聽說超過億計 的現金扯住了 應付頒佈的銀行條例 「但東方機構資金不足!李雲鏑爲 但他那個改革紡織廠的計劃却 @改革紡織廠的計劃却大了!所以他現時的銀根很銀行條例,把他近五千萬 這麼看 一擺條在

> 是向外求貸。 是向外求貸。拉存款這一條數量是拚命拉存款、爭取流通現金; 有限的一部分, 貸……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鏑面前只有 且 給 銀行新條例扣住 拉存款這 條路 所以實際上擺在李 ,就是向外 數量有 只準 動 用限條 求 雲

豫起來,「你這個線報可靠麼?姓李的綠眼珠興奮地閃着光。但隨即可又猶「然後,把這個狠狠地拿回來!」他的 ,把手一推,然後迅速地攫捏一下,點,把餌放出去!」約克翰驀地醒悟了 如果是小數目,他犯不着向咱們改革計劃要動用的資金到底是多少 把手一推,然後迅速地攫捏一下 「噢!你是說,抓住姓李的這個弱

均已胸有成竹。

麼方法

把姓李的

頭按下去, 逼他吞

是第一步。第二步嘛, 的胃口,然後投其所

步。第二步嘛,就看咱們用什,然後投其所好放出美餌,這以就要通過沈松柏摸淸李雲鏑

下。」陳飛翔說,他的底牌已全部亮出

但約克翰却似乎瞧了仍不滿足

一點好處,當然要超過他現在已經心竅,整日做發達夢,只要咱們給料,有一個人可以利用。這個人財 說 喚。而且, 樣搖首擺尾撲過來 到 要摸清姓李的底細 ,我敢保證 「姓李的改革紡 ,他就會像一條狗見了 作爲 第二個來……所 9 利用。這個人財迷初纖廠的資金詳細資

臉上那特別大的、從,他的綠色的小眼點

、聳動着的鼻子

,因失望却反而高興得意起來:出更多的東西出來。但他立刻便失轉,似乎要在這狼犬般的鼻子上再

上興奮地想到了第二步的更詳細的照!你到底還是欠了一點火候!他

馬

中

說! 「兜來兜去 ,這個人到底是誰?

落的沉沒;然後是東方銀行一後是這家公司的輪船在世界某家是在東方銀行買了最重保險

一個的!

麼? 戚 人不是最講親情麼?他

「李雲鏑的東方機構從來不偏重

「嘿嘿!他們是親戚哩。

會倒

倒戈相你們中

向 國

陳飛翔微微一笑,似乎對這 _

「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

次弄睛 在動它的主意哩

過許多次了 機器歇着,煩也把人煩死了 話:多出多少布?要落力做 麼?想那麼多幹嘛? :多出多少布?要落力做,不要讓許多次了,但他們最後總是那幾句?想那麼多幹嘛?稽查科的人也問「動主意?你?你不是機器保養工

安全的新式機,你說怎麼樣?」 很討厭他們。我不是說這 如果把它換成錠數少、紡 是稽查科的 秒又快又1的。我也

開機的輕鬆些,紡紗又快,太好了 「好呵!這當然好啦!錠數少

中才打聽到這位少女叫宋綺芬。 紅,連忙扭開臉去……這以後,徐振認識的男子,她那瓜子臉馬上泛出羞就是一位她根本不可是一位她根本不可是一位她根本不可是一個,很亮的眼睛

,在 在 大 計 劃 (重 世 起 裡面再品嘗出多 依然是這麼的津津有味 這多好!不, 嚼着這 。他和宋綺芬說過的 。也可不舒下之。 和宋綺芬的拍手歡叫的影子連 ,在他的意識中,他就把那個 令他很難有片刻的寧靜。每當 ,宋綺芬的身影就緊緊地纏纏 八句話, 八句話 幾乎給 一點的甜味來…… ,他的 在他最感困 樣說 他嚼 心 八句 扣住: 話 連個當繞

去

着鼻子意味深長地笑笑 陳飛翔朝樓梯上面瞥了一眼 , 聳

食。接着是更遠的第三步、第四被逼着痛苦地吞下了藏了鋼鈎的餌項;然後是一條自傲的黃色的大鰲魚要應付那日夜被人催逼的保險巨額款要應付那日夜被人催逼的保險巨額款

歡心哩! 「約先生!你弟弟約克路很得父親

敗事有餘。」 「華而不實的浪蕩子弟 ,成事不足

難看 烈的陰影的籠罩,他的臉色變得越多大好感,生氣地說。因心裏那片 的陰影的籠罩,他的臉色變得越發 約克翰對他的弟弟約克路似乎沒 濃

的游泳池那邊飛去。起來,掠過客廳,知是被什麼驚動了

掠過客廳,一直向夕陽斜照下

吱吱喳喳地撲飛

在客廳外面

一羣喜鵲不

跳了 錶 ,心便立刻抽緊了 天還未大亮,徐振中便一骨碌 起來。他掏出塞在枕頭底下的 腕 地

哇地亂跳亂叫?你說,飛翔……」實施的消息,會不會像這羣喜鵲般哇

陳飛翔微微一笑,聳了聳大鼻子

地落在那剛剛掠過去的喜鵲軌跡上。

約克翰驀地站了起來

目光定定

「他們聽了銀行利率協定推遲討論

我臉還未洗哩。」 接她出院。還有一個鐘頭……老天 「七點啦!我今天早上 和她說好了

但往脚上套上一對便鞋時却異常的仔 隨即衝入洗手間,僅片刻功夫便又衝 出來。他的動作 ,然後,他便衝向電梯口 徐振中忙亂的興奮地嚷了 雖然這般地忙亂 句 9

又擰緊了

便傳了進來。

約克翰一聽,

眉頭馬上

這叫: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道:「但可惜他們是飛向夕陽那邊去

陳飛翔的話音剛落

一陣嘻哈聲

策而發亮的心蒙住了飄來,把他那顆因與

把他那顆因决定了某種重大决

,那壓抑住他的陰影又驀地

隨着這嘻嘻哈哈聲,

一個年約三

金髮勾鼻的英國男子

色紅潤的中英混血兒少女 鼻的英國男子,扯着一個

眼 晚 上 要走 ,「伊利莎醫院。」他嚷了一句,便一八達的大埔道。他截了一部出租的士高級職員租用的宿舍。樓下便是四通 院的事, 徐振中住的是東方紡織廠特別為 9 9 坐上去。由這裡到伊利莎醫院 一大段路程, ,誰知一合上眼皮便却,直到拂曉時分,才覺 弄得在床上翻轉了 上眼皮便起遲了半個時分,才朦朧地合上在床上翻轉了大半個

> 鐘頭。 見面的媽媽 得面青唇白地去見她,還來 企求能睡上片刻 這時 ,這像甚麼話 ,他强逼着自己 不 然 , 她第 因閉 失眠 上眼

起來。 水叮咚的聲音, 他剛 ___ · 音,却立刻在他耳邊响了 閉上眼,她那清脆得像溪

,他非常清楚地記得是哪一天!他在動了改革廠子裡老爺機的念頭。這天動了改革廠子裡老爺機的念頭。這天 三號車手那熟練的接線手勢吸引住了 汚。他在三 紡織間轉了大半天, ,他不知嚷了一句甚麼。 號車位旁停了下來。 他是油

驚疑地抬起頭來。 「你……你是問我麼?」三號車 手

是 的少女!他的臉條地紅了 一個十八九 徐振中這時才看清楚這車手原 歲的 、瓜子臉、 眼很 亮 來

麼?」 我只是想問一問。這台機是你照「啊啊!對……我姓徐,但沒甚 ,好用麼?有甚麼缺點?能 說 說 管 麼

頭乙多, 覺怎樣,但新手就慘了 「這台機太舊了。我做慣了 的布很難着色哩。」 紗支不均匀,漂染部還說 , 紡出的布 還不 咱線

笑,這一笑,她的話就多了。 眼鏡下面被油污塗花了的臉便覺得好 子到底是甚麼來路 少女並不知道這自 后,但她見了他那可 這自稱姓「徐」的B 副男

「對呀……你說的太好了 我也正

F 34

黑髮高鼻肉

像兩個陀螺般旋轉過來。見了約克

在意地嘻笑着,「大哥, 那個英國男 子略微一怔,

你回

來

隨即又

又像陀螺般地旋上 啦……嘻!爸爸硬要我把伊利莎扯來

他說要見一見她。」他嚷了一句

二樓父親

的

書

力交瘁的身子便立刻覺得輕鬆了。他子哩,他堅决地下了這個判斷,他心辦的企業,幹得好不好,是華人的面的老闆好,更重要的,這是一間華人對,這對她們好,對李先生這位特別 疾速地在圖紙上描繪、計算起來。 這是她最開心的時候說的 美啊……徐振中這麼反覆地想着, 我陶醉着,幾乎成了他每晚攤開圖紙 , 描繪他那個改革藍圖的前奏曲…… ,紡紗又快……她是這麼說的 ,她笑得多

十五歲了。她,只有十八歲。在下意牌王老五」,但這是見鬼的!你已經三程師的牌子,別人都說你是廠裡的「金呸!你這算甚麼?你雖然掛了個總工動了心時,便會惡狠狠地責備自己: 是一種妄想。 點,以强逼自己承認對她動心 徐振中拚命地把對方的年齡想 他覺得自己似乎已對她

了的八句話。但當宋綺芬斷了中,可憐他就只和她說過這應就越發拚命地去一躲避她。在 多次 一句話,就急急忙忙只來得及把鮮菓放下 二叔宋宏基對他那冷冷的面孔她說上一大堆的話,但每次碰跑。每次他挽了一大袋鮮菓, 送進了醫院,徐振中的雙脚就有如被 鬼驅趕着似的, 可憐他就只和她說過這麼被嚼爛 因此,她的影子纏得他越緊,他 八句話。但當宋綺芬斷了手指 他不敢再去醫院了,但立刻又,就急急忙忙地溜走了。有許及把鮮菓放下,不知所措地問 一大袋鮮菓,打算和 一天兩頭地往醫院裡 ,但每次碰上她的 在這半年 他就

> ,我是工程師,有責任里。言業士已這樣安慰自己:怕甚麼,她受了工傷 我……我來接你出院好麼?好麼?」 垂着頭對她說了一句:「宋小姐…… 膽子,他又往醫院裡跑,最後,當他 知道她快出院了,才像受刑前的犯人

有空的話。」 「喲……我很樂意,假如徐先生你

間 「有空!有空!我一定抽得出時

在 這該死的「金牌王老五」。 去……但想不到今天却誤了時間!你 這一刻他的 徐振中伸手狠命地抓了抓頭髮 心 幾乎要跳出 胸膛

院裡去。 同這該死的司機和自己擲到伊利莎醫 成個大力士,一把擧起車子,把它連地咒駡自己。這時,他的心恨不得變 徐振中坐在的士車位上 ,惡狠狠

地跑去留醫部 便跳了出去,像鬼趕着似地跌跌撞撞 穩,徐振中便胡亂地擲下 在伊利莎醫院門口 ,的士還沒停 十元港幣

這幹麼?」 他給一位護士截住:「先生,你來

她叫宋綺芬。」 「啊!對了!我是來接她出院 0

是我護理的。先一刻已有人接她出院 你是她甚麼人?」 「噢,是來接斷指的宋小姐麼?她

徐振中失聲地大叫。 「壞了!我果然誤了鐘點!」

「先生,你貴姓?是宋小姐的甚麼

說 滿地抬高聲音,尖銳地又帶點好奇 護士小姐見徐振中不答理她 地

甚麼……對,我得馬上去油塘灣。」 我姓徐。是她……啊 不

像一陣旋風般捲了出去。 言自語地邊跑邊說。話音未落,他已 徐振中跳了起來, 轉身就跑 自

大叫 被撇在後面的護士小姐氣得呱呱

們在緊張地動着,忙着,便似籍此發地繃着,滿是憤怒,又滿是希望;他的拖着小娃娃,沿着每間木屋尋人叫的拖着小娃娃,沿着每間木屋尋人叫 週望了 屋區。 的他山們 地址 用木板遮住破洞 餘威猶在 存的簡陋的家園。 洩對颱風的憤怒,又仿似以此表示着 、山脚到處是人 幢被暴風吹得東歪西倒 幸 那是在九 好他總算還記得宋綺芬住家 來到這兒 山腰、 退縮 漫山遍野中 、决心在這幾乎是廢墟 山脚重建他們 賴以 生

徐振中在這亂哄哄的木屋區內傻

是人,有的正爬上屋顶,得東歪西倒的木屋。山腰漫山遍野中,到處是一幢,也許是目前那場暴風的這兒,徐振中茫然地往四在九龍觀塘茶果嶺下的木在, ,沿着每間木屋尋人叫裡的爛泥、浮沙的;有洞;有的舞着鐵鍬,趕

「請問木屋區三十六號在哪裏?」

你要找人,是 說:「這裡的門牌是隨便編的 緊張地打探着,被問的 最好是說出到底是找誰 人眨了

石屋的門口 ,果然寫了「三十六號」

的爛泥挖開的中年男子說門口一個正用勁地俯着頭 一個正用勁地俯着頭把淹住屋脚「阿基,有人找你呀!」老太婆向

我說好了接宋小姐出院,但她走了,我說好了接宋小姐出院,但她走了,的目光,訥訥地說:「我……宋先生,少是如此。他馬上便變得手足無措少是如此。他馬上便變得手足無措不宏基猛的抬起頭來,依然是那 我才來這兒看看。」

找你。」他向屋裡大聲叫道 時候來……」他迅速地瞥了徐振 「真是的,早不來,遲不來, 漠的臉上跳出 見他像犯人似地呆站着,終於 宋宏基滿臉冷 一絲笑容:「阿芬, 冷地咕噜了 所芬,有人 終於在冷 條振中一眼 一句

水叮咚的聲息便响了出 你淹死麼?」人未見, **山來,跟着便鑽一聲淸脆得如溪** 一聲淸脆得如溪

中,便驚疑地、意外地眨着眼睛,說出一位身材苗條的少女。她一見徐振 · 「 喲 · · · · 是你! 你摸到這兒來?」

。」徐振中心虚地、囁嚅着說 ,我到醫院不見你,便趕來

更亮了, 地飛上兩片紅暈,但她馬上把手一擺 請進來坐吧。」停了停,她補充了一句 :「我阿媽在裡面。」 大方爽朗地對徐振中說:「徐先生, 宋綺芬眨眨眼,原來很亮的眼睛 她微咬一下嘴唇, 腮間迅速

那些隔了二、三十丈遠處的巍峨的洋皮頂,那它會顯得更好看些。但它與上面那已被風吹雨打得有點殘破的鐵 樓相比,就顯得份外的寒酸。 木屋的牆是用石塊壘築的 屋的牆是用石塊壘築的,如果不是山脚的木屋來說,是滿不錯的了。 這間木屋比起其他在山頂 山腰

飛嬉戲 望無際 黄色的肚皮亦清晰可見。 邊飛掠而來,連海鷗那雪白 去 兒却依然强靭地掛在深綠色的枝葉上 暴風雨, 栽了清一色的茉莉花,雖經歷了一場 ,散出清心潤肺的香氣。小花園望出 ,在十幾丈遠的山岩下, 進門之處,是一個不大的花園 如雪樣白玲瓏可愛的小花朵 紅間藍的海燕在海灣上面迴 碧波萬頃的內海灣。蒼灰色 、海燕橘 儼然是一 向這

一部單喇叭的收音機 部單喇叭的收音機,算是屋中的廳中擺了幾張木製桌椅,桌上擺 還算寬

嚷着:「阿媽……是這個,是這個孔的身邊,不時用手指頭點着塑料花,和多歲的婦人,在摸索着、穿着塑工十多歲的婦人,在摸索着、穿着塑工一的高級消費品。廳中有一位年約

碌碌地繞着徐振中的身上轉。 第一遭吧,他好奇地睜大了眼珠, 生的男子一 五歲大的男娃一見姐姐和 「阿媽,姐姐和一個男人。」 道走進來,也許是破天荒 一個陌 骨

麼 條紅痕,她低聲地對母親說了幾句甚花來。她的右手拇指清晰地露出了一 綺芬向徐振中介紹說,一面招呼他坐 便蹲在母親身邊,想幫着穿起塑料 「這是我阿媽,小弟宋生勤!」宋 倒了一杯自製的茉莉花茶遞給他

蒙住了。 覺,她的雙眼已被密密麻麻的白網絲 向徐振中這面望過來,徐振中這才發 宋媽媽驚疑地抬起頭,下意識地

着?阿芬。」 是大人物哩, 你,但我知道你坐在這。阿芬說 地說:「我老婆子的眼睛瞎了, 宋媽媽的臉向着徐振中 是個總……總甚麼來 ,很大聲 看不清 9 您

下嘴唇,低聲說。 「是總工程師……」宋綺芬微咬一

程師,您怎會到這來?阿芬在廠裡不了,連記性也沒了……對,是徐總工 「哎呀!看我這老婆子,不但眼瞎

> 活呀。」 斷了, 是幹錯了甚麼吧?看她,連手指也弄 給她接上了 幸虧你們這些大老闆, , 不然,她怎麼生 總算有

常豐富,看她的神情,似乎是恨不得睛雖然瞧不見,但她臉上的表情却非宋媽媽嘮嘮叨叨地說着,她的眼 兒的陌生男子。 甚麼樣的人 把徐振中拉進心裡,看看他到底是個 這個第一個來探訪女

注於事業,但知道,有人對 鞋, 掉穿着這雙據說會在愛情上帶來好運 但今天二早,他雖然匆忙 這半年來便綁帶、便裝地輪流穿着, 己,但連他自己也回答不出 麼來?自己到底爲甚麼來呢?他問自 的便裝鞋來…… 口冷面的臉孔 基也走了進來,徐振中一見他那副冷 這時,在屋外挖妥了 却是愛情方面的幸運兒 對他說:穿綁帶鞋的人專 但愛情不 ,心下就更慌了。 成功;但穿便裝 爛泥的宋宏 却沒有忘 所以他 爲甚

上,多虧了李雲鏑先生,他才是大老 但我不是甚麼老闆。宋小姐的斷指接 宋小姐並沒有出甚麼差錯, 關哩。 我……我爲甚麼來…… 你放心! 不

放到那兒才是。他捧起茶杯, 家瞎了眼, 口,但馬上又放下,手垂了下來。 ,連說話也顯三倒四 徐振中變得很可憐 都還忙着, ,自己大咧咧地于垂了下來。人 雙手也不知 想喝

> 責備着自己 坐着,人家會怎麼想呢?徐振中這樣

見,莫不是這年頭連老闆也變了麼?」 哩。我老婆子快進棺材了, 宋媽媽真誠地說 會碰上有良心的老闆,我的眼睛看 「是呀!是呀!這眞虧了李老 想不到 不還

替他賣命,你們工廠的工傷事故多 地摔死! 榨血機?不然,我大哥也不會活生生 搶救……當老闆有哪一個不是裝了 爲甚麼不早想辦法弄好?好啦, 人家的手指軋斷了,才假惺惺地出 「哼!他這是假 ,是收買工 了四來把

往屋角神枱上的一塊靈牌瞥了一眼 徐振中看成是「老闆」這一路的人 臉孔更像鐵板冰冷。 冷口冷面的宋宏基掃了徐振中 憤怒地說。在下意識中, 他是把 ,

塑料花來。 過宋媽媽這邊,蹲下 開口說話。徐振中尷尬地站起來,了。各人想着各自的心事,誰也不 氣氛像突然掉進冰窟,僵凍地凝 宋宏基突然提起這個,石屋內 也相幫着穿起 住 的

來幹?。 「哎呀!徐先生,這個活怎敢煩您

料花,她便馬上察覺到了。 靈。徐振中剛一蹲下,手指剛觸着塑 宋媽媽 耳朵却特

點着徐振中該穿這個孔,不該把花葉小弟宋生勤却很高興,他一面指

我就可以吹琴玩啦。」 叔叔也幹, 倒轉了 幹,就快多了。穿完這紮花,一面高興地嚷着說:「好呀

麼? 着他的指點穿花,一面問宋生勤說 失的徐振 喜歡 這天眞活潑的 吹琴麼? 中逗得開心起來。 小弟弟 吹給我 聽聽 他一面按把患得患 他 好

每天穿好十紮花,才準玩去。」說是細細聲地說:「嘘……阿媽不準,她要我鼓,把小手指頭按在嘴唇邊,示意要裝,把生勤一聽,小腦殼搖得像貨郎 擊, 但他的話却誰都聽得清楚

每月都要東凑西借,才挨到阿芬她出,工錢少,今天加價明天加價的,咱掰開了都有血汗味呀,市面的東西貴來也不怕你見笑,咱窮人家,每塊錢鬼頭調皮死了,可別聽他亂嚷嚷!說 來您可別見笑。」宋媽媽嘮嘮叨叨却是心硬呀……徐先生是有錢人家,說出心硬呀……徐先生是有錢人家,說出的閨女,咱可不能老拖着她,不凑合的閨女,咱可不能老拖着她,不凑合 得靠這娃娃幫着眼, 糧……我老婆子眼睛瞎了 像替自己解釋似地說:「徐先生,這小 宋媽媽有點不好意思,搖搖 每天穿十 , 沒用 * 外 型 頭 紮

過是支老闆的薪水……」他忽然感觸起 意思:「我算甚麼有錢人哪, 徐振中尴尬地笑笑, 他有點不 每月也 不好

> 哩 沒 功 剪 來 飯吃 :「我小時候讀書回家, 一籮布絮好等明天賣了 ,我不 ,還挨了 聽,捧起書包溜了, 老媽媽打 ・才準我做老媽媽要我 頓屁 回 股 家

說,幸災樂禍地拍手叫道 槪 挨打屁股挨得多,聽徐振中這麼一「叔叔也挨打屁股麼?」宋生勤大

未褪,這時更覺鮮艷,也更迷人不禁噗嗤地一笑,紅霞在她臉-因 宋綺芬一直低垂着腦袋 宋 綺芬這一笑, 笑, 紅霞在她臉上 徐振中突然覺 這時也 一直

突然多了起來冷面孔也變得得自己的信心 眼球有白網,是甚麼……對,是白見的?我聽我一位讀醫科的同學說「宋媽媽,您眼睛是甚麼時候瞧 眼 面孔也變得不怎麽的怕人,他的話自己的信心足了,因而連宋宏基那 球有白網 內

障, 都不過是騙人的影像。 霎 見 好 到外面 像在黑暗的長隧道中苦挨着,但依然把臉定定地向着徐振宋媽媽忽地抬起頭,她雖然 間 可以醫好的 她的頭又垂下了 透進的點點亮光…… 彷彿這一切 振中 但 **僅** 突 一 然 , 不

,他快四· 幾年來,於 幾年來,就靠我一雙手,把這兩的爸爸也不會從半空中摔下來…能醫,咱們哪來的錢?要有錢, 他快四 都瞎了 十了,連老婆也討不起,我人,還靠了二叔他,爲了吃紅靠我一雙手,把這兩個な 兩年了 要逗我這瞎眼老婆子 ,還會醫好

> 孩子多唸幾年書,是 輩子的苦 腰的 眼珠進棺材也安樂了。」宋媽媽說 眼圈有點紅 又若無其事地低垂着頭 還盼甚麼醫治 我老婆子就是帶着這雙 , 但很快地, ,長大了不用受咱! 她挺了

把一片鮮艷的玫瑰花瓣插上去

麼? 他本想安慰着,但却說出這句問話 」宋媽媽歎口氣。 都過去五年了。 還說 它幹

上面斷了鋼索掉下來,其他人都及時代聲。這個年頭,找份工不容易哪,作聲。這個年頭,找份工不容易哪,情覺是假回家歎世界!大哥嚇得不敢請個長假回家歎世界!大哥嚇得不敢 頭連得避人帶及開 你不是說老闆也有好心肝麼,你不說邊插進話來:「大嫂,怎不說?說訝, 宋宏基突然冷冷地一笑,在另一 他患了重感冒,發燒發熱,人,每天靠雙手賺那數百塊 大老闆聽聽嘛。 我替你說, 就硬挺着,爬上了十九樓,苦熬了整。這個年頭,找份工不容易哪,說是工夫緊,要請假可以,不如,說是工夫緊,要請假可以,不如此是了重感冒,發燒發熱,人都迷糊思了重感冒,發燒發熱,人都迷糊思了重感冒,發燒發熱,人都迷糊 也給壓碎了: 車從 但大哥迷迷糊糊的 轆轤車蓋頭蓋腦地 半空中直摔下 也讓他們這些有錢人 憐生勤他還在 來 壓下 他, `

但

得好討我 他的聲音飽含了酸澀和憤怒

想安慰着,但却說出這句問話。「她爸是摔死的麽?」徐振中說

我大哥是地盤泥水工 一部轆轤車突然從 下來, 哪裏來 不都及時 大連

徐振中聽得

這個當二叔的總不能撒手不管 到老婆不要緊, 大嫂的眼睛突然瞎了

好好做人,活下去,我和大嫂總算對好好做人,活下去,我和大嫂總算對好好做人,活下去,我和大嫂總算對好好做人,活下去,我和大嫂總算對 份申訴……我看哪,這塊地方遲早要就收到那些因工傷事故傷殘者的幾百 這最後一句,他意猶未盡地盯了徐振咱犯不着去聽他們的花言巧語。」說完 些大老闆死心場地賣命!」 燒起一場大火,你們等着瞧吧!」 徐振 宋宏基說着,他拿眼角尖厲地擋 眼,「這些人能有甚麼好東西? 中一下,「可某些人却還在替那 能看着她姐弟俩 他又瞥了宋

這 着他的心頭,他本來就不 他的心頭,他本來就不擅長交際,般沉重氣氛充塞着這間石屋,壓抑時間,徐振中感到很難受,一種像 時更顯得笨口笨舌, 眼,便驀地走了出去。 露骨的敵意的嘲駡, 也感覺着了。 他的臉漲 嘴張開了幾 徐振 中便

於說出來的 「我……我想我該走了。」最後終 是這麼一句極不得體

想說甚麼,但甚麼也沒說出來。

宋綺芬猛地仰起臉,像瞧怪物似

宋媽媽歎了口氣,向徐振中這面不像你們有文化的,原諒着點吧。」是這種怪脾氣,你就當他是個粗人,,過門都是客哩。徐先生,她二叔就 你送一送他 就 勇氣和信心,終於說 找你麼……」徐振中鼓足了那 「宋小姐,你 你知道我爲甚麼會 一半的

地盯了徐振中一眼

「阿芬!

徐先生要走,

對亮晶晶的眼睛遮住。她那雙眼皮,讓長長的睫毛把自己那速地瞥了徐振中一眼,馬上又低垂了 「我……我怎麼知道?」宋綺芬迅

面

早就該說的話不顧一切地衝口說了出徐振中大急,一急之下,終於就把他麼先走了?」眼看這是最後的機會了,了,我不是說好來接你出院麼?你怎 醫院趕來了……我,我還要說甚麼好口還未全好,就,就這麼着,我就從這比攀上扯旗山更艱難。「我擔心你傷來。說着,他的面紅得像鷄冠,彷彿 呢……不,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你,你應該知道的 我不是說好來接你出院麼?你怎 就把他 出

的。這是宋綺芬的意思。她大概 一半來。 一半來。

心又鼓起了

]再碰上她那位冷口冷面.

的二叔吧

花

園

後面

的側門 **她大概是怕**

了徐振中一眼,她終於明白徐振中的心曲了。其實,這位冰雪聰明的少女,從與徐振中幾次相觸的眼神中,就只不過是等待着徐振中明明白白地說只不過是等待着徐振中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因爲她怕自己的眼睛欺騙了自己。她不敢相信,這麼一位全廠矚目的「金牌王老五」,一位總工程師居然會瞧得上一個像她這樣的窮家女工。 敢的 自 歌逾越半步,作任 时心緊緊地纏繞住. 那些有錢有勢的公子哥兒所特有 像柔韌的絲綢把她的少 使她 此不女的時

他說的那號老闆。徐振中,「不,但

但我覺得,

李先生不是

海風很勁

宋綺芬的身子微微的

「你冷嗎?」

你怪他?」宋綺芬說,用眼再瞟了瞟「二叔為阿爸的死,脾氣變得很猛

海燕低飛迴旋,嬉鬧得更歡

鷗、海 塘灣,

球

太陽爬上半空了

碧波萬頃

的

正沉浮着一

在陽光下面,大羣大羣的沉浮着一個幻變着七彩光

海 華油

> 想刻不 這時, 起來。 他的心意她是明白的。 出來的竟是這麼 交際的人,是最尊重感情的人……到句不知是那兒聽來的信條:最不擅長 等等的油腔滑調更受用千倍。 不得把你含在嘴裏、惜煞你、疼煞你」 幾千遍那些「我喜歡你、我愛你、我恨 芬這位爽朗大方的 有少女在人 有欺騙自己。但正是在這個 到,他花了拉牛上樹般的力氣說她終於在徐振中口裏聽到了,但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宋綺自己。但正是在這個也許是所她終於相信,自己的眼睛並沒 一句顛三倒四的話 少女, 而且 却反而害羞 她有 比聽了

花 的 两 帮 說 兩腮, 啐! :」宋綺芬極微弱地說。 ,却紅得像兩朵開了苞的,阻止着她坦白地承認,但 綺芬極微弱地說。她的少女誰明白甚麼了?但你可以 桃她

個朋友麼?」 出 了。 說完, 徐振中就算再傻呆呆的, 對這種明顯地鼓勵他往下說的暗 他 我是說, 瞪着眼睛 我們可 以做……做這 緊張地 地問:

旦聽到了 接地聽到 ,他又慌? 綺芬, 紡織廠裏去。他連忙補充說:「不聽到了,還有沒有力氣趕回大埔 他又慌亂 ,等待着他的宣判的犯人 就如面對着 **\rightarrow** 、期待 他緊緊地盯着垂着頭 句「不」字,他擔心 起來,他怕在她的 、痛苦!但話 当判的犯人一樣,在一位神秘莫測的法 :「不, 一] 大埔道 自己 一樣出 口 中直 ()的宋 口

> 小姐!**求你……」 這裏不要動,悄悄地 這裏不要動,悄悄地 走, 家去……就這樣,宋悄地不要說話,等我 0 不 你就這樣:願意 願意,就站 在

頭去,往海旁那面驚鴻似地瞥了一幾步路了,他的脚步驀地停住,扭過氣挨到車站去……好,離巴士站只有他實在懷疑自己,到這時還有沒有力 的身影,這時恰恰走入那道通向石屋眼……那如火烙般印在他心上的輕盈 頭去,往海旁那面驚鴻似地瞥了 小花園的側門裏去……

回去, 「她回家了, 回去!回廠去……」 我怎麼辦?我還能怎麼辦! 她回 家了 她終於回

振 車 紡織廠的方案圖又兜上 依依難捨地往海傍石屋那面望去。 的乘客像瞧傻子似地瞧着 振中像傻子般嚷着 胡亂地揀了 …這是連她也會喜歡的事。」徐的方案圖又兜上心頭。「對,回別人。驀地,他那個改革東方客像瞧傻子似地瞧着他,他也都亂地揀了個靠窗的座位,同 把頭伸出車窗 一步跳

那間簡陋的石屋油塘灣畔,其 甚麼也沒有 及那翻飛迴旋的 只剩下

慢走,

我不送了

停住了脚步,往前指了指說:「徐先生這麽四句話。到轉上大道時,宋綺芳

前面再拐個彎,就是車站,

。」但她的脚步却沒有,就是車站,你自己

麽四句話。到轉上大道時, 走了長長一段路, 兩人就

宋綺芳

長長一段路,兩人就僅說了我是吹慣海風的。」

海鷗和海燕:

面上飛掠。
一聲躍離海面,在萬頃碧波的南海海盤一扭,遊艇轉向東南浩瀚的海面,盤一扭,遊艇轉向東南浩瀚的海面,盤一扭,遊艇轉向東南浩瀚的海面,

女的嬌脆的洋溢着母爱的喝斥聲。 位置,是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他位置,是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他 生然仰躺着,合上眼皮,但耳朵却不 好然的躺着,合上眼皮,但耳朵却不 好然的躺着,合上眼皮,但耳朵却不 好然的,是李雲鏑的堂妹夫沈松柏,他

「老杜,今天本來是銀行公會討論

是姓約的給咱們弄得亂了手脚。」遊艇上。甚麼延期討論?我看,大半利率協定的日子,想不到我却躺在這

天的深處,動也不動。 痕泛出紅光,但眼睛却久久地瞪着海痕泛出紅光,但眼睛却久久地瞪着海

要亮出來討論。」

改革資金籌集就有保證。」
得了這幾月緩冲時間,東方紡織廠的行决非任由別人宰割!更何况,咱爭費,至少也讓他們明白,咱們華資銀幾個月的時間。咱們作的功夫沒有白幾個人的時間。咱們起碼爭得了要亮出來討論。」

清小蘭介紹她同學給你。」 清小蘭介紹她同學給你。」 清小蘭介紹她同學給你。」

徐振中猛地坐了起來,腦袋像貨啊!是,不,李先生別說笑。」

杜仲謀在那邊哈哈一笑,伸手抹郎鼓似地搖着。

上翼商會心也一笑。且上到了,中扮了個鬼臉。 中扮了個鬼臉。 中扮了個鬼臉。 人家和宋小姐的鼻操甚麽心?他呀,人家和宋小姐的鼻着鼻子,怪聲怪氣地說:「雲鏑!你白

笑容又迅即抹去。 李雲鎬會心地一笑。但片刻間

服他,他這個部長怎能幹下去。」

「振中,宋小姐斷指那件事,出在
東方機構,我感到來生張,凡努力做事的
的責難,我感到難堪,但也有她們的
的責難,我感到難堪,但也有她們的
道理。咱們廠裏的大小管事,眼瞪瞪
地看着出這麼多工傷事故,甚麼就不
下去看看,都成了睜眼瞎子……特別
下去看看,都成了睜眼瞎子……特別
下去看看,都成了睜眼瞎子……特別
大小管事,眼瞪瞪

責任!」徐振中率直地說。

他的思路說下去:「振中,你的事等下他的思路說下去:「振中,你的事等下程然,我是辦企業的,不是慈善家,用一塊錢辦兩塊錢的事,但我以為,用一塊錢辦兩塊錢的事,但我以為,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那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那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那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那不能事事都任着工人亂嚷嚷……你的事等下

> 伶俐起來。 伶俐起來。 徐振中被人猛的抽了一鞭,他剛 於時期奮而茫然的神色立刻消失,馬 才的興奮而茫然的神色立刻消失,馬 才的興奮而茫然的神色立刻消失,馬

「是饭長村成兒」言葉「饭更李雲鏑的眉頭迅速皺了一下。

工!而且,資金也太大了。」「陸廠長對我說,這樣工廠要停

是合算的!咱們把新式的空氣紡紗機是合算的!咱們把新式的空氣紡紗機為生產效率可以極大地提高,例如說吧,時下歐洲以極大地提高,例如說吧,時下歐洲以極大地提高,例如說吧,時下歐洲最先進的空氣紡紗機,生產效率可以提高到二萬五千次,效率可以提高質,紗支均勻,紗線和成品布料易着工倍半。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線中下最先進的產品式佈局,實現全廠的紡織機就可以從一萬次左右,咱們以進口的二萬錠空氣紡紗機為先導,再結合對舊機的改氣紡紗機為先導,再結合對舊機的改氣紡紗機為先導,再結合對舊機的改氣統之與之。 一萬次左右,咱們以進口的二萬錠空氣紡紗機為先導,再結合對舊機的改革咱們以進口的二萬錠空一萬次之一萬次之一萬次之一。

業的競爭能力决不比他們遜色。」進的洋人紡織廠比一下高低!咱們企們廠的產品就完全可以和歐洲那些先

種强烈的興奮之火燒得通紅。徐振中一口氣地說,他的臉被一

下。 一動,因而連勾着的眼鏡脚也晃了一面的沈松柏也驚動了。他的耳朵驀地面的沈松柏也驚動了。他的耳朵驀地

證:一、

「好!有志氣!這樣,解決了生產能力和質量問題,拓展海外市場就有別機變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浪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浪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浪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浪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浪煥發着逼人的紅光,「那些洋人不是。」 一個人,只要努力奮鬥,就有 一個人,只要努力奮鬥,就有 一個人,只要努力奮鬥,就有

睜開眼皮。 ,一副入定了的模樣,良久,才猛地來。杜仲謀把瞪視着海面的眼睛合上來。杜仲謀把瞪視着海面的眼睛合上

咱們可是不勝負荷哪。」我這老頭子也心動了!但資金太大,我這老頭子也心動了!但資金太大,

的東西裝進肚子裏去。隨地預備把一切他認為可以攫抓機會應地預備把一切他認為可以攫抓機會應前面,但他的耳朵却張開着,隨時相,把臉扭開了轉向海面,故意不去這時,躺在後面太陽椅上的沈松

沉穩的聲音鑽進沈松柏的耳朵。 盤口就不能縮掉一小半麼?」李雲鏑那

等。這三億五千萬是起碼的了。」等。這三億五千萬是起碼的了。」,生產線重新佈局,擴大改建廠房等,生產線重新佈局,擴大改建廠房等就要五千萬元,還有改革舊式環錠機

「極其量恐怕也不過五千萬!這頂以弄到多少存款?老杜!」

「極其量恐怕也不過五千萬!這頂也得計算在內哪。」

金有困難,特別是這三億五千萬的大要壓縮一點!坦白說吧,我手頭的現「振中啊,你這個大計劃,我認為

數目。」

經濟的了。 ,在他的計算中,這個數字已經是最,在他的計算中,這個數字已經是最

給我。」
「一半!起碼四分之一。就是說,「一半!起碼四分之一。就是說,

有興緻地眺望着。來,繞着遊艇的欄杆向四周的海面饒决定!說罷,他猛地在躺椅上跳了起拿這個來告訴徐振中,這是他最後的拿這個來

李雲鏑對日照下海景的讚歎。
沈松柏挨到李雲鏑身邊,附和着

三幾十萬也要抓緊了。 他這位堂妹夫一眼,問道。現下他是資金而苦惱的李雲鏑若有所思地瞥了的那幢商業大厦不是租出去了麼?」為

的。」他不失時機地補充了一句。了。現金方面,還是我和客戶交涉敬地說:「是,是。新年大厦是租出去款松柏趕忙往前凑近了一點,恭

產業日後一定有搞頭!」對地產行業更熟悉了吧?好好幹!地,凡事都要親力親為。這年多來,你,追:『這就好,要做好一個部門的事,道:『這就好,要做好一個部門的事

此刻的心情特佳,他盤算是否把剛才沈松柏連連地點頭,趁着李雲鏑

來,這麼患得患失了一會兒,他終於 標了一個彎,亮了出來:「香港方面的 總强多了,我就學了不少東西,現下 發强多了,我就學了不少東西,現下 發強多了,我就學了不少東西,現下 我有信心,在這方面我不會吃虧。就 我有信心,在這方面我不會吃虧。就 會你們剛才說的改建廠房那回事說吧 ,如果你讓我負責,我自信會幹得好 的。」沈松柏說罷,充滿期待的緊盯着 李雲鏑的反應。

「我」言國巴星。高甚里工作我自麼?」 「為甚麼?你在地產部不是幹得不錯「為甚麼?你在地產部不是幹得不錯

問更能發揮作用。」
「我有這個把握。搞基建工作我自

奮勇, 雲鏑的心動了一下, 踱過來。李雲鏑若有所思地把杜仲謀地點頭應允,這時杜仲謀正好向這邊 他雖然認爲他心思太雜,做事不專 拉到這邊來, 有一手的。他微笑了一 我看, 但他相信他在搞地產建築方面倒是 沈松柏這充滿自信的口吻 要當紡織廠地盤基建負責人哩 這件事就由你决定吧。 說:「老杜,松柏他自告 對這位堂妹夫 下 正想破例 , 使李

幾乎要跳出眼眶來。 有作聲,沈松柏瞧着杜仲謀,眼珠子 杜仲謀伸手托了托眼鏡,半晌沒

說。 是由你下個决定好……」杜仲謀猶豫地 是由你下個决定好……」杜仲謀猶豫地

F 40

心中有數。」
大家都是為企業辦事,誰出了力,我大家都是為企業辦事,誰出了力,我大家都是為企業辦事,誰出了力,我安撫半拒絕地說:「松柏,地產部這邊 把李雲鏑本來的想法搞掉了 謀對他說過的那句話像蚱蜢般李雲鏑的眉頭立刻擰緊了 但是城府太深……」這像鐵棒 出來:「你這個堂妹夫 ,伸手拍拍沈松柏的肩膊,半鏑本來的想法搞掉了。他沉吟城府太深……」這像鐵棒一般,:「你這個堂妹夫,倒能辦事情說過的那句話像蚱蜢般騰地跳雲鏑的眉頭立刻擰緊了,杜仲

得很難看,又特地補充了一句 李雲鏑說, 他見沈松柏的臉色變

艙下面却傳來一陣娃娃的歡叫聲,把小廳一切地再掙扎一下,但這時,艇不顧一切地再掙扎一下,但這時,艇給凍得凝住。好半晌,他才把落在杜給凍得凝住。好半晌,他才把落在杜 他湧到唇邊的話截了回去 沈松柏此刻的心好像被冰 塞住了

傳的出 裏 (的那塊地,它叫甚麼?」是一聲娃娃(的那塊地,它叫甚麼?」是一聲娃娃 稚嫩的歡叫聲、拍手聲。 一句少女清脆的話音。

它叫蒲台羣島。」 「小文!那叫島, 在香港地圖上

樣大麼?」 香港也是島,它很大麼?像天 「它這麼小,就叫島?我聽阿媽說

有新界後面的大陸比 島算是大了, 比起前面這個小島 大陸比起來,它就小得但它與新界、九龍,還 ,香港

> 大陸比較起來,這 星星 「比起大陸,它連小鷄蛋也算不上 你見過夜空的星星麼?香港島和 「很小麼?像一隻小雞蛋麼? 就好像天空裏的 顆

「那……大陸是甚麼東西? 娃的 驚呼聲:

就是大的陸地,阿爸和阿媽都是從那 裏出來的。還說,還說那是海上哩!」 「弟弟! 你眞蠢! 阿爸說了 ,大陸

你們回去看看,你阿媽不在了,阿姨鄉水的娃娃才能快些長大,她本要帶是你們的故鄉,你阿媽說過,喝了故 以後帶 你們回去,啊!」 ·是上海!不是海上 一。那兒

少女帶哭的聲音傳到艙面 甲板上

上來吧,該讓他倆吹吹海風,見見世向下面的艇艙喊道:「小蘭!讓小傢伙鏑凝望着面前即將駛近的島嶼,突然拖出了一條翻滾着的白色綢帶。李雲像箭似地向前面那座島嶼插去,身後 上來吧, 恍如銀魚般在海面飛掠的遊艇來,清晰地鑽入李雲鏑的耳鼓裡去。 面

突然又像飛瀑般傾瀉下來,那有的如高牆,性如一幢攀雲入天大厦;有的如牆如柱,擎天天人厦;有的如牆如柱,擎天在野人,一排連着一排一点,一排連着一排一個鐵雲入 這是果州羣島的南岸懸崖。 巨浪直捲上石壁的 一排連着一排地輪番 · 加柱,擎天而立,如一幢攀雲入霧的摩海挺立,尖削如壁。 安的南岸懸崖。峭壁 的頂端,

間更顯得光潔陡峭。 浪沖刷刀砍斧削般的崖壁,在這一霎

動 强烈的刺激,他突然有一股冒險的 才因趙小蘭那帶了哭音的話語引出 李雲鏑的眼睛發亮了 股冒險的衝

以直穿出北岸麼?」 「老杜!這裏不是有個通心洞, 可

李雲鏑搓着拳頭說。

洞狂濤激浪,很危險哪!」 杜仲謀驚疑地說,他大概猜到李 「對呀!但你想幹甚麼?這個通心

信 雲鏑要幹甚麼,連忙驚慌地提醒他 が放 心吧! 老杜!我有這個 自

駕駛室奔去。 李雲鏑興奮地說,一面疾速地向

上啊!」 「雲鏑!你幹甚麼?李銳他們在艇

緊得作痛 大概也猜着他的用意, 「姐夫」變成親暱的「雲鏑」了。這時她 麼時候開始 趙小蘭又驚又急地喊道。 ,她對李雲鏑的稱呼已從 她的心給他揪 不 知甚

出來,說:「振中、松柏!你倆替我照半請半命令地趕了出來,一面把頭探以阻擋住的。李雲鏑在駕駛室把大副 司令官發着不可違抗的作戰命令。救生衣,快!」他就好像一位戰艦上的全部下裏艙去,用五分鐘時間,穿上 應這個小鬼頭!小蘭,你看着老杜! 但他决定了的事 似乎沒有人可 ,穿上

> 像一柄寒光閃閃的開山巨斧, 南崖偏左的通心洞劈去。 白色遊艇調轉了頭, 片刻間,李雲鏑把舵盤一扭 開山巨斧,猛地向,鑲了銅板的艇首

濤汹湧,船行其上,隨時會有傾覆的壁,上面露出一線藍天,下面水流波狹窄的海流,寬僅四丈,兩面懸崖峭狹窄的海流,寬僅四丈,兩面懸崖峭 危險

生第一次碰上的奇險風光 眼睛却骨碌碌地瞪着, 面 在心裏不停地念起佛經來。 的險境, 躺在艇艙裏的 碌碌地瞪着,不想錯過他平不停地念起佛經來。 但他的不停地念起佛經來。 但他的 仲謀, 望着這前

銀白色的遊艇終於一頭插入洞裏

舵盤,雙眼如利箭般射着前方 脚如鐵柱般緊釘在艇板上 像一個久經風浪的熟練舵手 上那道深深的疤痕因而亦脹得血紅。 這時, 在駕駛室的李雲鏑, ,雙手握着 他的雙 , 臉頰 就好

是震耳的激流撞艇聲。遊艇劇烈的顚之外的陡立峭壁也瞧不清,入耳的盡了,四周突然黑暗下來,幾乎連三丈 屁股也坐不穩。趙小蘭又驚又急,動,內艙裏的人給顚得東搖西擺, 的 艙內,一半却飛上上面的駕駛室去。 心此刻有如給扯開兩半, 遊艇駛入通心洞一半,峽道更窄 一半留在 她 連顛

竭地喊道。 小心……」趙小蘭聲嘶力

「小蘭,算了 ,你喊破了喉嚨,

玩意他也敢幹。南無阿爾也聽不見。眞是的, 仲謀在小蘭身邊叫道。 南無阿彌陀佛……」杜 這天大的危險

樣,只有一四 統赫有名的 。這時,他 拚搏、進擊的力量。 心目中,就像遇上狂風暴浪的船長一進。這時,他彷彿已渾忘了他自己是遊艇在暗黑的峽道、驚濤駭浪中挺遊艇在暗黑的峽道、驚濤駭浪中挺 一東 一巨 浪撞艇、 面艇艙的叫嚷, 在駕駛室內的李雲鏑根本聽不到 。他雙手有如鐵爪 這個 一個極單純的念頭:前進! 撞岩聲也沒令他的眼皮眨 意念是如 甚 永不退縮的那 至連震耳欲襲的 此的强烈! 般鉗着舵盤 股好

日 防夜 防 家賊 難

他在 樓家中。 九龍深水埗福華街那層舊式的唐沈松柏帶着滿肚子的憤恨,回到

是,他的太太不知鑽到那裏去了,家工次的黑白電視機上!更令他生氣的不次的黑白電視機上,有一部小鐵車甚亂七八糟,一些娃娃的玩具亂扔在那個七八糟,一些娃娃的玩具亂扔在那個大人糟,一些娃娃的玩具亂扔在那個推開了那道破舊的木門,撲面 是 至 張 亂 裡連隻鬼影也瞧不見 二次的黑白電視機上!

沈松柏越發上火了,睡房的門在

F 42

裏面關 角錢,雖然是在憤怒中,沈松柏的腦正這隻水杯爛了再買一隻也花不了五大概這老頭子的腦袋也差不多吧!反 袋却依然非常精於計算。 像要找尋一 上了 他 種 可供他 凸 眼珠周 盡情發洩 遭地

碎裂 令沈松柏瞧着便像瞧着杜仲謀的腦袋地摔在地上,玻璃片粉碎紛飛的模樣 「乒乓!」他捏起這隻水杯 一樣,心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快 狠命

的太太李雪梅像旋風般的捲了出來。 立刻, 關着的睡房門推開了 他

來沒人接你,你在外面受了氣,的脾氣,你不用說,我也知道, 找到我頭上來,我哄着冰冰睡了, 來找個受氣袋,但你別打錯了主意, 李雪梅壓抑着怒火出來收拾,這錯了麼?」 「你吃了火葯啦? 我也知道, 一回來就發這大 你回 就 才 回

9 責怪地急急

樂 但今日似乎有點不對勁了! 會像雪人見了陽光 後,當他的太太李雪梅一出聲,他就 了多大的火氣, 人說他怕老婆發威, 換了 解釋:怕老婆的人才會發達哩 平日 摔過他揀擇過的東西 沈松柏就算肚子裏塞 一般的軟下來, , 他居然能引以爲一般的軟下來 , 別

> 事又怎麼 夫在他眼中還不是垃圾堆裏的一塊貝蛋似地給他珍惜着,自己這個堂 ,他想起心裏就冒火 眼中還不是垃圾堆裏的一塊破地給他珍惜着,自己這個堂妹壓樣?眼巴巴的瞪着別人像寶會發達?我攀上姓李的這門親

你麼?他肯拔一根毛,瞧着你是大老闆的堂妹 蹲在這破樓裏。」 你又怎麼樣? 咱 但他 們 也用眼 用不着

布花貓掃開,便一屁股摔台發前,隨手一掃,把蹲在上沈松柏狠狠地咬牙說, 悶氣 躺 他 在面 上面發出的一隻

,她走過去,拾起那隻布花貓,又把 ,她走過去,拾起那隻布花貓,又把 所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你犯不着拿這個來發我的 有親戚情!我跟點或夫的額角, 一位我難道不知道?他眼裏從來就沒 看我成時,一個沒不想跟着 一個沒志氣的 一位我不想跟着一個沒志氣的 一個沒不想跟着 李雪 梅微微 地 沒 作聲

盯着沈松柏。 股少見的熱流燙得更亮 李雪梅說 她火一 **元,目不轉睛地** 一般的眼睛被一

也許是妻子的話裡的份量把沈松

鼓凸的眼珠子却更加飛快地轉着。 另外盤算着甚麼,他安靜下來了,但 柏的火氣壓住了, 「啊!對了,上午有一個姓陳的 又或許是他此刻已

氣, 打電話來,約你明天見面, 我猜是一件緊要事! 李雪梅入房看完睡着的女兒 聽他 , 的 轉 口

她特有的强烈的敏感告訴她的。 出廳來,對沈松柏說,最後二句, 是

人。他沒說叫甚麼名字麼?」 「姓陳的?我記不起有這麼一 「沒有,我聽他的口氣,好像跟你

幹得不開心。 大生意買賣,他還知道你在東方銀 很熟,就沒問他。他說要跟你談一 筆

凝住了 松柏轉動着的鼓凸的眼珠驀地

「明天?甚麼時候?在哪見面?

神神秘秘的,你估量着去不去吧?」 「明天下午八點,在澳門葡京賭場 自然會有人跟你聯絡,他說話

「你說呢?這姓陳的我怎麼也想不

常常是預言而中雪梅一眼,對一 沈松柏也十分佩服 起是誰? 沈松柏有點猶豫地說, 中的大太太 八那種獨特的 他瞟了李 9 9 而 連且

你的參麼?過去看看再說, 賠掉這幾十塊的來回船票 「咱們明擺着是窮酸相,難道還會來標 常怕要苦思大半日才敢拿定的主意: 李雪梅也沒想, 便拿出了這個平

的挫折、打擊,只要看到另一絲哪怕他這個人有個好處,不論遭到多沉重 啄了一口,突然把她按到沙發椅上。 啄木鳥似地往妻子羞紅了的腮上狠狠的眼裡射出縷縷强烈的慾念之光,像 是極微的機會, 沈松柏想了想,忽然高興起來 然後是不 顧一切地去攫取 他也能夠很快地高興 他

的……」是女人軟軟的聲音。 「啐!你?你在算甚麼?大白天

開東方機構,你會怎麼說?」 「嘻嘻,如果我告訴你,我打算離

說你是裙帶丈夫這個氣!哎喲,你幹 瞻前顧後成不了大事,人往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嘛!我就受不了人家老 別這樣……想通了事就去幹

樣懂得捏緊機會麼,嘻嘻……」 「嘻嘻,就一會兒,你不是和我一

*

一座幻影般的建築物。中輛行人突然多了起來,紛紛地撲入神秘、刺激感。在弧形的海旁大道,門這座東方蒙地卡羅賭城更添了幾分 這座東方蒙地卡羅賭城更添了幾分 夜幕已經來臨,幽暗的路燈使澳

掛在建築物半空中的夜光鐘瞥上一眼事重重。他不時下意識地往前面那座珠鼓凸的男子,他低垂着頭,顯得心中,有一個中年身材,戴了眼鏡,眼 鼓凸的男子,他低垂着頭,顯得,有一個中年身材,戴了眼鏡, 在焦急地等待着甚麼。 在這神秘的夜幕籠罩着的夜行人 顯得心 競視,眼

眼珠鼓凸的男子終於走進這座圓

形建築物的地下大堂。

像要滙融在這桌子上的年輕女子,吸 他在一張賭二十一點的桌前停了脚步 老虎機似乎都引不起他的興趣。終於 輪 引了他的目光。 的地周遭轉動着。那一張張的枱子、 盤、百家樂、牌九、大小、吃角子 一個頭髮蓬鬆塗了口紅,連骨頭也 他心不在焉地東張西望,漫無目

汗,活像將上刀山下油鑊的犯人!是如此的艱難,以致手抖顫、額上滲她的眼珠瞪得如牛眼般大,她的動作貼着,再慢慢地由上至下地張開來, 是廿一點!通殺…… 晦氣的廿五點,两翻過去另一張,却是 好!終於有結果了,向着她的一隻紙 手上捏着兩隻紙牌,她把兩張紙牌緊 這女子半蹲在賭桌前的座椅上 却是

地離開了賭桌。 一聲,「啪!」的摔下 「媽的!」這女人咬牙切齒地嚷了 拈着那空癟了的錢包,滿面通紅 十塊五百元的籌

約會,正迅速地跳上了他的腦殼,他心裏想着那個「葡京門口晚上八時」的 瞥一眼腕錶,是晚上七時五十分,他才怪!」他隨後亦離開了這張賭桌。他 裏咕嚕了一句:「蠢蛋!要賭就賭精, 急急忙忙地向大門口走去。 約會,正迅速地跳上了他的腦殼, 不揪準機會才下注,不把人也輸掉了 滿懷心事、眼珠鼓凸的男子在心

才吸引了他目光的那位塗了深口紅的轉身來,他身後站着的,竟然就是剛了一個女子的聲音。沈松柏迅速地擰 是捏在她手上的那兩隻牌,目光灼灼年輕女子。她緊看着他,就好像他也 他剛站了片刻,他的身後便响起

票來的女人!-喏,拿着!到哪個地方 你就可以見到約你到這來的人。」 「別問我叫甚麼,我只是一個送戲

萬千賭徒的身影中去。終於,被驚疑 落在崗頂的戲院走近來。 曲向上的碎石砌成的小路,向一座座 期待交磨着的沈松柏,沿着一條屈

瞧不清楚誰的面孔來。 燈照得雪亮,但四周却很幽暗,誰也 演的節目已經接近開場,舞台上給射 的戲票,走進這座戲院的大堂時, 票,走進這座戲院的大堂時,表當沈松柏持着那張預先有人買好

位衣着艷麗的法國小姐站出來報幕的第二排。他剛坐定,舞台上便有 話替她翻譯出來:「先生們 她說的是法語,但馬上便有人用廣東 歡迎您的光臨,下面表演開始,謝謝 帶位的把他引領到中間一行前面 、女仕們!

一羣年輕漂亮的法國 小姐

這女子遞來一張戲票,便消失在

您的掌聲!」

湧了出來,她們衣着整齊,臉綻迷人 的微笑,向台下的觀衆禮貌地鞠躬

「怎麼樣?沈先生,這些洋女娃

身段還過得去吧?嘿嘿!西歐標準美 人兒哩!」

他座位的,他進場時早就坐在那兒一來得及按捺得住浮蕩的心波,緊靠着得本就不安的心神更加零亂,他還沒得本就不安的心神更加零亂,他還沒 個男子突然發聲說,他的聲音急促而

鼻子。 吸引着跑來觀看這齣戲的眞正主角出 半邊的臉,以及那個特大的 但他的臉却沒有轉過來,只能瞧淸他 場了。他往側邊這位男子瞥了 沈松柏 抖了 他 知道,他被 、聳動的 眼

「你!你是那位陳先生?」

院裏,心情該快活輕鬆一點,我們有 的是時間。瞧,精彩的玩意來了。」 「呵呵!對對!別緊張,這是在 戲

中。 他的眼睛盡往舞台上瞧,神態非常的 輕鬆,彷彿一切都在他的意料掌握之 男子聳動着鼻子若無其事地說,

目的……你最好是說清楚。」 「你到底是甚麼人?約我來有甚麼

笑, 董事局秘書。你知道這個就夠了。」 語氣道:「你急甚麼?我當然會告訴你 我姓陳,名飛翔,是香港金鷹機構 突然轉換了另一種低沉而急促的 大鼻子連續的聳了幾下 哈哈

「爲甚麼要約我來這裡?」

價值的人材,咱們當然不會放過啦。」 「呵!商場如戰場嘛!像你這樣有

也得看你能端出多重的份量。你是「嘿嘿,對你是絕對有好處,不過 方機構地產部的副經理,而且更重

「那你們對我……」

拿出砝碼多重,你的份量在我的天秤 他身邊出入。這就是你的砝碼,你能要的,你是李雲鏑的堂妹夫,能夠在 上就有多重。你明白這個麼?」

地說,但他的大學子即引领那兩條赤裸裸的「美人魚」, 地聳動 [條赤裸裸的「美人魚」, 眨也不眨陳飛翔眼珠緊盯着舞台玻璃缸中 但他的大鼻子却明顯地更急促

凑了過去。 立刻,沈松柏的頭向對方迅速地

嘿嘿!這是標準的美人兒身段啊!」 更要命的是那白雪雪軟綿綿的大腿! 人再交頭接耳一會兒 便分了

呵呵! 一準向飛翔兄你請教請教!

意識到,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已悄起他的本能的慾念衝動,還是他此刻收攏。不知是台上那兩位惹火女郎挑着舞台,但他的雙手却在下面狠命地甚至有點神氣起來。他的眼睛雖然瞪 甚至有點神氣起來。 鬆多了

迷人,在他眼前翻轉着,變得五彩繽開出的支票,花花綠綠的顏色着實的票。這張由偉烈銀行董事約克翰親自 了口氣,眼前下意識地浮起了此刻正然地溜到他的掌心上來!他在心裏噓 彩色烟雲,把他也捲了進去,像颱風張……厚厚的一大叠,彷彿翻滾着的 的戲院裡。 才猛地醒起,他此刻還在這蕩人心魄 向上升,向上升……好一會,沈松柏 境,他感覺到自己像騰雲駕霧般一直 的彩雲恭迎進去。但這好像還沒有止 裁」,點頭彎腰地把他和這團五彩繽紛 大樓的衆多男女職員,口裡喊着「沈總 般旋進一座商業 大樓上去。這座商業

散場便走了出來。 約莫又過了半個鐘點,兩人不待

截了一部的士,一直向一間酒店駛影,陳飛翔的鼻子聳了幾下,然後便 瞧着沈松柏那扭着屁股離去的身

軟軟的沙發椅上,他的手裏捏着一份來時,約克翰正叉開雙腿,躺在一張豪華大套房裡,當陳飛翔匆匆地走進 當日的香港英文報紙。

什麼重視中文價值的鬼名堂…… 「MR.陳!你看,這些人又在嚷着 當陳飛翔打過招呼, 在約克翰面

「約先生的意思是……」

生病求醫的經驗?」

直起來,詭秘地說:「飛翔!你有沒有

一靠,舒服地伸了個懶腰,

突地又挺

約克翰笑笑,他把身子往躺椅上

因為這時他患的是小毛病。但一個人 用你們中國人的俗話說,這叫病急亂 信的處方子,他也會張着嘴吞下去 切地求醫,甚至一些他平日根本不 患了癌症,他就忙亂了,就會不顧 一定會仔細地找一個相熟的好醫生 「嘿嘿!一個人患了傷風感冒,

絕症的病人……」 「這個,約先生的意思是把他弄成

們開出的處方,在他眼裏就是靈丹妙 「嘿嘿!不錯,到了這個時侯,

上。 停住,目光凌厲地落在陳飛翔的 約克翰充滿自信的大笑,但驀地 臉

「你去査一査,在東方銀行購買了

位。」 身上一摔,說。 前坐下時,約克翰把手裹的報紙往他 啦,嘿嘿!鬧得挺歡哩!他們的目 治的地方!」 「哼」了一聲。 擺出來,是要求中文和英語一樣的地 光便移到他的臉上,像錐子般盯着他 沉默。果然, 己在什麼時候該說話,在什麼時候該 「什麼集會啦, 約克翰猛地一捏手指, 僅片刻間,約克翰的目 貼標語啦, 輕蔑地 派傳單

的

成股權。」

五千萬。一億元貸款,大約只佔其三的資料,東方銀行的資產總值是三億

億元,不是一億元!」

「但咱們總不能强逼姓李的多要

億元哪!

陳飛翔的大鼻子急促地聳着,

猶

成!這是說,姓李的貸款額應該是二

「這不行,我要的是六成,不是三

「他們也不看看,這裡是什麼人管

豫地說。

約克翰這位主人的脾性,他也知道自 陳飛翔咧咧嘴,沒作聲。他深知

得叩頭的!他答應以後和咱們合作 而且還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資料。」 極低沉地說:「他怎麼樣?」 「放心!在鈔票面前,蟲兒也會懂

方面麼?」 「噢?是有關那個改革廠子的資金

「對,紡織廠姓徐的工程師開出盤

要三億五千萬港幣。 「嘿嘿!果然夠勁,姓李的答應了

以他實際打算向外面求貸的,大概只打算利用銀行的力量籌集五千萬!所只答應給姓徐的一億九千萬!而且還 麼?」 有一億一千萬左右。」 以他實際打算向外面求貸的, 「聽他的口氣, 姓李的很小心,他

子聳了聳, 写一聳,又補充說:「根據我們掌握陳飛翔急促而低沉地說。 他的鼻

F 44

給我把資料弄回來!」
是重保險的是哪家輪船公司的貨輪。 個,給你半個月的時間,無論如何

他便把身子重新往軟躺椅上 約克翰决然地說 瞟了一眼。他的眼神有一種 說完這句話 靠

陳飛翔知道自己是告辭的時候了

起來,正要說

__

擊,

套房的

突然吞了 即 樣霍地挺起腰來,容光煥發地連聲叫 音飄了進來:「可以進來麼?」 翼了售水. 「丁人」,有一種尖細的、不知是男是女的聲有一種尖細的、不知是男是女的聲下,隨 約克翰一聽,像一個半死的老 一大支最名貴的千年人參

折不扣的男人。「她」站在套房門 而 底是男還是女的,「她」的胸脯聳起兩 如男人;一頭秀髮,塗了口 陳飛翔這號人也分辨不出眼前這人到 道:「你進來!進來! ,仿如女人的乳房,但腰身粗大有 應聲而進的是一個使陳飛翔嚇了 的人物!說是「人物」, 連標準 喉頭却聳起硬結 的 女人也沒這樣的 9 分明是不 因爲就連 紅 口 秀媚 眉細

酒店明擺着衆多手勢頂呱呱的待浴按 狠狠地盯了 陳飛翔迅速地識趣地連忙走了 妖!」他咕嚕了一句 ,偏約先生就迷上這頭怪物!」 老遠, 一眼 水,「這不男不女的怪才回頭往那豪華套房 ,「這花都

望着約克翰微笑…

等候着的高級浴室跑去。 說着,他瞥了一眼手錶, 神彩飛揚地往一個早就有艷麗女郎着,他瞥了一眼手錶,打了個口哨

載他去深水灣游泳,這時他照例是穿梳洗後,吃過早點,便由司機馬六叔來了香港這十幾年中,從沒改變過。 個習 風下雨 地 球 是遇上前段時間那般的掛了八 起 一套緊身的短衣短褲泳衣 早晨六時三十分, 慣,他幾十年來 床,絕不會早半分或慢半分 ,冬涼夏暖,從不間歇, 分或慢半分。這 特別是從上 不管刮 號除事 海

照例把車子預備好,只等李雲鏑下來但司機馬六叔熟知主人的脾氣,依然 車子馬上就可以開出 今早雖然是天陰陰地灑着小雨

像後生一樣,多睡一會不好麽?」照例地嘟嚷着:「看你!這大把年紀了,還太太趙小秋總照例地跟着起床,照例 的姨仔趙小蘭代替了但現在,這一切的P 自己親自動手 現在,這一切的功夫 每當這時候,在過往,李雲鏡的 替丈夫預備好早點 便由李雲鏑

有高血壓,風大浪急的 似乎已下决心阻止這位姐夫的任性 今天早 上趙小蘭嘟嚷得特別厲害 9 又有風, 你就少去

特別是昨晚和 這個把月來, 李雲鏑的心情特別 丁區泉通過電話

> 越來越感到,趙小蘭已逐漸地代的存款,這使他特別興奮。而且知道這頭「高班馬」又替他搶入五 柔 ,李雲鏑望着她的眼神就越來越要。趙小蘭越是嘟嘟嚷嚷地像她姐 她姐姐的地位,在李家她是越來越重 感到,趙小蘭已逐漸地代替了,這使他特別興奮。而且,他 一千萬 溫 姐

麼?」 什麼好吃的,擺點上來吧, 好啦, 我的管家。今早有 是及第粥

喝 家地位,他大可以天天人參燕窩地吃最喜歡的早點,雖然按照他現時的身 微笑着說。及第粥 李雲鏑意味深長地望着趙小蘭 和油炸鬼是李雲鏑

夫的主意,難!難!况且他望着自己說話。因為她知道,要想改變這位姐執着。她破例地勸止了一句,就不再但她不會像她的姐姐趙小秋那樣地固 那 越來越關懷體貼着這位姐夫的身子 得臉紅了 怕與他的眼神接觸。「你去餐室等着 骨銘心的情意深深感動了的少女的心 別。這位充滿同情心,被他對亡妻刻 鏑說。她像燕子般輕盈地掠了出去 走了幾步,她扭過紅了的臉,對李雲 及第粥我做好了,我這就給你端來。」 越發的凌亂了。越是這樣, 含笑的眼神,是這麼地越來越特 趙小蘭歎了口氣 9 搖着頭走了出去 她給李雲鎬望 1。她雖然 她就越

,他緊盯着趙小蘭的背影, 李雲鏑的心不由自主地跳了 直到她在

廳來,逕直向餐櫃側邊的電話機走他突然醒起一件事,又迅速地走出大他突然醒起一件事,又迅速地走出大他興奮的舒展一下腰身,便走落樓來樓梯口處消失了,才把目光收回來。 去

再拿到一下時到銀行 還有 少 八千萬就足夠了 動用的流動金, 用的流動金,那咱們只需向外借貸拿到一千萬,加上咱們現有的可以到銀行來。對!如果區泉他這方面出來?這些你統計一下,十點我準有,銀行方面的流動金極量能拿多計一下存款部新增加的存款總數。計一下複數。

李雲鏑擱下電話,向趙小蘭走過去 時 趙小蘭已端着早點走進大廳來。李雲鏑捏着電話,興奮地說。這

來, 麼?你吩咐厨房預備一下就行了唄 給一盤我拿着。」 「看你,左一盤右一盤的 ,不辛苦

鬼,向餐室走去。 「姐姐說,你喜歡吃這個! 李雲鏑接過趙小蘭手上的一盤油 ·還要多

炸

胡亂煮出來,我不放心 放點葱、芫茜香料 臉紅紅地說着。她的額上被及第粥 趙小蘭燕子般輕盈地 。厨房的人還不是 移動着脚步

做就行了唄 的熱氣蒸出點點的汗珠 「你太辛苦了! 改天你去吩咐厨房

爲……」 我喜歡做我喜歡做的事。因

走去。向側面 通往頂樓總裁辦公室的電梯口

鼓舞着, 因而泛出閃亮的紅光 ·禁微笑一下 《山送來的一 》公室時,一 眼便瞥見會

的沒什麼感情哩。」

長大了,他們跟你這個

當父親

「怎麼?你可是想得比你阿姐更週

一起吃飯,不然

老是現在這樣各吃 該和小銳他們坐在

「雲鏑!我說你

, 咖到

明奶茶, 囉。

但這些娃娃

中餐西餐的弄得亂七八些娃娃,什麼奶油麵包

糟

粥加油炸鬼。」

我就不習慣,

我還是喜歡這個及第

便把車門打開了

時二十分,

司

,他知道主人不遲可機馬六叔一看錶

雲鏑這時正向花園大道這邊走過

在這個時候便會出來。

果然

手把一

心的把一條油炸鬼切成碎條碗及第粥擺在李雲鏑面前,

放

到粥裏

,攪勻着。

過去

急促地說:「阿姐不在了,

蘭羞澀地

頓

望你感到她還在這個家-

說着,

他們已走到餐室

趙 ,又親

小

趕來的杜仲謀的到 李雲鏑被這種興奮的 連因接了 個緊急電報, 心情陶醉 匆 匆 着

雲鏑照例地吩咐說

早晨

到深水灣!」李

在深海中

,李雲鏑游得很慢

很

眞要命ー I的慢郎中勁兒竟不知跑到那 杜仲謀氣喘吁吁的滿頭大汗 :這事在眼下發生 往兒,

李雲鏑驚歎地說 說,一面迅速地按,慌裡慌張的。」 接

> 的臉皮一下子又變得鐵靑色。 變得蒼白,他「騰」的跳了起來,了電報,一看之下,他的臉條的 他的臉條的 蒼白 下

實了麼?你說呀,老杜! 這個時候發生!但這事你親自査證事 「豈有此理!早不來遲不來, 偏在

的話,保險費將達八千萬元!」他的人壽、貨物保險……全部要賠償是船舶保險費就達五千萬元!還有其船啊!它是在咱們銀行投的保險,光 他的人壽、貨物保險……全部要賠償人員全部罹難。這是二萬七千噸位的人員全部罹難。這是二萬七千噸位的人員全部罹難。這是二萬七千噸位的

什麼?」 「是什麼時候沉沒? 出事的原因是

像寒冰一般的僵冷,令人有僵硬地瞪着杜仲謀來說。他完,片刻間,又猛地跳了却完,性难以不知。 擊着疾跳 辦公椅上 人有窒息的感 他的語氣好 跳的太陽

盡快計算保險費的口風,最遲明天下查。剛才宏達方面的老孟就流露了要昭達和宏達輪船公司已火速前去調十五日的事。出事原因,暫時未明,中,在直布羅陀就出事了。是五月二 昭達和宏達輪船公司已火速前去調十五日的事。出事原因,暫時未明,中,在直布羅陀就出事了。是五月二中,在直 清單就會送上銀行來啦。 杜仲謀忙亂地點了點頭, 宏達輪船公司方面的追討保險費 ,回航途 天下要調

就急着討保險費? 「出事原因未明 宏達方面憑什麼

> 款 RISKS『全險』,是保險類的最高條 承保方面賠償。」 0 除了戰爭, 宏達 的 飛 其他任何損失也得由 龍 號投的是 ALL

又萬般無奈地硬着頭皮說。

杜仲謀嘘了口氣,

極不情願,

賠定了麼? 「這麼說,這八千萬保險費咱們是

奈地攤了攤手掌。 意識地嚷了一句。 李雲鏑咬緊牙關, 杜仲謀點點頭, 木無表情地下 無

就給該死的飛龍號沉掉了。哈哈! 我千辛萬苦才弄到八千萬, 「嘿嘿!天下事難道就這樣凑合! 這一 下子

膜般地難受。 聲飄入杜仲謀耳中, 膛劇烈地起伏 李雲鏑咬牙切齒地嚷着, • 突然笑了 有如尖針刺着耳 起來, (他的胸

雲鏑突然又霍地挺起身子來,,突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良 這宗該死的事件一樣 錐子般盯着杜仲謀, 個二百方英尺內的總裁辦公室 彷彿杜仲謀就是 良久, 眼光像 李

手脚吧?老杜 「你不覺得這事來得太突然麼?偏 不是有人在暗中做了

道 要等 昭 達 回 來才

「昭達什麼時候出發的

船公司方面的人一道,跑到海事署一趟, 「是今天上午十點, 道趕去啓德機 道趕去啓德機場。 ,他就馬上和宏達 我一接到電報

F 46

銀行已開始營業。兩個多鐘頭了

眼營業大廳

中排在

步 在 存

當李雲鏑返抵東方銀行總部時 毫不鬆懈,一直到達目標爲止。

很笨拙

但極有規律,

他似乎決

他自創的游泳姿勢,

他的 雙手

作

心顏

他的頭衝着水面

撥水 動

這

款窗前的人龍,洪雲鏑滿意地瞥了問

算計十天後他才可能有消息回來。」

是一個沉重打擊哪,目前唯一的辦法起這筆保險費,他馬上就會翻臉不認起這筆保險費,他馬上就會翻臉不認起這筆保險費,他馬上就會翻臉不認 昭達, 間……我馬上去找老孟,當面說請楚方週旋,暫時把保險費拖住一段時,是盡快查明出事原因,才能夠與對 來。 間……我馬上去找老孟,當面說請 (。原因未明,咱們憑什麼與宏達老1達,限他五天之內把詳細情形打回1十天,太遲了!你馬上打電報給 先穩住他這頭再說。」

李雲鏑快速地跑了出去

現承保的保險費,而最後一條,老孟須按照保險賠償條款,在二十天內兌銀行呈交追討保險費淸單;但十天後銀行呈交追討保險費淸單;但十天後銀行呈交追討保險費淸單;但十天後銀行工。 與所,大內,宏達船務公司不對東方 是死活也不肯通融。

兜頭挨了 在會計部辦公室裡銀行去,幸好會計 記不準此刻是銀行關門的下午五點了 但 但也有點迷迷糊糊地亂了方寸。他頭挨了一棒的人,雖不致當場昏厥心裡駡了幾聲「老滑頭」,他像一個和老孟分手後,李雲鏑氣恨恨地 一叠連聲地催司機馬六叔把車開回 幸好會計部主任楊潔山還呆 ,便給李雲鏑扯了

上總裁辦公室去

令他居感心境 的心總算穩了 的流動現金額 的全盤計劃打散了 料偏偏碰上了這一記重棒,是決定放到改革廠子的事業 到 即出來的,但即現金額,八八 和楊潔山 上八點 1,八千萬的保险了一點。 按現下車 八千萬的保險費是可點。按現下東方銀行 正是由 道核算的結果, 李雲鏑從東方銀行 爲這筆流 於這樣, 把他原來是上去,不 他

金魚缸前。巨大的疲倦地在一張沙路 面 李銳、 李雲鏑帶着這複雜的 那些名貴的金魚在水草叢中 小蘭也不知去了何處。李雲,客廳中的光線調得很暗, 李文這· 巨大的橢圓形的金魚缸 , 踱到客廳側面那少發上躺了下來。 小兄弟倆不 一魚在水草叢中游帽圓形的金魚缸裡 到客廳側面那座大上躺了下來,但驀 上躺了下來,但驀 心情返回家 知躱 連 到

金魚。 等等。 令人目不暇給,有體型像一個「文」字白色、五花透明的。品種方面,更是 色 嘿,這不像那條該死的『飛龍號』輪 突然打了個旋,便沉到水底裡……「嘿 「蛋球」、「盧球」、「小泡眼」、「丹鳳」 如燈籠橫掛的「龍種」,的「鵝頭」、「珍珠鱗」, 麼?」李雲鏑在心頭狠狠地咕嚕了 、紫色 這些名貴的金魚種,有紅 它在水面橫衝直撞地游弋着, 這裡特別引起李雲鏑注意的是 眼突出、體型特別大的「龍種」 藍色、古銅色、墨色、銀 有體態渾圓的 有兩眼突出 色、橙

> 不的, 咬你一口……這些幻覺,使李雲鏑不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撲出來惡狠狠地 就好像一個幽深的鬼洞 句。他平時不大察覺,但這時他突地 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覺得這客廳的燈光是調得太陰暗了 ,是點點閃着綠光的尖厲的眼珠 四周窺伺着

燈也不放亮像個鬼洞。」 「來人, 都跑到那兒去啦? 幽暗的

自己的心神是按捺不住地浮蕩了。 此尖厲,就連李雲鏑自己也感覺着, 李雲鏑暴躁地喊道 , 這聲音是如

不對勁。 客廳中, 進來, 這時, 廳中的光線馬上給調亮了。在雪亮的 立刻, 她一看他的臉色,便知道有點 他的小姨趙小蘭也輕盈地踱了 李雲鏑才覺着好過了一點 便有管家的跑了進來, 客

洗一個澡,會好過一點的。」趙小蘭極啦?我已經吩咐給你準備了熱水,去 輕柔體貼地說。 「雲鏑,又碰上什麼不如意的事

說 煩你了 小蘭。」李雲鏑心神不定地 我想靜一靜, 你去睡吧, 麻

勇氣, 一個人哪……這樣,她就立刻鼓足了聽見姐姐的幽怨的聲音:我不放心他 個 調 作聲, 人靜下 她就覺得心裡不自然。每當她一 趙小蘭怔怔地站了 腦子裡拚命地搜索着她能記得 每當碰上李雲鏑這副客氣的 來的時候,她的耳邊總好像 ,一會兒 再沒 語

> 依心起然地的 就不由自主地跑掉了大半,禮貌而客氣的語氣,她鼓足 地期望 然存 趙小蘭這如幻景般少女 姐姐在世時所做的一 在 0 但是, 由於她 氣,她鼓足了的勇氣,她一聽到李雲鏑這她,他能感覺到姐姐 變得不知 切。她滿 的 情懷

死 突然响了起來的電話鈴聲也渾然不 短短的十天期限,那被打散了的 子裡兜來兜去的,盡是那沉沒了的該此刻的李雲鏑根本感覺不到。在他腦 擴展企業的宏偉大計……甚至連這時 的「飛龍號」,那八千萬保險金, 他的 那

「雲鏑,是你的電話 趙小蘭走了過去,抄起電話筒。 ° ∟

就說我不在。」 「誰打來的?問一問 ,沒什麼事

事哩。」 「你的堂妹夫沈松柏,他說有要緊

煩!.」 「是他,這個時候還來找什麼麻

睛霍的一亮 勉强地走過來, 像天際間突然劃過的閃電,他的眼 李雲鏑咕嚕了 接過話筒。僅片刻間 一句 ,極不情願地

上趕來。」 對方肯以低息借貸……那好吧,你馬 數目,可不是二千萬, 「是這麼樣麼?這可是二億元的大 你沒聽錯吧?

便往書房那面迅速地走去,一面扭過 李雲鏑擱了電話,沉吟了片刻

我心中有個數暗在困難時期,心險費的事,你 有個數嘛。」 時彼一 期,誰在這個時候出了力,,你大槪也知道了,公司正時彼一時嘛,飛龍號沉沒保

他到書房裡來。」頭來,說:「小蘭,你

待會松柏他來

李雲鏑的書房

息貸款二億元 ·鋒一轉:「陳秘書說偉烈 雲鏑安撫似地解釋了幾 他沒說要什 麼條件 麼條

仔細地瞧清楚他肚子裡的氣的偉烈銀行董事局的時 李 瞧清楚他肚子裡的五臟六腑 陳放 書 這個 他要 松 空

着請他坐下,你今到吧,你今

便坐

上

柏不禁感到了寒意,事實上,雖然對柏不禁感到了寒意,事實上,雖然對拍為不能判斷出這是什麼。不然,他根本不能判斷出這是什麼。不然,個多月前在澳門的一幕……他用李雲鏑打算投入改革紡織廠的資金數字換藥那張花花綠綠的、由偉烈銀行執行整事情會這樣巧合地凑到一處? 信款,而且是優厚的低息貸款。最後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元的賠償額,這麼着一串聯起來,沈松柏從骨子裡確認,這裡面隱隱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種配一事聯起來,沈松柏從骨子裡確認,這麼着一串聯起來,沈松柏從骨子裡確認,這麼着一串聯起來,就後是是這輪船沉沒引出來的保險費八千萬是這種配一定潛伏 李雲鏑這大舅兄的目光 沈 松

東方機構,也輪不到我這個小小的地談起這些,我怎麼敢亂說,再說,在立刻便負氣地回答說:「你從來沒跟我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迅速地一轉

陳秘書相熟,以前怎麼沒聽你說沈松柏說:「你說,你跟偉烈董事局

他又微笑了

便直截了當地 切似乎渾然不

起的問

覺

他又微笑了一下,但

掙扎 解釋道 枯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一隻過了河的卒子,盤算的結果,他突然 縷縷僵冷的絲線罩住,任他怎樣拚 0 豁出去吧。」沈松柏在心內替自己 ,再 也無法脫身出來了。這麼着 他突然覺得自己已經是 再也不能回 一將功成萬骨也不能回頭,

保證的抵押,那利息方面特別優惠。高低,要看抵押品而定,如果是可麼。但聽陳秘書的口風,貸款利息 「沒什麼特別的 要看抵押品而定,如果是可靠聽陳秘書的口風,貸款利息的 我也感覺不着什

,爲了表示他的熱心,特地補充了一蕩的心神,若無其事地鎭靜地回答說 利率可要低厘半,二億元 優惠的利率是九厘,這比現下普通的 句 一百多萬,這對咱們是明擺着有利。」 爲了表示他的熱心,特地補充了 :「雲鏑兄 松柏 在 一霎間居然能控制住浮 聽說偉烈放給老客戶最 一個月就是

鍵的 細 覺起來 裡頭莫不是弄玄虛吧?這疑心使他警 他這麼自負果斷的 帶來的這個突然的信息,一時間, 決斷, 李雲鏑久久沒有作聲, 這件事萬萬不能輕率地下 2件事萬萬不能輕率地下判他決定:在未查淸對方的底 他突然地跳出疑心來: 人亦難下這麼個關 對沈松柏 連 這

那處去, 我感謝他的好意 當面談談。」 松柏 你回去跟陳秘 改天我到偉烈

上給喊了起來。 沈松柏前脚剛走 李雲鏑就 响了

> 地趕來了,他還未坐穩,便氣喘吁吁 塊漢堡包時,杜仲謀顯着屁股, 地說:「昭達有電報回來了。」 鏑連午飯也沒吃,啃着侍者送來的兩 總裁辦公室呆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李雲 第三天的中午時分 在東方銀行 匆匆

抽了出來,焦急地說:「他怎麼說?不李雲鏑往嘴裡塞着的漢堡包立刻 要是情况未明吧?」

助。 海事處核實了 的,這件事,經直布羅陀英國方面的 這多虧譚昭達在西班牙方面朋友的協 飛龍號是 飛龍號出事原因已查明了 機艙起火引起爆炸沉沒 L.

囉? 「這麼說, 出事原因是自然因素

償。」 事的保險費, 「對呀 問題就在這,自然原因失 咱們得無條件按章賠

「這消息宏達方面也接到了麼?」

不預作打算啊,雲鏑。」 地呈上保險費清單。 月上旬,老孟這老滑頭就 會傳到香港來, 最遲三至五天 的朋友與直布羅陀英國海事處的 「我想還沒有, 昭達的消息比他們快了一步 ,宏達方面消息也 所以我估計最遲在七 昭達在西班牙方面 這個 9 會迫不及待 咱們不能 一定 人 但 相

擲在字紙簍裡 吃的漢堡包也不想吃了, 看 ,連手捏着的那塊他最喜歡當午飯 李雲鏑沒說話,但他的臉色極難 啪的 下

敲掉。

他托了托眼鏡

還是暫時放棄改革廠子

個他認爲是最穩妥的

應付

辦法。

慢吞吞

杜仲謀的腦袋在打着轉

三國演義之十三

白馬坡(一)

徐正·編繪

************************************** 况袁绍屯兵官渡,常想 表取許都,如我东征刘备, 他必求故于紹。袁軍来虚 而来,怎么对什呢?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二零零年)正月董承謀殺曹 操的事被人告發。曹操殺了董承、王子服等人後,打 算進一步除掉馬騰和劉備。程昱認爲:馬騰屯軍西凉 未可輕取。劉備駐守徐州、下邳、小浦也不能輕敵



5 劉備在徐州,探得曹操殺了董承等人,又分兵五 路,大學來攻,不禁大吃一驚,急找孫乾等計議。他 「形勢非常危急,看來只有向袁紹求救了。」



曹操同意他對付馬騰的主張,但不肯放過劉備 他說:「劉備是個英雄,現在如果不去攻打他,將來 羽毛豐滿了,更難下手。袁紹雖强,但遇事猶豫不定 ,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6 他立即寫了一封信,派孫乾送到河北去,請袁紹 設法援救



,郭嘉從外面進來,曹操又徵求他的意見 郭嘉說:「袁紹性情遲疑,他的謀士又互相猜忌, 並不可怕。劉備部下多是新兵,軍心不齊。丞相如果 東征,管保一戰成功。」

是不是有 着下了這 半是瞧準 |業貸款不感 但眼下 積壓的苦處 是自 些半死 方面 信息 」李雲鏑在轉椅上迅速地旋了 找苦 謀猶豫的 我李某 只有辦銀行 的「銀根充 放貨 然是急於爲 使他原 興 但到 億元可不 裕 的 廠子的老的資金找

現金已累積到 偉烈方面眼下 朋友摸過底 慢吞吞地但却 億元 光是支付 的流

這筆積壓的資金尋找出路囉 悟了 大把鈔票又不 杜仲謀話中的含意 嘿嘿, 這麼說, 他們 就截

向偉烈董事局方面說說

明天你

二億元貸款

果要退,就等於讓它關門大吉。」

「這筆資金加上眼下的保險費,

拉斷到說

咱們就非得向外求貸

億九

千萬元以

但別的

翘

個計劃

不

他們

就

說,

的

償還能力就令

擔心

老杜

點的

頭頭

力

方面 織廠

生產潛力 我絕對不

以及如 巨 擔

何 現在

?把這種

巨

挖出

擴充改革後, 可以提高二倍半

按計

效率

但 且

在

香

東南亞地

成半以

他要拿什麼來作人 是對方突然提賣款。頂多一年也,老杜,憑這個我們 是對方突然提

構相

那

的東

,是方數道爲找却

還能力

在這件事上

賠出保險費,

共是二億七千萬哪,

就是說

如果要

這

什麼話?

紡織廠眼下是生死關頭

如

醒

一脚似地氣虎虎地叫道:「老杜

聽便跳了

像被

決定和他們斟盤,問 等老孟這傢伙追上問 爲 李雲鏑傲然地在心裡道 門來,

你就把我的意 就把我的意 老杜 不然

這才是企業家的氣

他已下狠心要吃掉那二億貸款的李雲鏑毅然決然地對杜仲謀說

的香餌釣金鰲, 變風雲」便知分曉 香餌釣金鰲,請留意本故事之:「幻及約克翰如何使李雲鏑引入他安排 知道李雲謫是否渡過這個難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大尋鏑



每本港幣 \$ 17.00

張克探長爲接連發生的三宗命案 大傷腦筋·三死者被殺手法雖不同 ,但均體魄强壯,且手臂上均有紅 印——似老鼠咬過的牙印……



黄雀——西門丁著

唐斐和宋遠這兩個殺手如螳 螂,專替他倆的師父黃雀賣命 去殺人,但最後一個目標是他 倆的救命恩人……

每本港幣 \$ 1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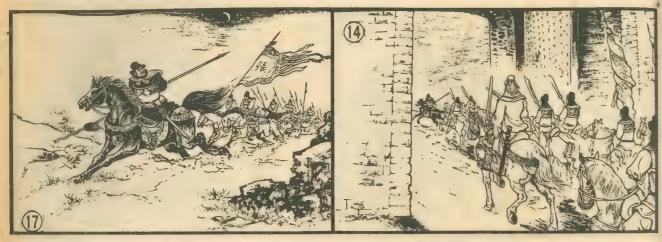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 超級市場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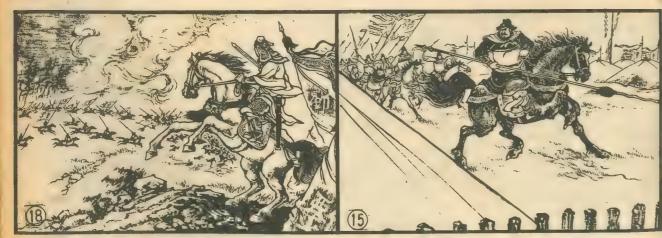
16 張飛急忙退出寨外,只見正東張遼、正西許褚 、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 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一齊殺來。

13 張飛獻計道:「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今夜便去劫寨,可獲全勝。」



17 張飛左衝右突,前遮後擋。他的部下多是曹操手下舊軍,都投降過去。張飛殺開一條血路,只有幾十個騎兵跟着。想去小沛,去路已斷,要去徐州,又怕曹軍攔截,只得往芒碭山而去。

14 當夜,劉備與張飛分兵兩路,悄悄向曹營出發



18 再說劉備一路正待撲入曹營,忽聽得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斷了劉軍一半人馬。

15 張飛領輕騎在前,衝進曹營,但見零零落落, 並沒有多少人馬。忽然間,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震天 。原來,曹操估計到劉備會有此着,事先設了埋伏。



10 孫乾急了,苦苦央告,說劉備兵微將寡,怎能 與曹操五路兵馬對敵,徐州早晚就要不保。如果曹操 得了徐州,正是如虎添翼,以後將更難收拾了!袁紹 有點不耐煩,勉强說了幾句話,退入後堂去了。

7 孫乾來到河北,先去見了袁紹的謀士田豐,把情 形說了一番,請他引見袁紹。



11 田豐也不好再說, 悶悶地陪着孫乾來到門外, 不禁頓足長嘆起來。

8 田豐答應了,領孫乾來見袁紹,呈上書信。袁紹 看了信,沒精打采地說:「我將要死了,還有什麼心 思管人家的閑事?」田豐大驚。



12 孫乾見袁紹不肯發兵,只得連夜趕回小沛,向 劉備報告情况。劉備急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9 田豐再三勸道:「乘這時曹操東征,許都空虛, 主公可速發兵攻下許都。旣可救劉備,更可消滅勁敵。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袁紹愁苦着臉只是搖頭。



28 第二天,曹將夏侯惇帶了人馬在城外挑戰。關 羽因保護着兩個嫂嫂,捺住性子,不肯出戰。

25 謀士程昱道:「關羽性子剛强,很講義氣,决不 肯隨便歸降。必須使他進退無路,再去說他,才有用 處。」他獻上了一條計策。曹操聽了,連連點頭。



29 誰知曹軍在城外百般辱駡,激怒了關羽,便領了三千兵士,提刀上馬,奔馳出城。



26 當下,曹操就把在徐州、小沛俘虏來的兵士找來,許了重賞,叫他們仍到下邳去投關羽,埋伏在城 裏做內應。



30 夏侯惇接戰關羽,戰了數合,撥馬便走。關羽哪裏肯捨,飛馬追了過去。夏侯惇走一陣,打一陣, 一直把關羽誘出離城二十餘里。

27 兵士們到了下邳,在城外叫門。守城將官一看,認得是徐州的舊兵,也不疑心,就把他們放進城來



22 孫乾等守不住,棄城走了。



19 劉備知道中計,慌忙突圍退走。曹軍漫山遍野地趕來。劉備帶了三十餘騎,奔近小沛,望見城中火起。



23 曹操到了徐州,便與衆謀士商議繼續進兵。荀彧道:「關羽保護劉備的家眷,死守下邳,必須趕快攻取。」曹操道:「關羽武藝出衆,令人心愛,要設法說他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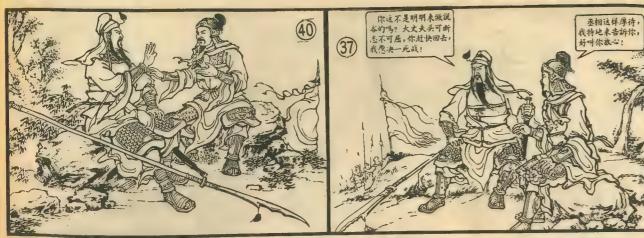


20 他棄了小沛,想往徐州去,可是四下裡只聽得 曹軍喊殺的聲音。劉備無路可走,只得帶了殘軍,走 小路往靑州投袁紹去了。



24 謀士郭嘉恐怕關羽不肯投降,反害了說客的性命。曹操聽了,也猶豫起來。大將張遼道:「小將與關羽有一面之交,願去說他來投降。」

21 再說曹操用伏兵殺散劉備、張飛兩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來攻徐州。



40 關羽沉吟了半天,提出三件大事:一、只降漢朝,不降曹操;二、把劉備的俸禄贍養他的家眷;三、一旦知道劉備的下落,就要出去尋他。張遼一聽,連連答應。

37 張遼翻身下馬,與關羽見了禮,不等關羽問他,就把曹操攻破下邳,下令保護劉備家眷的事說了出來。



41 張遼回見曹操,就把關羽提出的三件事說出來。曹操聽了「降漢」不降「曹」,不由撫掌大笑。

38 張遼聽了,大笑着說:「你這話不怕被天下人取 笑麼?」關羽疑惑不解,問道:「我為忠義而死,為什 麼要笑?」



42 第二件事也容易辦到,只有第三件,曹操却躊躇不决。經張遼解釋後,曹操也答應了。 (待續)

39 張遼道:「你和劉使君桃園結義,要同生共死。 劉使君還要做一番事業,决不願意你今天戰死。而且 他把家眷托付給你,你死了叫誰照顧?」



34 突然遠處火光冲天,關羽驚疑不定,仔細察看 ,這起火的地方正是下邳。

31 關羽猛的醒悟過來,怕下邳被曹兵乘虛奪去, 急忙回馬。走不多遠,只聽得一聲炮响,左有徐晃, 右有許褚,兩隊曹軍攔住去路。



35 他掛念着下邳城中劉備的家眷,幾次衝下山來,都被亂箭射回。



32 關羽記掛着下邳,也不打話,舞刀就殺過來,徐晃、許褚連忙迎戰。這時,夏侯惇又回頭殺來。



36 天亮時候,忽見一人騎馬跑上山來。關羽認得 是張遼,料他前來說降,就迎了上去。

33 看看天色將晚,關羽殺不出重圍,只得退到一座土山上來休息。夏侯惇也不攻打,只叫兵士們把土山團團圍住。

在唇角邊上掛上一抹微笑。 一聲,似乎嘆息他的孤寂 少年人抬眼打量一下四野, 、落寞地 輕喟

乎?抑或是冷酷?似都不像,又好似 感觸,是堅毅,是孤寂?是漫不在這微笑使人看來,有種說不出的

之上,遙遙的舖向矗立的洛陽古城 朧中望去,恰似一條玉帶伸展在月夜下,古道筆直的延伸, 在

「得鈴鈴,得鈴鈴……」 「得鈴鈴,得鈴鈴……」

自少年背後傳來,聲音越來越清 一陣蹄聲混合着鈴聲, 隨着微風

緩緩的轉過頭去! 少年人面上微露詫異, 但却甚是

馬正奔馳而來! 只見來路眼光盡處, 二匹高頭駿

映入少年眼簾中-塵土風揚中, 來騎已踏馳月影

足而凝目望去! 馬上兩個勁裝魁偉大漢, 少年人身形一閃, 閃向路旁, 佇 滿面風

,馬口噴霧,似是趕了不少路途。 急驟的蹄聲,擦身掠過少年身邊 大環眼漢子,在有意無意中

,的 反而四顧流盼,盡情的欣賞着夜移動身子,對天色入夜似毫無所動 反而四顧流盼, 雙騎遠去,少年亦依然不徐不疾 少年一眼,疾馳而去-盡情的欣賞着

中。 陣喝道的雄渾聲音,自微風中 傳入少年人耳

中 微笑更濃了, 人脚步更慢了 尚未見任何影踪 回顧一眼後, 濃濃夜色 ,搖搖頭, 咀角上那一抹 少年

莊的所在 一簇簇的燈光, 前面黑漆漆的一片 雲遮月娘,大地突然黑暗,遠處 明滅中告訴少年人村

微笑的細紋,他知道, 少年人望着那兒, ,咀角翹起了那八,沒有燈光閃 那是一片延綿

使暗夜增添了威勢, 那黑漆漆的一片, 替原野添了陰 在雲遮月影下

暗夜中 得的馬蹄聲、挾雜着嘈雜的人聲, 送入了少年 雄渾的喝聲、車輪的轆轆聲 隨着距離的拉近 人的耳中 ,已清晰的 在

少年人回頭看看,蠕蠕而動的

人聲隨風傳來,更淸晰了

自雜沓中傳出 「伙計們,洛陽高昇店的二鍋頭在 快點啊!」一口京片子清脆的 ,敢情天黑,他們正急

「丘三爺 小蜜桃可也等着

引起了一陣哄笑! 另一粗獷的、雄勁的聲音落後

行程的疾勁,消除了旅途中的疲勞。 嘻嘻哈哈聲笑鬧着,却更加速了 少年人也忍俊不住,暗中也在

近了,少年人與身後的人接近

也停下了,車聲也停下了 倏然,少年人停下了脚步, 人羣與前面的樹林也近了 人聲

出了一盞、兩盞、三盞……八盞氣死 在嘶聲長嘯,聲傳四野! 只有那些被突然急停勒嚼的馬兒 前面那座黑壓壓的樹林中, 突現

風燈。 中央,看來是這一行車馬的首領! 少年人英挺的身影,矗立在大道

出的無比惱意。 臉上,却掠過一層,難得留意才看得 襟,看來逸然瀟洒,但在他英挺的俊 燈影下,微風吹起了少年人的衣

好靜,靜得落針可聞,馬兒嘶叫

個人開口 好怪 ,一點聲音也沒有, 沒有

了狼嚎似的說話聲。 一排燈之後,終於又沉寂, 傳出

「你可是威武鏢局的鏢頭?」

個梟叫的聲音。 「嘿!老大,你看他像嗎?」另一 ,嘯聲高吭尖銳,迴繞於山谷中

狼嚎似的聲音。 「請鐵威揚大鏢頭講話!」又是那

「鐵威揚有甚麼了不起,傳一聲不

就得了嗎?」梟叫的聲音又接了腔。 「小子聽着,你們威武鏢局的鏢

幫幫主大禮,人可以轉回去了!」 我們黃河幫收下了,謝謝你們送給本

狼嚎的聲音過後,少年人身後傳 兩條身影倏的自馬上飄落,即將 冷哼憤怒聲。

越過少年人! 可是兩條身影抬起的脚步放不下

詫異的面容。 、跨不出去了,臉上看得出,滿臉

少年人的背影,廢然退後,木立不語 冷冷的看着前面! 兩人互望一眼,突地望了望身前

<u>口</u>了 「你可是跟少爺講話?」少年 ,聲音冷得如同冰凌嚴霜。 人開

「不是跟你……難道是……」

話? 人已冷冷的接口道:「你知是和誰說 未等那狼嚎的憤怒聲音說完 少

「和誰說話? 他媽的 滚

「你先滚給少爺看看!」 皇叫般的聲音憤怒的斥叱。

間右首的一個人。 如利劍似的湛湛神光,射向燈影後中 的威嚴憤怒,俊目中同時射出了一道 少年人冷冷的語聲,透出了 無比

燈影後那中間的老人突然撒手掉 突然地,怪事陡生-

王屋山 一陣連串的震天動地响聲,起自 、本是沉寂、安寧的「翠翠谷」

轟隆!轟隆!轟隆隆-

「沒活口?」 「淸過了!

毛似的雪濤 爆炸聲與那自天而降的汹湧白 混合翻滚後, 飄

似風的疾向山谷林蔭深處遁走。

於是,八條身影一個接着一

個

雪又爲大地增加厚度!

白斑斑的花袍! 銀白的大地, 頓時披上了一件黑

反射激盪着整座山谷。 爆炸聲更挾着風勁,狂急銳嘯, 山谷正在爆炸場內, 泛光黑灰飛

風雪搖曳、擴散、擴散……

夕陽映照,大地顯出一片鵝黃嫩

一簇簇的斷垣,一縷縷的淡烟,

隨着

一堆堆的頹瓦,

一處處的餘燼

風也凑熱鬧似的,疾勁的四起!

飛灰中 ,夾雜着人的凄厲呼聲

隱隱自迴响中穿隙,傳遍整個山野。 雪,漸漸停了

風,慢慢的轉弱!

烟蔓草,

亦變作錦綉天堂!

大自然的景色,在殘陽霞光下

·的荒

夜幕未垂,

蒼穹呈現出姹紫嫣紅

自裊裊飛揚外,其餘的已漸歸寂靜! 爆炸場中,除了一簇簇的烟硝猶 一聲銳嘯起自爆炸場附近的樹林

落牽牛荷鋤暮歸的農夫羣中,

晚霞映射下的洛陽古道上,

在散

個衣 修目

穿梭般的在灰燼頹垣敗瓦中騰躍! 場周圍隱蔽的角落,湧進爆炸場中 嘯聲突停,迴响猶遙遙傳出。 嘯聲乍起, 即見一條 一共八條身影,瞬息間自爆炸 、二條、

孤零零的突出。

殘陽落山

,淡淡月光自東邊照射

踽踽而行向洛陽古城!

這暮歸途中,

只有這少年

人顯得

如芒的英俊挺拔青年,正映着夕陽 着樸素、玉面朱唇、長眉斜飛、

與雪地同色的白身影的行踪。 若非那斑斑黑點,誰也看不出那 集向一起,隨着轉弱的風聲, ,身影都從爆炸場中迅速的

隱約傳來了低沉的問答聲:「都淸過

的天倫之樂!

兒童們的笑聲,使獨行少年也有

孤寂身形,形單隻影

與世無爭的家,正享受着純樸溫馨辛勞的農夫們,回到他們溫暖的

大地,灰濛濛的,更襯現出少年人的

F 58

厲如子規夜啼的嘶吼 倒地翻滚, 咀中更不住的發出凄

夜空中,這種叫聲使人聽來毛骨

年人冷冷的語聲,清晰的傳入全場人 的人均手足無措、張惶失措 「滚得不錯,就是叫得難聽!」少 突然的變化驚震全場。燈後所有

倏然而停,凄哼之聲亦同時消止 少年人聲停。 翻滚的身形也隨着

是……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 向少年人,口吃的道:「你……你拾起丢在地上的風燈,一手顫抖地指 疲倦地自地上爬起, 驚悸的 一手

一語驚全場,雙方都驚顫的望向

四週情况 少年人瀟洒的 ,僅是冷冷的哼了一 從容的掃視一 聲。 眼

你可要知道, 閣下插手今晚之事 鏢局的人業已看淸楚乃是中間左首狼嚎般的聲音突然又响起來,威 黄河幫可不比昔日的五大門派, , 只聽他道:「不管你是甚麼人

就不配成幫立派,一羣敗類!」 少年人語氣不屑的道:「黃河幫本

看小我黃河幫羣雄?不怕風大閃了舌 「嘿嘿!是那一位高人,竟敢如此

黑壓壓的松林中,突然傳出了

排燈影之後。 長的黑影如鬼魅般的,倏忽出現在一 個陰森森的聲音,隨着聲音,一條瘦

齊齊高舉風燈,向那黑影躬身爲 執燈的八人聞聲閃身,分立道旁

,使人看來有一種陰森可怖,無人氣臂細身、全身黑衣,配着蒼白的面孔唇,馬面、蜂眼、鷹鈎鼻、長 息的感覺。 風燈高學,照射出來人形貌

容! 互望一眼,露出一種驚悸莫名的面 少年人身後的兩人頓時全身一震

風燈下八人禮畢轉身 好奇怪的裝束。

面罩,活脫脫如閻羅殿的畫像上那馬路旁右四人一律白衣,頭戴馬面

面鬼卒。 路旁左四人一律黑衣, 頭戴無角

他全家腦袋的鏢貨雙手奉上嗎?」 北京城的威武鏢局鐵局主,敢不將要 加 牛頭面罩,亦像似是牛頭鬼使。 一聲,口中冷森森的道:「早該出來了 上黃河幫拘魂堂堂主的名號, 堂主閣下,以你陰曹判官閻銘長, 少年人眼前景象入目,心內暗哼 還怕

己是拘魂堂主,感到稀奇! 自己並未感到驚異,倒是對他知道自 心內一緊, 黑衣人陰曹判官閻銘長聞聲後, 對面前少年人一 眼就認出

黃河幫成立不久,他這堂主還是

道,他怎的不驚,然而,在少年話聲第一次對外,而這少年人竟如此先知 即冷森森的道:「說的是。」 一落後,藉一聲長笑掩過了驚詫, 隨

龍吟,震得在場的人均爲之心驚膽跳那少年人突地的長笑一聲,聲如 笑聲甫歇,冷冰冰的道:「可惜碰到

碰到你又怎麼樣?」 那少年人斬釘截鐵的道:「辦不

陰曹判官好像突然碰到了好笑的

突然地進入了一個陰風森森的鬼域裡 狼嚎, 使在場的一衆鏢伙, 地又放聲大笑,笑聲陰森, 事情一般,看一看眼前的少年人 個個全身起了雞皮,寒噤不已 感到似是 ,突

鎮靜,未爲他的笑聲所動。 在場之人,只有少數人仍能保持

憑你剛剛那一手『彈指截脈』?」 聽陰曹判官閻銘長冷森森的說道:「就 狼嚎鬼哭的笑聲久久始停, 隨即

對出語不敬者的小懲!」 少年人却也冷冷的說道:「那只是

擎天昔日的威名?」

少年人依然冷冰冰的道:「你認爲

乖的聽命吧。」

中一人似狼嚎般的喝道:「小子,你乖

陰曹判官閻銘長似不屑的道:「哼

陰曹判官閻銘長揶揄的道:「憑岳

小子」不止。 判官閻銘長無話可說,心中暗駡「利 這種不置可否的回答,使到陰曹 П

> 其是當他想到,他亦是人家當年本就天下無敵手的威名,他能講甚麼?尤天的威名,獨鬥五大門派高手,打遍 好講話。 不屑一顧的初出茅廬小子時, 本來嗎?以昔日中原獨行俠岳擎 他更不

不懷好意的譏笑道:「那麼,就憑你這 是陰森森的,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 但他却不能就此作罷, 表面上仍

不多!」 少年却是面容一整,冷聲道:「差

「小子大膽!」 怒哼一聲,神色連變,厲聲戟指道: 得一愕,直氣得馬面差點由豎變橫 此語一出,陰曹判官閻銘長不由

陰間小鬼的膽子還有!」 少年人反而冷冷一笑道:「捉幾個

人大喝道:「給我拿下 曹判官閻銘長忽然一擺手,向右邊四 這話簡直是對着和尚駡禿驢, 路旁右邊四個馬面人聞聲, 迅速

中央。 人放在眼內,快到四人近前,突聞其 直向四個馬面人撞去,似是未將這班 少年 人一晃,却突然邁步前行

目向面前四人一望,輕視的冷聲道: 少年人前行的身子突然一停,俊

臂趁空鑽進牛頭人腕脈,五指拿個正 陣中,無聲無息遞來的長劍避開, ,左脚跟進,順勢擰身,將左面牛頭身隨聲動,右臂詭異的向左一伸 口中大喝出聲:「先滚出去!」 右

摔向路旁右邊的田野中。 一條瘦長的身形隨着喝聲,凌空

敢情不輕,猶自哼哼不止。聲跌落在路旁丈許遠的田中,被摔的 黑影挾着凄厲的慘號,「噗」的一

的手法,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使每個突然的突襲,顯露了少年人奇詭

神功所震而楞立路中央的四個馬面人似的魅影,欺進因被他摔跌牛頭人的 人都對那少年人感到莫測高深! 少年人摔掉偷襲之人,突以詭異

瀟洒中屈指連彈。 奇詭飄忽的身影環繞四人一轉,

業已中止呆於當場。 四個馬面人本能的應變,動作甫

出一半仰着身軀、俯首彎腰, 一個奇異的場面, 不同的姿勢,不同的方向, 腿未落地

死風燈,面露驚悸神色,如坭塑木雕忽飄閃手指連彈之下,牛頭人手提氣 忽飄閃手指連彈之下,牛頭人手提氣旁左面的三個執燈牛頭人,亦在他倏長笑突起,少年人身形閃動,路 般的被制住當場。

判官閻銘長面前的少年人身形轉閃,飄忽停止 八,冷冰冰地

F 60

何必勞動貴堂屬下!」輕視至極的道:「閣下何不自己動手?

住 這個黑道魔星陰曹判官閻銘長亦被震 一舉制住八個拘魂燈使,這真使

不到老夫看走了眼! 嘿嘿怒笑數聲後,道:「嘿!嘿!想 蜂目中,閃耀着梟鷹的兇光,望着聲落,擺出一副如臨大敵之姿態 股被污辱的羞怒,暴戾之性突發 突地自心底下湧出 來吧!

那少年 急相,反而慢吞吞的道:「堂主閣下猴 少年人一見那 陰曹判官閻銘長的

急甚麼? 個黑道魔星氣得肚皮都炸了。 這種貓戲老鼠的方式,可眞把這 少爺還有話要講。

情勢之下 府深沉 装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態,陰森依然的,只是他頓時趁機轉換一副面孔,强 道:「快說!不要廢話連篇。 但是陰曹判官閻銘長却也眞個城 ,機詐無比的老狐狸, 可就看出了他的狐狸性格 在這種

一派大剌剌的態度, 頣指氣使的

都不會放過,定會端的架子十足! 甚麼程度,有機會可以擺擺架子, 不管他狼狽到 他

狸轉變之快大為懍心,對他能在黑道,但在他心裡,却也對面前這個老狐,咀角上那一抹的微笑,笑紋更深了 那少年人一看, 不由得心中暗笑

> 認識。 之中久負盛名不衰,亦有了深一層的

:「你三更受命的時候還早吧!」 似是略加思索,少年人始冷聲道

孔 仔細的打量了一陣,只見他拉長了面容倏忽斂了,蜂目如芒射向少年人, ,厲聲道:「小子,你到底是何來 此話一出,頓見他那馬臉上的笑

是與你同路就是啦!」 少年人却依然冷冷的道:「反正不

可否 這趟鏢是很重要,對嗎?堂主閣下 異不止的神情,乃繼續道:「威武鏢局 稍停,少年人見陰曹判官猶是驚 陰曹判官閻銘長冷哼一聲,不置

各路如何?」 少年人繼續道:「就此爲止 -, 各走

「辦不到!老夫要定了!」 少年人哈哈一笑道:「說話算數 陰曹判官閻銘長怒哼一聲,道:

掌擊出 是你惡名在外的堂主閣下唯一的好處 曹判官面紅耳赤,怒哼一聲,就待舉 ,這話說了,可別閃了舌頭!」 當場奉回去的話聲, 氣得那個陰

却見少年人道:「慢來, 賭個東道

判官閻銘長哼了一聲的道:「小子 夫可不是和你逗着玩的!」 學起雙手, 慢慢的放下來, 陰曹

少年人一整面色道:「讓你佔個便

宜!

更是一句莫名其妙的問話,陰曹

判官冷哼不語 少年人繼續道:「你我一搏是免不

陰曹判官閻銘長怒聲道:「你跑得

「搏戰勝敗,定個彩頭如何?」 陰曹判官閻銘長揶揄地道:「你小 少年人不理他的狠話,反而道:

子像滿有把握似的 少年人繼續道:「好說!好說!不

勞費神!」

彩頭吧?」 閻銘長道:「就以威武鏢局的鏢作

是猜到一半!」 那少年人讚許道:「聰明,不過只

少年人一眼。 陰曹判官閻銘長疑惑的凝視了那

自由!」 只聽少年人道:「加上貴堂屬下的

陰曹判官哈哈的一笑,道:「不勞

有一種手法叫做『定時閉氣』嗎?」 道:「堂主閣下可聽說過彈穴截脈中 少年人忽露出了一股神秘的面容

陰曹判官閻銘長聽後,頓時面 驚急得轉身面向他的屬下 望 色

似是洩了氣的皮球,恨聲的向少年人露出驚懼之色,陰曹判官閻銘長頓時 只見他的屬下 ,一個個的眼中

少年 人輕輕的道:「你可是願意賭 ,算你狠,劃道來!」

少年人笑了笑道:「搏戰方式由你陰曹判官沒好氣的道:「廢話!」

之處,你拘魂党 你拘魂堂主不得侵犯 如屬你, 今後威武鏢局鏢旗所到 我一切聽你的, 如僥

却是令人

來是不賭不行了 人一眼,又看一看他的屬下, 陰曹 判官閻銘長疑惑的看了 道:「看 少年

陰曹判官恨聲道:「岳擎天的威名 少年人道:「悉隨尊便。」

一倒老夫的· 少年人道:「我知堂主閣下同屬下

吧!」 「老夫十六手拘魂抓,若不能奈 質道:「老夫十六手拘魂抓,若不能奈

然而起 全身氣力暴提, 全神戒備 後退五步, 判官話聲一 凝神向-落 9 身形立 少年人注 加飄

千鈞巨錘般的重重擊打而下,壓力强到陰曹判官閻銘長,感到他一步步似種沉雄無比的氣勢,向四週擴散,使向前邁出,在步幅之間,隱隱傳出一山時,少年人亦面容一肅,大步

如履薄冰 隨着那少年人前進的步伐,亦步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愼神態之無形中,陰曹判官的身形,在那

亦趨的向後退却

但在陰曹判官閻銘長的眼 此種情形落入少年 唇角下露出了那一抹神秘種情形落入少年人眼中, , 却是動人的微笑 中, 的 無意

勢的不
,
滿
可 [瀟洒中 對的敵人心懷驚恐 可測之感, 少年人-長己之威,寒敵之膽 由始至今 威,寒敵之膽,無形中使威勁的氣勢,足以滅敵之,而他這種臨敵不似常人由始至今,武功令人有深

人! 拿捏好時 9 注視少 時 判官閻銘長在這種情勢之下 稍有暇隙之時, 年人踏前步伐 機, 迅速 的 一招襲 9 招襲向少年 就在他的脚 年

俊秀面 前面 難捉摸究竟是指向何方? 9 五 指 的五官要害, 似 曲 官要害,看來却使人甚曲如鈎的抓向少年人那由如鈎的抓會少年人那

玉面 少年 上令 的 俊 目 心悸的微笑更濃, 見陰曹判官遞來招式 9 透射 出 抹煞光 光,條機神

臂揮 虚, 即 見那 如鈎掌心 少 如 年人右手食指一豎 閻銘長堪堪招至敵 去勢甚是迅 食指 疾 疾的戳向一豎,單 人面

般的威勢。 尖奇 9 形成 種如電閃

曹 判官閻銘長面色凝重 足步

> 下。招就勢,襲隨勢走,欺盜 男,襲向少年人二辈,欺近少年人右側。 襲向少年人右臂抬起的叛近少年人右側,倏忽即的一錯,向左旋轉側身 的間 脅 變 掌

指爲掌, 勢來到 少年 右手纏向陰曹判官的腕脈 ,身形迅速轉閃 人未待陰曹判官前 9 的腕脈。 變的

之 一種 為 黑道 **能異飄忽**, 陰曹判官閻銘長的十 是中人所忌憚,亦概忽,辛辣狠毒。 ,亦爲黑道中毒技毒,出名的難纏,我的十六手拘魂爪

雖無筆法,却也有定勢, ,上閻見見攻

愼 施 為 施爲,還以爲是心存穩重,尚見其起疑惑之心,在他的眼中,少年人起事人的陰曹判官閻銘長却正 人的微笑依然如是 守,絲毫未見懈怠 9 雖然那股悸 謹的大

亡機會出 反而捉襟見肘 威力亦緊跟着大爲增强! 待到第六手拘魂爪 少年人亦如他所想像, 出現,於是手上攻勢更見凌厲標見肘,時有被自己殺手所傷到第六手拘魂爪施出,少年人

極 實學中左擋右封, ,看來似是狼狽之 所想像,竟似毫無

手威勢勁度更增, 陰曹判官閻銘長戒心已去 ,鋒利的爪風紛戳少路長戒心已去,拘魂

> 子是真有而 子是真有而 子是真有而 巴吃飯, **展施了十式,不由大爲興奮,于的威勢,堪堪的十六手拘魂千人全身各大要害,大有即刻** 中,陰冷冷的道:「我還估你小十式,不由大爲興奮,只聽他勢,堪堪的十六手拘魂手,已身各大要害,大有即刻制死敵 嚇唬人的! 兩手呢 ,原來不過也是靠嘴

天的傳人不!」 贈道:「小子可惡· 唬發狂,狠狠的遞 說到 狠狠的遞出了一招後,繼續此處,似是深爲自己曾被嚇 看你還敢冒充岳擎

,實是, 實是顯赫。 幾句話-罹,看來中原獨行俠岳擎天的原來在心底裡,他還是深藏 中 威名 一股

·四招 的少年人 搖搖擺擺, 十六手拘 突然此時冷哼一聲道: 甚爲吃力的情况之下,少年人又在捉襟見 记足禁見肘

驚叫, 手制敵的絕活滋味吧,看!」招時,你就嚐嚐少爺這敗中 「冒充嗎?嘿! 隨着一聲「看」後 那黑白分明的纏鬥疾影,忽然着一聲「看」後,「啊!」的一聲 你就噹噹少爺這敗中取 十五招啦,對了!十六 勝 陰

分開了 挺立 嘴角上還掛着 白 影 9 是樸實俊秀的 那瀟洒得令人看 少年 來

矮了半截! 心悸的微笑 高瘦而黑的陰曹判官 9 此時却已

長臉上,豆大的汗 彎着身子手撫胯際 珠正滚滚 低俯蒼白

站在道上的那二個鏢師 9

直看得

在是不可思議! **破前面之人發覺,其輕功之失影捷如魅影般的閃身藏起,繼當前面之人回首轉望時,最** 佳 幾 最後 實都的

前

後飛躍上, 飛躍上台的俏影,二人對面互相打台,一躍上台,轉身面對緊追他身中,前行者直撲矗立校場中央的校中,前後追逐之間,已到洛陽古校場 上台的俏影 打身校場

看來是休! 息所 台如後

後面人影輕功實在出色已極,

去般 緊接着,已輕靈巧快地如風飄飛絮,無聲無息 至校台 占右方出 已輕靈巧快 口之處 , 快 向外鬼 望 魅

卑鄙之容, 上鼠 歲 一門現出 黄面 見台上兩. 正骨碌碌 一股邪惡,嘴角下B 僕子,濃眉之下生蓋 一上兩人,一個乃是 正斜睨向對面的女郎 生着 郎, 吊森 一四 一的對臉臉老 + 餘

| 月光下望去,對面在 的 瑶鼻櫻唇 怒視前面的 前面的黃臉灣層來一對精彩與東縣緞, 漢光鵝倫

閃蛋

,八向 大燈路 沒入樹林中去 使亦相 的 樹判 林官 繼隱沒 猛 去,然的 林刹轉 中時身 **燈光閃爍** 那相隨的

的向上挺直了 人冷冷

的

道:

「堂主閣

?向上挺直了,似是已無大礙陰曹判官閻銘長彎俯的身軀

如,, 何少漸

起一絲 在淡淡 迷茫中。 倏忽 絲善意的微笑,頷頷首 在道上的鏢師看了 的 稱「張浩然」的少年 刹時間 月影下 轉 身 综師看了一眼,唇角泛上轉過白色的身影,向然」的少年人,此時却 展開身形,向洛陽方

大喝一聲:「開拔!」首先催馬開動,亦向洛陽方向行進而去。那鏢車「吱吱」、馬蹄「得得」之聲又配合着。「威武——」「鷹揚——」

,指風無聲,與剛

,與剛剛點戳閻銘長爪心旳另一個燈使,遙遙連點好,向楞呆當場的七人及

之時,恰恰相反

大燈使,

個個都應指恢復了

,

齊齊集合在陰曹判官身後!

聲名

想來以你陰曹判官

1,不會毀諾吧?何况今後我們會您來以你陰曹判官閻銘長在道上的少年人繼續道:「大丈夫一言九鼎

陰曹判官閻銘長面現憤怒之色

隨時見面

的!

話落

轉身,

已是毫無鬥志的黃河幫堂主,

立當地

田地,凝視着這來勢兇惡,少年人俊目放光,不言不

// 幫堂主,與他的 來勢兇惡,如今却 水勢

野的凄清 ,傳播得老遠老遠, 夜空中,遙遙的、 注 淸 增 加了北國原

萬兒!

瞪了少年人一眼

9

『哼的道:「閣下的』起身子,狠狠的

陰曹判官業已直

大燈使ー

*

我先睡了!」 我先睡了!」 我先睡了!」 的先生說了聲:「大叔,一切都好了,的人急匆匆的關上門,向正俯首算賬門縫中突然擠進了一人,店小二打扮不定。店門已掩上了一大半,虛掩的雖然仍是高挑着,但却在風聲中搖擺雖然仍是高挑着,但却在風聲中搖擺

年人道:「老夫會記下來的!」,似是自作否定的,反而恨聲下,似乎尚有話說,但却又微

,似是自作否定的一,似乎尚有話說

,反而恨聲對那少人的嘴唇牽動了一

陰曹判官閻

銘

長

抬起老花眼 , 看了 一眼店小二的

> 老頭子說道:「好 万 脹 簿 , 走 出 大 聽 、 人廳,踽踽的向後小久,那老頭子也,你先去睡吧!」 向後院

緊而回頭

面的 剪 前面

的女郎却是一聲不响台望,每次轉望後即加緊匣的男人似是有意引起

的緊迫,

行不

後

*****大的高昇店 燈火亮了一 走去! 火亮了一刹, 老頭子 進入後院 顯得甚是寂靜 隨即又熄了 _ 間偏房之後 9 頓 時偌

幾聲馬嘶! 突地 棧房後的馬厩裡, 傳來了

向黑影奔去的方向。穿出了一條瘦削的身向,那扇窗子無風自 了一條疾勁的黑影,騰身越房而去! 緊接着, 棧房後進一 獨樓中 座獨樓旁 7影,亦疾勁的撲1動,迅捷的,又 頓 時閃 起

出棧外! 身影,聚 獨樓 ,緊躡着前面二條身影。條較前二條身影更爲迅速條例一間客房簷下,突地 影,馳突地又 飛靈閃

後,看尽 看來功力似在伯仲之間! 如電射般的向前飛馳,该面的身影出得店來, 即 一前一前

屋 已與前面二人近了個首尾相 是 面 三人所可 的人影, 面的身影, F為掩蔽,不疾不離的 以踪,故而時常藉牆 和 記,似是無意讓前面 日 比擬, 輕功之高 刹那間 , 竟然 的角二

郎 一 個男子 個男子,追逐的却是 後面之人業已看清· 一 , 個 最 苗條的 女是

跟着前面二人飛馳。

心神甚是不定,只聽得少年異的景象,使陰曹判官閻紋少年人唇角的微笑,泛起 堂主閣下 年人道:

F 62 ,心神甚是不定。特異的景象,使险

的聲音,怒向那黃臉邪惡的漢子道: 名鼎鼎的陽間惡煞陳敖大堂主! 「我道是誰,原來是黃河幫攝魄堂、大 此時, 突聽她無比嬌俏 似銀

知色道一 說!好說!恕陳某眼拙 道是我?只聽他道:「嘿! 「小女子初來洛陽,不知陳大堂主 愕,心忖:奇怪, 那被稱陽間惡煞的陳敖, ,姑娘是……」 這女娃兒何以 突然臉 嘿!好

敖 爲何夤夜引我來此?敬請指教。」 故意先發制人, 的話聲, 銀鈴般的聲音打斷了陽間惡煞陳 也似是不願回答對方所問 提出問題似的

手,今晚 行 :「明眼人不說瞎話,姑娘自踏入我黃 ,今晚陳某請姑娘給我 只見陳敖突地鼠目一睜,沉聲道 後,即屢向我幫子弟暴施毒 一個交代才

吞吞地、語帶調侃的道:「黃河幫的地睛望着陽間惡煞陳敖,輕聲細語,慢 ,是黃帝老子封的麼?」 那姑娘聞言 , 頭 _ 澄 澈的 慢眼

「黄河幫是武林幫會, ,姑娘既敢伸手向我們下手 此語 旋即怒目向那姑娘沉聲叱喝道: 一出 ,陽間惡煞陳敖又是 · 我們下手,就該 ,還用不到官家封

姑娘面色一沉道:「誰說我無膽承

陳敖道:「那麼姑娘如何向陳某人

晶晶煞光 佔風陵渡口, 的賊子也是貴屬下了嗎?」 貴屬下?對姑娘穢言汚語 肉的小賊王, 姑娘神色一寒 ,道:「那强搶民女,離人骨 硬索船資的黑鮎魚也是 可是貴幫屬下了?那霸 ,妙目中突然射出 ,不知死活

陳敖堵住了嘴巴!臉上神色一陣靑 陣白 這 而他在心裡却在大駡屬下窩囊 ,氣得似是要發昏 一連串的問話 ,可使陽間惡煞

道歉過?」

0 更對面前這個姑娘的伶牙利齒發狠不

些都是他屬下。 可 就是嘴邊上,不好意思承認這

盜女娼, 裡落個「無行」之名, 是只能背地裡作惡,誰也不願意明地 「人」的樣子來。 由這兒看, 表面上, 人就算怎麼無耻, 他還是裝出似個 明明他家裡是男 可

殺 猙獰面色 直是無賴之極 那黃臉猛然一抬 陽間惡煞陳敖怎麼也不能不 妳總得有個交代!」這口吻 ,道:「不管怎麼樣,人是妳 , 露出那股邪惡的 回 9 簡 答

女子如何交代法?」 嬌笑了一聲道:「堂主閣下 只是姑娘如春花的臉綻開了笑容 , 你要小

是啊, 個問題! 陽間惡煞陳敖聞言後又是一愕 如 何交代法?他似是未想過這

:「念妳是初出道,妳隨我到堂裡走 只是他微思之後 9 隨我到堂裡走一種的那姑娘道

趟, 向 本營兄弟道歉,

也就算了

般 中在 包藏着無比的禍心! 道:「大堂主,你殺了人 去,管教妳進得出不得來!原來是想,只要妳不知厲害,願意到我堂好寬大的條件,但在他的心裡却 「大堂主,你殺了人,可曾向別人久久始停,嬌聲向陽間惡煞陳敖姑娘聞聲後,突地笑得花枝招展 姑娘聞聲後,

陳敖聞聲怒喝道:「我爲什麼要向

「是啊!我爲什麼要向你們道歉!」 姑娘聞言後 陳熬道:「因爲妳道歉才能解决過 立即肅容沉聲道:

得解决嗎?」 姑娘冷哼道:「沒有什麼過節, 値

提眞力 悄悄向姑娘突襲而去。 頓含無比殺機, 陳敖聞言大怒 以其陰毒無比的「黑煞掌」(殺機,嘴上說話,手上却 胸 中怒 火突燒 手上却猛

亦正是陳敖掌勁吐實之時不得作勢,雙掌順便發3 微 掌風來得太快, 微抬起, 姑娘在陳熬說話 A.快,姑娘雖已發覺· ,暗暗向自己推過來· 雙掌順便發出迎擊之時 時 即 見 他雙掌 9 9 時但無順

散

間 股陰柔的大力,業已襲至姑娘胸忽見他雙掌突提猛推,吐氣開聲

利時類然向後仰身而倒去! 血翻湧,但覺四肢無力,。 姑娘突覺胸間 如中撞 心痛如 擊, 陣心 絞

> 成功,即 3,即邁進一步,揚掌向仰身後倒陽間惡煞陳敖見陰謀已逞,一擊 突然,斜刺裏一股暗勁迎着他拍 即邁進一步, 白的姑娘之面門擊去一

·的掌勁 襲擊而至,更有 一股莫大

疾指風! ,趕緊順勢轉身,企圖躱過襲來的勁於是,陽間惡煞陳敖顧不得傷敵的指風勁力,襲向他的左脅!

的湧向喉頭!胸中如被錐刺 過脅下 - 如被錐刺,一陣甜腥突如激箭般1下,但仍被指風擊中前胸,頓感但那裡能來得及,雖然轉身時閃

後門口,站着一個 後門口,站着一個一身靑衣的美少年轉目望向襲擊自己的人,只見校台右轉目望向襲擊自己的人,只見校台右 目光,心底上倏的打了一個冷顫 一雙神光十足的雙目正怒視着他 元,心底上倏的打了一個冷**顫,心**陽間惡煞陳敖一見那股威稜稜的

己雖被 青年的內功已臻至化境,也以他在江湖上的經驗, 中不由暗呼一聲「好毒」。 功力頓減 擊中 一指, 已是無法再行 口是無法再行與人搏,然而已感到眞力渙至化境,也測出了自工的經驗,即知道這

事! 念 是 突 轉 何 人? 强裝無事, - 敢插手本堂主之

煞陳敖耳中,直如一股利箭空語言起自那靑衣少年人,聽鄙的賊子,少爺要宰了你!」 少年 人不屑的 冷哼了 一股利箭穿心 聽入陽間惡 一聲道:「卑

左夷, 時沾滿鮮血 聲, 頓感痛入心 脾

此邁進,一步直似一錘般的擊向陽間丈許寬,二人的距離不過是數尺,如一步步慢騰騰的踏下,台子本就只有繼見那威稜俊美的青衣少年人,

間如有

步直似

惡煞陳敖的胸前一般。

見他隨着少年的身形

的注视着那青衣的後退步,同時以身形,面露出

是對你卑鄙行為的小,聲道:「堂主閣下,4

,左耳留爲紀念

小懲戒!

疼痛 在此時 問惡煞陳敖亡魂大冒 身後傳來了 ^局紀念,此 顧不 得

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獨行俠岳擎天威震武林的表記,發出鄉削了下來和勾去了,同時又想起了鏢削了下來和勾去了,同時又想起了聲音入耳,陽間惡煞陳敖這才想

少年人。那雙鼠目亦一瞬不瞬的注

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時,有警告敵人作用的嘯鳴劍鏢嗎?

校台轉角 影頓時直

,拐彎後

貼着校台向

直立

脚甫落地

即即 起,的身

2台向後方 倒栽的身

聲銳嘯夾着

縷精光

疾如

間惡煞陳敖聞到尖銳嘯聲,向陽間惡煞陳敖逃遠的身形!

前

的步子一

脚踏空,

便向後跌下

陽間惡煞陳敖落下

身形

挺身踢脚

奮然而.

原來

他被驚震

,距離

後退

台下

陽間惡煞陳敖的身形 突地裡「啊」一聲的驚叫

突然倒落

倒鈎上的血耳取下包起,藏好。,同時塞入懷中,又將那隻掛速的團起了一絲肉眼難見的細光閃閃的銀形鏢,納入懷中,

,突然感到一股水漬流向左頰, 劍形鏢射回,而在左耳邊凉意擦 滯留,然而却仍向前疾馳,突見 此際,陽間惡煞陳敖的身形雖是 厄,驚退劫鏢的黃河幫拘魂堂主陰間人,黃昏時才解决了北京威武鏢局之稱之爲武林泰斗的獨行俠岳擎天的傳那靑衣少年人正是昔年中原武林

左耳際

支精亮的劍形鏢

|校閱台口

行的身形倏忽右移尺許

□

[頭望去

抹清凉,

擦過陽間惡煞陳敖

疾勁的

惡煞陳敖失踪在廣場外後,了台上美絕的不知名少女,鄙偷襲與事後狠毒的行動, 他憤恨陽間惡煞 才轉身局無無數的 向間救卑

在台上的美女走了過去。

微風吹起校閱場中的黃沙下望去,一抹淡淡的月光

起校閱場中的黄沙,微微作,一抹淡淡的月光遍洒大地

响

他不禁對這姑娘起了推想。

她是誰?是那一

人生得如此美艷

蚆,怎地隻身在江一門派?未見她出

在腕脈處一診 來至近前, 然診出女郎脈息微弱, 俯身握住一隻柔荑 由得眉頭 再

竟然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試鼻息,也是氣息奄奄 一見此情形 也是氣息奄奄, 乃本能的伸手向少 受傷之重

,對方乃是一妙齡小蛇蝎般的縮回來,心 女的 個俠義之人,怎可如 突然 胸前 ,只見他伸出的右手 ,試其心脈情况如何 小心中! 少女 此不知慎重 -暗駡自 ,自己堂堂 己塗糊中

仍然是在審視 是,手雖縮 回 他那 一雙俊目

凝微這 在 ,使可 他細 略 作 上調息,鎮 (他頓時收 加心審視之

右手托着 出一個綠 出了三顆赤紅色的藥丸一個綠色扁形的玉瓶, ,左手向姑娘下頜一捏 只見他 揭蓋在! 2, 下侧,他即 心的用品在瓶中

心也隨着她的起伏, 知腹起伏微增,逐 逐漸加 劇, 慢慢 速 張地, 然 姑 的娘

轉

向

, 迷茫的 餘光望到了張浩然的身形,突:,迷茫的向四週略爲打量一下 然而却遽然失去知覺,突的翻身坐了自己乃是遭受到暗襲,未曾看淸, 湖行走? 此際 連串的疑問都沒有結論! 慢慢地張開了 仰卧在台上的那個姑娘氣 7量一下・眼角 突然想起

嚶的發出微微呼 痛之聲。 突聽到她櫻唇中, 嚶

下 語 就地行功療傷要緊。 聲:「姑娘遭受暗襲,心脈幾斷 剛剛讓姑娘服下療傷聖藥『百草精 同時,耳中傳來了清晰而溫和的 藥力現仍未全部運行 姑娘還是 , 在

功,療起傷來。 一下全身,見無異狀,乃即 台上而面向台外的靑色身形, 那姑娘一聽,看 看張浩然那挺立 乃即 9 凝略神作 運檢

行一周,凉意倏衝向傷處,凉意、喉頭至丹田處, 汹湧的巨浪 功行全身, ,凉意倏與本身眞力會合 巨浪,自動向全身主一股充沛的溫和氣流 凉意過處,隨着她 突感 着她 (未完・一場) 20的引導 疼痛立止 如如 一 穴 如 , 猛 起 自

F 64

過後,

精光劍形鏢射回

緊接着一陣疼痛,刹時襲了過來

意識的左手

手

文提要: 花無情接受臨危托孤,豈料很快就失掉了于 踪影, **ダ來相請,** 小雅的

見到一位青袍老者,他就是名震江湖的公孫傲,收花無情爲徒,和他谷,在紫竹桃林中迷失了方向,遇到一名叫心怡的綠衣少女來相請, 女兒瑤仙一起學藝,但對于小雅失踪仍不放心,派老僕惡狼打聽,

道她被素衣庵主所救,收歸門下學藝……



然不少,但他們幾乎巨量人們不養自,此地位於通往濟南的官道,客棧自 間客房都無法租到。

說是一個名震天下的武林世家。

夏殘荷,二莊主夏炎威,三莊主夏烈 , 這兄弟三人武功極高, 這家豪門名爲「三侯莊」,大莊主 無論黑白兩道, 五天後是大莊主夏殘荷的 對三侯莊全都 而且家財

去外面見識一下, 公孫瑤仙道:「爹,女兒想跟無情 也順便拜見一下他

你們不跟他去 他去吧,這裏有惡狼他們照顧我 公孫傲道:「好,妳帶着心怡姊妹

界了 已經覺得山川之雄偉,算得是大開眼 還是徂徠山區,但在公孫瑤仙來說 一條秘道走出紫竹仙府,不過此地 翌晨,他們拜別了公孫傲, 由屋

江湖歷閱, 也毫無所知 一旦出山,不僅事事感到新奇, 旦出山,不僅事事感到新奇,對公孫瑤仙主婢長年居於紫竹仙府 不過瑤仙姑娘聰明絕頂 而且學

的感覺 止穩重,令人有一種敬畏與莫測高深 他們由泰安縣北上 , 花無情是想

帶她們到濟南遊歷一番,使她們開開

原來張夏鎭有一家豪門 也可以

有的客棧都被各派前來賀壽的武林人六十大壽,所以張戛鉚藍社 所以張夏鎭盛况空前,所

姐,連心怡姐妹都沒有吃過這種苦,,但公孫瑤仙是一個蓍草以上, 如果露宿荒野 花無情並不在乎

住處而奔走 花無情就直奔櫃台, 是掌櫃的? 最後在一 於是在吃過晚餐之後, 身着青色長衫的中年人道:「你 家較大的「鴻發客棧」, 結果當然是四處碰壁。 向一名頭戴瓜皮 他們就為

麼事?」 青衫中年人道:「不錯,客官有甚

店已經客滿, 青衫中年人道:「對不起,客官 花無情道·「咱們要三間上房。 再也沒有房間出租

之上。 房間出租 一錠銀両已經插入堅硬的楠木櫃台 花無情冷哼一聲道:「開店的沒有 豈不成了笑話-啪的一 聲

湖上不在少數。 不起的功夫 一流高手都能辦到 將銀錠拍 i能辦到,此等高手,江 只要內力具有相當火候 櫃台 算不得甚麼了

整整,像是本來就生在上面一般,隨手一拍,銀錠便深入櫃台, 但要像花無情這等毫不運功作勢 平 平

個來了 此功力之人, 放眼天下 就找不出幾

年人名叫鐵指胡見山,是夏殘荷的大 弟子,在江湖道上也稍有名氣。 是該莊在鎭上的眼線, 鴻發客棧是三侯莊所開設 掌櫃的靑衫 中也

如此年輕的少年,竟然身具絕頂功力 足三里,待小的命人爲少俠帶路。」 莊尙有貴賓館可以安置,敝莊離鎭不 是來拜壽的吧?小店雖已客滿, 等四人全都身負武功, ,不由一臉駭異之色,道:「少俠想必 此人見多識廣,早已瞧出花無情 但想不到一 但敝 個

,都是來拜壽的?」 花無情冷冷道:「貴店所住的客人

的武林同道,均住在鎮上各客棧之中 霸主可以住進敝莊的貴賓館外,其餘 因此除了 承各門派抬愛,來的英雄實在太多, 因而造成人滿之患。」 鐵指胡見山道:「家師六十大壽, 各派掌門及身負絕學的一方

再動了 經過長途跋涉, 去貴莊貴賓館吧。」 花無情道:-「原來如此,不過咱們 你就請住在三間上房的客人 已經十分疲累, 不想

出也不太適宜。」 力之人,是沒有資格住進貴賓館的 何况他們已經住進敝店,再叫他們讓 瞞少俠說,除非具有少俠這等絕頂功 鐵指胡見山面現爲難之色道:「不

賓館 心祺哼了一聲道:「叫他們去住貴 是抬高他們的身份了,這有甚

F 66

麼不適宜的? 希望閣下 並不是拜壽來的 行個方便 7來的,咱們住店給房錢再說咱們只是路經貴地

女 客棧有近二十名工作 吃虧的絕對不會是他們 一身不弱的功力 面色不禁 鐵指胡見山 功夫必然不會好到那裡去, 但猜想公孫瑶仙等三 變, 一聽他們不是來拜壽 他雖是畏怯花 人員, 一旦兵戎相見 每 個 鴻 , 都 發少 無

量的人物 的少年男女 再說鐵指胡見山也是一個頗夠份 万女,砸了師門的金字招他不能爲了幾個名不見經

心祺道:「如果咱們一定要住在這 而面色一沉道:「對不起,在下 ,請各位住到別家去吧。

吃! 你 點 們敢在這兒撒野, 鐵指胡見山冷哼 敢在這兒撒野,那是你們自討苦小姑娘,三侯莊名滿江胡,如果 一聲道:「識相

各持兵刃圍了過來, 們必然遭到十倍以上的敵人圍毆 各派也蠢蠢欲動, 雙方話 一說僵 一旦動起手來 前來拜壽的武林 餘名店伙已經 他

一聲長嘯道:「此地不夠無情等四人却平靜無比 外面候教。」語音一落,便領先奔出店 聲長嘯道:「此地不夠寬敞 這是一個極爲不利的局面 四人併肩而立 ,穩若山嶽 夠寬敞,咱們到比,他撮口發出 但花

後是十餘名店伙,及三十餘位住店的跟着出來的是鐵指胡見山,他身

見山抱拳微拱道:「請少俠報出師門及 待雙方在一丈遠近立定之後 胡

不好交代了 如若開罪了老朋友的門下,在下就 胡見山道:「有,家師交遊滿天下 花無情道:「有這個必要?

下勿須顧慮。 祺心怡姐妹 花無情道:「在下花無情, 的未婚妻公孫瑶仙 ,家師不問江湖是非 ,那兩位是心 這位是 閣

三侯莊的大弟子, 花無情道:「客隨主便, 花少俠不妨劃下道來。」 胡見山道:「好 咱們是單打還是羣 在下胡見山 閣下就不 , 是

必客氣了

這樣縱然勝了對方,也會有損三侯莊不能當衆以多勝少,欺負外鄉之人,胡見山是三侯莊的大弟子,他總 的名頭的。

定輸贏吧,花少俠是否同意?」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咱們就三場

勝算仍 歲的女孩子, 好在他們四人之中,有三個是十六七 花無情武功極高,鴻發客棧人數雖衆 只怕找不出一個是花無情的對手 胡見山是打的如意算盤, 三場定輸贏, 他所佔的 他知道

花無情早已猜出 [胡見山 [的心機

> 閣下就派人出場吧。」 冷冷一笑道:「在下說過,客隨主便

短小精幹、身着勁裝的漢子道:「武兄 勞你的駕。」 胡見山道了一個好字, 便向 一名

位僅次於胡見山,他名武崗,是客棧在鴻發客棧中,姓武的武功和地 的殺手。

,讓小婢去打發他。」 心祺向武崗瞥了一眼,道:「公子

花無情道:「好,不過咱們只是求

宿, 如非必要,不可傷人性命。」

已彈身撲了出去,武崗只覺得人影 心祺道:「小婢知道。」語音甫落

少女絕非易與之輩。 方那急如閃電的身法,他已猜到這名 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一閃,身前已經立着一名綠衣少女 他原以爲這一仗會撿便宜的 單看對

,雙目如電, 他由腰際拔出一對藍汪汪的短劍 冷靜的瞧着心祺。

我不動, 招出擊, 他是一個標準的殺手, 必然會石破天驚。 敵一動,我先動,只要他 敵不動

對方的兵刃淬有奇毒, 心祺搏殺的經驗不多,她却瞧出 而且是一個十

泛起一層薄霧似的紫氣, 她暗中運集紫竹神功 隨即抱劍 週身立即

禮道:「朋友請。 武崗是三侯莊的一級殺手,平生

殺人無數,搏殺經驗自然十分豐富

在出其不意之時一擊中的 殺手必須行動快捷,出手狠毒 ,才不致被

獵物逃掉。 能把握對方瞬間的破綻。 的機會,但也並非全無可能 現在是當衆拚鬥,他失去第三項 9 只要他

破綻。 面色冷如寒鐵, 他手横淬毒短劍 就是在尋找心祺的 ~,雙目. 如 同獵鷹

但也不是一般江湖高手所能望其項背跟心怡姐妹雖未能盡獲其中的神髓,量破風劍法是武林中罕見的絕藝,她 的 來沒有這種經驗。 像這等生死 一决的搏殺 不過紫竹 仙府的 心 祺從 無

機的來源是他的雙眼。 他有一股常人所沒有的殺機,這股殺 殺手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 , 就是

作全力一擊。 意,他必然會像豹子似的猝然竄起 出一股迫人的殺機,只要心祺微露怯 武崗以雙目注視着心祺, 全身湧

目可憎, 不到他那股凌人的殺機,只覺得他面 然而 不是一個好人而已。 心祺以紫竹神功護體, 感覺

一身超人的功力,會鬥不過一個小姑覺上他有這等想法,但他不信以自己 竟是一個前所未遇的勁敵,在感 武崗估不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

來勢之急,快如閃電一般 於是他一聲暴吼,身形急撲而

> 軀一 這 一兇悍 擰,脚下巧妙的輕輕一跨, 心祺不想硬接他的淬毒短劍 的攻勢避讓過去 便將嬌

機可 至手忙脚亂,那麽第二招攻勢他就有必得,至少他想使心祺受點壓力,甚武崗這全力一擊,雖然不是志在 乘了

這 位 三侯莊的 雙劍急揮,如同狂風驟 一級殺手氣可大了

,心祺一經展開身法,武崗便如捕風府之人,對奇門變化均有極深的造詣,一開始不免手忙脚亂,好在紫竹仙 雨 一般,向心祺作亡命的攻擊。返身一躍,雙劍急揮,如同 心祺從未遇到過如此兇狠的搏殺

衆丢人現眼 捉影一般,連邊都無法沾到 兩支淬毒 足騰身,暴退三尺,同時雙手雷,他知道如此下去終非了局 祺的酥胸扎來 武崗是 短劍以急如流星之勢 眼,那還能不氣得他暴跳如足一個殘暴的殺手,如今當連邊者針 向甩 心

劍護身 而且距離又如此之近,她只得以長心祺想不到武崗會以短劍作暗器 ,左手以全力推出一掌

武崗的雙肩, 武崗的雙肩,帶同他的軀體,飛墜一,不只是短劍倒飛而回,並一起插入驚俗駭世之學,掌力一吐,狂風蔽空繁竹仙府的掌法「狂沙滿天」也是 驚俗駭世之學,

崗一眼,只是三侯莊的門下及前來祝心祺緩緩退回本陣,不再瞧看武 **丈以外,落地之後,人已暈了過去。** 壽的各派觀戰者,無不面目失色。

手裡, 不多, 道上能夠接下 武崗是一個成名的殺手,在江湖 而且身負重傷。 估不到他竟敗在一個小姑娘 他那雙淬毒短劍的爲數 的

当 情,最感到不知所措的, 人們的臉上是驚異、 懍駭兩種表 自然是胡見

娘的手裡,他出場還不是一敗塗地,仲之間,武崗旣然敗在對方一個小姑他的功力與武崗相比,只不過伯 但適才講明了比鬥三場,下兩場如何 能夠比鬥下去?

事 派人傳言,他老人家要親自前來接見 弟子,他一面使人將武崗抬回去療傷 爲如何? 各位,請各位暫回店內歇息,以後之 再向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家師適才 此人不愧爲三侯莊獨當一面的大 花無情回顧公孫瑶仙道:「師妹以 待家師到達以後再作計議。

人。」 公孫瑶仙道:「他這是搬救兵的緩

店歇歇。」 花無情道:「既然如此 ,咱們就回

三名老者聯袂走了進來,他們身後還便已傳入耳鼓,片刻之間,一紅二紫他們回店不久,一陣急驟的蹄聲

跟着十餘人,僧道俗均有。

了起來,並躬身一揖道:「參見三侯及 各位前輩。」 店中除了花無情等四人,全都站

的十餘人是賀客,可能全是一代掌門 必然是三侯莊的三位莊主,後面不用說,前行的一紅二紫三名老

少俠,穿紅袍的是家師,另兩位是敝聲訴說了一陣,然後向花無情道:「花 師叔,家師請少俠前去一叙。」 或身負絕學的一方霸主。 此時胡見山趨至紅袍老者前, 一陣,然後向花無情道:「花 低

咱們花銀子住店,其他大可不必。」聲道:「有這個必要麽?你們開客棧 是武林前輩,師兄,咱們就過去一下 花無情還未答話,心怡已哼了 公孫瑶仙道:「不管怎樣,人家總

吧。」 花無情道:「好吧。」

教?: 處,雙拳微微一拱道:「前輩有甚麼指 他領先走到紅袍老者身前八步之

法。 莊的三位莊主,以及他們身後的這些為他是驕狂自大,目中無人,像三侯 名震江湖的霸主,都有此共同的 ,但這種個性在某些人的眼中,却認 不拘小節、神情散懶是他的個性

竟然大喝一聲道:「你們有銀子住店 咱們却不願租,給我滚!」 三侯莊二莊主夏炎威性格剛烈

他如此聲色俱厲的趕人 3 花無情

撤嘴道:「開店的如此對待客人,只怕 羸咱們兩場,咱們自會另找宿處……」 三場定勝負的約定,只要你們能夠連 與公孫瑶仙仍然神色不變,心怡却撤 不過咱們跟胡掌櫃的已有

五指帶來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 花無情的肩頭抓來。 正指帶來一股令人窒息的勁風,猛向脚下一挪,右掌急吐,像鋼鈎似的 二莊主夏炎威不待心怡把話說完

,只怕就凶多吉少了。

肩頭,花無情的一條臂膀就不用再想 夏炎威含怒出手 ,如果讓他抓上

臂膀, 以左手捧着右手,痛得冷汗直流 5,他忽然一聲慘嚎,躍退八尺,但他的五指還沒有觸及花無情的

治療,這位二莊主的右手就可能殘威的右掌掌心却血流如注,如不及時們幾乎沒有瞧出花無情出手,但夏炎

後向花無情道:「少俠是少林門下?」 大莊主夏殘荷命人替他療傷, 然

夏殘荷道:「那麼令師是那位高 花無情淡淡道:「不是。」

是路經貴地,一宿即走,閣下勿須追說出來閣下也未必知道,何况咱們只 根究底。」 花無情道:「家師不問江湖是非,

誰,也得留他下來,否則三侯莊只好行住店,並連傷咱們兩人,無論他是 三莊主夏烈陽道:「大哥, 他們强

F 68

在江湖上除名了!」

在鎭外領敎,請。」 夏殘荷道:「好,花少俠,三侯莊

羣毆,雙拳難敵四手,花無情等四人 行四人,三侯莊的人竟有百名之多。 熱鬧的人羣,廣場中央除了花無情 這實在不成比例,如是一旦引起 鎭外有片廣場, 此時已擠滿了

慮 小女子的一點忠告,希望各位加以考勝,可能會掀起一場江湖殺劫,這是 宿 開口說話了 不想生事,如若三侯莊想倚多爲 一向沉默寡言的公孫瑶仙此時却 ,「各位前輩,咱們只求

鸄雷貫耳,心悸神奪,一個個面上失三侯莊近百人的耳中,每一個字都像 去血色,都像大病初癒之人似的 她說話的語音十分之輕, 但聽在

石 驚人的神功?」 府?否則放眼天下,誰能具有如 「這幾名少年男女,莫非來自盤龍 此

十年來未在江湖出現,但當年蝶飛羅派高人的想法,雖然盤龍石府有近二 蘭的事蹟, 這是三侯莊以及爲他們助陣的各 仍然傳頌江湖, 令 人津津

事,胡見山……」 大派,還不致作出令江湖同道不齒之 「姑娘誤會了,三侯莊雖然算不得名門 臉色恢復了正常, |恢復了正常,然後咳了一聲道:|夏殘荷暗中調勻了一下眞氣,使

> 「弟子在一 鐵指胡見山立即越衆而出 , 道

替花大俠騰出三間上房, 夏殘荷道:「咱們已經輸了 胡見山道:「是, 弟子立 刻 理應 去

它大夾如肯賞臉到蔽莊歇息,老朽將情雙拳一拱道:「客棧只怕服侍不週,待胡見山走後,夏殘荷再向花無 感到無限榮幸。」 花大俠如肯賞臉到蔽莊歇息,

客棧。 了。」身形一轉,逕與公孫瑶仙等回到花無情道:「不敢叨擾,盛意心領 服輸了,但對三侯莊在江湖上的威望席,結束了這段糾紛,三侯莊是認栽三間相連的上房、一桌豐盛的筵

並沒有半點損失。 們的聲譽,自是毫無損失了 三侯莊是栽在盤龍石府的手裡, 有誰敢跟盤龍石府一爭鋒芒?如 武林之中是强者爲尊 當今之世 ·如果

宮鎭」上打燭尖,當晚就可以趕到濟但行旅却十分之多,花無情預計在「中 由張夏鎭至濟南雖然全是山 道

花無情忽然勒着馬繮,招呼身後的瑶正當鎭集在望之際,領先馳行的 仙主婢停下來

正是衝着他們來的 因爲他感到一股殺機, 這股殺機

及抬頭向前面一瞧 9 他不由啊了

> 怎麼辦? 一聲道:「這下熱鬧了,師妹,妳看該

機。 熱鬧?他沒有說錯, 的確十分熱 股級為 塞

公孫瑶仙道:「師兄,他們是甚麼

派,名叫赤鱗幫。」 花無情道:「他們是一個神秘的門

绣有赤鱗了,他們所綉的赤鱗多寡不 ,是不是由此分出職位的高低?」 公孫瑶仙道:「難怪他們的胸前都 花無情道:「正是。

情? 衣 人忽然大聲喝問道:「你就是花無 他語音甫落 一名胸綉八鱗的白

老,在武功上必有過人和歌人是他的對手,但此人年歲不大,約莫是他的對手,但此人年歲不大,約莫是他的對手,但此人年歲不大,約莫 最令花無情注意的是他的雙眼

瘦長,約莫五十出頭, 不會有此等怪異的現象。紅光,如非練有一種邪器 紅光,如非練有一種邪門武功,絕此人眼色如血,射出兩股懾人心魄 他身旁另有一名八鱗長老 雙手十指 身 對的

端漆黑,似乎也有邪門奇功 十五名五鱗以下的各級殺手 他們身後是七名七鱗武士, 及二

並非爲自己擔心,口在乎的花無情,也 的花無情,也不由眉峯一皺,他瞧到這等强大的陣容,甚麼都不 只是他還帶三名初

士,其餘的由心怡姐妹對付,記住,老由我來對付,師妹迎戰七名七鱗武是他囑咐瑶仙主婢道:「這兩名八鱗長 咱們是以寡敵衆,手下决不能留情。」

座還有事向你請教呢。」 笑道:「商議完了麼?姓花的, 笑道:「商議完了麽?姓花的,本那名眼射紅光的白衣人此時又嘿

自盤龍石府 眼射紅光的白衣人道:「聽說你來 花無情道:「不,在下正在尋找盤 ,此話當眞?」

花無情道:「甚麼事?你說吧。」

龍石府 「莫非你跟盤龍石府有仇?」 眼射紅光的白袍人神色一怔道: 想給他們一點教訓。」

花無情道:「這是在下的私事,

勞閣下 滅盤龍石府並不是一件難事。 與咱們合作,以本幫龐大的實力, 本幫與盤龍石府也有過節, 紅眼白衣人道:「話是不錯, 朋友如 如 作 過

傳說 輕視他們, 全是一片敬畏之心 花無情道:「哦, 道上朋友只要提到盤龍石府 這倒是聞所未聞。」 ,閣下居然敢如此 在下聽到過江湖

之蛙, 不會那麼說了。 4,他們如果知道本幫的實力,就紅眼白衣人道:「那些人只是井底

> 能夠勝過盤龍石府?」 花無情道:「閣下是說貴幫的實力

不信?」 紅眼白衣人面現怒容道:「你可是

在下焉能不信。」 作盡,天下武林竟無人敢挺身除害 花無情道:「貴幫爲禍江湖, 壞事

莫非找死!」 紅眼白衣人大怒道:「姓花的

合作麼?怎麼,你又反悔了?」 花無情淡淡道:「你不是要跟在下 紅眼白衣人强壓怒火,道:「本座

意 沒有反悔, 不過你先要表示你的誠

花無情道:「哦,你要我發誓?」 紅眼白衣人道:「本座不信這些

行了 你只要交出于昌父女盗走的藏寶圖就

昌父女盜圖與我何干?」 花無情道:「你這是强人所難,

是你救走的, 紅眼白衣人哼了一聲道:「于小 你敢不承認了?」

交給你?」 後 在在何處我 但那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至於甚麼藏寶圖,在下毫無所知 花無情道:「不錯,我救過于 也不知道,你叫我拿甚麼 區咱們就分了手, 她現 小雅 9

信? 紅眼白衣 人道:「你認爲我會相

劃下道來吧,單打羣毆,悉隨傳花無情冷冷道:「那就不必說廢話

便

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爺送你上路。」 的鑌鐵鐧道:「過來吧,姓花的,

相碰。」 :「師兄,讓我去打發他 花無情道::「好的,不過此

賜招。」 八尺之處,才停下脚步道:「朋友 便緩步而出,直到高大白 語

她如何美法,除了瑶台仙姬四個字,任何地方,無一不美,如果硬要指出 很難找到適當的評語 公孫瑶仙臉似芙蓉,膚如 凝脂 出

竟然美得令人眩目,美得令 鐧說甚麼他也揮不出去。 無論是何等不解風情的魯男子 一般的秀美絕俗,估不到公孫瑶仙 白衣人原已覺得她們主婢三人都 怎麼能夠辣手摧花?這 人發呆 也會

這人的心地還蠻好的嘛,這樣吧 看怎樣?」 們過幾招玩玩 公孫瑶仙微微一笑道:「瞧不出你 9 手下都留着一點 你咱

身綉七鱗的一級武士道:「你去教訓紅眼白衣人回頭向一名身材高大

高大白衣人應聲躍出,一 花無情還未答話, 公孫瑶仙已道 振掌中 讓大

具有驚人的蠻力,妳不可與他的兵刃 人必然

公孫瑶道:「我知道。 [衣人身前 ,請

他忽然嘆口氣道:「姑娘

妳回去吧,我不想傷妳。」

請 高大白衣 人道:「好吧 姑

衣吐 霆萬鈞一般。 人右肩井大穴, ,寒芒如電, 公孫瑶仙道了 一縷劍風直奔高大白 來勢之急, 一聲有僭 右臂 宛 如雷

,倒竄五尺,他非有如此驚人的劍法。 可 高大白衣人萬萬想不到 ,他非當場丢人現眼不昀劍法,如非他應變奇快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 像公孫 •

一個七鱗武士來說「過一招之中,就丟 之中 ; 這 弄 得 個人他還如此狼狽

風,湧來一片枝葉及塵雨,疾雷撼山之勢壓頂而下,所 威 於是在一 足使天地失色 所 這帶 是一擊之 是 一擊之 題 數 調 以

待枝葉遠揚、塵埃落地之後, 沒有人能瞧淸場中的搏鬥 才能瞧出鬥場的現象 觀戰 者 者直

死, 剩下 一個白衣人? 甚至震散? 場中搏殺者原有兩人 一個 震散?要不場中何以只剩,莫非公孫瑶仙被鑌鐵網搏殺者原有兩人,現在却 剩鐧却 下震只

瑶仙正 有如 知道這是 霞吐艷,亮麗中帶着一|俏生生的站在他的身邊, 霞吐艷 一項錯誤的判斷, 向花 無情身邊

的白衣人去了,因爲對手已經離去 時所有的 目 光 一起投向場

必已分出 究竟是怎麼了 勝負,他還呆呆的立在場中

面露殺機,有的是 衣人那一夥却 一瞧,花無情這 一臉恐懼之色 面 色驟變 然 有片平

點傷痕,他那柄沉重的濱數問即引起身形顫抖,面如死灰,全身瞧不出半敢情這位巨無霸型的高大白衣人 落在地上

的生活 只要他安份守己 ·安份守己,今後仍能享受常人來他是被公孫瑶仙廢掉武功,

高大白衣人扶過一邊,擧手來紅眼白衣人的無邊殺機, 是公孫瑶仙 不留活口 慈悲心 一揮道: 他命人把 他命

瑶仙也迎向六名七鱗武土,展雙雙向二十五名各級殺手衝去湧了過來,心怡心祺同時一擊 · 一聲嬌叱, 殺氣騰騰的 ,展開 聲嬌叱 去 一場公孫

光所至,血肉横飛, 心怡姐妹可不像公孫 , 血肉横飛,殺人就像切菜以猛虎出柙之勢衝入人羣, 瑶 仙那 羣慈

大白衣人一樣,武功盡失,數十年的武功,也被淸風帶鱗武士全被一股淸風掃過, 般,二十五名殺手簡直不堪 公孫瑶仙 沒有殺人 ,但那 六名七 擊。 一跟苦糖

這只是片 但赤鱗幫除了 刻 之間 兩名 時 八間 鱗 是 如 老此 , 的

F70

竟然全軍盡墨

色不變 們的部屬死傷殆盡,他們仍然這兩名八鱗長老却十分自負, 神雖

戴着黑色手套一般 , 另 如今他的一雙手掌全部烏黑,像是一八鱗長老,原是指尖呈現黑色的 似乎有一團火焰在眼眶內燃燒,不過紅眼白衣人的雙眼此時更紅

退到三丈以外,這兩人由我來對付。」功,因而對公孫瑶仙道:「妳們主婢快兩人必然習得一種極爲歹毒的邪門武花無情瞧得心頭一懍,他知道這

你 公孫瑶仙道:「不 我要留下來幫

聽我的話,快退下去。」 公孫瑶仙知道她這位師兄已經練

花無情道:「這只有增加我的顱慮

心怡姐妹 退堪與下與

怨無仇,你們竟敢對本幫弟子連白衣人冷哼一聲道:「姓花的,咱老已迫近花無情身前八尺之處, 道 趕盡殺絕 一 殺絕,本座要你還我 你們竟敢對本幫弟子 剛退開 座要你還我一個公對本幫弟子連下毒
「姓花的,咱們無
丽八尺之處,紅眼
丽八尺之處,紅眼

你們為甚麼攔阻咱們的去路?」花無情道:「哦,咱們旣是無怨 咱們旣是無怨無

本幫的 E的叛徒于小雅逃走,使 紅眼白衣人道:「那是因 逃走 · 使本幫受到 是因爲你協助

> 道是怎樣一個後果! 及指出于小雅的藏身之處重大的損失,你如果不交; 你如果不交出藏寶圖 知,

父老了 遭了報應, 鱗幫橫行江湖, 豈不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我 那好辦,你們學項羽自行了,你們兩位自然無額見江東江湖,無惡不作,如今居然

花無情迎胸撞來 火的掌風,帶着强勁無比的壓力話之間,已然一掌拍出,一股炙 自己找死, 紅眼白衣人大喝一聲道:「這是你 休怪本座出手無情-· 一股炙熱如一股炙熱如

他必然接不下來 花無情如非習得紫竹神 2無情如非習得紫竹神功,這一掌赤鱗幫的八鱗長老果然功力非凡

想測探這位八鱗長老的功力。 於是他以四級神功揮掌迎擊,

震之威,竟是如此的驚人。 雙方掌力一 但見沙飛石走, 接, 草斷木折 响起轟的一 這 聲

白衣 人却連退三步之多。 不過花無情被震退了 紅 眼

的 主婢退出三丈,實在是多此一學 夠跟他們放手 鱗長老不過如此 無情心中冷冷一 于一搏,他適才要瑶仙迥如此,連心怡姐妹也一冷冷一笑,名震江湖

一點,咱們要走了。」
,沒有時間在這裡耍猴兒,請你讓開,沒有時間在這裡耍猴兒,請你讓開,瞧着滿臉怒容的紅眼白衣人道:「閣,瞧着滿臉怒容的紅眼白衣人道:「閣此時,他將紫竹神功提至第五級此時,他將紫竹神功提至第五級

雖輕, 幾 只是連退三步 公乎冲口: 紅眼白衣人適才一掌互擊, 一身功力却不容忽視 噴出 血來, 而且胸中血氣翻騰 看來這個人 年紀

縮。

然拚個兩敗俱傷,他也不能就此退

交代,好在對手的功力高得有限,縱

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對幫主他就無法
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對幫主他就無法

「黄兄, 幾個女娃兒, 於是他回頭向另 我迎戰姓花的, 不必留下活口 一八鱗長老道: 請你去除掉 那

命的機會必然不多。 姓黃的內力較紅眼白衣人稍弱 掌力帶有劇毒 ,除了他的獨門解葯 **一解葯,活**

前。以急如閃電的速度,攔在姓黃的何,口中一聲暴叱,身形一飛衝天衣人推出一掌,不管這一掌的結果大為焦急,他先以八級神功向紅眼 花無情見他撲向瑶仙主婢 黄的天 果眼 心 身,如白中

眼白衣人瞧去 住姓黃的 八鱗長老 動 如 他才運目, 向 紅待

聽到 所以無暇瞧看 一聲慘呼 他推出 因爲 他要攔截 姓 曾 黄 的 經

不信,可以回頭瞧瞧。」
吁道:「作惡之人必有報應, 此時他看到了 却忍不 閣下如 若

毒功的八鱗長老也曾經聽到 也像冬天泡在冰水之中 這一看,他不僅面無人色, 他先躍退丈外 他是在對姓黃的說話 ,再轉身向後瞧看 不停的顫抖 他的全身 這位身負 聲慘呼

在幾個後生小輩手裡。 內力比他高明的 但像這等慘狀,他還是首次看見 估不到陰溝裡翻船,今天竟然栽赤鱗幫橫行江湖,當得是無往不 因爲他瞧到 不成人形, 八鱗長老 他曾經殺過不 眼白 之,已經支離 少人

,莫非你還要趕盡殺絕?」,廢了七個,現在只剩下老朽一個了不過頭點地,你們殺了本幫二十六人黃的只得雙拳一抱道:「花少俠,殺人 但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 姓

一張嘴能夠說話。

他雖是全身動彈不得

還有

亡命, 說這到底是誰的錯?」 ,于昌被殺,于小雅被你們追得天涯花無情道:「想趕盡殺絕的是你們 並偷走本幫的藏寶圖,換了少俠,難 姓黄的道:「于昌父女背叛本幫, 如今連在下你們也不放過,

至於偷走貴幫的藏寶圖,這只是片面 昌父女的背叛,只是棄暗投明罷了 是一個人人痛恨的邪惡組織,于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貴幫倡亂江

姓黃的面色一變道:「如此說來

力一擊。 他已將毒功提至極限,準備隨時作全此人的雙手依然其黑若墨,可見

如是讓它傷到瑶仙主婢,那個麻煩旦他無法全部封住姓黃的掌上劇毒黃的,更不願讓他有出手的機會,黃的一切却瞞他不過,他不願放過 神情是那麼隨便 那個麻煩 放過

,一姓 姓 西 世 黄 的 是 他

待姓黃的感到玄機穴一陣疼痛,他 已一指點出,這一指來得無聲無息 他才

知道業已被人所制 現在是肉在砧板上,除了任人割 他還能有甚麼法子?

甚 都 如 麼 有 雲 會死無葬身之地,你等着瞧吧。 有咱 今後你們不只是寢食難安,還 們的分舵 財寶如山 ·要得意 ,姓花的 你毀了 天下每一個 咱們算不了 赤鱗幫高手

不饒你 你一命了,心祺,斬掉他一雙毒「爲了答謝你的忠告,看來我不得 免得再害別人。」

黄的一雙殺人無數的毒掌,已然斬落下,在一陣驚心動魄的哀嚎聲中,姓心祺嬌軀一晃,劍光連續閃了兩 地面之上了。

般的鮮血,然後毀掉他的武花無情吐指如風,替他 功阻 ,再解止止噴泉

開他的穴道。 功的七鱗武士扶着往回走,花無情忽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他由兩名廢掉武 然叱喝一聲道:「站着。 功的七鱗武士扶着往回走, 得憚忌三分,想不到今天遇到了尅星 的人物,只要提到毒掌黃山,任誰都 ,毒掌被砍去,武功被廢, 這位八鱗長老,在江湖上是有名 難免有一

要命你就拿去吧。」 黃山回過身來道:「你還要怎樣?

你們帶幾句話給赤鱗幫主。」 花無情道:「我不要你的命 只要

赤鱗幫再敢爲禍江湖,只要碰到在下 花無情道:「叫他收斂一點 黃山道:「請說。」

喪家之犬似的落荒而去。 幾位失去武功的赤鱗幫高手 不敢回答,只是說了一聲走 便像

他們只好歇在此地了 晚趕到濟南的,這一意外的躭擱 花無情原想只在中宮鎭打個尖

當

就在眼前了 ,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市,已經兩個時辰之後,這個「四面荷花三面聚晨天剛破曉,他們就啓程趕路

,花無情等 一行就住在此

如果

絕不讓他們有一個活着。

商業繁榮之區

,就進午餐, 然後

> 戶戶垂楊,因而古詩中有「濟南瀟洒似 江南」之句。 濟南名勝極多,而且家家泉水,

垂 泛舟其中,那能不令人心曠神怡 ,湖中蘆荷處處,如此美麗的景物 瑶仙主婢長年居住於紫竹仙府 大明湖在內城西北 是七十二泉所滙成,岸上綠楊飄 週圍七十餘

們遊罷湖中的鐵公祠 會陶然其中了 與世隔絕, 南每一處名勝古蹟,這天他們是遊城此後他們每日出遊,足跡踏遍濟 不得不返回客棧了。 一旦瞧到此等景色,自是 , 可惜時間有限, 當他 , 已是夕陽晚照

色半城湖」的寫照,在此可以領略無 歷歷在目,「四面荷花三面柳, 臨絕頂,只見黃河如帶,濟南全市 文昌閣、魯班廟、 數石佛,爲我國歷史藝術之遺蹟。 於六朝時代,寺北岩壁之上 南六里的千佛山,上有興國禪寺 此外山上還有觀音堂、關帝廟 大舜祠等勝蹟。登 ,刻有無 一城山 建

遺 閉門就寢。 疲乏,這天瑶仙主婢略作清洗,便已 ,身體精神都難免有些

開濟南,今後應該往那兒走。 只有花無情還沒有睡,他在想離

林中數百年來,從無人 戦盤龍石府的主人 狄飛虹的, 他此次闖蕩江湖,原是奉母命挑 從無人知的最大秘的所在,因爲這是武 但他並

而且近十年來,也從未聽說江湖 有盤龍石府的門下出現過。

然會插手過問。 但盤龍石府是正義的象徵、邪惡 ,江湖上的不平之事, 他們 心

無情的估計,只要他在江湖上走動禍江湖,是他們出現的時候了,以 遲早總會碰到他們的。 才沒有瞧到他們 也許近十年邪惡斂跡 ,但如今赤鱗幫爲 海昇平 以花

他想着未來, 一杯熱茶喝了下去。 計劃去處 9 便順手

茶,十幾天來習以爲常,並沒有甚麼他們每天遊罷歸來,房中必有一壺熱是住在兩頭,茶水是店小二供應的, 他們在「易安居」住的是一排三間 瑶仙居中, 花無情與心怡姐妹

毒是來自那杯熱茶了 但今天却出了問題了 才知道他中了劇毒,當然,他立即感到有些異樣,及運 ,因爲熱茶 劇功

向鄰室呼叫道:「師妹……師妹… 經的「承滿」、「不容」二穴之間 一面運功,將劇毒逼於陽明胃 9 同時

公孫瑶仙只不過剛剛躺下, :「甚麼事?師兄 聞ご

沒有喝? 花無情道:「桌上的茶有毒,妳有

公孫瑶仙道:「我沒有喝, 師兄是

> 問心怡姐妹,有沒有飲那毒茶?」 花無情道:「是的,我中了毒 9

以到

一人迎戰公孫瑶仙,其餘三人奔向一丈以內,他們乍然一分,似乎想

她說話之間,四名黑衣人已經撲

花無情及心怡姐妹。

公孫瑶仙一聲嬌叱

,身形陡然騰

怎麼辦? 地碎裂之聲,不待公孫瑶仙詢問,已中就傳出砰的一聲脆响,像是茶杯墜 就喝下去了,但公子中了毒,咱們該喝,如非公子及時示警,小婢差一點聽到心祺的語聲道:「小姐,咱們沒有 花無情語音未落,心怡姐妹的房

空而起,掌中劍急如飆風,劍芒所至

血肉横飛,刹那之間,四名活生生

裹 有大批殺手來攻,妳們趕快收拾好包 花無情嘆口氣道:「來不及了, 咱們保護公子,儘快離開此地。」 公孫瑶仙道:「賊人既然下毒,必 咱

都有賊人出現,她們已經結束好了 便打開房門,雙雙飛身而出。 公孫瑶仙主婢也聽出屋面及院中

出怯懼之色。

他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之中,

]神情,但他的目光之中,却已露黑髯老者雖是面蒙黑帕,瞧不出

林,絕對找不出具有如此身手之人 今之世,除了盤龍石府,數遍當今武 投足之間,連殺他們的四大高手,

0

到一個如此年輕的姑娘,

居然在學手 他們絕未想

當

其餘的黑衣人呆了

殘破不全的屍體了。

的黑衣人,業已斷頭折足,

變作四具

七名,花無情等一到院,屋面上的賊 人也飄身而下,十五人聚在一處了 院中的賊人是八名,屋面上的是

微微的顫動,

劍芒似電,泛出一股駭

嚴霜,雙目紫光隱隱,掌中的長劍在

公孫瑶仙美如仙姬,

此時却面含

個都具有頗爲不凡的身手。 這般人一律黑衣蒙面,似乎每一

是那條道上的高人?咱們有仇?」 花無情向他們掃了一眼道:「朋友

誤會,希望姑娘能夠原諒。

公孫瑶仙道:「誤會,

這話怎麼

黑髯老者雙拳一抱道:「這是一場

一起上吧,還等甚麼?

她向黑髯老者冷叱一聲道:「你們

咱們是拿人錢財 一名黑髯飄飄的老者哈哈笑道: 與人消災,別的你

黑衣大漢向他們撲來。 語音一落,伸手一揮,立有四名

生,但盜亦有道,

咱們

從來不殺好

黑髯老者道:「咱們雖是以殺手爲

公孫瑶仙囑咐心怡姐妹道:「妳們 來人由我來對

們是壞人了?請問閣下

壞人了?請問閣下,咱們作了心祺怒哼一聲道:「如此說來,

那咱

些傷天害理之事?」

感激不盡。」 的代價,敬祈姑娘高抬貴手 盤龍石府是壞人,天下就沒有好人了 老朽見事不明, 黑髯老者道:「姑娘言重了 但已付出四條生命 老朽將 如果

人中了毒?」 黑髯老者道:「甚麼解葯?莫非有 公孫瑶仙道:「好,拿解葯來。」

拿出解葯,否則你們別想回去。 子喝了毒茶,中了你們的暗算,不過 這點毒還奈何不了咱們公子 心祺冷哼一聲道:「不錯,咱們公 ,你趁早

立即由額頭暴了出來,道:「老朽决未 黑髯老者身軀一震, 咱們是中了別人的連環計 豆大的汗珠

僱你們來的?」 公孫瑶仙道:「那你說, 是甚麼人

莫三十餘歲,身材中等,一副文士打黑髯老者道:「那人自稱吳仁,約

公孫瑶仙道:「就只這樣?

中二指,忽然向他自己的雙目點去。朽這十名部屬。」語音一落,右手的食願意自廢雙目,尚祈公子小姐放過老 無珠,才犯下如此重大的錯誤,老朽殺的竟是公子和小姐,這是老朽有眼級子,咱們就替他殺人,想不到他要 得追問或打探僱主的來歷, 黑髯老者道:「本行的規矩 只要他付 是不

上文提要: 威迫利誘王小石為他們所用,條件是不加罪於他的好友唐寶牛、方 少、溫柔,如能成功行刺諸葛先生,答應王小石要求,由他的大哥 中有蔡京、傅宗書、四大侍衞, 王小石退入愁石齋內, 不知何時已出了幾個 於是枱下交易即成…… ,蔡、傅以好言相勸 白

雲飛從樑上躍下,說明大哥派他來之事 取代諸葛先生在朝野的地位,王小石還要求回去請示大哥和二哥, 温瑞安

「你可知道他的敗筆在那裏?」 得恭聆太師教益。」

没有出頭的日子,才不寫了,是不是和我都寫得一手好字,你知道再練也道你也學過三年臨碑,不過知道聖上 蔡京微微一笑:「你客氣了 我知

得該把恐懼表現出來的好 了。他本來要故作鎮定,但隨即又覺 棋不定。他曾習過字的事 事,只有他

因爲他不知道蔡京肯不肯說。 有人說:當「心腹」的第一件

說。 什麽問題,什麽時候連半句話也不該要懂的事,便是要懂得什麽時候該問

沒說。 ,所得到的結果,實在不如半句話也 有人在不該說話的時候饒舌不已

話來保住顏面,可是所得回來的結果 ,往往是令人不知他的存在。 有人爲了怕說多錯多, 寧可不說

問 時說話、說什麼話?實在是門大學 --該怎麼說話、如何說話、 何

已把握得爐火純青,可說是到了增 分則太多、減一分則太少的地步。 一起也久了,對說話的分寸和時機 「王小石的字,寫得的確很好,可 傅宗書在官場混久了, 跟蔡京在

惜還不夠火候,」蔡京果然說了下去:· 傅宗書忙道:「卑職對書畫是門外

傅宗書的心幾乎跌落到小腹裏去

身邊十分親暱的人才會曉得。他的字 本來鐵劃銀鈎,字字均有開山闢石之 却似早已洞悉此事。 決不容忍再有一人與他們並駕齊驅 所以他早早棄筆,並絕口不提自己 但他心知皇帝和太師俱以字稱著 聽蔡京的 口氣

不過當今聖上。」 :-「其實練練字又有什麼,反正你也寫 蔡京見他臉上陣黃陣靑, 哂然道

還不乾脆擲筆,寫來作甚!那王小石 師項背,天資這般魯鈍,又沒悟性 道:「是呀,我再怎麼寫, 不自量力,怎逃得過太師法眼!」 傅宗書心裏舒了一口氣, 也遠不及太 嘴裏忙

出他筆下峯迴路轉、令人應接不暇,四字,用四種筆法寫成,這樣雖炫示 一筆而成。」 蔡京沉吟道:「他是失在把『不師古法』 活多變、不拘一格,確有佳妙之處,」 「那也不然,以字論字,王小石靈

耀。要是一筆一劃、步步爲營,單憑 字論,已是個不世人物。」 然後他補充道:「他就是壞在太炫

落得個不仁不義之名,又怕殺不了諸 對殺諸葛的事,也莫衷一是,猶豫未 葛自己反而落得被殺;另一方面, 决。一方面,他怕殺了諸葛在江湖上 葛以爲民除害。他旣知道不能擺脫我 想藉殺諸葛而炫蓋世功名, 語音一頓,又道:「從字論人, 也想殺諸 他 他

在要跨出「愁石齋」之際,王小石

有問於白愁飛:「大哥真的要我非殺諸

葛不可?」 白愁飛肅然點頭

「爲甚麼?」

會的人 「就算蘇大哥容得他拿人送官,諸葛也 容不得他和你我苟全!」 「因爲要整飭京畿路律法,嚴辦幫 ,正是諸葛;」白愁飛恨聲道:

照理王小石已不可能再作推託。」 早見及此,白愁飛亦已出面證實了 決定交給了蘇夢枕……」

傅宗書知道自己該說話了:「太師

力,但又躍躍欲試,所以,他把最後

的勢力,但又不甘心任憑我們的擺

他亦明知未必攻破得了諸葛的實

筆在初乾的硯上蘸了幾蘸,凝墨竟冒 幾個字寫的是: 寫了幾筆, 出了煙氣, 在思考着甚麼東西,隨手拿起了筆 王小石聽罷,長吁了一口氣,像 毛筆也浸了墨汁 白愁飛稍爲留意, ,他隨手 只見那

得浮移不定,神光閃爍,他遲早得要

可能還會有變卦,不如太師派個人去

傅宗書提首道:「依我看,王小石

才接下去說:「單憑王小石這手字,寫

個鼻煙小瓶,在左手背上倒了一些粉 技巧,而不是收的問題。」蔡京取出一

然後舉手放到鼻端去嗅了一嗅,

、闊闊的、遠遠的,重要的是放的

「對這種人,倒是要把網張得長長

王小石擲筆道:「只怕沒有識貨的 白愁飛微笑道:「好志氣!」 「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白愁飛道:「現在就有用着的地

道我沒有派人去盯他?」

蔡京微笑反問傅宗書:「你怎麼知

他的神情也沒什麼特別

眼神也

方。

王小石道:「你是說蔡太師和傅丞

際 白愁飛道:「他們也確在用人之

處。」 這樣淸逸淡澹的字,人品必有可取之 王小石喃喃自語道:「蔡京能寫出

話? 白愁飛問:「難道你不相信他們的

王小石反問:「你可知道我爲甚麽

决心要殺諸葛?」

利祿, 敵後,悄然離開天泉山,獨守愁石齋 ,你就不會在金風細雨樓盡挫强白愁飛道:「如果你只是爲了權位

只是一個藉藉無名、平凡的人而已。」 道:「所以有人若要對付他,我 開封府。」王小石頓了一頓,接着又說 發揮和印證,他讓我們沒白來這一趟 信任我們 成了京城裡第一大幫的當家之一, 王小石激動地道:「就因爲是他,我們 再强,才幹再好,也得不到証實,我 因爲 沒有蘇大哥,我武功再高,本領 ,」王小石斬釘截鐵地道:「無論是 王小石道:「我是爲了 ,讓我們的能力得到全面的 蘇大哥 一定阻 的 他

王小石的肩膊:「我一定支持你!」 他們豪笑着,踢開愁石齋的門 「我也一樣,」白愁飛大力地拍着

大步邁了出去。 初冬的陽光普照,卻是綻發出冷

冽的寒意,彷彿那是冰雪的膽魂。 他們先看到的,不是陽光的笑臉

而是陰霾在人的臉上結成了寒霜。

還頹喪,跟他剛才的趾高氣揚,沾沾 自喜成了兩個人似的 他的樣子,要比在市場上叫賣了三天 但連一粒鷄蛋都沒有賣出去的小販 方恨少垂頭喪氣、沒精打采,看

唐寶牛則很生氣

遠要火爆。 人都知道他要比火刀火石火槍火摺子

她甚麼表情都有一些。 溫柔的表情則很好玩

子 幸災樂禍的多。 有點憤怒, ,不過仔細看去,骨子裏恐怕還是 看她的樣子,彷彿有些不 但又像是在悲天憫人的樣子,彷彿有些不屑, 樣又

的心情 表情千變萬化、豐麗多姿,一如她們表情千變萬化、豐麗多姿,一如她們的

另外還有一個人 剛才並沒有在

這人是朱小腰。

也有一絲焦惶之色。 對剪着許多昨夜的嫵媚, 有點慵懶、 非常開淡 此刻她臉上 但 長 睫毛

場中似乎還少了一個人 這個人剛才還在場,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而今卻不在

「張炭呢?」王小石問方恨少

袋了 情的時候,如果去問唐寶牛詳情, 深刻,同時他也明白,當發生重大事 不求甚解、强不知以爲知,印象十分 一定是丈八金剛蒙了眼 王小石跟他交過手,對這人讀書 ,簡直要連東南西北都要分不清 別說摸 腦 那

溫柔亮着眼睛熱烈的說:「他呀?

F74

王小石到底執不執行?

怎樣動手?

日內必殺諸葛,否則提頭來見。」

蔡京對王小石所下的命令是:「三

眼都能看進自己的心坎裏去。

的文臣武將傅宗書,都總覺得他每

但饒是威鎮邊疆、雄視天

問題是:王小石如何執行? 蔡京當然把計劃告訴了王小石

沒有事麼? 哇哈!他惹的麻煩可大了。」 還是方恨少先問:「你進去之後,

道:「我這不是已平平安安的出來了 王小石撫平了長衫上的皺紋,笑

們這兒可有事哩! 溫柔又搶着說:「你那兒沒事,我

生甚麼事? 後外面似也沒有甚麼劇烈打鬥的聲音 已離去,溫柔、唐寶牛、張炭、方恨 ,此地又是光天白日的大街上,能發 少、朱小腰等俱非庸手,自己進去以 王小石當然不明白, 八大刀王都

去,這樣一來,我們反而知道裏面一卻攔在齋前,結成刀陣,不許我們進 知不對路,想要進去察看,八大刀王 才算放了心 屋簷那兒, 定有事,正待强闖,忽看見白二哥在 都知道你打勝了,可是又不出來,心 一退了出來,樣子十分狼狽,我們 ,八大刀王也追了進去,但隨即又 方恨少期期艾艾的道:「你進去以 跟我們揮手示意, 我們這

算是沒白來京城這一趟,也沒白活這 下感動,想到自己有這些朋友,着實 王小石知道這干人待他的好,心

「你這番好話,算是給自己討好臉來 了?不是爲了你,後來能鬧出這種事 唐寶牛卻向方恨少氣虎虎的道:

王小石忙道:「後來發生甚麼事

王小石道:「一定有甚麼事。 唐寶牛怒道:「沒你個頭!」 方恨少忙道:「也沒甚麼。」

不過是張老五……他……他被抓進牢 方恨少强笑道:「也沒甚麼事,只

唐寶牛又一記霹靂:「那還不是爲

生害親朋,死害街坊。」 呀,大概可以起座村莊了罷?你眞是 公子,你倒是學問沒一書袋,經籍沒 一籮筐,但連累的五親六戚七朋八友 溫柔在旁加一把聲音:「是呀,

敢張聲。 方恨少一向好辯喜駁,此際竟不

甚麼?扣押張五弟當人質不成?」 部的人藉故扣拿了張炭,忿道:「這算 王小石以爲大概又是蔡京指使刑

油的燈,這些人怎會眼睜睜看他被抓 截一截的好不好?」 ·「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們說話可別 敢情還有內容。」然後向方恨少叱道 白愁飛低聲道:「張老五也不是省

溫柔道:「讓我來說,他……」

個書, 偷書還不怎麼,一偷偷了那個人的那 還不打緊,還叫張炭這渾小子偷書, 要臉吃古不化的東西學人看書, 一輪衝鋒似的說:「方恨少這王八蛋不 話未說完,唐寶牛已岔了進來, 這不是自討苦吃,這可是幫他 看書

> 也沒個理兒的,我叫小方別充書呆子 說是不是?」 了,你看這不就充出亂子來了嗎, 你

答而再問:「你說甚麼?」 一時也不知是甚麼,不是甚麼,只能 底,然後問王小石「是不是」,王小石

不懂? 知道發生何事。溫柔氣呶呶的道:「好 不成?咱說了那麼多話,你一句都聽

溫柔嫣然一笑道:「你怎麼來 白愁飛道:「那由你來說好了

二分深,奇怪的是,脚印周圍的磚石

口青石板地上,有兩方脚印,入地約

王小石隨他目光望去,只見近街

全無裂痕破碎,直似是工匠鑄刻上去

麼事?。」

東西,我就是說他沒好的下場。」 溫柔哎了一聲說:「那小子老愛偷

甚麼東西來着?」 王小石眉毛一軒,道:「他又偷了

唐寶牛一口氣十八盤似的盤到了

呀 ,你說你說,儘說成這樣子,

沉聲道:「看。」

白愁飛忽用肩膊碰了碰王小石

事?是怎麼給人抓起來的?」

王小石也不怕他,只不過想早些

白愁飛一怔,道:「我是來找老三

才我沒看見你來的呢?」王小石的心 溫柔情深欵欵的凝向他:「怎麼剛

白愁飛耐心的道:「張炭犯了甚麼

的是書。 書?連書他也偷?」 「書,」溫柔嘴兒一噘:「這次他偷 王小石奇道:「書?他偷了甚麼

指:「你問他呀!」 一雙手攏進衣袖,又抽了出來,臉 方恨少站在那兒,鼻子有點發白 溫柔把纖纖玉手往方恨少那兒一

這一句可惹火了唐寶牛:「你聾的

上儘是想笑不是,想辯不敢的表情。

有這種脚印。

白愁飛匕鬯不驚的道:「你看

王小石暗抽了一口凉氣道:「好厲

他一見,臉色也凝住了

他一向就住在這裏,這兒從來沒

王小石當然知道不是。

白愁飛只說:「剛才發生的是甚麼

溫柔倒一時沒會過意來:「……甚

「怎麼說?」

害

圓十丈之內面對强敵時最有利的位置 方位看來毫無特別之處,但卻是這方這人一來到就選了這個位置,這 ,這人無疑是個高手。你說呢?」

且還有個輕功極佳的好幫手。」 「來人不但選了個有利的位置,

意兒來:比賽釣魚。」

靠碰運氣,這不就公平得多了嗎?」 「這怎麽說呢?」方恨少還是說箇

也不得不說這一句話:「結果誰贏 「你們苾眞有閒,」這次連王 小石

脚印已深陷在石板上。

另外一對,卻不然。

那只是一對平凡的足印。

一眼看到原先的脚印,那是因爲那對

淺淺的足印。

這是當街大道,行人路過,脚印

本就難以一一辨析,王小石能

雙印在石板地的足跡之後,又有一對

卻是甚麼都看不出來,只好問:「你們

溫柔好奇,

隨他們的目光望去

在看甚麼?」

王小石目光移轉,就看到在那一

大頭佛來了。」 方恨少唉聲道:「這一釣 却釣出

生事,釣魚才不會釣出禍事來吧!」 溫柔插嘴道:「還說呢!要不是你

有甚麼關係? 王小石也笑道:「對了,釣魚跟書

王小石問出這一 句的時候,在白

中有些枝椏蔓延出牆外來,風吹過的大風車花樹上,樹正值開花時季,其風車花來自這街角圍牆裏的一棵

就發現那右邊的鞋印上有一朶花

小的風車花。

王小石一時不解:「嗯?」然後他

得到,」白愁飛生怕溫柔糾纏下去,

一物都會說話,不過只有聰明人才聽

「這世上,一風一花一雪一月一事

「甚麼?脚印也會說話?」 「脚印不但能看,還能聽。」 「脚印有甚麼好看的?」 白愁飛道:「脚印。」

問方恨少:「你偷了甚麼書?」

愁飛的心裏, 大是佩服

難事,可是要殺的是諸葛先生,換作小石的武功,去殺別的人,並不是件任是殺死名動朝野的諸葛先生。以王王小石剛才甚至, 人會不會履行諾言讓他晋身,在在都超生,天下雖大能否容身,傅宗書等 甚麼人來着,就算王小石能夠殺得了,白愁飛從來就沒有見過王小石殺過 是極不易解决的問題。 諸葛先生,是不是能在四大名捕手

才是棘手之處。 當一個人惹上這種事端, ,一輩子也難免沾上麻煩,這一個人惹上這種事端,就算解

可是王小石居然還能像沒事的人

我呢,我輕功好,要比登山越嶺;各

有所長,誰都不服誰,只好想出個玩

溫柔會猜謎兒,要跟我們比猜燈謎; 子;張炭胃口佳,亦跟我們比吃飯; :「唐寶牛力氣大,要跟我們比扛石擔

看他輕鬆自然, 跟平時沒有兩

湖上難得一見的人物 愁飛見王小石面臨危艱而無憂色, 時在處理小事的時候是何種態度; 管行刺是否能成事, 個人是否能擔當重任, 端在失意之時能否持志不懈;觀察 觀察一個人物日後是否能成大器 但這個人確是江 則要看他平 不白

斬獲,唯獨是溫柔 說不釣就不釣了,我和黑炭頭都沒 ,關係還大着呢! 這邊廂方恨少呱啦呱啦的說:「有 牛最沒耐 心

是你甚麼人 溫柔唬他:「溫柔可是你叫的?我 ,少來跟本姑娘攀親-

,誰先弄懂! 明就不知道! 名。 誰先弄懂這魚的名字, 就不知道是甚麼魚。於是大家都 方恨少嚇得忙說:「是,是,溫姑 ,溫姑娘說她從前在家裏喫過 一尾魚,可怪,只有一隻 便算是第 一說

釣獲的 名。 溫柔又插又一句:「誰說?魚是我 ,查着了魚名, 也只是第二

王小石微笑道:「後來查着了沒

着 方恨少頹 然道:「到現在還沒查

着物 魚並合乃能游 **說過:魪分左右,只有** 實就是俗稱的比目魚。晋時劉淵林曾 王小石道:「這大概是魪魚罷, ,爲人所得,故曰兩魪。」 , 否則, , 單行時易落魄得一目, 必須兩

F 76

如果沒有絕世的輕功,誰能踏在花上 沾了泥塵却仍不踩壞了花瓣?」 的脚踩上去了,雖全不損花朶, 的泥塵仍沾了些在花瓣上,試問,

露內力,但下盤功夫之好,只怕當世 往這兒一站,既未炫示輕功,也未顯

魚……」

是來人走了之後才落下來的呢?」

王小石心下一悚:「會不會這朶花

可眞閒空。」

「他們在作比賽,」方恨少解釋道

「釣魚?」白愁飛眉毛一揚:「你們

「不會,」白愁飛雙眉深鎖:「那人

但鞋

足踏在花上,竟能不損花瓣分毫,只「那朶花正好落在右足印上,那人

王小石點點頭。

傳此書已無眞本,不知……」

今個兒大夥起了箇大早,到汴河去釣

吐舌頭道:「我可不懂這麼多淵源

方恨少聽得王小石這般一說,吐

『列眉寶鑑』、『攔江網』並稱於世,唯失,並以飛星易理,論運勢變化,與

配爲八字,專取財官印綬,論人事得 書,傳爲唐李虛中所著,以天干地支

王小石道:「這是本參悟命相的奇

白愁飛一怔:「『吞魚集』是甚麼東 方恨少訕訕然道:「『吞魚集』。」

白愁飛道:「看到那朶花沒有?

未開始凋謝。

花瓣落地的時候,純白的花朵還

花瓣轉呀轉的便落了下來。

幾乎跟我可以相比。」 方恨少羡慕地道:「啊,你眞有學

能跟方公子相比。」 王小石謙道:「過獎,過獎, 我那

咱們不妨切磋切磋。」 可見你還有自知之明, 方恨少倒是眼也不眨:「說的也是 他日有暇

方恨少坦然道:「對,我有敎無類 王小石忙道:「那敢切磋,只有向

是這魪魚又跟偷書扯上甚麼關係?」 你可別跟我客氣。」 王小石笑道:「不客氣不客氣,只

樓』,想交給厨子烹而食之,偏是溫姑 就來了,」方恨少趕忙說下去,「那時 不吃白不吃。」 ,我們幾個人,拎着尾魚上了『孔雀 「說着,我倒忘了,哪,關係馬上 不過,那條魚也沒了氣

都是你們把我那條魚給弄死了!!」 溫柔兀自忿忿地道:「還好說呢!

兩名漢子,上得樓來,我們一看,便說了下去:「正在討論的時候,忽然有 這次大家都沒理她,方恨少逕自

方恨少奇道:「怎麼著?」 白愁飛忽道:「慢著。」

愁飛問:「這兩人是不是後來抓

方恨少愕然道:「是呀,你怎麼知

王小石見白愁飛望望地上的脚印

告奮勇的去了。」

陷入了沉思之中,便道:「你且說說

繫葫蘆,眼裏盡是滄桑的樣子,另一是中年漢子,一個樣貌很是落拓,腰 氣派的模樣, 相貌堂堂, 一個包袱。」 方恨少用手搔搔後腦,又扶正了 尋思地道:「也沒基麼特別,都 那潦倒的中年漢子, 兩隻手特別粗壯,很有 倒沒有甚麼特別處…… 手裏還挽

王小石知道他必然是想起甚麼人 ,他也沒有問,反而怔了一怔: 白愁飛忽「呀」了一聲。

面的一本書,就是『吞魚集』!」 「對!」方恨少道:「包袱裏,最上

拿來看了 以爲是跟魚有關,想查個清楚,便去 王小石恍然道:「你們看這書名

方恨少一拍大腿:「對呀!就是這

卻不學好。」

必要偷?」 王小石道:「你可以向人借呀,

道:「我也想借,溫姑娘卻說……」 「這……」方恨少有些期期艾艾地

去!自己捕的自己煮,總有味些兒!」 秘法,咱們把魚帶回金風細雨樓裏烹 它偷過來,說不準裏面有記載烹魚的 『吞魚集』,名字好好玩,就說:快把 方恨少接道:「所以,黑炭頭就自 溫柔倒是爽快:「我聽小方說有本

> :「只是,那兩人把書放在外邊麽?要的確是京城裹第一把好手,」王小石道 不然,你怎能一眼望見?」

決不是件難事。」 要看透那層布帛,看見書册的題名 看得一清二楚;那人用一層藍布裹着 點飛過,但我能將其爪子羽翼紋路均 裏亦能視物, 嘻嘻的道:「我的目力特別好, 憑我的眼力,孔雀樓裏陽光充足 "的道:「我的目力特别好,在全黑「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方恨少笑 人看飛蠅,只見一小黑

顆硬塊,像是石子之類的事物,是也 ,我現在就看得出你右襟內藏有三 他笑笑,這一笑充滿了自信:「譬

「佩服, 佩服。」這次王小石說得

方恨少氣得耳朵一動,王小石忙

便走了過去,故意跟那兩名漢子搭 說:看我的,然後吩咐老唐幾句話,

「張炭確是妙手空空,若論盜技

白愁飛冷哼道:「難得一對電目

所以張炭就過去偷書?」 包好,但仍給你神目如電,瞧破了, 把話題岔了開去:「哦,原來那人把書

方恨少頷首,道:「黑炭頭這回子

花枝亂顫。 溫柔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笑得

王小石問:「甚麼事?這般好

好逗法?」 ,笑死我了,你知道那塊炭怎麼個溫柔仍忍不住笑,邊笑邊說:「哎

來否 又樂不可支,忍俊不住,咭咭地笑了 還請教他們姓甚麼。」說到這裏,溫柔 那道好吃的菜餚, 搭個位子?那兩人自是讓他坐了下 「他跑了過去,跟那兩名漢子打了王小石以不變應萬變:「請說。」起法?」 揖,說:這兒桌子都讓人佔了 。黑炭頭又向他們介紹說孔雀樓有 跟他們攀談起來

炭頭兒怎麼說?」 抱拳問:『未請敎兄台高姓?』你道黑 夏商周朝的周姓都齊全了?』夏姓漢子 巧法,要是多來一位姓周的,豈不是 『我姓夏。』黑炭頭笑道:『竟有這樣子 威皇的漢子望了商姓漢子一眼,說: :「那風霜的漢子道:"我姓商。』相貌 所幸方恨少替她把話題接了下去

王小石只好問:「怎麼說?」

我們吃了呢?』黑炭頭這才優哉悠哉的 了。』黑炭頭只說:『都不對。』姓夏的不。姓商的漢子又猜:『一定是姓蔡姓夏的猜:『你姓范罷?』 黑炭頭說 訴你們罷,我姓史呢!』」 說:『看你們着急成這個樣子,我就告 漢子奇道:『既然都不是,又何必怕給 『我不敢講,怕給你們吃了。』姓 :『你姓高嗎?』黑炭頭當然搖頭 方恨少忍着笑道:「黑炭頭說: 商的

這句話一出 ,王小石也不禁好笑

聲,只道:「這張炭好生捉狹 一向冷着臉的白愁飛也幾乎笑出

王小石笑着道:「不過 這一說可

黑炭頭笑着盡了一杯。」 兄伶牙俐齒,咱哥兒倆倒失敬了, 夏姓漢子卻舉杯敬黑炭頭,還說:『史 好涵養、好脾氣,只互覷一眼,那姓 你逗着了,也心服口服,沒二話說。』 方恨少笑嘻嘻的道:「這兩人倒是 好小子, 倒眞給你耍了。」

這般忍讓,張五哥也不好太得寸進尺王小石道:「這兩人好氣度,人家

必有隱衷,決非尋常人等。」 白愁飛却沉吟道:「他們忍而不發

麼個樣兒的?

也得要到手,就在這時候,大水牛就 炭偸不着,便算是兔崽子, 怎麼行!咱們原先約好的了 在酒樓下面, 方恨少毫不在意地道:「不玩下去 白愁飛這可 大叫三聲:『救命』……」 一時沒 聽懂 他說甚麼 ,要是黑

跑到街心去叫救命?」 王小石也問:「他好端端地,怎麼

到樓下與大 告辭,回到 炭已把書偷盜得手,揣在懷裏, 允約好,要老唐在下面大聲呼救,方恨少慢條斯理的道:「這是黑炭 與大水牛會合……反正回到我們的桌上,再付 兩名漢子往樓下瞥的 名漢子往樓下瞥的刹那,要老唐在下面大聲呼救 再付了 當賬藉,故張

王小石嘆道:「可是你們偷東西

的道:「古里古怪的,還不知是用來作列列、一行行的人名。」方恨少悻悻然嘛,內容與魚蝦蟹全無關係,只有一 甚麼的一 料翻開來一看, 「我們原只想借一陣子就還給他 內容與魚蝦蟹全無關係,只有一 這算甚麼『吞魚集』

還給人家,我想,他是在半途給孟空

張炭則說先去把書

吃了之後

7一家飯

万恨少道:「我們就且找了

王小石道:「至少也是要件。 白愁飛也道:「這册子裏大概有文 王小石失聲道:「不好。」

王小石很謹慎的問:「那册書是怎 白愁飛道:「他們這就闖禍了。」

版 **黄紙柔靭,墨色濃厚,大約是溫州** 行寬,字體整齊渾樸, 印,私人刻造,雙邊、 方恨少不加思索便道:「那是杭州 印得還眞不錯哩。 白口、 歐陽詢體字 字大

下拜見副樓主、三當家。」

來的人是「小蚊子」祥哥兒,

一臉

只聽一個瘦子的身形自牆角閃了

向白愁飛、王小石抱拳道:「屬

方恨少詫道:「甚麼?我是要說下

你急甚麼?」

白愁飛忽叱道:「是誰?」

「這個嘛……」方恨少搔完了後腦 知可記得內容?」

潛了進來,自己還懵然不知

9 全無所

不禁臉上一紅。

方恨少這才知道白愁飛是喝問誰

王小石動容道:「你倒是記得淸楚

樣。

機伶精幹之色,

臉白得像冰鎮着的

炭揣在懷裏,大夥兒都沒有再作細看看跟烹魚無關,即隨手遞選張炭,張 又摸下巴,「倒是一時沒加注意,我

得清楚:「後來張炭是怎的給逮去,文字內容倒不講究,印刷刻本倒瞧 王小石心忖:這位書生倒是古怪

議對策。

白愁飛揮手道:「好,我很快就回

要是沒有重要的事,請返風雨樓一

天泉山的湖水昇騰,

天泉山的湖水昇騰,樓主要與你商是沒有重要的事,請返風雨樓一趟祥哥兒道:「蘇公子囑咐,副樓主

白愁飛峻聲問:「來作甚麼?

白愁飛一揚眉道:「你還有甚麼 祥哥兒留在原地,並未離開。

管吩咐。 道:「你說下去。 這兒,看有甚麼用得着處,請二位儘 白愁飛不再理他, 祥哥兒道:「蘇公子說,我就留在 轉頭向方恨少

方恨少一楞道:「剛才我說到那兒

空等人脅持了罷,後來八大刀王出現,挑戰閣下,一直打入了愁石齋,我們正想助你一臂,但那八名王八又一一退了出來,垂頭喪氣,一看就知道是戰敗了,我們正想進愁石齋去,但大門又攏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大門又攏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大門又攏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大門又攏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大門又撒了起來,那八個拿刀的不許

唐寶牛不耐煩地道:「你說到那些

歐陽修的!」 書是甚麼大黑口小黑口,甚麼歐陽詢 方恨少怒斥道:「文盲!文盲! 我

那是說到這裏!我是說到追拿張炭的

又何必要問我們正說到那裏!」 白愁飛冷冷地道:「你既已知道

方恨少爲之語塞。

樓上的那兩名漢子?」 王小石岔開道:「來的人就是孔雀

了罷?我這兒還有姓廖的朋友呢!』」 拓的漢子第一句就說:『史兄,咱們可人,無聲無息地到了我們後頭,那落 嘩啦倒水似的說了下去:「便是那兩個 有緣,偌大的汴京,咱們一天見了二 。』你道張炭怎麼說?這黑炭頭兒還 方恨少的話匣子打了開來,嘩啦 回頭笑着說:『商兄敢情口渴

狀, 可有點過份。」 王小石忍不住道:「張炭惡人先告

方恨少逕自說了下去:「那兩人也

F 78

又不犯法的

趾高氣揚的甚麼刀王,像蛇嗅着了硫 似有點想發作,姓夏的卻先向我們抱不生氣,但有點着急的樣子,姓商的 口氣,倒是張炭有種,他說:『你討回 磺,全在那兒軟住了,誰也不敢吭一 討的。』說也奇怪,那八個窮凶極惡、 我有一件東西,是要向這位小兄弟追 人也不敢掃了大家的雅興,只不過,的朋友,羣龍聚首於此地,咱兄弟二 拳團團一揖,道:『想來諸位都是道上 本書是不是?我本就想送回給

與白愁飛互覷了一眼。 方恨少說到這裏的時候,王小石

王小石沉聲道:「會不會是他

白愁飛沉重地道:「看來是他們

王小石溫和地道:「你且說下 方恨少奇道:「他們?誰?」

陣白,依然沒有吭聲。」 商的横了八人一眼,那八人臉色陣紅 烏龜一指道:"是他們阻撓了我。<u>」</u>姓 『可是你並沒有送還。』張炭向那八名 何况向來偷書不爲賊。」姓商的說: 有他的說法:『取後送還,是謂借也 說:『不問自取,是爲賊也。』張炭自 的?』張炭說:「借,不是偷。」姓商的 那姓商的還笑嘻嘻的問:『這書是你偷 猜着是誰了。我們開始也覺得奇怪 方恨少仍是道:「我知道了,你們

白愁飛淡淡地道:「他們當然不敢

兩人精明,只好道:『我姓張,拿了你咱們當朋友,閣下不姓史。』張炭見這 意思, 往自個兒頭上攏:『我是行家, 他在,誰也逃不了。」」 微一笑,向姓商的漢子一指,說:『有 們的東西,我認栽了,卻不知你們是 了張炭一會兒,才道:『看來兄台沒拿 行家?』這次是姓商的扯了扯他,手腕 看出來了。」姓夏的奇道:『那一行的 這本書的?』張炭芯是有種,把事情全 這時『哦』了一聲,目光也向那八人 怎麽追查到這兒來的呢?』那姓夏的微 故不理他,逕自說了下去:「那姓夏的 回問張炭:『你是怎麼知道我們有 道:『有這回事?』見那八人不作 五指一拿,作了個空空妙手的 那姓夏的頓時明白了,又打量 少似對白愁飛沒甚麼好感 一眼就

王小石聽到這裏,道:「這個當然

不是姓商姓夏的。』姓夏的漢子大笑道 由得地不掮上,只好說:『我看你們也 的飯王張炭張兄弟了?』張炭這下可不 約約記起一個人來了,卻一時想不起 既是張炭,誰不知道是個俠道上的漢 姓商的却仍是問有關那本書的事:『你 : 『是啊,咱們算來誰也沒騙着誰。』 下沒看走眼的話,閣下就是大名鼎鼎 是誰。姓夏的又道:『那麽說,如果在 方恨少道:「對,我那時候也隱隱

> 箇。』」 因你而起,還是得要請你移駕到衙裏 了,落拓的漢子的神色也較鬆緩下來 我看看你,還是由那溫和的大漢收下書遞回給他們,兩名漢子你望望我, 跟烹魚無關,送我都不要呢!』於是把 奇?有甚麼大不了!我見裏面所載, 回沒好氣的說:『一部小書,有甚麼稀 子,卻又何必窺視這部書呢?』張炭這 走一趟,例行公事,要請恕罪 ,說:『張兄弟,委屈你了,這事兒,

白愁飛冷哼一聲道:「果然事無善

,太過份了!誰貧圖他一本小書!」 王小石嘆了一口氣道:「恐怕就不 唐寶牛在旁吼道:「他們芯地小氣

才都眼睜睜地,看那姓鐵的姓崔的,

唐寶牛呆了一呆:「你說甚麼?甚

的靈感,忽止住我們,問:『敢問你們我都想要動手,那黑炭頭兒不知那來是這般抗聲,溫……姑娘,大水牛和大恨少打斷他的話:「當時老唐也 唐在旁說:『甚麼二爺三爺王八爺的 二位……可就是鐵二爺、崔三爺?』老 想扣我兄弟可不行!」,那兩名漢子都 欠身道:『我是鐵游夏,他是我三師弟

追命?」 祥哥兒在旁「呀」了一聲:「鐵手和

三和老二。」 朱小腰點了點頭:「四大名捕的老

們可眞箇是目無王法了。」所以, 炭跺足叫道:『別動手,這一動武, 們都信得過他。』溫女俠還不忿氣,張去銷案,很快便會送張五俠回來,我 笑道:『承謝,承謝。』鐵手則說:『只 說:不可與四大名捕爲敵!」那追命一 娘和老唐都想要動武,我說:『沈大哥 請見諒,我就跟你們走一趟罷。』溫姑 喪地道:『不知是二位,冒犯之處,還 張炭大概也是這般想罷?聽了便很沮 鋤强懲惡、扶弱濟貧,可打不得也! 名號,都怔住了, 這兩人可是持正衛道、俠義仁風 方恨少道:「對呀,我一聽他倆的 天王老子來都不怕 咱

去的。」 押走了張炭。」 是我!不慫恿炭頭兒去偷書就好了 人做事一人當,這趟衙門,該由我 他說到這兒,自怨自艾地道:「都

事……只怕,那册書」 ,怨不得人。」 白愁飛冷冷地道:「這叫各由自取

,張炭這一去,倒不致有什麼大

王小石沉吟道:「如果是他們兩人

溫柔自旁「殺」了出來:「他說你們兩個 「沒意思, 你聽不懂麼!」冷不妨

方恨少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

方恨少氣得耳朵又歪了:

胡塗蛋都該去坐牢!」

他剛到的時候,暗自提防衆人會動手板上的鞋印,敢情是鐵手的了,許是王小石向白愁飛道:「那對深陷石 兩個足印。」 穩,以致得把眞力導出,在地上踏了 力貫全身,然而下盤功夫似不夠沉

以應付的人物。 身武功,都在一對肉掌上,眞是個難 較弱,才洩露了他內力駭人。此人 《,才洩露了他內力駭人。此人一白愁飛道:「就是因為他下盤功夫

損的,必然就是追命了。」 王小石道:「那麼,脚踏花瓣而無

白愁飛道:「只有他的輕功,

夠真箇登萍渡水,輕若無物。」 方恨少聽得哼了一聲。

祥哥兒臉上也有一種不以爲然的

樓

去一趟,」遂低聲向王小石道:「太 白愁飛道:「樓子裏有事,我還得

要謹慎行事,一擊必殺。」 一趟衙裏,替張炭想想法子。」 說過,你與龍八太爺聯絡的事, 王小石點頭道:「看來,我也該去

個張炭來的。」 此事,但遲到一步,他已趕去衙門了 我看以金風細雨樓之力,還能保出 朱小腰道:「顏大聖主奉命來調停

王小石奇道:「奉命?奉誰的

出了事,便遭我們來了。」 朱小腰一笑道:「蘇樓主知道這兒 王小石看看朱小腰、祥哥兒和白

F 80

愁飛,笑道:「頃刻間即來了三起人馬 大哥,真想出事都出不了事咧!」 蘇大哥好快的耳目!結交到這樣的

白愁飛道:「蘇大哥是强人,可惜 王小石道:「二哥不同意麼?」 白愁飛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對方是諸葛先生。」 王小石道:「二哥認爲連蘇大哥也

你要多加小心。」 門不過諸葛先生麼?」 白愁飛道:「這倒很難說,不過,

王小石道:「我在放手對付諸葛先

生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 王小石道:「先行退出金風細雨 白愁飛道:「什麼事?」

的事,要是能成,萬事都好安排。」 金風細雨樓。如果失敗,是我一個人「這樣,我所作所爲,才不致連累

「二哥的看法呢?」

「……只是太委屈你了。」

大哥。」 快絕書,還要勞你費心,替我呈上給 表明非要退出金風細雨樓不可,寫成 「這是什麼話!我得要找個理由

手,我也會撥給你。」 「這個不成問題……你要動用的人

寶牛、方恨少就足夠了。」 「留下朱小腰……其他的我只要唐 「他們……能幫得上忙嗎?」

> 三、趙畫四等人,還不足夠嗎?若動 若論武功,有魯書一 的,能免則免。」 用風雨樓的弟兄太衆,難免會牽連上 「他們心底好,而且跟我有交情 、燕詩二、 顧鐵

盯着我們的該是趙畫四罷?」 「你說的有理……不過,現在一直

絕對可比追命三捕頭。」 「『踏雪無痕』趙畫四,以他的輕功 「太師大概仍對我們有點不放心

「這是生死大事,難免得要小心謹

「所以營救張炭你還是不宜露面的

「你在什麼時候發現他在簷上

「剛剛。」

「我也是剛才。」

「果然好輕功。」

「就由他跟着吧……」

旁人聽得見,溫柔卻看不過眼,叫道 是把語音壓得十分之低,不會有任何他們二人說這一番話的時候,原 ·· 「哈!我發現了一個秘密!」

不止有八婆,也有八公的!」 溫柔沾沾自喜的道:「原來這世上 白愁飛不友善地望向溫柔。

兩人頓時停止了說話。

得意洋洋:「現在我才知道,什麼英雄細語,小聲說大聲笑;」溫柔繼續她的 「我以爲只有女人才咬耳朵,竊竊

好漢,也都一樣!」

重。」遂又吩咐祥哥兒在此候王小石的巷看看。記住,能忍則忍,以大事爲多瞭解四大名捕的事,不妨先去瓦子 了。」然後低聲跟王小石疾道:「若要 地向王小石道:「我這就先行 信,他自己則先行離去。 白愁飛聽了她這一番話, 行一步 步

死 地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隻螞蟻的嘴,很不高興的跺着脚,彷彿要踩 溫柔見白愁飛說走就走, 又氣噘

王小石看得心中微微喟歎

「他去那裏?」溫柔問

「回風雨樓。」

「我們不去麼?」溫柔再問

們可願做些事兒? 想老練能幹的顏聖主必能解决, 「先不回,」王小石道:「張炭的 你事

什麼事?」這次是方恨少問

「大事。」

「跟誰做?」這回到唐寶牛問

王小石指了指自己

勃起來了:「這樣子的事,最適合我們」,跟你做大事?」 唐寶牛又興緻勃

什麼事兒?」 高采烈的又問了下去:「快告訴我 這次他的話還沒說完, **告訴我,是**

王小石只給了一個這樣的回答 (未完・五)

很快便痊癒,與星兒住在一條小船上,好不快活。可惜不久,段大姐 大姐立刻命人替其療傷, 前來命星兒往打探水龍的行踪,兩人分離在即,依依不捨,突然, 上文提要: 蒋傷,還安排一名叫星兒的姑娘侍候他,高峯的傷受了傷,迫不得已,只好回龍記棧房找段大姐,段 高峯被三船帮的人尋仇,雖重創對方一人,自己亦 星

兒竟嘔吐起來,把高峯嚇了一跳……

星兒不回答,她甚至也不回頭看

越是這樣, 高峯越傷感, 比他更難過 所以

他怎不愁腸百結,難以自制。 那麽美妙的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月的甜蜜日子,星兒的一舉一動, 高峯的心幾乎欲碎 P眼前,這令 學一動,均 回想着一個

只不過當高峯癡癡的站在小船頭

「我很好,只不過突然一陣噁心 」星兒道

就

「那就睡下吧,我替妳去。」 我很好!

一件油質衣服

那把小刀就插在她的腰帶上 她匆匆的换穿了 天色已黑, 江面上十分平靜

茫裡,是那麼的陰森 望江對岸, 十多艘帆影點綴在夜色蒼

來,迅速的抵在小船邊上不動了 便在這時候, 忽然有一條小舟划

年婦人。 小划子上面只有一個人,一個中

站在那中年婦人的面前, 高峯急忙爬出小船艙,但却晚了 星兒只一見, 便立刻跳過去,她 點了

一步,那小划子已往對岸搖去了 高峯大聲叫:「星兒, 多加小心

情景就好像她根本不認識高峯一

她不回答。 只不過星兒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証明星兒比他更傷心,

> 頭往小艙走過去。 上望了一陣之後,他無精打彩的又低

他一定會哭。 他很想哭,如果他不是個大男人

他的感覺是凄凉的

一驚,因爲小艙中竟然端坐着一個然而當他剛低下頭,猛然令他吃 船上沒有星兒,便無生氣了

這個人當然是段大姐。

探水龍的下落,又不是去同人拚命 你就如此不放心呀!」 你天生多情種子嘛,星兒只是去打 段大姐笑意盈然的道:「高小弟呀

低頭進了 他只是發出一聲蓋怯的笑,便也 高峯心中覺得段大姐很神秘。 小艙內。

酒 峯笑道:·「高小弟,來,段大姐陪你吃 段大姐斟着酒,也學起杯, 對高

盡 ,重重的又放下酒杯在桌面上。 他的臉色什麼樣,大概除了段大 高峯不由得舉起酒杯,他一飲而

意,因爲這証明段大姐的做法, 對於高峯的表現,段大姐更覺滿 連高峯自己也不知道。 已收

到了預期的效果。 段大姐心中明白,欲要抓住一個 高筝的缺點就是太痴情了 心,就必須抓住這個人的缺點

江湖上太痴情的人,是很危險

你還得多多的加以磨練,凡事要『五』 的道:「高小弟,你的刀法雖是一流, 江湖閱歷却差遠了,往後的日子, 段大姐又爲高峯斟着酒,她淡淡

高峯一笑,他也不明白 ,這時候

他學杯又喝乾酒

沒有聽過五思而後行的。」 他仍然垂手的放下酒杯,道:「大 我只聽過凡事要三思而後行, 却

是一般人說的話,我們江湖中人就必 段大姐一笑道:「三思而後行,那

神就會沒命,所以必須再加兩思而變 「因爲我們輸不起,有時候一個失

成五思。」 道:「大姐,妳多開導,可否告訴我又 高峯幾乎忘了星兒,他一笑,問

段大姐道:「三思不外是如何『進

思也有失神的時候,就好像那天你在她一聲冷笑,又道:「有時候,五 於五思,那便再加上熟思敵人的想法 如何『掌握』,『結局』是什麼,至 熟思敵人如何對自己下手!」

山裡救了我一樣

三船幫五個人圍在大山裡一陣砍殺。 高峯早就想知道,段大姐怎會被 他也覺得段大姐的武功不俗,因

F82

爲一個女子能抵禦五個男子的圍殺而 不死,這個女人一定不簡單。

幹什麼的,如果她不是幹正當的營生 高峯就不會留下來。 高峯也想知道段大姐這一組合是

道人物,這已經令高峯不敢往黑道去 高峯永遠也不會忘記老爹的職 高殺頭是劊子手,殺了不少黑

思」也不足以保命。」 些陷阱是會要命的,所以有時候,『五 描淡寫的道:「江湖上到處是陷阱, 三船幫人圍殺之事,但段大姐却只輕 高峯等着段大姐說出那天怎會被 有

她伸手拍拍一邊的高峯,笑笑。

段大姐是個俏姑娘。 高峯在山中替她解圍的時候,還以爲 她笑起來很好看,她本來就美

題轉移到星兒身上。 段大姐俏目轉動着,立刻又把話

你覺得星兒怎麼樣?你對她可還滿 她先是四下裡看看,道:「高小弟

高峯道:「星兒是我看到最好的姑

高峯道:「星兒的一切,我都喜 段大姐道:「你喜歡她什麼地

歡。 段大姐笑了

> 峯以爲段大姐在笑他沒見過女人 她笑得實在有些莫測高深,但高

> > 江岸邊上很靜,當星兒接近岸邊

芒半遮掩,露出一些羞怯的樣子 於是,高峯低下頭,他甚至把眸 段大姐更笑得開懷了

個目的 她的進 的,那就是她滿意於她的設計但段大姐的笑,却又包含着另 一步目的,就快達成了 個人的笑,有時候就代表着甚

高峯去對付一個令她頭痛的人物。 她覺得計劃很順利, 段大姐先要留住高峯, 所以她笑開 然後再由

吧? 道:「大姐,星兒不會有什麼危險 高峯忽然抬起頭來,他關懷備至

從事,她會平安的回來,如果她大意 就很難說了。」 高峯一震,道:「怎麽說? 段大姐道:「很簡單,如果她小心 段大姐道:「不應該有危險!」

高峯急得搔着頭皮,道:「眞爲星

遠跟着你 星兒了, 段大姐笑笑,道:「這証明你太愛 如果星兒回來,我就叫她永

道:「大姐,謝謝, 高峯激動的伸手握住段大姐的手 段大姐又笑了 謝謝你。

她再一次得意的笑了

大船。 附近 艙門掛着一隻氣死風燈,看上去好像 似林,灰濛濛的大船上,只有靠近船 一隻螢火蟲。 帆已落, ,她發覺岸邊一共攏靠了十一艘 一隻隻插天也似的桅杆

在附近跳下水,就那麽游呀游的到了 一艘大船尾。 星兒當然不敢直接往船上走, 她

在船上面。 她雙手抓牢船舷, 腰一挺,便站

她發現水龍,她就會立刻游過江,她 的龍頭老大水龍是否在大船上,如果 不會在此露面的。 星兒的任務,就是要看看三船幫

接着一陣碰砸聲傳來,星兒便知道大 艙中有人在賭牌九。 大船艙中傳來一陣哄堂大笑,

,這種喧鬧聲她聽得多了

她也知道水龍不和在這條船上

玩賭的。 三船幫龍頭老大是不和下面的人

發現,她立刻明白,船上的人都去玩向另一條大船尾,只不過她什麼也沒 星兒根本不往大船上走,她又游 也沒有水龍的影子。 賭了。船上沒有一個人,當然, 這兒

聚在一起賭博,對於她的出現, 星兒當然也高興,因爲船上的人 就方

她只關心水龍是否在這兒。 少貨,星兒不關心船上裝的是什麼,從船身的下沉情况看,大船上裝了不 條大船共分成四排合靠一起 一條大船,她很快的找了 六艘

影像上看,這個人好像…… 像坐着一個人, 船艙內有燈光, 内有燈光,星兒也發現大艙內好她躍上第三排最外面的大船,大 在那微微搖曳的燈光

壶好像是金子做的一般,發着金光閃明晃晃,小桌四週是錦墩,桌上的酒看到這個大艙十分不一樣,艙內漆得星兒緩緩的往大艙邊移動着,她 不過艙內坐的人不動彈, 只學

進去的時候,大艙中那人開口了。 個金杯在燈下看,當星兒偏頭看 他的聲音很低沉,也有威嚴,令

人有不敢仰視之感。 星兒吃了一驚,她幾乎驚呼出

艙中那人道:「如果是我,就快進

「既然來了,妳還能走得了嗎?」 星兒不稍動,她也沒進艙內 她的心幾乎要跳出來了。

便只有大艙中那人,她相信她還有星兒看看四週,這兒除了她之外

逃走的本事。

誰也無能力把一個潛入水中的人抓 往水中躍,她相信在這半夜三更天 如果大艙中那人追出來,她只要

她不爲所動, 只因爲她要証明

的就是要與水龍照個面。 就是三船幫龍頭老大水龍,她來的目 她要看清楚大船艙內的人 ,是否

大艙內的人沉聲又道:「難道要老 ,大艙內那人不稍動。

的, 發現自己的時候就出來了 不回應,大艙中的人一定會回過頭來 夫起身相迎,你才進來嗎?」 星兒仍然不開口,她以爲她只要 他不是要起身相迎嗎? 他應該在

只不過她又猜錯了

要命 這時候,任何一着棋走錯, 就

該立刻躍入水中逃遁,只可惜她沒當艙內那人剛發現星兒,她就應

動 定只有艙中那人,所以她站着不她以為人們都去賭牌九了,這兒

這種僵持是不會長久的

面上,大聲叱道:「拿下。」 大艙中坐的那人突然一掌拍在桌

目仍然看着大艙中那人的背影。 大艙外面星兒猛一楞,但她的雙

> ,看上去,就好像他們是從地上冒出面挺身而起,八個黑影當然是八個人啦啦」响聲不斷,八條黑影已自船板下 便在這時候,附近船板發出「花花

死衛「三江八怪」。

的「三江八怪」,永遠不離他左右。 身衛侍均是江湖道上厲害角色,其中 這八個人只一出現,星兒便不必 水龍乃三船幫龍頭老大,他的貼

再去證明大船中坐的人的身份了。 人護駕,他安全得很,所以他語出驚 姓水的穩坐大艙裡, 大艙中那人,當然是水龍。

起,半空中,她七個觔斗連着翻 星兒在一念之間,便立刻拔身而

她不打算死在這裡,她的心中還

大姐面前說。

手還緊緊的按扶着她 医緊緊的 按扶着她的下腹,因星兒在空中翻躍的時候,她的左

人。

她心中明白,一旦被抓住,自己

對高峯說的,只不過段大姐不給她機她本來打算把心中一件秘密之事

不會放她走了,只不過她又不敢在段了,高峯一定會很高興,高峯也一定她以為這個秘密如果給高峯知道

星兒立刻知道,這八人乃是水龍

暗中有此八

她當然是往水中躍翻。

便死定了

爲…

兒與「三江八怪」之一的「俏漁郎」何無 空中的人影只有兩個,那便是星

着落入水中。 刹那間,那片網幕已「颯」的一聲緊跟,也就在星兒「噗通」一聲落入水中的 大網快得不可言喩的往星兒當頭罩落聲,但就在兩團人影之間,一面巨型 人影兒發出呼呼嚕嚕 一面巨型

落入水中。 何無痕發出嘿嘿怪叫聲,隨之也

面收。 往回猛然一抖,右手抓牢繩索急往上到大船上,只見他左腕套的銀絲細索 忽又見何無痕自水中脫水而出,落回 江面上水花兒飛濺,不旋踵間

有喜色。 另外七人已圍上來看,一個個面

將巨網自水面拖到船面上,發出「通」「呼嚕」一聲水花又濺,何無痕已 的一聲响。

聲音。 苦的時候,才會叫出那種令 是星兒的呼叫聲, 也是在極端痛 心悸的

,就像一堆肉似的被拋摔在船面。 她自水面被巨網拖撈着無法自由 她

是不會發出那種可怕的聲音。 她昏過去了。 如果星兒不是剛剛身懷有孕,

的低頭看下去,哈哈笑起來。 何無痕抖開他的銀絲巨網,得意 她只叫了一聲便昏過去了

便在這時候 大艙裡那人沉聲道

「三江八怪」齊聲應「是」 ,「俏漁

郎」何無痕已提起濕漉漉的星兒,往大

有力氣,提着星兒就如同抓小雞似的何無痕的身材瘦長,雙臂却十分 那麼容易。

他把星兒拋進大艙口 , 只見艙內

的人緩緩轉過身來。 有不怒而威的模樣。 人好大一顆腦袋, 只不過此人雙目厲芒如豹 四肢却又生

他,正是三船幫龍頭老大水龍。

「稟幫主,屬下只用網把她在水中 「你怎麼殺了她?」

「她怎麼一身是血?」

「可是,我們八人均未出刀呀。 「她流了不少血。

摔得流了這麼多的血。 ,他自知很有分寸,絕不會把人何無痕不相信,他網着星兒摔向 「你一定把她什麼地方摔破了。」

見什麼地方流的血。出血,只不過何無痕找了半天, 他低下頭仔細看,果見星兒還在 也未

> 被摔得流產了。 何無痕永遠也不會知道, 星兒是

看 他當然不會脫了星兒的褲子看一

他木訥的站在那裡不說話。

個個驚訝的看着正自流血的星兒。 另外七人也一樣不開口,却是一 水龍掀過星兒的身子,立刻冷冷

的道:「可惡。」

道, 她是姓段那婊子的手下。 何無痕道:「幫主,至少我們已知

次抓段玉的機會了。」 過她若就此死掉,我們便白白失掉 水龍道:「她當然是段玉的人,只

來。 何無痕道:「且容屬下把她救醒過 水龍沉聲道:「救醒?哼!

樣的要命,只不過女人不覺得什麼 又道:「她流產了,女人流產會要命 他再一次的看着流血不止的星兒 會痛得要命。」 就如同男人的卵蛋被人捏碎是

再也想不到眼前的女子會懷有身孕。 「三江八怪」一齊吃一驚,八個人

,却偏偏派個懷身孕的女子前來刺殺這女人眞毒,她那麼多爲她賣命的人 她存的是什麼心呀?」 何無痕已駡道:「娘的老皮,段玉

水龍重重的道:「段玉一定有她的

何無痕道:「幫主,段玉的目的是

她一個人知道。」 水龍道:「她的任何舉動,都只有

流血?」 何無痕道:「我們怎樣才能叫她不

夫 她又流了許多血,只怕……」 便在這時候,昏迷中的星兒突然 龍大搖其大頭,道:「這裡沒大

挺身呼嚎:「啊-水龍眞快,低身一把扣住星兒的

右腕, 人在斷氣之前, 他的右掌已按上星兒的氣海 總會拚着最後一

那模樣, 就如同拚命不想離開人

口氣掙扎

快一樣。 像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會令人痛 爲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痛快的,就好不想來到這個令人沮喪的世界,只因 這便是造化弄人, 因爲每個人都

曾見過初生的娃兒會笑着出世, 無力反抗的來到這世界上, 所以每個初出生的人便會哭號着 不 想來這世上分享諸多的痛 從來未 只因

牽腸掛肚的事情不想死去。 如果有人真的含笑而逝,這個人 如今旣然來到世上,又爲了許多

她心中塞滿了愛

她本來就快死了 但她却在此刻

> 上。 上去他好像以掌按在星兒的奶幫子 他的雙目直逼星兒,沉聲道:「姑 水龍以內功貫入星兒的氣海, 看

唇的時候,便見一縷鮮血先自口角往 娘,段玉要你來刺殺本幫主嗎?」 星兒緩緩睜開雙目 ,當她啓動嘴

她只是一聲慘笑

她當然不開口,雖然她的嘴唇在

艙外未進來。」 「姑娘,妳並未向我出刀,妳站在

水龍仍然貫足內功,往星兒體內

事情太多了 他怕星兒死去,因爲他要知道的

上的手收回來,星兒就會立刻死掉。 星兒的血還在流不停,船板上流 他也知道, 如果他把按在星兒身

望妳快告訴我幾件事,姑娘,我會厚 「姑娘,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希

星兒仍然不開口

就會滿足的死在高峯懷裡 在想着高峯,如果水龍是高峯, 她的雙目直視着水龍,她的內心 她

我只想知道兩件事

星兒面上有了笑意 她想到了高峯,當然會笑

F 85 段日子,她當然感覺甜蜜。 情相悅,這是她人生中最最快樂的一 一個月的恩愛纏綿,一個月的兩

星兒的笑很好看,高峯就喜歡看

女人的笑都好看,只不過星兒的

地方,是陸上還是船上?」 立刻再加內功輸出熱力 「姑娘,快告訴我,段玉常住在什麼」刻再加內功輸出熱力,他急切的道 水龍以爲星兒答應他的要求

星兒仍然笑,她根本聽不見水龍

麼地方?」 地方,還有她的那個年輕殺手, 水龍急急的又道:「段玉住在什麼 在什

水龍口中的年輕殺手,當然是指 「年輕殺手」四個字令星兒一震。

會說出,高峯就住在對面江岸邊的 星兒可以爲高峯而死,她絕對不 星兒怎會把高峯的住處說出來? 小

到水龍提到段大姐的年輕殺手 她仍然面上有着笑,只因爲她聽 高

不想把妳拋入江中餵魚,却想用香木水龍沉聲又喝問,道:「姑娘,我 件事情,妳快說。」 棺把妳埋葬,只要你說出我問你的兩

她的面上一片痛苦之色,那不是

星兒的笑容收了。

因爲她痛的原故,而是她又想到了高 了生命的胎兒,就這麼的掉了 ,更想到自己的孩子, 那個剛剛有

生活在小船上,身邊養着兩人的結晶 ,過着與世無爭的日子,那該有多好 多愜意,然而…… 如果她與高峯在一起,兩人共同

她再也看不到高峯了。 然而她流產了,她也快死了

痛苦,而且也哭了。 由己的日子的時候,她不但流露出 當她想到原來與高峯一起過着身

妳已經是快死的人了,還有什麼顧 水龍却急急的道:「不用怕, 姑娘

之處吧。」 的女人犧牲了,妳還是說出她的藏身 懷有身孕的女子派來爲她玩命,姑娘 :-「姓段的女人實在狠毒,她竟然把個一邊,何無痕彎下腰也急急的道 妳想通了這一點,便不值得爲姓段

會

味,也許這就是水龍的一次教育機

力的往一邊歪。 星兒又是一聲苦笑,她的頭似無

雖有熱流却大半流失。 動星兒氣海,但因爲星兒流血過多, 水龍的頭上冒汗珠, 他用內功催

料星兒口張氣出,身子一軟,便氣絕水龍咬牙苦撑,正要再逼問,不 在艙門口了

任務是死亡任務,她的面上有痛苦 星兒死了,她好像知道這一次的

但好像也有歉然的樣子。

去,發出「彭」的一聲响,他忿怒

當水龍忿怒的時候, 「三江八怪」分列在大艙口兩邊

入江中餵王八,省事多了。

片赤心,難得,江湖上這樣的人物已 渝,也叫人佩服,送她小船一條吧。」 不多見了,段玉能把她調教得至死不 「三江八怪」再也無人反對了。 水龍冷冷道:「此女對她的主子一

提醒八怪對他赤誠不二,這就是靈活 的運用手段。 他說星兒對主子效忠,當然也在

什麼關係。

高峯是被段大姐叫醒過來的

令高峯也吃驚。 段大姐的嘴巴緊閉着,那副冷傲 「大姐,星兒回來了?

水龍一掌打得星兒的臉往船板上

「弄條小舟,把她的屍體放在小舟 八個人均半低下

最火爆人物,他咬牙道:「當家的,拋 「黑頭」勞三太乃是「三江八怪」中

水龍的話是命令,却也有幾分人

水龍只不過損失一條小舟,那有

似噴火。 段大姐的面色很難看, 她的雙目

「大姐,星兒她……」

以爲自己聽錯了。 高峯幾乎以爲自己在做夢,他更

「大姐,妳說什麼?」

「星兒死了。 高峯一彈而起,「咚」的一聲,

袋碰上艙頂。 人擰了一下似的。 他不覺得痛,但他的心却好像被

「大姐,我不信。

「你跟我走。」 她轉身上岸,匆匆的往江邊下游

走去。 高峯不開口,他的腦海中充滿着 高峯木然的跟在她身後。

有着神仙生活般的快活,然而…… 太多的戀念,星兒的眞情,也令高峯 一笑,都令他不敢相信這件事。 星兒的影子 一個月的相處,實在令高峯有着 星兒那一舉一動一 顰

把持。 已死,這眞是令高峯如中巨杵, 然而突然的消息,遽爾傳來星兒 難以

對着江面,小坡上有個小小土地公廟了蘆葦水草,附近還有個小山坡,正 ,就在坡的右面,段大姐指着蘆葦深 一條彎彎的小支流,兩岸邊長滿

面有條小舟。」 高峯騰身而起, 飛一般的撲進蘆

處,道:「高小弟,你過去看看,

那裡

高峯吃驚的道:「甚麼?甚麼叫流 要定了。 道:「不就是動刀子嗎?姓水的人頭我 但他的話却不是沒力量,他咬牙

擺佈在她的手掌上,髙峯只有聽她的 她太高興了,因爲她終於把高峯 段大姐幾乎要叫「好」了。

只有一步步的往段大姐身邊靠近。 這是一場十分巧妙的計謀,高峯

不高明?高招呀! 高峯就永遠爲她效命,這種手段能說 段大姐只犧牲一個小小的丫頭

你會不笑?

當你看到你恨之入骨的人發瘋

大祖的话。
大祖的话,他啞着聲音在哭泣,沒有聽到段流,他啞着聲音在哭泣,沒有聽到段

她有

說這話的當然是段大姐。 「是水龍,你也有責任。」

叫妳去冒險的呀!」若知道妳有了我們

段大姐沉下臉來,道:「我若知道

當然不會叫她前去冒險

·知道妳有了我們的孩子,我是不會聲,道:「星兒,妳怎麼不早說?我

知道妳有了我們的孩子,

大姐的話。

段大姐沉聲道:「高小弟,我的話 他突然大叫:「星兒,星兒。

立

功的機會,就是替她製造機會嫁給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給她一個

她的話聲充滿了嚴厲,高峯立刻

你……高小弟,你應該知道她懷孕的你,可是我並不知道她已懷孕,而

兒,是誰殺了妳?」

身,但高峯還是乾叫道:「星兒,

星

他用力的抱緊星兒,血水染了他

聲叫道:「星兒!」

只是一刹那的楞然,

高峯「哇」的

個孩子一定是你的,你們在小船上

段大姐道:「星兒已懷了孩子,

一個月,她就懷孕了

高峯大驚低着頭,不由得又叫了

上了那條小舟上,他便也楞住

高峯抱起星兒,緩緩地走上岸

欲碎的聲音,彷彿他嚼着滿嘴的乾豆 他的雙目流露出極其複雜的光芒。 淚水滴在星兒的身上,却又發出咬牙 發出「咯咯」响不停。 他的眸芒中有忿怒,也有痛苦

更快樂。 段大姐就聽得很仔細,她心中也

我說你也有責任。」

「是的,我有責任,我應該替她去

段大姐又道:「星兒是被水龍所殺

有殺水龍的理由,這個理由她永遠也 她想殺水龍的念頭已久,當然她 她好像已預見水龍的人頭落地

理上,已造成不安。 並不放棄她的目的,至少在水龍的 殺手,七次刺殺均失敗了,但段大姐 她也爲了殺水龍,已經死了七個 心

百計的要殺了他,這個人當然不自一個人如果知道有人在暗中千方

來。 分高興,她知道水龍過着緊張的日子 折磨,有時候會令人半夜驚醒起 她就覺得痛快,因爲她爲水龍製造 段大姐雖然七次失敗,但她却十

瘋 程度,這個人也許在壓力之下會發 有時候,一個人受折磨到某一個 如果水龍發瘋,段大姐會笑死!

種女人最可怕! 是個外表熱情、內藏陰險的女人, 段大姐的手段眞是無懈可擊,她 這

水龍有了八怪在身邊,他安心多了。 不利,「三江八怪」是對水龍忠心的 在他身邊,爲的就是提防段大姐對他 把專司押運船貨的「三江八怪」一齊調 水龍就後悔惹上段大姐,所以他

有另一種打算。 段大姐當然也知道這些,所以她

水龍要死,所以她設下計謀,拉緊高 她對於高峯的出現,只覺得合該

筝爲她效命,現在……

高峯把星兒抱進小艙內,他用江 現在她又陪着高峯上了小船。

苦的表情。 水替星兒洗擦着一身血跡,流露出痛

有着激盪,但表情却是淡淡的 段大姐對於高峯的行動,內心中 她只是站在艙口 不說話,即使她

F86

流產而死的。」

髮,

道…「她……她是怎麼死的?」

高峯低頭爲星兒理好貼在面上秀

龍的武功是一流的,更何况他身邊的

八個殺手,你……唉……」

段大姐嘆口氣,道:「高小弟,水我爲星兒報仇,我仍然要找姓水的。」

「我承擔這個責任,就算大姐不叫

片冷傲,道:「高小弟,星兒等於 段大姐喜在心裡,但她的面上仍

段大姐道:「她是被人摔在地上

叫星兒嫁給你的,唉……」

以才將星兒安排在你身邊,我原打算

麼愛護星兒嗎? 就因爲我愛護你

「是的,星兒死了,你知道我是多

「我明白什麼?星兒死了

「我不是這意思,高小弟,

你還不

我不會放過三船幫的水龍。

「可是她却流產而死了 「我怎麼知道?我不懂……」

高峯忿怒的道:「星兒不能白死

這句話是段大姐最喜歡聽的

高峯面色十分難看,他好像大病

此刻說話,高峯也聽不下去的 他悲傷得眞想同星兒一齊死掉算 高峯除了悲傷,便是忿怒。

生活着,他會立刻死掉。 如果水龍這時候出現在這裡,高 他也忿怒,忿怒得想殺人。

如果死了還能同星兒一起快樂的

峯會毫不猶豫的出刀。

上的柔軟羊毛一樣,小心的往一邊攏頭秀髮,就好像他在大山裡整理羊身 把星兒的頭簪取下來,爲她整理好一 又爲星兒穿上最好看的衣衫緞褲, 高峯很細心,他把星兒全身洗淨

們就這樣一起住在這小船上,好嗎?」 妳再也不要離開我了,我

這是段大姐的聲音,她帶着忿

高峯抬頭,他雙目眨動着,道:

「爲甚麼不好?」 「死有甚麼關係,有許多人生不如 「因爲星兒死了

羣蒼蠅,你愛她反而害她。」 不過兩天,她就會全身腐臭, 段大姐冷冷道:「你能陪她幾天? 招來一

安,而且馬上把她埋葬掉。」 段大姐道:「你應該讓星兒入土爲 高筝道:「我怎麼辦?」

兄弟,把星兒的屍體端正的放在這塊

由洞內推出一塊石板,對高峯道:「小

矮老者當先彎腰走入小洞內,他

出十分痛苦的樣子。

石板上,然後推進來吧。」

快

,他寫了星兒的神牌擺上桌。

一桌,神位也有十幾個,矮老者動作高峯看着那大桌,香花素菓擺滿

高峯難過地把星兒的屍體放在石

高峯垂淚道:「那就再也見不到我

却可以爲星兒做些甚麼。」 段大姐道:「雖然見不到星兒, 但

高峯道:「我能爲星兒做些甚

段大姐道:「爲她報仇,使星兒死

她報仇……報仇……」 他緊緊的握着雙拳,虛空交相揮 高峯點着頭,道:「是的,我要替

後你隨我走,要知道想殺水龍,並不 段大姐道:「快把星兒埋掉吧,然

是一件簡單的事。」 高峯邊走邊對星兒低語着:「爲甚 高峯又抱起星兒, 他跟着段大姐 小船,緩緩的往山坡後面走去。

麼自己懷了孕,却不告訴我,妳傻了

這兩句話好說,別的甚麼也講不出 他重覆着這句話,好像心中只有 口

來。 間小茅草屋子,二人尚未走進小茅屋 了幾個彎,前面一道斜坡下,只見有高峯隨着段大姐走,山坡後面轉 忽見一個矮小老者從屋子裡走出

把屋門打開,十分恭敬的站在一邊。 段大姐對矮老者道:「每天三爐香 高峯怔了一下,他發現矮老者已

,你都燒了嗎?」

香將近,大姐進去便知道了。」 段大姐道:「很好。」

疑了 她當先往茅屋內進去,高峯却遲

往別人屋內走?

吧, 高峯道:「我進去,

來。 門口的矮老者已躬身對高峯道:

無皺紋,雙目神采奕奕,只不過滿頭 高峯看看老者,他發覺老者面上

她好像在等着甚麼似的。

來。 前,只見他的雙臂貫力推桌子, 老人的動作很快,回身走到大桌 立刻

有石階往下面延伸。

高峯手上抱着星兒的屍體, 怎好

段大姐道:「當然也把星兒抱進

吧!

段大姐站在一張大桌面前沒有動

之後,反身立刻又把茅屋的門關起

地洞內還似乎有光亮,地洞口也

那矮老者忙躬身道:「今天第一爐

段大姐已在屋內對高峯道:「進來 星兒怎麼

「小兄弟,聽大姐的話準沒錯,請進來

他對老者點點頭,抱着星兒走進

果然,那矮老人隨着高峯走進門

就見地上出現一個地洞口。

當先往洞內走,段大姐面無表情的跟那矮老者用桌上的一盞燈,舉着

見段大姐回過身來對他招招手。 高峯覺得奇怪,他又在猶豫,

高峯明白段大姐是要他也進去

當然,他也要把星兒的屍體抱進去。

燈把石壁上的燈燃起來 的矮老者每走上幾丈遠,便用手中的 洞中的地道十分平坦,前面走着

.彎,高峯便覺得難分東西南北方向照得地道十分明亮,只不過轉了兩照得地道十分明亮,只不過轉了兩

把香,那香爐好像是金製的,亮得使 壁前,桌上燈火明亮,桌上也燃着 有一張桃紅木大方桌擺在正對面的石 人目眩。 這個四方形的石洞十分寬敞,

個小小的洞口露出來。 矮老者走近石壁用力推,又見

吧。」 屍體放入洞壁內,讓星兒長眠於此段大姐對高峯道:「去,把星兒的

到地洞內還有墓窟。 高峯既傷心又驚訝,他再也想不

個星兒善解人意,却突然死去,這打 擊對他實在太大了。 因爲他從小就失去友愛,好不容易有 他難以忍受失掉星兒的痛苦, 只

出很愉快的樣子。 矮老者站在石洞的右後方,他露

段大姐走近矮老者,道:「發現甚 矮老者道:「大姐,妳看……」

矮老者指着洞壁,樣子像是神秘

麼東西似的。 她的模樣, 段大姐立刻貼近石壁看。 就好像在石壁上找甚

單眼直視着。 她當然不是找東西,她從石壁上

將近十三具屍體,正並排的排在

高峯吃驚的看着這小石室,

因 裡爲

不幸自己剛離開舅舅,便陷入其中被人所殺,這原就是一條不歸之路,

他有着唏嘘,動刀殺人難免也會

有的屍體已枯

,

有的屍體可辨男

奇怪的是這些屍體均未把臉覆蓋

一間長方形的石室。

在大桌前,他忍着了,他用力推動石

發出沙沙的聲音, 只見小洞內是

來的死人所備。

他心中思忖,那些大概都將爲未

他想大哭,但見段大姐莊嚴的站

未填寫的神牌。

只見有個小木櫃,櫃子裡放了

不少

高峯心中一動,他望向大桌一邊

洞並不大,只不過一寸多一點,却可原來石壁上竟然有個小洞,那小 以看得到江岸邊。

個小石洞中一目了然看得淸楚。 高峯住的那條小船,就可以由這

,他不但爲星兒悲,也爲自己踏入不死有着極大的愧疚,他擧着香在流淚但事實就是這樣,高峯對星兒的

向江邊,發出冷冷的一笑。 現在,段大姐就從石壁小洞中看

停的觸地,那眞是只有傷透心的人才 爲高峯仍然在哭泣,而且他的頭還不 她的笑聲未引起高峯的注意,因

星兒的屍體自下巴處蓋起來。

、矮老者只用一張白色被單,將當星兒的屍體在石室左面一隅處

歸路而悲。

她心中更高興,因爲這更証明高峯央段大姐當然看出高峯的心意,但

心要爲星兒做些甚麼了。

會那樣做。 如今星兒

死了,高峯當然痛不欲生。 星兒對高峯是眞情的,

她的面上帶點喜悅的站在高峯的 段大姐走過來了。

,他還雙掌拍打着

她木然的站在一邊,心中好像也

段大姐並不加以阻勸。

高峯仍然在哭

地, 於是段大姐開口了

她的聲音不高,却很有力的道:

手。」 你就別再回到小船上了,免遭他們毒 得三船幫的人找上了小船,高小弟 「我們把星兒的屍體接回來了,却也引

邊厲聲道:「他們敢來……」 「唬」一下子站起身,高峯邊拭淚

高峯怔住了。 「他們已經來了!」

船幫有人找上小船去了? 內的地道中,段大姐是怎麼知道 高峯實在想不通,大家都在茅屋高峯實在想不通,大家都在茅屋

里眼,她究竟是怎麼會知道的? 段大姐並非神仙,她當然更非千

她更不會忘了機會教育,她要叫 段大姐當然看出高峯的驚訝。

加 高峯對她崇拜,如果高峯對她崇信有 ,高峯便永遠爲她所用了。

飯桶。」 找不到星兒的屍體,三船幫的人都是 於是,段大姐又道:「如果三船幫

葦中被發現, 體當餌?」 高峯道:「星兒的屍體在荒凉的蘆 難道三船幫用星兒的屍

段大姐道:「所以我把你帶到這兒

高峯道: 他們 也 會找到這兒

我認爲你應該爲星兒去做些什麼了。」 段大姐道:「他們找不到這裏的

重重的點着頭,高峯道:「不錯

我希望姓水的會在這時候出現。」

F88 我們以沉重的心情,在此簡略的祭一

祭星兒吧! 她把一炷香交在高峯的手上,露

注意

矮老者的舉動,並未引起高筝的 突然,那矮老者向段大姐招手。

者立刻又把小石室封閉起來。

高峯隨矮老者走出小洞口,矮老

段大姐已對高峯道:「高小弟,讓

化多端得令人難以想像。

他更不會懂得一個人的心態,變

他不懂的事情還多得很。 這舉動令高峯也不懂。

段大姐正是這種變化多端的人。

痛哭,

一次,眼淚便似江河之潰缺,流個沒年少的人大都感情豐富,此刻一經年少的人大都感情豐富,此刻一經

*

害手下却找來了,而且還帶着兩頭惡 「姓水的不會出現,但他的兩個厲

道:「高小弟,你怕惡犬嗎?」 她走近高峯,又指指高峯的臂

高峯冷笑了

還殺過狼! 他在大山裏放牛羊將近六年, 他狼都不怕,怎會怕犬?

咬咬牙,高峯道:「我出去看

你出去,正好在坡前不遠處攔住他們 小船走去,大概會再折到這茅屋前, ,我看你如何出刀了。」 段大姐道:「兩個人剛剛往咱們那

高峯火大了。

知道得這麼淸楚? 他也不加以多想 人在發火的時候就會失去理智, 爲什麼段大姐會

什麼段大姐不去替星兒報仇? 高峯現在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 他更不加多想 星兒死了,爲

任何能爲星兒做的事,他不會去

多加考慮了。

段大姐沒有走!

*

她仍然站在石室中往外面看。

小洞之中,看到了一個身影 果然,她又從那個叫人不會注意 那

高峯走得很快,他往江邊奔去

他也準備好了,準備好宰殺人的腦

道:「段大姐,這年輕人好一副骨架, 如風,比風還快!」 知本領是否如同屠山所說的,出刀 段大姐身後傳來矮老人的聲音,

「阿德,屠山沒有說錯,這孩子很

德,段大姐手下的忠心之士。 有天份,他沒有師父,是無師自通。」 「阿德」就是那矮老人,他叫司徒

峯, 十字坡前屠山冒名三船幫的人攔殺高 但屠山却差一點頭被削掉。 如果高峯想殺人,屠山早已死在 屠山當然是段大姐殺手之一

屠山也早活不成了。 如果當時高峯有現在這種心情,

司徒德心中激動,當然是太高興

不如天然的來得美,來得純。 塊寶玉,經人琢磨細心雕刻成形,終 豪,他一定會令人吃驚,這就如同 高峯如果是個無師自通的玩刀大

法永遠不會第一, 因爲教他刀法的 一定奇怪得嚇人,能說不是天才? 遠不會第一,因為教他刀法的人如果跟着別人去學刀,這人的刀

而那一式半招才是最厲害的。 師父教徒弟,很少不保留一招半

高峯無師自通,他是天才小刀,

被段大姐佔去了。 的,但那兒只有一個小小洞眼,却又

只是乾着急。 甚至連開口問一句的機會也沒有, 司徒德只得站在一邊搓着手 他 他

小船上走去。 個大漢怪模怪樣的要往柳林下、他的

的惡犬,在船上狂叫狂嗅不已! 原來是惡犬把人帶來了。

沁汗 右手已按在腰帶上的刀柄 他走

小船那面,只見那頭惡犬忽然躍

立刻隨着惡犬轉過身來抬頭看。 他二人當然發現高峯了。

如果高峯天生會用刀,他的刀法 外

他很想自洞中看高峯是怎麼出刀

高峯忿怒的在咬牙,他的手心在

地有聲的往柳林岸邊走過去……

上岸,汪汪叫着往他這邊撲過來 於是,尚未躍上船的兩個大漢,

,惡犬已騰身往高峯撲咬過來了。 那頭惡犬發現高峯了-

回頭看,死狗有什麼好看的? 光迸濺,好大一顆狗頭落在地上。 因爲司徒德也發現高峯的那柄短刀很

高峯剛剛走向山坡前,已發現兩

他也發現小船上有一條小牛也似

高峯也快,他甚至比惡犬還快 那頭惡犬跑得快,雙方相差三丈

人犬在中途相遇,只見寒光一現,紅 眞是乾淨又俐落, 高峯落地也不

他往那二人大步走去,他的短刀

爲那惡犬只照個面就狗頭落地,太令 他好像也把那二人驚住了

頭匐地面閃着咬,高峯便有得折騰 其實如果惡犬以平常咬人的姿態

也不會鬆 就把人咬死,而且狗若咬着人,死 衡着人就往人的脖子上咬, 準備一只可惜這頭惡犬自恃嘴大狗牙利 口

現在…… 於是他把握機會,一刀就砍下狗頭高峯鬥過惡狼,他當然知道這些

一片肅然一 現在他站在兩個大漢面前, 面上

好像有些不敢相信的樣子 兩個大漢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高峯

「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眼睛,直視着高峯。 個身揹巨網的大瘦漢翻動着一雙大 「也是個心狠手辣的小惡棍!」另

鑼。 人裝扮成女人,比女人還女人 右手一隻帶鈎的刀,說起話來似破 另一個却是個四楞八岔的黑漢子

胆鼻,好像俏男人,有許多這樣的男

這瘦漢的面皮也很白,雙眼皮直

江八怪」中的「俏漁郎」何無痕與「黑頭」 勞三太二人。 兩個人敢情正是江對岸過來的「三

沒把我們老一輩的放在眼裏。」 湖小輩們越發的乾脆與狂妄了, 勞三太哈哈冷笑,道:「娘的, 簡直 江

一帶追查段大姐,於是他派出四個人幫分舵的人不但少,而且武功也平常龍左右的,但在這一段江面上,三船龍左右的,但在這一段江面上,三船

高峯道:「江湖不論老與小 如此而已。」 ,但憑

娘!! 廝多麼的囂張,多麼的跋扈,我操他 何無痕怪叫,道:「聽聽!聽聽這

高峯道:「小子,你通個名來。 勞三太冷冷的收起笑面,戟指着

龍左右,昨夜爲了捉活的,水龍把三東洋惡犬好似狼,三頭惡犬也不離水

水龍的大船上豢養了三頭惡犬

分成兩批沿江找。

頭惡犬藏起來了。

「果然是他! 「我叫高峯。」

兒的屍體,爲的就是要誘出段大姐

如今他命人帶着兩頭惡犬去找星

只可惜段大姐未曾誘出來,却把

高峯引出來了。

一頭惡犬削掉頭。

而且高峯只一亮刀,便把水龍的

女人是什麼關係? 何無痕道:「小子, 你與段玉那個

字叫段玉! 高峯心中一怔 ,原來段大姐的名

他却淡淡的道:「我與段大姐的關

錢?或是什麼吸引你上當的車是怎麼把你弄到她身邊的? 手嗎? 何無痕道:「你是她新弄上手的殺 或是什麼吸引你上當的東西? 這個心眼最是陰毒的女人 女人?金 她

說的那個出刀就要人頭的小子?」

高峯沉聲道:「包括狗頭在內。」

勞三太却哈哈笑道:「好小子

你

何無痕一怔!

聲道:「小子,你就是我們勾四當家

何無痕抖下肩上的魚網,他嘿嘿

面前,雙目中似乎在噴火燄

他咬牙站在何無痕與勞三太二人

唇舌 高峯冷冷道:「我不想與你們多費 他的架式一上來,就是搏殺! 兩位,我等着你們了。」

他現在已迫不及待了。 道:「昨夜那女子,一定與你有着勞三太一掄手中鈎刀,嘿嘿的冷

來了,星兒也一定死在你們手中了,吼,道:「你們果然爲了找星兒的屍體 提到星兒,高峯更火,他立刻怒

F 90

高峯道:「我以爲開場白免了,二

位動手吧!」

不慚?」

的皮,你才胎毛脫幾天,就如此大言

勞三太忽的仰天哈哈笑,

道:「娘

高峯道:「希望你也與我一樣有

可惡啊!」

眨眼就沒有了,多可惜呀! 星兒?名字不太好,星星,星星, ??名字不太好,星星,星星,眨何無痕却哈哈笑道:「那個女子叫

死的?」 唉,眞是紅顏古來多薄命呀!」 勞三太道:「那姑娘長得還眞美 高峯怪叱道:「說,她是不是你殺

去。」 不是我們殺死她的,她實在不應該 勞三太道:「我們捉住她了,但却

姐

的事? 有身孕的女子,怎可以去做那種危險 何無痕道:「還用作解釋?一個懷 高峯道:「怎麼說?」

孕的女子爲她送死?這個女人……」 段玉那女人太過份了,怎可以派個懷 便立刻又道:「她也一定是段玉的人 他想到高峯年輕,一定沒經驗 他不往下說了,他用眼神注視着

高峯。 他不知道,段大姐也不知道,因爲二 高峯早就知道這些了,星兒懷孕

聲道:「無論如何,我的星兒是你們害 高峯悔怒交加,他雙肩聳動,沉 人在一起才一個月呀! *

死的,我饒不了你們!」 何無痕怪聲怒叱:「放屁!你小子

身可有什麽傷?爺們連她一根毛也沒難道是猪?你怎麽不看看那星兒的屍

在船板上相當用力,但他知道她若是,是由何無痕網住的,他把星兒網拋 正常之人,是不會死的。 他的話不錯,昨夜他們圍住星兒

爲了這事,使水龍也不高興。 當時他還以爲只不過摔昏了 水龍想要活捉,然後逼問段大姐

的下落,因爲水龍一直就在找段大

芒刺在背,他一天也過不好日子。 水龍如果不捉住段大姐,就好像

個人就很痛苦,偏偏段大姐就要水龍 不安寧。 一個人的日子過得心驚胆跳,這

然知道。 段大姐找上水龍,其原因水龍當

之恨,也是海樣深仇,但江湖上却很 少人會知道。 二人之間充滿了仇恨,那是生死

頭,她只不過去打聽一件事,她沒有 少星兒是活蹦蹦的前去,而一去不回 立在何無痕正面,沉聲悲憤的道:「至 傷害你們,她不應該浮屍江面的!」 高峯當然更不會知道,他仍然卓

的,小子,换了是你, 了你!」 幫主不利,三船幫不是任人來去自如 暗中摸上爺們大船上,顯然要對我們 「黑頭」勞三太哈哈冷笑,道:「她 爺們一樣要做

出手了 兩個人各自分開來,形勢上準備

(未完・三)

江楓的身手及來歷,原來天虛子已對江楓起疑,命鄧飛探出其底細 上文提要: 怕開罪天王門,鄧飛着江楓把她放走,並開始懷疑欲前來殺江楓的黑衣少女,原來是天王門中人,爲

江楓答應遲些告訴他;江楓欲往找靑鳳,說服其投效過來,梅花却突 然來訪,追問他是否就是田玉,並願意以自己的性命來証實自己的推 江楓不忍,於是撕下 人皮面具,承認自己就是田玉……



手裏, 田 用心何在?現在應該說個明白。」 玉, 還是舊情難忘? 「爲甚麼不下手呢?是狠不下心腸 江楓道:「好吧, 你接近我, 至少比別人殺了我好過一些, 騙去了我的感情 」梅花道:「死在你 說清楚, 我們都

配合天馬堂中人的行動, 動,我也不是一 可以作個决擇, ,他們會全力殺我。」 と 長葉中人的行動,也許有一是天馬堂培養的人,只能說,我,我也才, 人的行動,也許有一天養的人,只能說,我在一個十分專情的人,我不不可能,我在

內宮中人合作?我會全力爲你作保 派?用心何在?」梅花道:「能不 「那你究竟是甚麼人?代表那個 能和門

梅花, 不是天馬堂中人?」 法羅致我,內宮一系自然也不可能 「不可能的,梅花,天馬堂沒有辦 那晚用一步倒迷倒我的人, 是

的田玉, 緩偎入了江楓的懷中,道:「我心目 於還是點點頭,緩緩向江楓行去, 不到你是如此的强大,我現在,眞需 梅花十分爲難的沉吟了一 的保護了。」 一直是個弱小畏怯的人, 陣, 想 中 緩 終

會盡我能力保護妳。 「可以的,梅花,只要妳願意, 我

叛他們?」 養我長大,傳我武功,我……怎能背 「可以,你要我背叛內宮麼?他們

吁一口氣,道:·「整個江湖,都在他們擇了一個更有意義的工作,」江楓長長「梅花,妳不是背叛他們,只是選

在江湖上,再也聽不到豪壯悲到充滿豪情的俠士們佩刀飛馬的壓制下,變成一片死寂,再 們 天長嘯的英雄氣概, 歷?你們是有父母的 了知授業的恩師之外,可知道身世來,我相信都是大漢的子民,但你們除他們已開始收拾天馬堂了,至於你們們打下了天下,如今鳥尚沒有全盡, 他們已開始收拾天馬堂了 到豪壯悲歌 再說天馬堂幫他 ,但妳們見過 歌,奔走也看不

們都是孤兒: …」梅花說:「師父說,

可 都 一種欺騙…… 妳聰明絕世, 能呢?」江楓神情肅然的說:「梅花 是孤兒, 「這應該是最卑鄙的謊言了 却長得那麼美麗,這怎麼 早應該想到的,這是

江楓懷中 母?」梅花臉色慘變,人却更緊的偎在 「我沒有查証過這件事情 「你是說,他們 殺了 我們 的 以我

不 之情放在心中,當然心中也是有些害 以我們不想問起父母家人,只把思念 嚴酷了,幾乎是有些使父母蒙羞, 安全的辦法。」 是被拐來的 ,」梅花道:「但我們所受的訓練太 敢給你斬釘截鐵的回答,也許妳們 「你說得對一 ,當然殺人滅口,那是最 我也早懷疑過這件事

練中長大了。」 江楓點點頭, 道:「我很高興妳早

不敢去問,就這樣在那種嚴酷訓

不過有一點我想不明白,妳肯不肯告 有這種懷疑,那証明我是言出衷誠,

「你說吧,

」梅花雙臂伸出

9

摟緊

我都可以告訴你。」 ,泛起了微微的笑意,真是女人心 了江楓,道:「只要別再丢棄我,甚麼 她的臉上淚痕尤新,但櫻唇輕啓

海底針,不知道她又想到了甚麼?

受傷害? 接受嚴酷的訓練中, 櫻唇上親了一下,笑道:「你們這些花 ,一個個都長得如花似玉,如何在 江楓低下頭去, 輕輕在那半啓的 而又能使美麗不

的條件,再加上他們後天的培養,我花道:「當然,我們必需先天具有美女 得很好,每隔三天,都要洗一個藥水 們的訓練雖然嚴酷, **膚色光滑,十六歲開始了那沾辱先祖** 失去了寶貴的貞操, 把他迷得昏天黑地, 訓練,我們把習練的媚術,真槍真 的用在男人身上,一個情竇初開的 ,足足要泡上兩個時辰,所以我們 「這就是他們的高明之處了,」梅 ,陪着一個全無感情的男人 但生活却被照顧 然後還要親手殺 我們糊糊塗塗的 ,要

性的訓練,要滅絕妳們的人性?」 江楓輕輕一嘆, 道:「果然背棄人

0

過身子的男人,才算訓練完成,我也 殺過三個人,不過,我也許是聰明 梅花道:「可悲的是要殺死三個沾

> 就被我殺了。」 些,除了第一次被他奪去了貞操之外 , 另外兩個人都未能沾到我的身子,

不瞑目啊!」 「可憐的男人,」江楓道:「眞是死

我… 「你難道希望有很多的男人給

選中了,他就死定了,他可能是一位 們選的男人,未必都是登徒子,妳們 孝子,或是一位君子……」 「當然不是,」江楓道:「我是說你

的誘惑,我們是不會殺他的,」梅花說 :「他醉於美色,當然有取死之道 「但他們如能七情不動,勿視我們

已是殺過三個人的兇手了?」 楓道:「所以你們在出道之前,至少都 天下男人,能有幾個人不受誘惑?」江 「這標準太高了,以你們的美色,

斗栽倒了你的懷中。」 梅花歎息一聲,道:「但我却一觔

楓道:「我要妳爲江湖上的正義效力, 和我並肩作戰。」 「妳可以放心, 我不會殺妳,」江

梅花道:「告訴我實話,我才能有所决 ,那麼你是誰呀?究竟要作什麼?」 「田玉不是你的本名吧?韓霸也不

們人數不是很多,但却個個身負絕 明世界,我還有一批朋友幫助我, 「我叫江楓,志在恢復江湖上的清 他

> 們已自腐虫蛀,有一些絕頂高手已投 道:「天馬堂的力量的確很大,不過他 和我們對抗麼?」梅花輕輕歎息一聲, 天馬堂中, 名字,也沒有聽師長們說過,你混入 「江楓……江楓……沒有聽過這個 就是要利用天馬堂中人

堂呢?」 識廣,閱歷豐富,應該知道利害得失 「你們用什麼方法,使他們背棄了天馬 「他們都是積年老賊, 傾巢之下無完卵,」 江楓道: 個個都見多

拒的 可以給男人最高的享受,再許以大權 但絕沒有比習練過媚術的女人厲害, 們的迷魂大法,不是任何男人能夠抗 重利,積年老賊也一樣自甘入甕。 然很老了,但他們仍愛女色, 「女色、 ,他們也許經歷過很多的女人 但他們仍愛女色,何况我權利,」梅花道:「他們雖

有?: 對了,梅花,你對我用過迷魂大法沒 是絕世的美色,再加上迷魂之術…… 不變,誰又能逃出利鎖色誘呢?何况 江楓道:「人性中這些弱點,恒久

倒, 是白費了我一番好心。」 我不忍心,我怕你會被引誘得神魂癲 施展,讓你如醉如痴,依附着我, ,誰知你竟是如此一個厲害人物 梅花搖搖頭,道:一沒有, 無法自拔,瞎撞胡鬧,丢了性命 我很想 但

很清楚了,妳準備作何打算呢?」 江楓道:「現在我們之間,已說得

> 術? 忽然間對你迷戀得如陷深淵 主?告訴我,你是不是也用了迷魂奇 」梅花說:「我 「還沒有弄清楚, 一向定力很强, 我心中還有疑問 、無法自 怎麼

江楓微微一笑, 道:「妳說呢?

論如何俊逸的男子,也不能一下子讓 我以心相許,但你却害苦了我。」 「應該用過,」梅花道:「我知道不

量了。」 如沒有習練過這些奇術, 「是用過,」江楓點點頭,道:「我 早就被妳迷

「那是什麼奇功?」

「惑心術。」江楓坦然回答

花歎口氣,道:「談談我吧!你準備如高的一種武功,勿怪我落入下風,」梅 何處置我?」 「這就難怪了 ,這是迷魂大法中

邪惡的組合,」江楓說:「包括天馬堂 看由現在開始 殺手的手中 成了圖像,翌日入內宮,我想每 江楓,你那個韓霸的外貌, 到通知,內宮一系中已派出六大殺手 的人手在內。」 己,只不過,要幫助我對抗妳們那個 趕來長安,專門以你爲狙殺對象, 「你的機會不 「像現在一 都已有了你的形貌 樣, 你可 妳還是我的紅粉知 可以棄去韓霸那個有了你的形貌,我 」梅花說:「我接 早已被繪 個

殺韓霸, 外貌不用了。」 「我不會棄去韓霸的身份, 我正好利用韓霸引誘他們出

玩捉迷藏的把戲了,各方都已出動高現,」江楓道:「現在,似是已無法再 手,也該是眞刀眞槍上陣了。」

F 93

「你好像很有信心。」

怎肯拉妳過來, 陪我犧牲! 「是的,梅花,我如沒有信心,又

你與過去一樣同床共枕麼?」 投效過來,你是主帥身份,我還能和 我早已經準備爲你殉身,我是說,我 「唉!生死一事我倒是不在乎了

是,我認識很多的女人,我保証她們 不會妬忌妳,但妳也要寬容她們。」 「一樣的,」江楓道:「唯一的不同 「這個我明白!」梅花說:「証諸你

對我的魅力,我相信你可以逮住菱花

「妳的重要助手,不是秋花雙婢麼?」 「甚麼?夏婢菱花?」江楓奇道:

她却可以直接向宮主提出報告。」 宮的訊息,有些事,連我都不知道, 次之,但菱花不同,她掌握了通向內 「表面上是如此,冬花爲首,秋花

,很容易把人導入岐途。」 「厲害呀!厲害,這等複雜的佈置

天後不理我。」 以投效過來,不過你可不能在十天八 梅花道:「酬君之情甘爲奴,我可

江楓說:「彼此暗中互通訊息,當然, 如若妳遇上了什麼危險,立刻可以逃 但人還要留在那裏,像現在一樣,」 「不會的,梅花, 你的心投入我們

> 人麼?」 「那個戴着假髮的和尚,也是你的

「不錯,江某不在時,所有的事都

由他作主。

有一套很神秘的傳訊方法,可以在一 自己告訴我的,她是三宮主的耳目 的身份,我也是最近才發現,還是她 只要用人,不必懷疑他的忠誠,菱花,一向都由三宮主所掌握,所以我們 日之內,傳送數千里。」 响,」梅花道:「我們對師門的忠誠 「我不知道秋花雙婢會不會受我的

「那是信鴿了?」

該我管的事,我一向不問。」 「應該不是,我沒有問過菱花,不

會盡快告訴我,也會迅速給你支援。」 給我辦,有事就和我的人連絡,他們江楓點點頭,道:「好!這件事交

力,抱着江楓推倒在床上。 「甚麼?攆我走啊……」梅花一用

們會聽得清清楚楚。」 這裏不行,和尚段九都在門外,他 溫存片刻,江楓低聲說道:「梅花

地 地的 一鬧, 以後怎 麼 見 他們? 可,笑道:「我也沒有這個膽量,驚天動 的一鬧,以後怎麼見他們? 梅花站起身子,理一下鬢邊散髮

討厭韓霸那張臉。」 「過幾天我會去看妳,不過,別太

說道:「別忘了,逮住菱花那個小丫頭醉……」梅花突收斂起款款深情,正容 「我要你現在的臉,它令人陶

> 很多驚人秘密。」 你如能抓住了她的心,她會告訴你

悪。 「我試試看吧! 但不一定每次都

結。 · 今天總算解去了我心中一個大 否則她會把消息傳入內宮,我走 「一定要用『惑心術』,務求一擊必

的大眼睛盯在江楓的臉上,道:「你還 要幹甚麼?這裏不行嘛!」 梅花忽然回身一躍,一對水汪汪

妳見過沒有?」 「那夜施展一步倒把我迷倒的人

奉命見他。」 「見過,」梅花說:「不過,我只是

宮主佈設色網下的俘虜。」 會看上我們這種小丫頭!他可能是三 他已經七十多歲,鬚髮如銀 梅花雙眼一瞪,道:「你別想歪去 江楓頷首微笑,笑得有點詭秘 , 那

且是無往不利。」 「你們內宮一系,上至宮主, 全部都把美色當作了兵刃施用, 「眞是上行下效啊!」江楓笑道: 施用,而下至花女

境界,一笑之下,能消人魂, 要是碰上了,給我小心一些, 笑道:「三宮主是教我們習練媚術的人 宮主的道行,也未必是你敵手,」梅花 惑到別人的心,却被別人勾了魂去 ,據說她的迷魂大法,已進入第七重 「碰到你,就算她倒霉了, 我看三 還沒有 日後你

「有這樣厲害麼?」

高明,我是甘拜下風,你千萬不可大是三公主親傳的弟子之一,迷魂術之人對了,順便提醒你一聲,菱花就

她不能走得太慢,因爲一慢就 轉身一躍,去勢如箭

想走了

也無法完全認定,所以交往之間,仍投話,道:「內宮一系,以術法控制弟段話,道:「內宮一系,以術法控制弟明了梅花投降决心,最後却又加上一明了梅花投降決心,最後却又加上一 要保持幾分謹愼。」

丫頭?」 否要改變一下行動,先抓住菱花那個 否要改變一下行動,先抓住菱花那個

許會嚴密監視我的行動,隨時會對我展開狙殺,那 心歸服,還是別有用心,也可以看出縱,那時候,就可以辨別出梅花是眞 菱花在四季花婢中的份量。」 不是由梅花指揮, 2時會對我展開狙殺,那時,他們也他們派來的殺手,就進入了長安, 江楓搖搖頭,道:「明日過午之後 就是由菱花從中操 這個行動,

力狙殺,別人已付諸行動,我想,我來,人家却早有安排了,我們想到接來,人家却早有安排了,我們想到接 够分配了。」 七寶和尚道:「這裏的人手,就顯得不 們還手一擊,必讓它全軍覆歿才成

「那就調他們出來吧!最好先和四

讓敵人發現其眞正面目,那才是最好姑聯絡一下,行動時能有掩護,能不 的行動,讓他們莫測高深。」

動。」知道,我們已真正的展開了對敵行段兄也請告訴胡兄,也要天同、胡元 「好!和尚立刻去找張姑娘商量,

說道:「這件事,你要不要和靑鳳商量 一下?我看雙方這一交手,可能就擺 七寶和尚目睹段九去遠,才低聲

因爲我們還不夠强大。」 天馬堂中,非必要,我們不要出面 「最好的辦法,還是把這筆賬記在

就更熱鬧了,也更顯得撲朔迷離, 相猜忌,如能把天王門再扯進來, 難理出一個頭緒來。」 :「咱們盡量保持暗來暗往, 使他們互 「好辦法,」七寶和尙點點頭,道 很 那

們不能讓他們選擇下手的地方。」 姑最好也把我的行動路綫擬出來, 《好也把我的行動路綫擬出來,我「我試試看吧!」江楓道:「你和四

寶和尚道:「他們派出的專任殺手,這反擊,不過,你還是要小心一些,」七 狙殺的手段,必然是花樣百出 「對!便於他們下手,更利於我們

洗個澡後,換件衣服再去。 江楓點點頭, 道:「我坐息一下

氣,還是相當濃烈。 「不錯,梅花留在你身上的脂粉香

笑我,我汇楓日夜在女人堆中打滚,個禪門高僧,不知是輕視我,還是在却被那一笑鬧得十分不安,忖道:「這 啊尚 想起來也眞是蓋於見人,可是,大和 誰要他們全用些女人呢?」 我並非放縱貪歡,我是不得已

對江楓的歡迎,却不似想像中那麼親棲風樓一切如昔,但王嬤、李嬤 切,甚至有點冷淡,只對江楓點點頭 ,就避了開去。

後的時分。 這時,歌壇夜場已過,是二更過

便衣着,倚門而立,微笑迎客。 青鳳已卸去了濃粧,換了一身輕

江楓有些緊張的道:「她們好像是

不太高興。」

「你是說王嬤、李嬤?」

「是啊,臉上不見笑容,神情十分

們恨你冷淡無情,這麼久也不來一次 色給你看呢。」 昨天還聽她們說,你來了就擺點臉 青鳳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她

:「她們會怎樣?」 「要是今天不來呢?」江楓低聲道

了 鳳笑道:「明天再不來,那問題就大明天,她們就要駡你一番,」靑

「怎麼樣呢?」 「她們會守在庭院和樓門口處,」

> 青鳳道:「要你憑仗武功打進來。」 來得巧啊!」 江楓一伸舌頭,道:「今天眞還算

> > 用

何的易容法,都在妳面前失去了女門中,有如此的人材,太可怕了,任

忙得很,今夜來看我,必然是有很多 事想和我商量。」 「別跟她們一般見識,我知你最近

越他人的本領,已爲丈夫所用,」青鳳

「別那自艾自怨的,妾身這一點超

道:「此刻,只要賤妾在君身側,任何

高明殺手,也別想潛近你五丈之內。」

「我不能長在你身側,是麼?」

「對呀。」江楓想到內宮中派出六

賢妻可肯允許?」 「還有一件事,今夜我想留下來

那麼一個忙法,怎可能抽暇應付這兒 不 可爲君負?」靑鳳笑道:「不過,你 「當然可以, 既已以身相許 何事

「這幾天,我在那裏?」 「妳怎麼知道我很忙?」江楓道:

欺近身來,那才是安全的保護。

一笑,道:「再說,我就算不計較天王

「這就只好請君自重了,」靑鳳笑

的追殺,守在你的身側,只怕也會

這個人守在身側,隨時可以偵知有人

大殺手,來長安取他性命,

如有靑鳳

笑一笑,道:「我相信近日之內,必有 大批高手趕來,專伺對付你。」 ,何况還有一隻天鵝飛來攪和,」靑鳳 「應付內宮一系中人已夠你辛苦了

江楓吃了一驚,道:「你怎麼知道

說道··「王嬤、李嬤都不知道我有這個 故弄玄虛,我就只好實話實說了。」 本領,你是第一個知道的人,千萬不 「唉,我們已是夫妻,對妻子怎能 青鳳探首向外瞧了一眼,才低聲

江楓呆了一呆,道:「甚麼本可洩漏出去。」

一個人身上的體香,你想想看吧!我 在甚麼時間,知道了你的身份?」 「嗅覺!我能在五丈之內,分辨出 江楓歎息一聲,道:「想不到帝王

> 礙你的大事,第一個,梅花就不會罷 一樣,不禁歎息一聲,道:「靑鳳,妳說得含蓄,但却好像看到了很多事情工楓只聽得頭皮發炸,靑鳳雖然 不一定會容得下我,何况影响所及 你也無法再施展奇術,去捕捉別的女 她可以容忍你擁有別的女人, ,可

好像在暗中監視我的行動。」 的氣度,絕非一般的小妾可比。」 少事情, 護你時,」靑鳳笑道:「讓我發現了 「言重了, 不過你放心,身爲正室, 迥你放心,身爲正室,我鳳笑道:「讓我發現了不,夫君,有兩次在暗中保

可能惹惱青鳳的,只好從實招來。 江楓心中明白, 再欺騙下去, 眞 (未完・廿四)

賜,小屈正想去找小朱,來了燕京八大錘的三人,要捉拿琴格格, 上文提要: 琴格格和小朱吵鬧,互相鬥咀, 去打劫錢莊,以備日常開支之用,不受小朱嗟來之 小朱氣走, 琴格格

琴格格則由王妃將她救走…… 却被擒獲,囚在私牢裡,小朱救走小屈,自己反

受鐵貝子汚辱失身, 身之處,以爲安全, 屈協助拒捕,有點不敵,還童叟、呂殿英將八大錘趕走,兩小另找藏 八友追踪緝捕



「巧辯!」

我的話千眞萬確,你又該如何?」 琴格格正色道:「小屈,如果証明

小屈道:「就算是真的,於小朱何

評估,她也有不如小朱之處。 動人之處,琴格格要是虛心而公正地 是個女人他會怎麼樣呢?朱烈很有些 執是很可怕的,萬一將來他知道小朱 琴格格不出聲了 。她覺得這份固

格之處。 小朱也不是沒有不如琴格

小屈道:「小朱在甚麼地方?請告

訴我,我要馬上証明這件事。」 琴格格走了,她很難過,她以爲

妳不告訴我 自己得到的待遇不公平。 正要出門, 王妃阻止了,道:「你先坐下來 小屈心想,反正濟南就這麼大 我可以去找,拾綴一 王妃來了。小屈要行 下

你不是要聽聽關於那位救你的前輩的

「是的,前輩。」

年的事。」 「另外, 我還要告訴你一些令尊昔

這當然是他願意與聞的 那只有小朱的事他最感興趣 除了 這

擊行動。」

,也一起失踪,而上官行當時是一對的舵主上官行,曾與令尊一起被狙殺 舵,總舵過去設在洛陽,過去北六省 王妃喃喃地道:「『漢留』分南北二

F 96

中逃出城外,後來輾轉至華山隱居療遇農戶一輛運喬麥稭的大車,藏在草二,身負重傷,在北京的西直門外幸 傷,

他? 「莫非救晚輩的那位蒙面前輩就是

「不錯,

查出是誰,反正是『八友』中的人物可春,已成廢人,另外二人蒙面,還沒 能性大。」

京? 生 家父是否也可能負創 上官行前輩昔年能死裡逃 而逃出北

也 希望他是如此, 「但願如此,這些年來 因而我們不斷地巴 我們一直

「上官行受傷時,令尊力戰三大高

最高,他似乎留了情, 手已感不支,其中有 王妃道:「不,高燁未參與那次狙 小屈道:「那必是高燁前輩了 未出全力。」 一蒙面高手技藝

有牽連了 留』派人清理門戶了? 潛在滿人『八友』中卧底而降敵,被『漢 家父和上官前輩, 小屈道:「既然是『燕京八友』狙擊 ?爲甚麼傳說家父是『漢留』 那應該和『漢留』沒

的有幾人?都是那些高手? 「上官前輩一定知道昔年對付家父

王妃道:「已知的是麻衣道人鹿同

也許仍隱在何處療傷

望 「上官前輩的看法呢?」 等待、查訪、找尋,但是……」

這時上官行在門外道:「阿凡

可 以進來聊聊嗎? 「上官兄,歡迎。

上官行走進來,這次未戴面罩

道:「晚輩叩謝上官前輩再造之恩。」 中等身材,儀表不凡。小屈急行大禮 「起來,起來。」

否有機會殺出重圍? 年和家父同時赴難, 小屈侍立一邊,道:「上官前輩昔 一定知道家父是

車, 我們各自厮殺,分開很遠,已無法連 才對,可惜對方知道他比我的技藝精 尊的身手,應該說他比我的機會要多 湛,所以多了一個高手對付他,後來 下讓一塵兄回來多好。 上官行閉上眼摸着下顎道:「以令 直到我負重傷逃走,遇上農家大 再也沒見過令尊,唉!要是掉換

誰? 久才道:「不 小屈 線希望又破滅了。 知現在北六省的舵主是

上官行道:「大概就是呂殿英 小屈道:「聽說『還童叟』目前和鐵

臉,長臉的即朱紹基,大方臉的即是兩個蒙面人,一個馬長臉,一個大方免朝秦暮楚……其實你近來所遇上的,不絕如縷,一些意志不堅者流,難 現在北六省的舵主呂殿英。」 貝子在一起,這不是証明他……」 上官行語重心長地道:「國祚式微

小屈失聲道:「連舵主也叛了?」 這也值得驚奇嗎?以後你

飯不思了!這有點反常吧! 可是大男人嘛!才分手三兩天就茶 「嗯!朋友嘛!日久不見自然思念

「以後叫我阿琴好啦,再叫格格就 「格格,妳說我反常, 我不承認。」

是生疏了。 「好!我會改變稱呼的

的 能勉强。他的環境絕對不適合你生存 「小屈,小朱有小朱的世界, 這不

只希望你能瞭解。」 琴格格道:「我不想舉例說明, 「那就未必了。」 我

解? 「妳不學例說明 我怎麼會 瞭

大不韙……」 道:「不行,我不能冒破壞人家友誼的 琴格格仰頭想了半天 9 又搖搖頭

就讓它過去吧,我也不想聽了。」 的仍是那存摺和黃白之物的事, 小朱的友誼沒有人能破壞,如果妳說 「不妨,有話妳儘管說出來 「不是那件事。」 過去 我和

你知 道朱紹基是甚麼身份?」 琴格格又想了一陣,道:「小屈 「還有甚麼事值得詬病的?」

「『還童叟』?」

「一個頗使人討厭的高手。」

題 而是忠貞與人格的問題。」 琴格格道:「這不是討不討厭的問 小屈道:「阿琴,妳想說甚麼就說

吧, 不必轉彎抹角的。」

之一就是他。」 北京逃出地道時遇上的兩個蒙面高手 組織中的一顆重要棋子。娘說,她在 朱紹基是滿人放在『漢留』

可逞一時之快出口傷人。」 顯然不信, 「甚……甚麼?」小屈大驚失色 道:「阿琴,注意口德,

朱紹基目前和誰在一起嗎?」 的單純,有時却又使人不耐。 「小屈,你的純潔使人敬佩, 你知道 但你

琴格格吁了一口長氣, 「又要造謠?」 道:「他和

鐵貝子在一起。」 小屈楞楞地望了她一會,道:「誰

辈。 小屈執抝地道:「不是我親眼所見

「我娘,還有救你回來的那位長

的事和人,我從不輕信。」 琴格格道:「好好!你有沒有曾祖

父和曾祖母?」 琴格格道:「到底有沒有嘛?」 小屈道:「你扯上這個幹甚麼?

琴格格道:「你見過你的會祖父母

「沒有曾祖父母,我的祖父從哪兒

「我怎麼會見過他們?」

母這兩個人的也大有疑問囉?」 輕信,這世上是否有見過你的曾祖父 「你說過,沒見過的人或事你從不

還會發現更多更怪的事哩!」 小屈連連搖頭道:「那麼除了南七

北六兩舵主之外,還有總舵嗎?」 「當然。那是一位絕世高人主持

但無人知道他是誰。」 小屈道:「這麼說來,家父還是栽

在滿人手中了。」

之下 留』的叛賊手中……」 想。依本宮看,令尊栽在滿人的詭謀 雄才大略,慈烺太子事件若是真的 成南明已中計,前途眞是不堪設 王妃道:「多爾袞奸詐詭譎, ,却可能是傷在滿人高手及『漢 堪稱

面 技藝極高的一位,是否可能和『還童 這兩人要是『八友』中人,似不必蒙面 對付家父的三個高手當中 晚輩猜想必爲『漢留』的叛徒, ,而兩個蒙面人之一的身手奇高 小屈道:「兩位前輩都說過, ,有兩人蒙 其中 音年

關連,尙言之過早。」 態度曖昧,若和昔年害令尊的事扯上 :「雖然朱紹基目前和滿人走得很近 王妃和上官行互視一眼,王妃道

小屈道:「朱紹基可 是『漢留』 中

可盡信。」 而有叛志, 總舵主旁落而未選上他,朱紹基一 現在不是,有人說昔年『漢留』全 上官行道:「他是以前『漢留』中 不過這仍是臆測之詞 不 怒 國

F 97

屈幾乎已能嗅到她那發育良好,奇薄深夜,琴格格站在小屈炕前,小 衣衫內的胴體肉香,他躺着未動。道 :「阿琴,爲甚麼不睡?」

「我知道你今夜要出去。」

「你的眼睛。」

獨女同居一室,妳不怕別 「快去睡吧!阿琴,這麼晚了 人閒話 單

來 朝炕外,只感到濃郁肉香隨乳波俱 坐在炕邊上。伏下上半身子,小屈頭 「我不怕,你怕嗎?」琴格格反而 小屈感到壓抑、窒息或燥熱的感

這種感受。 三年前他摸過她的,却沒有現在

幽幽地道:「小屈……我娘的意思你懂 炕上移了一下,頭枕在他的大腿上, 小屈坐了起來,他有點怕。她向

琴格格在他大腿側擰了一把 「王妃的意思是……

「你真會裝糊塗,我娘看你人老實 希望你成爲她的半子,靠你養

上他,甚至他以爲配不上的是他自己 但不知爲甚麼, 小屈這就懂了。琴格格絕對配得 他不願意表示

「怎麼?你嫌我醜?」

「要不,另外有了鍾意的人?」

「也……也沒有……只……只不

「只不過甚麼?」

也該去休息了吧?」 !沒有甚麼。我要睡了 你

「你以爲不說明白我會走?」

妹子半夜摸黑到厨房中去……」 鎖於大厨房中的時候,他居然叫他的 隔路,我被擒後先被放入井中,又被 小屈道:「小朱這像伙有時眞有點

幹甚麼呀?」 琴格格心弦一緊,卻淡然道:「去

「去看我……」

「不是大厨房中很黑嗎?」

「是……是啊!」 「那怎麼看呀!」

太實在了並不是一件美德,現在他作「這……」小屈以為,至少對女人

「你爲甚麼吞吞吐吐地不快說?」 「哪個哩?妳說甚麼呀!」 「怎麼?在厨房中就那個了?」

「哪一回事兒呀?你不說我怎麼曉 「吱呀!反正……就是那麼回 事

經做了的事,我又不會怪你。而你又飯一樣,有甚麼不好說的?旣然都已 疾言厲色,那樣他就不敢說了。她道 得?」琴格格冰雪聰明 :「既然就是那麼回事兒嘛!像家常便 , 知道此刻不能

是君子,總不會騙我是不是?

其實錯不在我……」

「算了!一切明天再說……」小屈

「我告訴你,大概是在柳探花的大

「笑話!我連地點都不知道,到那

「不,是她抓住我的手放 在

的 望是放在她的臉上,或者腿上甚麼

這自然是經驗的累積。

小屈現在已經不是那麼單純了

,琴格格就走了

如果到此爲止,那就不足爲奇了 先是一陣激動,繼而略鬆一口

「是啊!還能怎麼樣呢? 「到此爲止,只有這樣?」 小朱眞是

習。無怪有人說:濟南瀟洒似江 股很大的聲浪;星河耿耿,夜風習

南

的世界了,七十二泉的泉水聲滙成

夜深人靜之後的濟南,那就是水

去。

而且到了那漱玉泉眼附近

下屋後幾個轉折使跟踪的人忙且到了那漱玉泉眼附近,利用

變方向,朝柳探花大宅相反方向 就發覺有人綴上他了,心中一動,

小屈展開輕功竄房越脊走出不

改遠

「阿琴,是她抓住我的手摸 的

得團團轉連連頓足,詛咒不已

其實那正是琴格格,

她以爲

小

大琴屈

嫁你不可呢?

「萬一是小朱玩了個花樣,非要你

而且子孫不爭氣,人丁又不旺,宅當然不是淸朝的探花,是前朝

這的

格格,逕奔柳探花大宅,這柳探花

一直還是那麼單純。而小屈擺脫了

宅已轉了幾道手啦。

要睡了。」

「你不是要去找小朱?

小屈道:「妳也不用灌我的迷湯

琴格格直磨牙,但她不出聲,希

他妹子也眞是…… 琴格格臉一寒,道:「你好大的膽

小屈道:「阿琴,怎…… 怎麼

「萬一小朱賴上你,非把他的妹妹

娶她不可呢?」

「我不要,阿琴,你去睡吧!我也

「當然囉!厨房中黑黝黝地, 怎麼

的……她的……」

「放……放在她的奶子上…… 氣

下,然後自窗內出來上了屋頂。

悄下炕,拾綴好了,貼在窗上聽了

琴格格走了約盞茶工夫,小屈悄

「你怎麼可以大施祿山之爪?」

「不行,我不能要我沒看清楚的女

探花府,是三個四合房連貫起來另加探花府,是三個四合房連貫起來另加小屈對這兒頗熟,他早知有個柳宅已轉了幾選引呼,

出手

到防守死角上的危機 式的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把她這一掌有七八個攻擊角度,三五個 這一掌有七八個攻擊角度,三一出掌,她本要反守爲攻,突如水已插起了摺扇於衣領之後 錢姑娘小心了 領之後,小別 完工 個變 完工 個變 屈錢

減少被對手擊中的 水微怔, 只 機會 好採守勢來

對手逼往死角,增

加自己的攻

就

是互 撃機

相

會把

一招搶佔 機先 後面 失如如

了優勢 畢竟是一代高手,只是太托大而鍊緊緊扣連密結,無隙可擊。錢 在第三招半時已反 守 爲 攻去水鎖

林中只有三四人與她在伯仲之間,一步武林的一種王者之刀。她曾自詡武小屈的掌法即是一種刀法,而且是獨小屋的掌法即使她反客爲主,也感到 留」總舵主,就像只知有「醉菩薩」其人一塵」。另一個不知名,但知道是「漢是'還童叟」,一是「菩薩刀」,一是「屈 見者却少之又少一樣。

其實小屈更是大爲震駭

式中,即產生不可臆測的威力要把那「鑰匙」中的一兩式用1 今夜的感受, 把那「鑰匙」中的一兩式用於其他招不論如何賣力,如何拚搏,小屈只不的感受,第一是對手太高,他深夜的感受,第一是對手太高,他深 不論如何賣力,如何拚!

是一片青紗帳(高粱田),在微風中發 以的了。 在下不想和妳這女人胡搞蠻

哼

至還要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在下非『有奶便是娘』之輩,妳休

「你叫一聲『娘』,我就告訴你,

甚

:妳怎麼知道?」

田「牛牛」」。

要縱起,忽然背後有人道:「怎麼?沒小屈打量那兩丈左右的高牆,正 就走錯門囉……」 有盤纏了,要做無本生意呀?那你可

靠,薄底青紗蠻靴。這一切都很正常接近中年的女人,羅巾包頭,緊身衣葉影撒落那人一身一臉,這分明是個望去,青紗帳中瀉進的星光,斑爛的字去,青八屈一驚,扭身散步,橫閃三步

而且隱隱看出此女姿色不惡。 在左手心上輕敲着,一雙亮亮一不上路的是右手拿了一柄大

的大眼睛掃視着小屈的身子。摺扇,在左手心上輕敲着, 「這位夫人怎知……」

「毛孩子說話要客氣,有禮貌,我

不是鷄鳴狗盜之輩。 小屈道:「這位姑娘誤會了!在下

「本姑娘知道你要去找誰。 小屈道:「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

姑娘恐怕是言過其實了吧!」 那女人道:「如果本姑娘猜着了又

「如我說對了 「姑娘又打算如何? 你 就 叫

我

理? 這會兒却又佔別人的便宜,是何道 大姑娘能爲人之母嗎?」 小屈一楞道:「妳剛剛還自稱姑娘

這女人道:「母有生母與庶母之別

以我的年紀, 作你的庶母應該是可

的輕身術似不在高前輩之下了 日」輕功,已算武林一絕,看來這女人 纏……」說着要走。 那知人影倏閃,這女人竟迎面攔 小屈心頭一驚,高前輩的「撥雲見 ,他道

「那就算了,可惜你對她一片痴心

她……」錢如水「咯咯」地巧笑不

「我們的賭還沒打完, 怎麼要

愉快事件,都會感到十分娛心。」

「對!本姑娘看到任何男女間的不

似乎極盡幸災樂禍之能事。

「這麼說,錢姑娘是傷心人別有懷

在下不想多費唇舌。」 「姑娘佔在下的便宜,不能自重

人嗎?」 不足奇,你爹就從未提起過我這個女往事略有改變,我有你這麼個兒子實 那知這女人微微一笑,道:「如果

弄得連個屍體也找不到。」

既臭又硬,他就不可能有那種下場,

「小子,你爹昔年如果不像你一樣

的人,聽口氣似乎和父親認識, 提起過,不知姑娘的芳名如何稱呼?」 于還有點交情哩。小屈道:「家父未曾 小屈心想,原來這女人是爹同輩 「我叫錢如水。」 甚至

談者未必眞知。」

錢如水甚怒,道:「小子,你對長

我要教訓你,但總還顧念昔

爲不當。在下以爲:言者多不顧行 彎感到光榮,也不以自己的擇善固執

。冷冷地道:「在下爲家父的寧折不

小屈一聽,越來越不顧長輩身份

小屈道:「恕在下孤陋寡聞……」頭及年紀,實在不似一代宗匠風範。 這女人的名字,而且是個身份極高的 物,雖然剛才露了一手輕功,看派 小屈心頭微震,好像小朱曾說過

年與令尊的一段交往,這樣吧,如你

能接下我七招,今夜我放過你,且告

訴你一個秘密。」

「混帳,本姑娘何等身份?豈會失

「一言爲定,希望錢姑娘守信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在下不作 你願意叫我一聲『娘』嗎? 錢如水也不見怪,道:「如我猜中

這等無聊之事。」 「你要來找朱烈,對不?

姑娘出手吧!」

「你知道本姑娘是何等身份?你先

「那就好,還是交代清楚好些,錢

管那是實實在在的。 這種威力連他自己都不相信,儘

身的高粱根部,都被無傷力道震出土 土向外疾射,下陷達四五寸,兩人近 架。靑紗帳內土地鬆軟,雙方足下泥 力又施出一招。 硬橋硬馬, 猛接硬 七招已到,錢如水實在不服,全

,他幾乎不信自己有此功力。 的盡了全力。而小屈的想法恰巧相反 才的拚搏是真實的,更不以爲自己真 尤其是錢如水,她幾乎不以爲自己剛 錢如水一字一字地道:「你明明是 錢如水和小屈退了兩步互視着,

之局?尤其是後生小輩,你是『醉菩 無人能在本姑娘的七招下保持平手 小屈道:「在下根本不知道『醉菩

用的刀法,除了『菩薩刀』法,普天之

薩』是何許人?」 「放肆!授藝師門,那有不知之

「在下自然知道師門來歷,却不知

『醉菩薩』其人,錢姑娘不信算了。」 「那麼令師的大名是……」

我答應過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你這小子簡直是絨毛猪仔,真難

脱落,我答應過你,七招接下,本姑 娘就放過你,還告訴你一個秘密。

錯了吧!那是八招。」 小屈淡然道:「錢姑娘大概是計算

「八招就八招,小子,你真以爲本

名,又是有數高人之一,八招不行十 六招!十六招不行就三十二招 「這是那兒的話?錢姑娘與家父齊

我告訴你,你喜歡朱烈不?」 和你講甚麼身份和輩份。小子,現在 「小子,要是惹上我的火來,可不

小屈道:「正是。」

「完了,她已經是鐵貝子的

接近,那是他叔叔的節操問題,與朱 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叔叔和鐵貝子 「鐵貝子?」小屈道:「錢姑娘是只

烈已被鐵貝子佔有了。」 「說了半天你還在迷糊, 我是說朱

「妳……妳說甚麼?

烈了嗎?」 「你難道不知道鐵貝子早已覬覦朱

不出甚麼好話來。」說着又要走。出那傷風敗俗的勾當,我就知道妳說 人,他是堂堂正正的奇男子,豈能作 小屈冷峻地道:「妳把小朱當甚麼

是傳出去,眞會叫人笑掉大牙了!」 知道朱烈是個姑娘,是嗎?這件事要 「小子,聽你的口氣,似乎你還不

小屈身心俱震,足有半盞茶工夫

眼無珠了。 人而不受女人歡迎,那女人一定是有 你小子還憨得很哪!像你這樣的男 「怎麼?我沒有說錯吧?由此可見

「錢……錢姑娘,妳是說朱烈是女

不開她?」 人的妞兒,要不,你為甚麼一時也離 「她不但是個妞兒,還是個相當可

「妳說鐵貝子已經把她…

全不同了

「我不信,是甚麼時候發生 「是呀!她已經好幾天米水不

事? 大宅無意中聽到的,好像是她為了救 「我不太清楚, 我是踩探這柳探花

你, 自己關在牢中那時候發生的 「朱紹基知不知道?

「事後知道了也沒有辦法 小屈抱拳道:「錢前輩,如此事屬

我已得到了補償,因為我最愛聽到或較了。不必感激,我告訴你這件事,你不肯叫我一聲『娘』,一切我都不計那知錢如水道:「那倒不必,旣然 者看到男女間的不幸遭遇。」 那知錢如水道:「那倒不必, 晚輩感激不盡。

來我想開了、看穿了之後,我除了錢和出高價的人作一檔子買賣,這些年我說了就算,下次遇上,我要生擒你錢如水「咯咯」笑道:「小子,這次 錢如水「咯咯」笑道:「小子,

之外甚麼都不在乎了

點年紀,七八招內能和她打成平手。 看得錢如水直皺眉頭, 「颱」地一聲上了兩丈多高的風火牆。 小屈道:「只要妳有這份本領。」 絕未想到,這

樣樣都像他老子當年一樣,只有一點在輕功方面,似也不遜色。幾乎 ,她相信,他老子這年紀絕不會有

他現在的心情和剛來及未來前完 小屈飄下牆頭身影就不見了。

一句話、一個字可以很順利地吐出 投射了出去,他接收過來。幾乎沒有 瞬間,雙方的千言萬語,在這眼神 倖地在「靜軒」中找到了小朱。 巧的是, 鐵貝子未歸, 小屈很僥 在這 中

燭光下,把過去他印象中的美好更誇見天日或者氣色稍差之故,在明亮的 散在肩上。肌膚白了些, 見天日或者氣色稍差之故,在明 綢斜襟衫褲, 朱烈已是女裝,那是墨綠色的 髮未結辮,很自 也可 能是 然地 不蓬紡

緞面枕頭,雖不是鴛鴦枕(鴛鴦枕頭往 繡著鴛鴦戲水 往長四尺以上,供兩人枕用),上面却 心坎上一陣劇烈刺痛。炕上有新繡的 移開目光往軒中其他地方看去

炕上也有褥被,那質料和色澤

全是新人用的。

甚至於連新人洞房中那種氣味(被

世上有不少面惡心善的人,儘管 朱烈甩甩頭道:「小屈,不 面善心惡的人較佔多數, 可否認 家 在

說走却未曾移動脚步。此刻一別, 「我要走了,祝你們白頭偕老。」 何

「小屈 ,善自珍重……善自珍

重……我不送你了……」

是爲了這個,主要是爲了 她是賤人,儘管他强調,今夜來此 2賤人,儘管他强調,今夜來此不小屈不能不走了,儘管他剛才駡 朱紹基所扮

已脆弱的自尊,他是非走不可了,道 但是,他不能不走,爲了保護那

「走,那麼容易?」鐵貝子負手站

地道:「我來得很容易,走,比來還容 光有如利刃般地射了過去, 此時此刻看到鐵貝子, 小屈的 一字一字

朱烈道:「讓他走吧,過去總是朋

鐵貝子道:「可以,只要他能接下

怎麼會想到這些怪念頭上去?這怎麼

朱烈驚楞地望着他道:「小屈,

能朱紹基也在其中。」

年合擊家父的三大高手之中,極有可

小屈道:「朱烈,妳是否想過,昔

朱烈深深地看了小屈一眼,道:

抱拳轉身欲去,錢如水細眉一挑,道「交淺不言深,恕難奉告。」小屈

也無所謂。 小屈道:「錢姑娘願說則說,不說

最不一樣的是她的眼神。 褥上薰過香料)也完全不同了。其實最

滿於臉上,道:「要不是妳右耳邊上那 顆痣,我還真以爲是妳的妹子啦。」 小屈此刻,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充

朱烈的目光自第一瞬後一直在規

衣玉食,呼奴喚婢,不必再流浪,子是新貴,炙手可熱,從此以後, 行淚。妳既不再負我的恩, 寒交迫,也不必再……」 妳的淚了。滿人一統天下, 「古人曾說,負我十年恩,欠汝千 我也不欠 加上鐵貝 飢錦

你面前扮演着說謊、詭詐、刁猾甚至 我這種出身的人,你一定要求我作一 盗竊勾當,家父就更不必說了,武林 家母曾是巢湖中的女水寇,專作劫掠 過我,反而誇讚我反應快、聰明過 於牽羊的剪絡把戲。可是你從未責備 ··「自我們第一次相識以來,我一直在 個淑女,這就是你的幼稚了吧!」 中提起『賊宗』朱壽南,無人不知,像 人。其實,我出身微賤,缺乏敎養, 「不必說了。」朱烈仍然低著頭道

小屈嘴唇抖動,幾番努力說不出

「妳……妳是說……妳是自願嫁給

的,誰敢勉强我?」 「你不是很瞭解我嗎?不是我自願

「不是鐵貝子佔有了妳的?」

「我不點頭,他也沒有那個膽

嫁給我的,反之,妳不會那麼關心我 身,但是我敢說,妳早已打定主意要 我以前是『笨球』,竟不知道妳是女兒 ,更不會在大厨房中那一段……」 小屈大力搖著頭道:「朱烈 雖然

次,妳喜歡鐵貝子嗎?」

「不必了,朱烈,請妳再告訴我

我給你倒杯茶。」

「坐呀,好歹過去也過從一陣子

餒,更不能絕望。」 再督促你的左脚不斷地前進,不能氣 使你的左脚鼓勵你的右脚,你的右脚 決定一切的關鍵,我那麼作,只是想 於沙漠中的孤獨旅者,勇氣和決心是 你求生意願,那時候,你已然像迷失 「那……那不過是盡一切能力激勵

會以那方式去鼓勵一個男人?」 「那也是一樣,沒有那份摯情,誰

「這麼說妳也不過是在作順民 作順民的人總是佔多數吧。」 「這我不大清楚,滿人如果一統天

「我是一個不大在乎這些的女

他的虧,上了他的當,或者受了妳叔不喜歡鐵貝子,對不?妳一定是吃了 叔的蠱惑……」 「不……不,朱烈,告訴我,妳並

「不,是我自願的。」

該在妳叔叔身邊,何必和我一起流浪不是愛慕虛榮的人,如果是,至少妳一生然,妳不是那種善變的人,更

事哀』那一句話吧。」 命運,總還記得古人的詩『貧賤夫妻百 那種窮日子,我才發誓要改變自己的 「小屈,你不懂,正因爲我過夠了

小屈太陽穴突出青筋,指著她道

··「妳……妳……真是一個賤人……」 「小屈,不必懷疑這一點。」

「妳這種女人的話可信嗎?」

叔正屬於前者,信不信由你。」

年何月能得相聚,實難預卜

「這是我的終身大事。」

沒有人會勉强我嗎?」

「朱紹基呢?」

小朱沉默了一會,道:「我不是說

嗎?」
也自問題,他已經是滿人的走狗了
由自問題,他已經是滿人的走狗了 尤其是眼前的她已換了女裝。 是,他和朱烈那一段不是泛泛之交 演的角色和亡父昔年遇害的經過。 但

:「我要走了。」

我最重要,問完就走,令叔是『燕京八小屈道:「朱烈,最後一個問題對

朱烈不出聲。

友」中的一員嗎?」

朱烈搖搖頭道:「就算他是,也不

在門外。

我十招。

「你走吧。」

不夠資格名列『八友』之中。」

朱烈一陣激動之後,平靜地道:

「妳說是朱紹基的人格偉大還是他

還是希望作鐵貝子的福晋? 那知小屈道:「朱烈,妳希望守寡

呢?只是冷靜地在觀察變化。 你不是他的敵手吧!但朱烈能說什麼 朱烈驚楞地望着他,似乎在說:

領獎,也可以記功。 「你還是試試看吧。」小屈雙掌在 鐵貝子冷峻地道:「逮到你我可以

十年

此去彼來,目不暇接。 的十二節亮銀鞭似的交互戳向鐵貝簾上一絞,那一串串的珠簾有如小 ,其疾如矢,其直如戟,千絲萬縷 在鐵貝子的感受上, 運箭雨。鐵那不是一根

你接不下我的十招呢?」 他,避之爲妙,他疾退三步。 貝子極不甘心後退閃讓,但經驗告訴 小屈巳站在他的面前,道:「如果

根一串串的珠簾,而是一

「說不定你的時運不濟,馬不也有

嗎,這還要問我嗎?」 其結局不是可以由你決定 輕蔑地道:「如果本爵接不

「就這麼辦,是我接你十招,你先

屈都擋過去了 手」,第三招竟然施出炮拳。這三招小 第二招突然變爲少林派的「大力金剛 第一招鐵貝子用的是陰柔的綿拳

不忘的人,現在已成陌路 朱烈在內間偷看,一個是她時刻 ,一個是她

> 到迷惘,這是不是命運的安排? 想忘却又必須時刻在一起的人。她感

的用心何在 要不 殺鐵貝子報仇,不管叔叔

他學的博雜,尤其近三四年來 很快地,鐵貝子攻出了第七招

而他對奇門異學的涉獵不遺餘力。 他。現在 沾上邊兒 的身份特殊,所到之處,凡是和清廷 ·歲增長 他以爲自己不該低於「八友」。 ,不必向「八友」們看齊,自己 的武林中人 ,不像過去,自以爲是的二 他是成人,甚至快到三十 因

拙。 人不傳,即使碍於情面傳了,他也會壓箱底功夫,非親人或絕對信得過的 下阿蒙 使這招武功遜色,那就是仍將訣竅藏 武林中人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自己的 以,三年來小朱和小屈已非吳 鐵貝子也大有進步,只不過

唬人,但不能專精,終是難窺堂奧。 鐵貝子吃虧在此 ,所以博雜固然

鬃」。 乍看剛猛,實則陰柔,動如山河雷動 靜如淵停嶽峙的太極手「野馬分 第七招是小巧,第八招突然變成

子低喝一聲「著!」 小屈突顯不支,手足無措,鐵貝

招決定把他擺平。一式「單鞭」以萬鈞却又不便當面責備朱烈,所以這第九 尤甚,貝子的女人他居然也敢接近, 鐵貝子恨他, 較之小屈恨鐵貝子

阻止。 之力砸向小屈的胸腹之間。

她對小屈的瞭解太深了。

突然準確地把鐵貝子的掌往下一按 就在這決定性的一擊之下

處,望着朱烈道:「朱烈,妳在我的心昏迷狀態下,小屈一脚踏在他的心窩 過他們而不同,妳說,要不要殺?」 目中還和從前一樣,絕不因妳已接近

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朱烈,我只

要妳一句話,這對我十分重要。」 朱烈仍然毫無表情地望着他

就代表同意我殺他。」 朱烈的表情肌抽搐一下,還是不

妻百日恩』這句話嗎?」 改變嗎?妳和鐵貝子也用得上『一夜夫 小屈道:「朱烈, 女人的心很容易

就碰出情感來了嗎? 什麼不點頭呢?男女之間就這麼一碰 看來,朱烈只要點點頭就成了,她爲 他很不甘心懷疑小朱,可是在他

人的話來,她爲什麼會看到男女間發 這使他想起了不久前錢如水那女

朱烈面色凝重,但未驚呼, 也未

珠簾,摔進內間來了。 只聞「蓬」地一聲,鐵貝子的身子穿過 小屈

鐵貝子敗在小屈的一掌之下 ,在

「請相信我,我屈能伸永不會變, 朱烈木然地望着他不出聲。

小屈道:「這樣吧,妳不表示意見

小屈的熱血開始沸騰了

骨已發出「咯咯」聲了。 有了注脚,小屈的殺機浮現於眉梢眼 生反目事件而感到娛心呢?這似乎已 角上,脚上已逐漸加力,鐵貝子的肋

不可能是別人。 能在小屈未看清之下來到簾下,幾乎 。似乎除了他能在這兒出現,而且 「屈能伸……」簾外已站着

朱紹基道:「放了他!」

婿? 「爲什麼?只因爲他是你的 女

只是還不能告訴你。」 朱紹基冷冷地道:「還有很多理由

掌, 是否妥當?朱烈表示同意了嗎? 朱紹基道:「你現在要殺他易如反 「如果我非殺他不可呢?」 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那麽做了

就不必重視別人的意見。」 小屈道:「只要我自己有理由殺他

未要你殺他,也未阻止你殺他嗎?」 小屈茫然道:「不知道,或許是正 朱紹基道:「你知道爲什麼朱烈並

明白。」 是絕對不會明白的,但你將來一定會 在左右爲難,猶豫不決吧!」 朱紹基道:「以你目前的人生經驗

問題。」 以暫時放過他,但你必須回答我幾個 小屈想了一下 ,道:「好吧!我可

「可以。」

小屈道:「你是『燕京八友」之一

這種事母女可以侃侃而談。 心意的。」滿洲姑娘比漢人姑娘大方,不可得的情况之下,他會體會琴兒的 「娘,事已至此,他在欲求故劍已

能相信呢?」 妳。自古多情空餘恨,太重兒女私情 來人,只可惜不能把我的經驗都交給 十之八九下場可悲,娘怎麼說妳才 王妃喟然長嘆道:「琴兒, 娘是過

大高手,有你在內?」

小屈道:「昔年聯手狙擊家父的三

「是什麼時候變節?」

朱紹基猶豫一下點點頭。

朱紹基停了很久才道:「沒有

回

朱烈一眼,人也射了出去。

踢到外間去。朱紹基一閃,小屈看了

,誓殺此滿狗不饒……」一脚把鐵貝子

臉,自是十分不悅,道:「朱老大,

你

朱紹基並未攔阻,鐵貝子灰頭土

也不是這小子的敵手嗎?」

「貝子,你難道要老夫拿你的生命

貝子,是看在朱烈份上,但下次遇上

風,你不能談這種大事。今日放過鐵小屈道:「你是小人嘴臉,貳臣作

良禽擇木,又有何不可?」

由……」 及琴兒對他的一片痴心,他都沒有理 代的恩遇,義郡王府的家破人亡, 的苦心,琴兒再三思考慮,不論上一琴格格道:「娘,琴兒可以體會娘 以

之事。」 之以理,訴之以法及市之以恩的,旁 觀者以爲他不理智,他則視之爲當然 「琴兒,世上只有這種事是不能動

不是鑽牛角尖的人,女兒自有分寸。」 「娘,此事不勞娘操心,但女兒也

後也能建立起來的,不可太執着。 想得開,還有,男女間的感情,成親 「這才是好孩子,琴兒,娘知道妳

減, 夜不安枕。 口頭這麼說,琴格格卻是食慾大

話,你一定能猜到的。」 來見小屈,道:「能伸,我想我要說的 深夜, 琴格格已經睡了,王妃起

到。 小屈道:「晚輩愚魯,還沒有猜

,她如果有非你不可的決心,此刻應 王妃道:「朱烈已是鐵貝子的人了

> 嗎?」 該已有所表示了,

能伸

,你見過她了

辈。 以 問,可能已知道他去見過小朱了 也不便說謊,道:「見過了, 小屈成熟多了。他以爲王妃這樣 前所

嗎? 「她有什麼表示或者需要我們接手

子抑或被迫造成事實的?」 「她總該表示過, 是自願嫁給鐵貝

「大概是利誘威脅的。」

大事誰能使她作不願做的事呢?」 是她的叔叔嗎?以朱烈的脾氣,終身 「誰的利?是什麼利? 誰的威脅?

了虧的。」 「前輩,也可能你在不可抗拒下吃

錯,與狼同穴的。」 見的女人,即使如此,也不會將錯就 王妃道:「那也可能。但 一個有主

輩還弄不清她的心意,也不想勉强。 過晚輩和朱烈交情深厚,不是短時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目前晚 小屈不願多談這件事,道:「前輩

可 間能把她忘記的。」 在一個淑女來說,若失身於非人,那 貴了。不過,事有可爲與不可爲 如果那麼容易淡忘,這友情也就不 王妃知道他弦外之音,道:「當然

妳一定知道。」 她就會自暴自棄,隨波逐流了。」 「前輩,有個武林有名女流之輩

熟之處,三年前他就想不到這些。 句句實話,這也是小屈三年來較爲成 「這完全是一派胡言,家父鐵骨俠 小屈以爲,鐵貝子已醒,鐵貝子 ,朱紹基說話不免忌憚,不可能

碑奇佳,的確不大可能改變,不過南 明氣數已盡,鳥烟瘴氣,明哲保身, 心,豈會作出叛逆之事?」 「當然,屈大俠生前俠名久著,口

F 102

決不走。 琴格格力主速離濟南,但小屈堅 麼?

他的瞭解要比妳深得多。」 紀了,和能伸也不常在一起,但娘對 暗勸女兒,道:「琴兒,雖然娘這把年 王妃知道他們的心意,也只有暗

「是的,娘。」

鍾情而專一,要改變他太危險了。」 「能伸是個外柔內剛的年輕人,他

答り 的。」 那邊去臥底的,到底是身份暴露被清 說謊的必要。」 信老夫不會如此不濟,所以實在也沒朱紹基道:「鐵貝子非你敵手,相 我在北京,必被派去執行這件任務 出高手狙擊,不過兵不厭詐,也許這 說是令尊脫離「漢留」附清,「漢留」派 **檜之流的奸佞人物出賣袍澤以求榮?」** 廷鷹犬圍殺,抑或是『漢留』這邊有秦 是攻心戰術也說不定。」 「既然沒有,爲什麼不馬上 朱紹基看了鐵貝子一眼,道:「傳 小屈道:「家父是『漢留』派到滿清 小屈厲聲道:「你說謊!」 朱紹基道:「老夫在想,那時如果

質。

那一手,但這話堵住了鐵貝子的嘴。

事實上朱紹基相信小屈不着興來

朱紹基在想什麼?小朱又在想什

步,我要動手,他可能制住你作爲人 手?他一脚把你踢出,你尚未拿穩樁 出手?」

當兒戲?」

「剛才他踢出我竄出去時你爲何不

朱紹基道:「你怎知他不再向你下

1、氦,名叫錢如水的女人,妳一「有個手拿巨型摺扇,年約三十五道。」

「她,你是見過她了?」 「是的,前輩認識她?」

「這女人很怪,居然要晚輩叫她一 王妃道:「當然認識,她沒有難爲

下她七招她就放過我一次。」 最後激怒了她,聲稱若能接

「好像是要把我賣給出高價收買我 「要是接不下又如何?」

人,似乎晚輩的人頭挺值錢的

昔年令尊對其冷淡 女人,她的確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宮,連琴兒也比你低一點。至於那個 王妃道:「你的懸賞身價僅次於本 失意之下性情大

「前輩是說家父曾和她交往過一段

仍然鍥而不捨,不忘此事。」王妃嘆道 :「情之害人,又多此一例,卻又不覺 成怒,不過萬沒料到,多年以後,她 「不錯,但令尊不願深交, ,眞是可嘆!」 即惱羞

惕他們年輕人。 小屈知道王妃是借題發揮 在警

王妃道:「七招接下了沒有?」 晚輩還多接了

招。」 「前輩也可以猜出 ,

止 小朱正要說話 朱紹 基示 意禁

歡

王妃道:「那是來抓我們母

,眞難得一

,又是好幾個,沒有一個不是絕頂吋高空,未落牆頭,沒於園中,隨就在這時,兩條人影在牆頭上七 似乎是七個人。

, 如果妳對 熬的人, 决

如果妳對屈能伸不

朱紹基作了個手勢, 小 朱猜想必

和屈能伸就·

一起前去動手, 這時有人低聲道:「咱們會同朱老 那娘們不是好纏

道:「我已經開始喜歡鐵貝子了

小朱揮手示意不必

再說下

去了

縫去 好?我就不 除非我們之中有奸細。」 人道:「別長他人的志氣好不 信咱們這次會被她溜出指

姑繚激

,我知道妳的心情。

激動之下

、動之下;不要决定重大的事,王妃愕然道:「在心情不穩定,

朱 情

他要先回屋等候。果然,朱紹基走 這七人先後向前隱去。 朱紹基示意叫朱烈伏在原地不動

天時、地利都夠,沒有不成的理由思,這正是大好的機會,加上格4

思,這正是大好的機會,加上格格的人的憐憫。如果妳的女兒對小屈有意朱烈冷冷地道:「但我並不需要別

麼和他們的行動不大一致呢? 必是王妃了吧?抓一個過氣落魄的王朱烈心想,他們所指的「那女人」 居然「八友」都到齊了。叔叔爲甚

上王妃和琴格格,正在猶豫, 朱烈想去通知小屈趨避 一個俏麗的身影已落在 一她的身 又怕遇 微風拂

揮手示意禁止 正要喝問 來人

對不對?」 的怪刀,低聲道:「剛剛來了七個高手 原來正是王妃, 以羅布包着髮髻, 身紫色緊身夜 手提着窄長

的窩巢邊。現在

,我想先打倒

他們他

「對,本宮要把戰火與殺機帶到

F 104

朱烈仇視琴格格, 對王妃也不喜

伸

「我知道妳會去的,即使爲了屈能

「妳怎知我會去通風報信?

是平手。」 「也許她想取巧,不過多了一招還 「爲什麼多一招?」

平手 王妃道:「你知道能和她在八招內

你的武功進步了多少嗎?」

了 手 有未逮的招式,這次使出來就得心應 「晚輩還不大清楚,只知道過去力 似乎希望有多大威力就有多大

候 增 神妙之處了。此後你的武功還會繼續 王妃點頭道:「這就是那『鑰匙』的 尤其你手中有一把真刀的時

高 小屈道:「那錢如水的輕功也很

個了, 功並未進步。」 像她這等身手的 「當然,她是武林中有數高手之一 不過我估計,這些年來她的武 人,已經排不出

, 她 琴格格長相廝守, 絕未想到大恩未報, 未想到大恩未報,反爲她們惹來最好別讓她太難堪。小屈很難過 王妃臨去時暗示他,如果不能和 今後要技巧地疏遠

去見朱烈,見到了鐵貝子對不?」 王妃到了院中又折回來, 道:「你

「他是你手下敗將對不?」 「是的,前輩。」

「你爲甚麼沒有殺他?」

意要我殺他, 朱紹基又不願我殺他。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朱烈似乎無

王妃點點頭道:「朱紹基怎麼說

「他會說朱烈未叫我殺鐵貝子

會其原因的,但將來必會明白 未阻止,以晚輩目前的經驗是無法體 王妃道:「嗯!朱紹基語重心長 0

何時變節的?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

但未參與狙擊家父的行動。」 他說的確是『燕京八友』而且很久了 王妃欲言又止,沒說甚麼就走

個人 無恙? 中的真正身份,爲何高前輩迄今安然 投靠清廷,他應該知道高燁在「八友」 ,如果此人真的喪盡天良 小屈想了很久 那就是朱紹基這 ,全心

樣子,她和鐵貝子却只有那麼一次。 子的人, 朱烈在名義上雖然可能變成鐵貝 而且住的地方佈置成新房的

垢 的 小屈斷了念頭,她知道小屈是完整 、純潔的,她自己已不潔,自慚形 她故意佈置成新房的樣子,是想 心灰意冷。

又出去了,朱紹基也知道,他雖是「八 過幾句話,她忍下了。今夜,鐵貝子 友」老大,鐵貝子却仍在暗暗監視他 她本要殺鐵貝子 朱紹基對她說 會說晚輩爲了一個女人而殺情敵。 在這情况下,晚輩若是殺了他,別人

也

這的確並非你現在所能體會的。」

「晚輩問他是否『燕京八友』之一?

「甚麼事? 「朱烈……」朱紹基輕輕敲窗。

「無人在家,正是練習那三招的

「我提不起精神來

「快來吧!別人想學還 辨 不

蔓草中。 兒根本無人住, 都已經沒在未經整理 朱烈懶洋洋地跟着來到 ` 修剪的樹蔭 亭台水 榭

就不高,朱紹基不憚其煩地指點着,一遍地練習,她精神不集中,領悟力朱紹基坐在石凳,朱烈在一遍又 手,這是怕弄出聲而被人偸藝。 他們都不出聲,錯了,朱紹基就揮揮

意小朱停止練功,且叫她蹲在原地不大約是二更稍過,朱紹基突然示 動。小朱還在嘀咕:我本來就沒有興 趣練這勞什子三絕招···· 不一會, 隱隱傳來了衣袂飄飄之

在後牆上 學, 以「臥看斗牛」之式,在空中一叠腰落衫寬大,面紮黑布,眼部以上露出, 小朱向後牆上望去,只見一人衣

後牆一丈七八 此人躍起約兩丈

五六。 又彈起來雙手落地, 五六尺時,單掌向地面一吐力 一頭栽下似的栽進園中。 然後身子前栽 有如站立不穩 輕靈俐落 但距地面約 ,身子

子,為妳報仇而不露痕跡,妳對屈能伸不變,我將設法除,決定不使阿琴重蹈我的覆轍價。朱烈,本宮是受過情孽煎價。朱烈,本宮是受過情孽煎 不去。 小朱果眞去了 她的確沒有理

不甘。

不甘。

不甘。

不甘。

不甘。 她發現 屈正 琴格 格

自己的未來,又毫無勇氣和信心人。所以她恨透了滿人,然而,尤其這次加於她身上的不幸者又在實意識中,小屈絕對是她 爭一日之短長。 7. 从,然而,想想为上的不幸者又是滿,小屈絕對是她的, 心 和想

道是甚麽原因。小屈長長地吁一輸了,琴格格本不是他的敵手,這時兩小正好結束了一局, 口她小氣知屈

> 道:「阿琴,不早了,該休息了 琴格格道:「也好,你躺下吧!你

由

室。 睡了 又道:「要不要喝點甚麼?」 我再走。」這兒就是小屈的住處臥

而睡不着的 「謝謝,不要了, 妳在這兒,

西 天亮那段時間挺凉的。」 「我知道。」 琴格格站起道:「夜裏也要蓋點東

眼 算 「八友」到了怎麼辦,朱烈有她的人,尤其焦急,王妃叫她來報警,琴格格的殷勤,朱烈十分看不 打萬入

隔 道:「琴格格……」 個院落,時已緊迫,立刻現身 她跟着琴格格來到她的住處, (未完・八

正妃微微一笑,對於一個失意的 至如山陶然亭相見。」 至此,這是一次,一個失意的 是老大,還要先商量一下嗎?算了! 是老大,還要先商量一下嗎?算了! 生姑娘,我希望妳能代我跑一趟,去 生如了中人,如他們 在柳絮泉等我,如果失敗,三月後北 在柳絮泉等相見。」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牆外人——馮嘉著

多年的囹圄生涯, 蕭老鼠對於 監獄圍牆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出 獄後,他發覺當年插臟嫁禍他的 人竟是他的愛人與拍檔…… 每本港幣\$17.00



信姘上倚紅樓一名鴇母,遂親往查探,惜那名鴇母却已回鄉省親,齊强戒備,但却風平浪靜,齊雲飛恐怕他們已溜掉,得悉永靑子一名親掉;齊雲飛身負重創回鄭家,因担心建隆帮會來進犯,遂通知學禮加上文提要。。齊雲飛趕往鄭家,與犬魔相遇,雙方大打出手,中 信姘上倚紅樓一名鴇母,遂親往查探,惜那名鴇母却已回鄉省親

雲飛只好向一名叫桂花的姑娘查問…… 得來全不費功夫

尋訪太子無覓處

與學禮兄來看你 「這個給你買胭脂。

小青連連點頭。 位千萬莫對任何人透露半句 兩位,下面的人 一。「好, 齊雲飛 在下 略一 先謝了, 改天再來探訪 在下 吟 - 會打發 便將銀子收 。」桂花與 但 兩

:「雲公子, 你怎地這 麼快便要走

人吃晚飯,那人不 肯來這種

桂花忙將銀子塞回去。「雲公子若 。」他放下一錠銀子

否則便是看奴不起,也是看不起鄭公還將奴當作……朋友,便請收回去,

道

地方,晚上再來,看帳!」齊雲飛先塞

八個卧室。 媽媽 那房子頗大,自外面看, 有一 棟房子空着, 頭小靑撞了進來 留給自己用 起碼有 道:「偎

" 紅

你怎知道得如此清楚?」 齊雲飛塞了 一塊碎銀給她 問

「有一次奴婢替小姐出去買胭 脂

「那空房子在何處?

斜對面,紅磚的墻,大門朱漆還很小靑道::「就在水粉巷,劉新記粉 甚是好找。」

姑娘,對不起,在下要走了,改天再記。」他喝了兩杯茶,長身道:「桂花:「此事千萬不可告訴任何人,切齊雲飛再塞了一塊碎銀給她,道 齊雲飛再塞了一塊碎

齊雲飛到得大堂 龜奴訝 然問

知羅立雄 齊雲飛便離開了。到了大門 齊雲飛邊走邊注意四 力咳嗽了三聲,聲音雖然不响 ,他要走了 不說話了 了。到了大門口,突說話了,當下結了賬。「快看賬。」那龜奴 送出老遠 9 這是通 見沒有

扎眼的-料不到峯迴路轉,又有了新線索子若不找上門來,便沒法找到記 ,才停在街角 (找到他了,他只道永青

非偎紅也是建隆幫的人?如今永靑子,而他跟偎紅相好,亦必有原因。莫棋子,與永靑子的關係必然十分密切低德勝旣然是永靑子派來開封的 會否在偎紅家裡? 到偎紅家查個究竟, 齊雲飛顯得十分興 他等了 奮 可傾飯工

問道:「有消息了 咱們這就去查查。」 ,假紅在城內有 _ 棟空房子

?他揮手,

羅立雄大步流星跑過來

方見羅立雄匆匆忙忙走出來

任,不如先回客棧……們只有兩個人,恐怕… 羅立雄猶疑地道:「他們 恐怕…… 再商量個萬全 恐怕 人多, 難以勝

思劍捕頭派人到處捜查偎紅在城內 齊雲飛則往偎紅秘居走去。 應。」羅立雄滿口答應, 置的房舍, 齊雲飛心中憤怒 一下才道:「你回客棧, 雄滿口答應,快步跑去,而,然後帶幾個人去空屋接派人到處搜查偎紅在城內購 却不便罵他 立即着張

紅樓的偎紅媽媽的居所?」掌櫃。「老丈,請問對面那房子是否倚大門上了鎖。齊雲飛到劉新記粉店問的確很易找,但他到大門外,却發現 正如小青所說, 偎 紅 那 棟 空 房子

樓的鴇母。 老頭道:「聽人說,那婦人是倚紅

「她向來住在妓寨裡 「爲何大門鎖上了? ,很少回

來

齊雲 飛再問 「最近 可 曾 見 到

老夫最後一次見她 「她常在半夜回家, 距今已半個多月 有誰注意她?

忽然雙脚一 齊雲飛謝了 頓, 他 一番 一個鷂子翻身 **原施施然離**

飛越圍墻,落在院子裡 就在此刻 似有人被人握住脖子般, 齊雲飛聽到 又聽得 個胡 他

随風般衝了進去。 雲飛突然飛起一脚,將房門踢開, 真切,胡胡聲乃發自左首那間房, 真別,胡胡聲乃發自左首那間房, 一個轉音 一齊

- 住其脖子!門一打開,那男人:一個酥胸半露的女人身上,雙!只見房內有個男人精赤着上身 轉頭脫口呼問:「誰?」 那男人吃 ,雙手

, 用中 齊雲飛人未至,長劍已經抽握手 向其射去!那男人也厲害, 他快,齊雲飛也不慢 身子自床上彈開,向 向窗子 偏射去肢

> 上加了一劍。 一揮,「刷」地一聲在其小腿腹

七八個照面,在 一歪,幾乎栽倒, 那男人吃痛氣盡 齊雲飛的劍尖已抵在其 他仍想垂死掙扎 僅此 ,登時落地 一慢 ,有实 9 身

是誰? 那男人哆嗦地問道:「你 你到底

伍德勝?」 齊雲飛沉聲道:「齊雲飛!你可是

錯人了,私闖民宅,該當何罪? 那男人臉色一變, 却道:「閣下認

子他們如今窩在何處?」 意欲殺害姘頭, 別再裝蒜了, 齊雲飛哈哈笑道:「該當何罪?你 速速從實招來,永青 更是死罪, 伍德勝

不由自主, 知 道, 那男人向旁一指:「你既然甚麼都 自主地轉頭向旁望去,那厮反應 倏地退飛,抓起几上的單刀 伍某也不敢瞞你, 入口就在隔壁卧室。」齊雲飛 幫主他們在

後左右全都罩住 不讓你吃點苦頭,料你不會老實。」他 劍翻飛,攻勢源源不絕, 齊雲飛怒道:「自作孽, 將那厮前 不可活,

反攻,可 跳躍不靈, 得齊雲飛 房內狹窄, 可是他悍勇之至, 幾番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 一時難以得手, 人料是偎紅 十多招之後 加上那厮腿上受傷 ,只要她未死 不時極力尋機 已經險 心中忖道: 象横 使

> 自能挖出新線索。」當下出手再無顧忌 三招之後,又一劍刺進其左脅下。

成全你,沉住氣等候機會。 雲飛心頭火起,心想你要尋死 。」瘋狂進攻, 那厮大叫一聲:「老子與你拚 完全不要命,鬥得齊 樂得

硬不放過咱,老子做鬼也不放過你。」 氣力衰竭,動作緩慢,但雙眼都紅了 嘶聲叫道:「齊雲飛, ,咱們建隆幫,與你有何仇恨,你 齊雲飛趁他說話分神,覷得眞切 那厮連攻二十多招,但失血多 我操你奶奶的

他立時了賬, 扎了過來。 雲飛但覺手上一沉 **厮竟然視死如歸,** 再一劍刺在其右脅下,他還不想讓 這種打法, 以便多探消息,誰知那 令得歷過無數風浪的 身子向前一壓,齊 9 又見他單刀貼身

飛拋去,可惜只聽他怪叫一點 ,齊雲飛凝神瞪,那厮雙臂持刀,即 齊雲飛也大吃一驚,急忙鬆劍跳開 ,將他踢飛。 露出後背,仰天跌下 齊雲飛凝神瞪着他 齊雲飛的劍鋒長劍已由脅下透過 叫一聲, 可惜 在齊雲飛身前兩尺跌落僧他氣力已用盡,單刀 ,一股血水如泉湧出 艱辛地向齊雲飛跳去 脫手將單刀 9 突然飛起一 ,長劍倏地自 向齊雲 脚

身上揩拭乾淨,方收進匣內,然後走緩緩走前,拾起地上的長劍,在那厮 齊雲飛嘘了一口氣, 學袖拭汗

> 掌內, 再在其體內運行 氣過關,眞氣由齊雲飛掌心傳入婦人至床前,伸手抓住那婦人的手掌,渡

睜開眼睛便駡道:「殺千刀的,奴跟你 嚀」一聲, 嬌軀移動了一下, 拚了。」粉拳向齊雲飛擂去。 她未死,心中大喜,加緊施爲。又過 盞茶工夫,那婦人才甦醒過來, 過半頓飯工夫,方聽那女人「嚶 齊雲飛見

你瞧瞧我是誰?」 齊雲飛抓住其臂, 喝道:「糊塗

問道:「你是誰?」 那婦人看清楚了人, 雙頰泛紅

給她,原來那婦人只穿一件肚兜。 我有話問你。」拾起床下 齊雲飛鬆了其臂, 道:「快穿好衣 的衣裙拋

阻延, 嗯 要殺你,更加易如反掌。」 爲何不答話,我殺得了伍德勝 齊雲飛轉頭面對着房門,他不願 問道:「你便是偎紅媽媽了吧?

你不能殺我。」 叫偎紅,奴,奴可沒有做過壞事…… 那婦人答道:「是…… 奴在倚紅樓

實生死都操在我手中。」 齊雲飛知這婦人怕死, 乃道:「其

辦法保住性命?」 :「奴,無拳無勇, 偎紅慢慢抬起頭來,邊穿衣邊道 一介女流,有甚麼

長的建隆幫幫主,如今在何處?」 再問:「你可知道永靑子,又叫光復道 某不但不殺你,還派人保護你。」 齊雲飛道:「只要你供出一切 頓 齊

內……」 **偎紅囁嚅地道:「他們都在城**

偎紅已穿好衣裙。 何處?如何走法? ,你怎麼知道?」他一口氣提出四個 齊雲飛精神登時一振, 連人也忍不住轉過身去,幸好 一共有多少個 急問:「城

是以奴知道得淸淸楚楚。」 長住的那棟小院,是奴幾年前買下的許多人,住在那條巷子裡……光復道 約要走頓飯工夫,在西城區。」 偎紅 賃了與人,他們再向他賃去使用 「他們在城內汚水巷內 說話也流利了許多。「他們有 由此去大 驚

伍德勝的意思?」 齊雲飛再問:「你離開倚紅樓,是

要奴負責……」假紅哭喪似地道:「奴 一介女流,自然不敢擔當這個罪名。 奴若不離開,萬一說漏了甚麼話 「是的,他說有人會去倚紅樓找我

才又要扼死你?」 **偎紅臉色慘白:「大概……大概是**

「伍德勝既然是你的姘頭,爲何適

「你肯定光復道長尚在汚水巷

到他們。」 偎紅點點頭,「奴昨夜去過,還見

光復道長他們留在開封,有何目的? 你認識伍德勝有多久?」 齊雲飛想了一下方再問道:「可知

「奴認識那天殺的已有幾年,那時

把奴贖了出來,又給了奴一筆錢,讓候,奴還在天香院做姑娘……後來他 派人來對付奴……」 向外人透露,否則讓他父親知道 道他是甚麼人,他告訴奴是官家之後 的屍體一眼, 奴與人合資開倚紅樓。」偎紅看了地上 父母管督甚嚴,他跟奴的事, 定定神才續道:「那時候, 道:「那時候,奴也不知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不必許

可投。爺,您可否告訴奴,你是甚麼他們留在開封的目的……也許是無路 人?! 目光與他接觸,隨又垂首。「奴不知道 齊雲飛雙眼仍瞪着她 偎 紅 抬 頭

去? 俠。此處不宜居住 「某不是官家人,只是一個江湖遊 ,你可有 地方好

要派人保護奴?」 **偎紅嬌軀一抖,忙道:「爺不是說**

「有一兩個,但伍德勝那天殺的都 「你在城內可有親戚或好友?」

認識,而且不時向奴打探, 都記錄在案。」 奴恐他們

齊雲飛背後,出了房,齊雲飛再問:許多人保護你。」 偎紅連忙下床,跟在 「那一邊比較隱蔽安全? 送你到高昇客棧,那裡十分安全, 齊雲飛考慮了一下 ,道:「那某便 有

「小巷沒人出入,只是那一頭沒有

腰肢, 她話音剛落, 振衣躍起, 越過圍墙,輕輕巧齊雲飛已摟緊她的

但見偎紅花容失色,左掌緊緊地捂住巧地落在狹窄的小巷中,低頭一望, 慌。」他放下她,拉着其手,嘴巴,齊雲飛微微一笑: 齊雲飛微微一笑:「不必

乃是捷徑,到達那裡,轉頭望了幾眼 飛辨別一下方向,乃向高昇客棧走去 甚是熱鬧, 不見有陌生人,便拉着偎紅進去。 他記得有一條小巷直通高昇客棧 到了街道上 偎紅這才定下神來。 ,但見人來人往的 齊雲

墙壁,喝道:「甚麼人敢光天化日攔下一條中年漢來,齊雲飛將偎紅推貼剛走至一半「颱」地一聲,屋頂跳

「甘泰陽。」 那中年漢只淡淡地說了三個字:

你忘記自己是武當派的高手?」 「是你?你真的加入建隆幫?難道

滅祖。」 幫派,甘某雖加入建隆幫,並無欺師 派並無規定,俗家弟子不准加入其他 甘泰陽語氣依然那麼平靜。「武當

「你攔路意欲何爲?

而言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殺你,殺不了你便被你殺死, 换

我可曾有仇? 齊雲飛又是一怔,哈哈笑道:「你

,兩個女人尙不能將你拴在家裡,你來,又的確有仇恨,你太喜管閑事了 何不多娶一個試試?」 「殺人未必要有仇恨,但嚴格說起

向巷口 走驚 退。 某家之私事,干卿底事?齊某不想多齊雲飛不由變色,微愠道:「此乃 管閑事,而且某亦希望你能急流勇 管閑事,但造反乃關係到天下人之生 死榮辱,某家認為插手其間,絕非多

江山 不知有何錯! 甘泰陽冷哂道:「江山乃天下人之 ,朱家坐得, 別人也坐得,甘某

固 更無好處。」 朱家天子不好, **眈眈,加上西北胡人,** ,此刻造反, 「大明建朝不久 但外族入侵 徒令外族入侵, 蒙古殘餘仍虎視 國家實尚未鞏 對質 姓說

仁,民不聊生,咱們替天行道,即使全是杞人憂天而已,朱家天子殘暴不為患,外族人數不多亦不足爲患,此甘泰陽冷笑道:「蒙古殘餘已不足 失敗亦可流芳百世。

有此念頭,請勿誤會,但你想當開國會擁戴你們,齊某不想當官,亦從未作所爲如何,民間尚有流傳,百姓豈們只不過想恢復趙家之江山,趙家所 功臣,却須小 齊雲飛大笑:「流芳百世? ·

開國功臣,只是不忿朱家天子所爲。 「多謝你關心, 但甘某再無存心做

是奸黨錄和逆臣錄上之後代? 齊雲飛目光灼灼, 一字一頓。「你

之間也說不淸楚,齊雲飛,你不必然長嘆一聲:「各爲其主,有些話一 甘泰陽身子一震,臉色微變, 再時忽

一隻巨掌捂住,這一驚非同小可,扣住其手臂,她剛一怔,嘴巴又被有力的手掌自後伸了過來,鐵鉗一後退,一直退回小巷,忽然一隻强 **偎紅見他不敵,芳心** 一直退回小巷,忽然一隻强而 怔,嘴巴又被另 大驚, 不 一般 幾

咄迫人

,齊某只是被迫應戰。

乎量厥過去。

把劍,比尋常的稍長稍軟,

他屈指

齊雲飛將劍緩緩抽了出來

9 他這

彈,道:「齊某實在不想殺你,甘兄咄

劍下,

亦不會怪你!」

說廢話,拔劍吧。甘某今日若死在你

以齊雲飛心底不由閃過一個念頭:「我能再退,那一刀打橫來不及招架,是無疑,而甘泰陽已退至屋頂邊緣,不這一劍若讓他刺中,甘泰陽必死 該不該殺死他?」

鋼刀橫劈齊雲飛 地用左臂去格長劍, 心念未了 忽見甘 同時左臂一轉, 泰陽不 顧 生死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他急退半步,手他實無把握制止對方鋼刀劈來之勢。 轉,以劍柄去擋鋼刀。 齊雲飛雖然仍比對方 步, 手 但

變化也快,手腕稍沉,避過劍柄,刀星火閃爍,但齊雲飛變化雖快甘泰陽 鋒已至齊雲飛的腰際。

得更快

,一顆心怦怦亂跳。

甘泰陽攻勢有如波濤,

一浪高過

飛未摸清其刀勢,邊戰邊退,偎紅退

小巷狹窄,大刀威力倍增,

齊雲

一着,

9

改長

甘泰陽心頭一驚,忙不迭退了

不料齊雲飛之攻勢,

一招緊接着

一刀,只好抬高一横,向長劍格去。大出甘泰陽之意料,準備攻出的那

大出甘泰陽之意料,準備攻出的那

的事,但不容他細思,甘泰陽道了一己却越來越不想殺他,這是極端危險

陽殺機已起,一動手便必然拚命,自

齊雲飛深吸一口氣,

他知道甘泰

其咽喉

這

一劍速度之快

有如流星曳空

聲請,便展開攻勢

成强烈的對比。

比尋常的厚而寬,與齊雲飛的劍

9

齊雲飛反應更快,長劍一抖,便躍上屋頂,依然向齊雲飛撲去,

, 便刺向

會便躍上屋頂,甘泰陽緊隨其後,亦

必會讓對方佔了便宜,

因此找到個機

巷內的齊雲飛知道在巷內決鬥

仁,甘某絕不會放鬆,某已說過,今

甘泰陽道:「齊兄萬不可效婦人之

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那把刀却

暗叫 似乎消弭得乾乾淨淨, 一刀去勢雖疾,但至其腰際 這一着大出齊雲飛之意料 刀去勢雖疾,但至其腰際,力道一聲:「我命休矣!」不料甘泰陽這一着大出齊雲飛之意料,不由 刀鋒輕輕貼在

:「拋下長劍,否則取你性命。」 齊雲飛不 由 甘泰陽已喝道

飛如肉在俎上,乖乖地拋下長劍, 持鎮靜,擠出一個笑容 聽其語氣,尚有轉圜之機, 齊雲

> 即管行事,不如人,無 無話可說,甘兄若要下手,

問你一句話,你須坦白告訴我。 你求饒亦沒用 甘泰陽冷冷地道:「若甘某要殺你 齊雲飛 甘某如今

沮 說幾句順耳的話,倒不如早點動手。」 喪,沒好氣地道:「你若希望齊某能從未失敗過,再洒脫,此刻亦難免 齊雲飛又是一怔,他自出 道以來

甘泰陽厲聲道:「住口, 事,甘某便不殺 應不再插手管建 何你如今性命已 中,某只勝在不要

「此乃變相求饒耳。」

, 只殺 須切下 某只問你一句 ·,易如反掌,不管你答不答應,甘泰陽雙眼露出凶光。「某如今要 ,易如反掌,不管你答不答應 你之右腕, ,如此决定公不公,料你亦無能爲力

人,自然無須齊某多作解釋,因爲齊之手掌,却沒那麼容易,甘兄是聰明某之命,的確易如反掌,但要切下某 某絕對不會乖乖就範。」 齊雲飛仍不正面答覆。 「你要取 某齊

突然凸起有如蚯蚓般 殺了!」話未說畢,他掌背上之靑筋 有把握切下你一隻手掌,那只好將你 冷地道:「你說得有道理,甘某的確沒 甘泰陽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 冷

拚命,是以始終佔了上風,五十招後甘泰陽不但刀法凶猛,而且存心 不是己亡便是他死,是以加强進

門志已盛, 反攻一兩劍,

73.1更是1975年,深知今日絕無第三條路可數,不過過了三四十招,他

你一條胳臂來。」

齊雲飛瞿然一

驚,連忙收起輕敵

更能發揮威力。

齊雲飛連接七八刀方能找到機會

非打不可,有進無退,齊兄可得小心

甘泰陽咬牙道:「此仗不管勝敗

甘某不要命,殺不了你,也要卸下

柔之路數,但甘泰陽可能是帶藝投師

武當派的武功本來走的是偏陰

走的是剛中帶柔的路子

在小巷裡

己之勝算有幾分?」

齊雲飛輕吸一口氣,道:「甘兄覺得自

迫得甘泰陽只能守,不能攻

0

F108

齊雲飛已退了兩丈。

之心,

加强進攻,不過他更加覺得甘

方。 辣,然畢竟他技高一籌,仍然壓住對 泰陽實不該死,出手自然不會太過狠

,道:「齊某技 地抛下長劍,力

子抖了一抖,臉上肌肉亦牽動了一下 向後輕巧地倒下去。 齊雲飛反應極快,人即如紙張一般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甘泰陽身

在風中飛揚。 一聲响,衣襟被割裂,破帛如蝴蝶般甘泰陽那一刀劈過,但聞「嗤」地

看也不看便躍了下去。 立即一個鯉魚打挺躍起,拾起長劍 陽站立不穩,向小巷躍下去,齊雲飛 肩一落屋瓦,雙脚便用力蹬出,甘泰 齊雲飛尚未知發生了甚麼事,後

之首級,手法乾淨俐落,齊雲飛脫口 身材頎長之黑衣人,用劍切下甘泰陽 他人在半空,便見到小巷內有個

「是你?司空業。」司空業乃武林中數 雲飛,我救你一命,你竟不感激我。」 魁首提起,抬起頭來,淡淡地道:「齊 子一把抓住甘泰陽之頭髮,將其六陽 齊雲飛目光一及,又脫口呼道: 話音剛落,他雙脚已落地,那漢

感激你,你我只是各有所得而已。」 其實某並不要你感激,當然某亦不會 他只是一尊石像般。「不是我還有誰? 一數二之殺手,齊雲飛雖未與他交過 但却一直將他視作平生勁敵。 司空業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就像

問道:「你與甘泰陽有仇?」 「這是甚麼意思?」齊雲飛忍不住

聲:「甘泰陽說得很好,殺人動機不限 司空業突然發出一串長長的冷笑

於仇恨一項。

他? 齊雲飛雙眼一亮,「有人僱你殺

命,但你也間接替某賺了三萬兩銀子 他亦不容易,是以某雖然間接救你一 直到剛才方有良機,若非你,某要殺 有許多人,某一直找不到下手之機 跟永青子那牛鼻子在一起,身邊又還 司空業並沒有正面答覆。「他一直

要你殺死他?」 因此彼此都不用感激對方。」 齊雲飛眉頭一皺,「是誰出三萬両

向惜話如金。 令某懷疑不是出自齊雲飛之口。」他一 司空業眉頭亦是一皺,「這句話

陽等人?」他見司空業沒有否認,乃續 問道:「永靑子身邊有幾位高手?」 你幾件事?你一直跟着永靑子和甘 齊雲飛乾笑一聲:「齊某可否再問 泰

是有幾分本領的人,也有六七個。 人 「永青子武功有多深?你摸過沒 在你我心目中並無一位高人,只 司空業想了一下,道:「他身邊的

兄已問了某幾個問題,我是否也可 摸不清楚。」他眉頭一軒,反問:「齊 司空業微微一笑:「就是那牛鼻子

機會殺死他,白白錯失了,最後反爲 其所乘,是何道理?」 說甘泰陽武功不如你,事實上你亦有 齊雲飛頷首,司空業遂問道:「按

> 漢。 儘管彼此見解不同,但他確實是位好 「生死關頭,竟有這等想法,眞令 齊雲飛笑道:「因爲某下不了手,

齊雲飛微笑道:「那也得視對手而

子,看來甚是扎手,對他須多加 定,若是對你,齊某出手絕不會留 身邊有位戴人皮面具、頭戴冠帽的漢 ··「齊兄似乎尚要繼續管閑事,永靑子 「彼此彼此。」司空業嘿嘿冷笑道

底蘊介紹一下? 心 齊雲飛忙問:「司空兄可否將此人

期!」話聲未落,司空業已躍上屋頂 急掠而去。 「某亦不知道,言盡於此,後會有

小飛刀,直沒至柄。心中暗道:「難怪其屍體翻過來,但見他後背插了一柄 司空業能夠輕易得手 仰天而上,姿態有點異常,忍不住將 齊雲飛目光一落,見甘泰陽屍體

又衝至另一個出口。 還有那婦人之踪影?齊雲飛吃了一驚不迭轉過身去,小巷空空如也,那裡 馬龍,不見芳踪,他氣也不喘一口,,忙不迭跑出小巷。但見大街上車水 忽然心頭一動,想起偎紅來, 忙

名壯健大漢,懷中抱着一個女人,但見遠處一尺子 但見遠處一匹高頭駿馬,坐着一 一似

見到齊雲飛,立即策馬奔前

追前,可是街上人羣熙攘,那裡追得 俗,躍上屋頂追奔。 上?齊雲飛救人心切, 齊雲飛喝道:「放下人來!」提氣 顧不得驚世

位小女孩,心中覺得奇怪, 隔鄰一條街道,有幾條漢子擁簇着 可不正是珠兒? 他人在屋頂上,居高望下 仔細一

子若是爲了綁架珠兒,因何上次又肯人對話,言語頗多奇怪之處。這些漢一想,珠兒之父親老鄒昨天在謝家與位小女孩因何需動用幾條漢子?回心 清楚, 落戶之女兒? 之言,他們已是破落戶,誰會綁架破減價收贖款,而輕易放過她?聽老鄒 珠兒因何會被人前呼後擁, 那些漢子只是將她挾持住 再看 0

見屋頂上多了一條漢子 乃問之:「羅兄因何來此? 向那羣漢子追去 齊雲飛越想越奇怪 ,與此同時, 却是羅立雄,突然改變主

羅某與老鐵分頭出來找你 了秦湘生他們,老衛已去找張思劍 《湘生他們,老衛已去找張思劍,羅立雄道:「某已去高昇客棧通知

「你先下去,齊某會見機行事。 麼……」他附耳向羅立雄交代了一番 那些事, 齊雲飛點點頭, 呶, 你瞧見下面那些 焦見下面那些人,道::「如今且不提

羅立雄應了一聲,躍下街頭, 你們是做甚麼

來。「操你娘的,你這冒牌錦衣衛,今往後退,其他漢子則將羅立雄圍了起 日非得教訓教訓你一下不可!

啊, 速速回來救援。 不敢爭功,一味防守,只盼齊雲飛,你們要造反啦!」他自知單槍匹馬 羅立雄立即抽出刀來,喝道:「好

趕快從實招來!」

那漢子臉色一變,道:「對不起

羅立雄掏出腰牌, 你管不着!」

離京辦案,如今懷疑你們擄劫小羅立雄掏出腰牌,道:「某是錦衣

位漢子反喝道:「讓開,大爺的

起落 進一條橫巷,立即越空追去, 把他們的去路攔住。 齊雲飛見那兩位大漢提着珠兒閃 已落在前頭, 倏地降落小巷裡 三四個

與他見最後一面。」

因老爺病重,着咱們請外甥女去有眼無珠,這是咱們老爺的外甥

「你們老爺是誰?住在何處?」

「咱老爺住在信陽,姓潘,雙名天那漢子聽他是河北的口音,乃道

個大漢。 登時落地, 尖已刺中左首那名大漢的手腕 齊雲飛出劍如閃電,手腕一抖, 那兩個大漢吃了一驚, 他長劍再一 翻, 怪叫起來 削向另 珠兒 劍

:「正點子在此!」同時縮在珠兒身後 以她作擋箭牌。 右首那大漢魂飛魄散,高聲呼道

貴姓芳名?家在何處?請從實答我

,且讓某來問這小妮子。小姐 乘車?」羅立雄揮揮手,喝道:「退

此去信陽路途不近

, 因何

一切有我承擔,不用害怕!」

教你們 ,如即棄人兆包·trait ,罪該萬死,某如今給你們一個機會 聲,官兵便立即圍過來。」 齊雲飛喝道:「你們竟敢擄劫太子 死無葬身之地!只要我大叫一

, 只 要 珠兒, 飛摸摸她的頭髮,低聲問道:「你可是 只要是太子,某便拚死護你回京!」 珠兒這才點頭稱是,齊雲飛暗喚 我是大內密探,專爲你而來的 」他見珠兒不答,忙又道:-「你 抱頭竄去。珠兒忽然哇地 出, 哭聲分明是個男孩。齊雲 那兩名大漢立即棄了 學

得珠兒噤若寒蟬。其中一個大漢道:

「她當然是本城人氏。」

朱!」羅立雄心頭一跳,再問

」羅立雄心頭一跳,再問:「珠兒「誰要你搭腔!我明明聽她說是姓

那漢子急道:「她叫珠兒!」 珠兒道:「我,我姓朱……」

你家在何處?快答,我替你作主!

那幾個漢子都拿眼瞪着珠兒

嚇

恢! 自己在無意中破了案,眞可說天網恢 己,好讓珠兒平安轉移,誰曉得反讓 僥倖!而建隆幫將他男扮女裝, 一絕!擄劫偎紅的漢子,本欲引開自 一聲慚愧!識穿珠兒的身份說來實在 亦是

完畢,便向羅立雄那方奔去。 並令他先到民居裡避一避。匆匆交代 也就在此刻,只見鐵千石快步跑 齊雲飛連忙將珠兒交給他

之力,齊雲飛一至,先殺了 必多問,速去!」 :「羅兄快去找人把周圍包圍起來, 一人,

子見狀更加心寒,要逃跑又被齊雲飛拳把一名漢子擊得重傷倒地,其他漢寡敵衆,幾個照面之後,仍讓他的左漢子全部罩住,他大發神威,雖然以 身而去, 緊緊纏住。 羅立雄心知有異,不敢多問 齊雲飛長劍展開,將那四個雄心知有異,不敢多問,閃

來 ,屋頂上跳下兩位相貌相似的中年漢 齊雲飛喝道:「多來兩個, 如此纏了一陣, 多死一

左首那漢子道:「齊雲飛住手,賤

齊雲飛長劍不停,喝道:「有屁快

右首中年漢道:「齊雲飛,你有膽

隨賤兄弟去一處地方麼?」

那幾個漢子正殺得羅立雄無還手 不道

忽然「颯颯」兩聲

兄弟有話說!」

放!

齊雲飛再看了他倆幾眼,心頭一

「兩位可是江湖上稱之「一心兩刀」的司 動,驀地想起兩個人來, 馬翔及司馬翊昆仲?」 脫口問道:

只有一顆心般,是故得此外號。 生兄弟,練得心意相通,兩個人就似 他倆自幼得異人傳授,又因是學 原來此兩人果然是司馬翔及司馬

個敵人 敗了好些高手,聲譽頗响。 願毫,兩個人有如五七個人般,是故 合得好,一攻一守, 的則是右手刀,兩兄弟不管遇到多少 司馬翔使的是左手刀,司馬翊使 ,都是兩個人一齊上。由於配 一進一退,妙至

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半晌才悄悄地溜那三名大漢如逢大赦般,站在一旁, 他倆行事頗爲正派,否則更加令人頭 **想辦法避開,極不願招惹他倆,幸好** 開,齊雲飛亦不追趕。 痛。連齊雲飛亦不由自主地停了手。 武林中人遇到這兩兄弟, 都盡量

雲飛也聽過賤兄弟的匪號,眞是榮幸 之至。」 當下右首那漢子答道:「想不到齊

氣!.」 有何話說 齊雲飛雙眼一瞪,道:「你倆到底 ,請快, 否則齊某可不客

份。未知齊大俠有否膽量?」 咱倆走,在大街上大呼小嚷, 不會怕你!你若要救那婦人 司馬翔道:「賤兄弟敢找上你 只須跟

也加入建隆幫!」 齊雲飛仰頭大笑。「想不到連兩位

話音剛落,

兩個漢子抄起珠兒便

因何不讓她說話,分明有鬼

口 立 虚

「是土生土長的?你們若不是心

F110 雄冷笑道:「某却聽出她是河北的

非甚麼見不 鷹犬,大出賤兄弟之意料!」 也不想多作解釋, 馬翊沉聲道:「人各有志, 得人的事。倒是齊兄淪爲 反正 加入建隆幫亦 咱們

想多作解釋,只是甘泰陽之屍 不由暗嘆一聲,道:「齊某同樣也 齊雲飛一呆,想起甘泰陽所說之

你還有 可惜咱們來遲了一步。」 司馬翔道…「自有 位行爲鬼祟之朋友,暗箭傷 料無遺憾,只是咱們想不 人料理, 甘兄死

「快帶路!」 料那幾位漢子追不上羅立雄, 「兩位錯了,他不是某之朋友。 便道:

張,饒得他藝高人膽大, 想起司空業的話,齊雲飛心頭一陣緊司馬翔兄弟十九要帶他去見永靑子, 後。齊雲飛知他用意, ,亦無勝算。 聲,隨即在前帶路 「有志氣!」司馬翊豎起拇指讚了 緊跟着司馬翊,讓司馬翔押後。 表面上毫不在 司馬翔有意落 但獨力難支 陣緊

進地道:「兩位最好帶齊某去見永靑 陣, 齊雲飛忍不住以退爲

條長長之石板巷子,不料下面有嘩啦心頭又一陣緊張。未幾,三人走進一如願,正要帶份去具備專 已至汚水巷? 司馬翊頭也不回地道:「齊兄必能

> 面 接着有人道:「找誰?」 回了 心念未了 幾記,司馬翊又再敲了三記 伸手在門 司馬翊已停在一扇木 板上輕敲了幾記, 裡

「多少銀両一擔?」 「不是找人,是來賣炭的。」

「一斤一両銀子 , 少一分也

顆心却提了起來。 只見到裡面有一座庭院,但齊雲 木門倏地拉開, 開門的 却躲在門

步走了進去,才走了:肅客之狀,齊雲飛稍 爲頭髮幾已全白。 的人背有點駝,看來年紀已不少, 一個門門聲。齊雲飛忍不住轉過頭 司馬翊道:「齊兄請進!」作了 但見司馬氏兄弟緊隨其後, 進去,才走了幾步, 一ी疑, 背後便傳 便大踏 關門 因

腰板子就像槍杆一般,甚是慓悍 着兩位持刀大漢, 三人來至庭院中, 似石像般挺立着 但見大廳裡站

眼間便分列兩行,正眼不看齊雲飛一 多,但動作乾淨俐落,行動快速, 羣人來 ,這架勢又教齊雲飛的心頭更爲沉 話音剛落,自聽後過道上又湧出 齊雲飛問道:「永青子在何處?」 因爲這說明永青子不是泛泛之 F乞爭利落,行動快速,貶,少說也有二十來位,人雖岡濱,ELMA

進廳。」 司馬氏昆仲在背後呼道:「請齊兄

齊雲飛心頭不快,道:「齊某人已

廳!

膽出來見我!」 齊雲飛長笑道:「只怕是永靑子無

主之外,誰能夠坐着!

袍之瘦叟,輕叱一聲:「廢話!除了

又是一沉 「刷」地一聲,半轉身面向過道, 駕到,迎接!」廳裡那二十多名大漢 動作整齊劃一,

管鷹鼻。 然有幾分王者之氣勢, 着三絡長髯、 着一位身穿紫色道袍、滿臉紅光、蓄 位身穿黃衣的漢子走出來, 過道上傳來一陣步履聲,緊接着 相貌堂堂之老道士,果 只可惜長了

冠帽、面無表情的黑袍漢身上 這干人臉上掃過,最後停在一位頭戴家子。齊雲飛目光有如利刃一般,在一見他們之眼神及步伐,便知都是練 過道上又陸陸續續走出幾個人來 -,兩位黃衣漢子分左右站立其後那老道往正中那張紫檀木太師椅

幫的宗旨,向喜廣結朋友。」

齊雲飛顧左右而言他。「齊某見過

方

安,况貴屬貴价均站着……」

永靑子微微一笑。「齊大俠遠來是

已無酒水侍奉,豈能無座?且敝

下感激之至,再又賜坐,實令在下難

雲飛,齊雲飛抱拳向兩旁的漢子告罪

一聲才坐下

。「幫主請齊某來此,

在

背後一位黃袍漢子

《一立黄袍漢子拿了一張椅子給齊廳內之漢子均微微一怔,永靑子

看座!」

「齊雲飛的確不是一般賓客。來人

此人便是司空業所提之高手 也相信 齊

廳?難道連此之膽量也沒有?」 本座麼?本座已來了 老道哈哈一笑:「齊大俠不是要見 , 爲何汝尙不進

他出來?他不現身,齊某又何須進 司馬翊冷笑道:「齊兄 永青子還擺甚麼架子?爲何不見

忽然過道裡傳來一聲吆喝:「幫主 齊雲飛心頭

雲飛不但相信司空業之眼睛

無膽進 激將法也不生效。」 抬步。「若齊某不想進來,任你用甚麼 「你便是永青子?」齊雲飛邊問邊 黑袍戴冠漢對面尚有一同樣穿黑

屈一

防他逃脫。「幫主讓齊某站着,此乃貴

,司馬氏兄弟則站在大廳門外

話音剛落,齊雲飛已立在大廳正

背後跟

來,並非請你來當說客!」 武功厲害, 厲害,嘴也同樣厲害,本座請你永靑子淡淡地道:「想不到齊雲飛

爲王,快活逍遙

,幾乎王公都

不山

亦未必須獨坐江山!像幫主如今南 不少人,以幫主最威風,雄霸一

當亦非爲了與某商討爭天下之事。 齊雲飛長笑道:「幫主請齊某來

「此點事先雖無籌劃,但齊兄若有

,不擇手段,事後又不思補救,方激某無心管這種事,只是貴幫爲這目的飛長身而起,繞着椅子踱步,「其實齊 不擇手段,事後又不思補救 怎會貿然跟隨司馬氏兄弟來此?」 一切行動均在咱們眼中, 個人!司空業絕對不會冒

由首

齊某當無問題,但恐怕亦要付出極大 「齊某害怕的也不會來! 善者不來。貴幫憑人多, 所謂來者 要殺

停在齊雲飛臉上,沉聲問道:「齊兄是

否存心與敝幫作對?」

「那就得看貴幫的宗旨有否改變

別人生死罷了!」

事?爲何本座不知?」

永青子沉聲問道:「齊兄所言何

齊雲飛大笑。「你怎會不知?無視

宗旨絕不改變!在你面前亦無須隱瞞

,有補於事乎?」

因何齊兄只一味譏誚?口舌討便宜

永青子不悅地道:「本座誠心問

永青子語氣鏗鏘堅定地道:「敝幫

咱們是志在天下。」

「恢復趙宋天下?」

永青子臉色微微一變,

避重就輕

地道:「此乃另一回事,

日後再慢慢研

雲飛不亢不卑地道:「難道齊某說 麻煩了不少武人?擾及多少百姓?」齊

可知因此事,連累了多少條生命?

「貴幫擄了太子,却不敢公開宣佈

宋江山!」

齊雲飛你真的不知死活!」

齊雲飛轉頭問道:「齊某之言無理

求甚麼條件?只要你開得出來

永青子精神一

振,

以商量!副幫主之位,你意下

適才那黑袍老叟又喝道:「放肆

因何幫主不反對?」

專橫殘暴,而是藉口召人助你恢復趙

作覆,三歲小孩亦知道幫主之用心!

齊雲飛哈哈大笑。「幫主不肯正面

,原來要推翻大明,不是朱家天子

一句話,你能否考慮加入敝幫?」

齊雲飛心頭一沉,臉上仍帶着笑

亂刀將你分屍……」

便顧不得小節了!齊兄

,本座問你

永青子冷笑道:「大丈夫要辦大事

幫主何不將請齊某來此之目的言明?」

起齊某插手。」

生命之險來救你。

「可惜齊某對富貴榮華興趣不濃

「快人快語!」永靑子目光一凝,

騰達之日,定必共享富貴榮華。 興趣,本幫願意爲之,他日若有飛黃

永青子 ,更不能放過。」 ,既不能爲我所用,

此便無打算全身而退,幫主若肯賜教 ,那便最好! 齊雲飛手掌落在劍柄上。「齊某來

求達到目的,不理小節,一湧而上,你討教的人大有人在!本座向來是但地何地?本座行動豈受你指揮!欲向 永青子哈哈大笑:「何日何時 陰森地道:「本座做 齊雲飛名滿 人有個

容。「那就得視貴幫有否令在下動心之 齊雲飛悠然道:「可惜齊某不愛受 問道:「齊兄欲 如何?」 都可 指一彈,長劍發出嗡嗡之聲,輕嘆飾?」他「刷」地一聲將長劍抽出來, 說爲達到目的, ・「長劍啊長劍 2童到目的,不擇手段,何須再掩齊雲飛亦大笑道:「乾脆一點,就 **啊長劍,今日可讓你盡情飮血長劍發出嗡嗡之聲,輕嘆道**

乳臭剛乾不久的小伙子,用不着,齊雲飛雖有點名氣,終究只是 廳上之建隆幫頭目 再請幫主定奪!」(未完・十 讓屬下先教訓教訓他,若值 變色 ,那黃衣老叟道:「幫 見他如此狂

F 112

是否有理?」

「有理!但得視時機而定!」齊雲

酷?叔侄爭江山貽笑天下,咱們反之

黑袍老叟問道:「朱重八殘不殘

在要本座!本座若非爱才,

你留在世上?今日要殺你,

當眞是易 **豈還容得**

齊雲飛哈哈笑道:「齊某又非傻瓜

約束,加入貴幫,那得瀟洒自由!」

永青子勃然色變,怒道:「原來你

聲道:「本座不反對,乃因你所言,

永青子眉宇間閃過一抹殺機

9

本不值得一駁。」

※※※※※※※※※※※※※※※※※※※※※※※※※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
年共期,請由第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260.00 訂閱價目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346.00 一年港幣 \$ 520.00

一年港幣 \$ 691.00

半年(26期)-年(52期)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289.00 一年港幣\$577.00

上文提要: 公孫襄平定江南武林的計劃,全盤都被蕭姥姥破壞

的攔截,雙方發生戰鬥,駱長青和蕭湘雲師徒,一直都是暗中跟着狄山了多找了。,了。狄明揚隨釣鰲客省親,却遇上老壽星和逢若仙 處反受到耿小雲的制肘…… 出拚搏方式,耿小雲怕釣鰲客上當,願意參戰,在戰鬥中,老壽星處 明揚,恐防他會被人暗算,現在又見老壽星想阻止他們往東海去,



雲一 手爲强 老臉上, 身武功有如此高强, 趁機把她除去 也 ,怒容 自然要先下 他發現耿

手 己把這小丫 先把她除去, 因爲她和狄明揚是一路的 何况現在狄明揚身爲公証人 頭打成重傷, 也等於削弱狄明揚的 他自 也無話 此 自 助

有使出來呢 聽你口氣, 站都快站不穩了 工,却絲毫沒有懼色,佐工,却絲毫沒有懼色,佐工 告訴你啊,我也有一 老壽星, 雲被困在 好像要向我痛下 你說 甚麼叫怪不得你呢? 片 我要不要使出 張春花 依然嬌聲叫道 杖影之中 招殺手 ·殺手了 般的 沒 臉

給她的 式千葉蓮花」三個招式 那是狄明揚在離開明月宮在車上交班影本一非系。 招殺手 那 絲毫不 假

在 胡亂使出,就把文成章傷在劍下 就收起來了,並未十分注意, 公明莊上, 一個式子, 她本來只是當時仔細看過 片扇影之中,形勢危急 招「千葉蓮花」來,那 ,她被璇璣手文成章圈入,並未十分注意,後來在八是當時仔細看過一眼, 根本連學都沒有學過 時她謹記得

研練 她 式練純熟了 路上 一起練習,兩人經過多少天的揣摩 經過那一次的奇迹出現, 終於把這招「千葉蓮花」三個招 取出小紙捲來, 要狄大哥和 她就在

> 耿小雲, 險取出 會爲了 耿小 出 然非同小 來 說出她也有一招殺手的話來 雲練成了這招劍法,才有恃無恐 大師姐)身爲明月宮副總護法 據狄明揚的猜測,這招劍法, 這小 爲的是怕被公孫先生發現了 結果却中 非到萬不得已,不 紙 然,緞袍老婆婆(蕭姥 毒身死。 惜身入 9 冒 豈

及此, 展不 杖之下 孩兒 湖上, 頭 着 子大得出奇, 顏色來給妳瞧瞧,妳如果有絕活 經截脈拂住了經穴, ·妨使出來給老夫瞧瞧! ,還不早 妳說得 開了 老壽星眼看耿小雲被困在自己竹 不覺呵呵一笑道:「很好 把頭髮都跑白了 還會被妳小丫頭唬得倒? ,全無懼色, 髮都跑白了,又不是三歲使出來了?試想老夫在江 還會有殺着麼?如果有殺 妳劍法 點也沒錯, 奶如果有絕活,也,自然也要拿出點 覺得這 、身法, 老夫被你拂 小丫頭膽 都已施 一念

依然舞得風雨不透,絲毫不曾鬆懈。 他口 中說着話, 一支壽星竹杖

力 招劍法來, 比老壽星差得太遠,不 使「千葉蓮花」了 狄明揚聽了狄 能不能把老壽星擊敗? 太遠,不知她使出這一,但躭心耿小雲內話,心知她

也使出 色嗎?那就這樣好啦,你使出來,我道:「老壽星,你不是說要給我看看顏 給誰顏色看 只聽耿小雲在重重杖影中咭的笑 來 ,咱們不妨比比看, 也看看到底誰的 **刻底** 動色 好

> 麼和我認眞起來了?」 左手輕輕一轉,似拍似拂,

五指一下拂在老壽星手腕之上。 老壽星這一抓何等凌厲快速?那

驟然一麻,這一麻,一直麻上了肩胛 看就要抓上耿小雲肩上了,突然手腕 去,再也用不上力道。 心上,是以妳歸妳拂,他歸他抓, 會把耿小雲拂來的一隻粉嫩手掌放在 整條手臂立時像死蛇一般,軟垂下 眼

從那裡學來的?」 一驚,暗道:「拂經截脈手,這小丫 老壽星究竟見多識廣, 心頭驀地 頭

目寒芒飛閃,厲笑一聲道:「小丫頭, 高手之一, 妳居然有一手,老夫非劈了妳不可。」 他左手雖然下垂若廢,使不上勁 要知老壽星在黑道上, 一身武功,豈同小可, 原是少數 雙

加緊, 個耿小雲也傷在他竹杖之下了 是一柄寶劍,不敢驟下殺手,否則十 個人圈入在一片杖影之中! 杖,化作了數十支竹杖,把耿小雲 但喝聲出口,右手壽星竹杖却突然 這還是他心中顧忌着耿小雲手中 刹那之間, 杖影交織, 一 支竹

己像金絲雀一樣被關進在竹籠裡面 尤其對方每一杖都凝聚了內力, 縱有寶劍, 不論妳如何發劍,杖影似實而虛, 身外好像被竹杖編成了一個竹籠,自 但儘管他心存顧忌, 也休想削得着一點杖影 耿小雲只覺 妳

耿小雲咭的笑道:「老壽星,你怎 纖纖 麻,幾乎連劍法都有施展不開之感。 掃上,撞上了劍尖,都震得她右腕發 劃空呼嘯的杖風,却又似虛而實,

手, 不留神,把你右手削斷了?」 你左手已經不能動了 輩聯手的,你怎麼真的和我幹上了? :「喂,老壽星,是你要我和釣鰲客前 道:「這老魔頭果然厲害, 耿小雲止不住心頭暗暗震驚, 還有這麼兇狠,不怕我寶劍一個 只剩下一隻右 一面嬌聲道 忖

,向耿小雲展¹⁸ 東海釣鰲客, 時,康大哥教她的三式手法了。」 記手法,十分怪異, 若廢,心中暗暗「哦」了 替耿小雲躭起心來,直到耿小雲左手 下拂中老壽星左腕, 向耿小雲展開攻勢,心裡不禁暗暗 狄明揚先前看到老壽星居然捨了 難怪自己覺得小雲使出來的這 一支竹杖化作漫天風雨 原來是自己負傷 一聲,忖道: 一條左臂下垂

頭, 得老夫。」 是妳先和老夫當了真, 老壽星聽得更怒,獰笑道:「小丫 這可怪不

勁。 竹杖愈舞愈快 杖風也愈來愈

管用了 侍女們去對付頂尖高手 劍法,已足可應敵,明月宮又不需要 用來訓練侍女的,侍女們學會了這套 此時,明月宮「月移花影劍法」已經不 乎都被他杖風捲撞得無法站穩,到了 耿小雲別說施展身法,一個人幾 要知這套劍法,原是明月宮

老壽星雙目隱射殺機,一張紅透

揮杖擊出

解 出 即身往下撲,一個懶驢打滚,貼地滚 糟,差幸他見機得快,發覺不對, 己竹杖揮出,忽然手上一輕,心知 劍光一觸,刹時盡沒,老壽星但覺自 去七八尺遠, 但就算你杖勢再凌厲,此 ,竹杖幻起的數十 才算逃過一次「兵 條黑龍,只 時已 立 要 和

有四五處之多! 己, 的黃蔴布長衫,身前已被劍光劃破 雲早已收起了短劍, 再低頭一看,身上一襲半長不短已收起了短劍,笑吟吟的望着自 等他躍起身來, 劍光已杳, 足

劍截成七八段了呢!」 條右臂,也和你的竹杖一 沒騙你吧?要不是我劍下留情,你 耿小雲喂了一聲道:「老壽星, 樣, 被我 短

截斷了,果然有十數段之多-剩了尺許長一截斷柄,地上被她短 支六尺長的老壽星竹杖, 老壽星經她一說,才發現自己 手中已經 劍 只

被人削 尊稱「老壽星」以來, 竹杖也是第一 打滚還是平生第一次,自從被江湖 自他出道江湖,數十年來,學懶 老壽星一張老臉,不禁熱得通紅 而是還被削斷成 七 八次 驢

多年的人物,敗了就是敗了,豈能給了她,這是事實,他老壽星是成 毛小丫頭的手裡,但掌、劍自己都 他眞想不到自己竟會敗在一 個 輸

看?

:「好吧, 老夫讓妳先使好了 「嘿嘿!」老壽星陰笑一 」耿小雲道:「我們講好了 聲, 哼道

起出手。 起使的!自然要同時出手才對,好了 你聽着,我叫一、二、三 我們

膽子 有這身武 如果妳不是和狄明揚在一起,或者沒 大得出奇,也刁蠻得着實可愛, 老壽星心中暗道:「這小丫頭不但 功 老 夫還眞不忍出 手傷

你準備好了嗎? 小雲沒有作聲, 問道:「喂,

老壽星嘿然笑道:「老夫隨時可以

「那就好!

出手

何須準備?

一面接着叫道:「一、二、三……」他的心思,自己却在暗暗凝聚內力 太遠,是以故意和他說話 耿 小雲就是怕自己內力和他差得 , 藉以分散

銀爆花出 間從她短劍上,青芒像銀蛇般亂閃, 一招「千葉蓮花」隨着出手,刹那之 「三」字出口, 劍氣嘶嘶,寒芒砭骨 一蓬劍花,漫天飛射 光芒燦爛,流星繽紛 短劍突然飛舞而起 粉,一丈方

光陡然爆了開來,像放煙花一般, 老壽星段老彭先前只當她吹吹牛 那知耳中聽到 ,急忙大喝一聲,運起全身功力起一幢奇亮耀目的銀花,才感到起一幢,像於煙花一般,眼 她喝出「三」字, 劍

姑娘高明,老夫敗在妳手裡,敗得心認賬?不覺呵呵一笑,抱抱拳道:「耿 服口服。」

得正在熱鬧關頭。 但東海釣鰲客和逢若仙兩人, 他們這裡一場大戲,結束得很 耿小雲咭的笑道:「彭老好說。 可 打 快

織,隱挾風雷,一丈方圓, 施展開來,就有千百條竿影,縱橫交 東海釣鰲客一支八尺長的釣竿 日月無光的氣勢 大有風雲

湖上真正見識過她武功的人, 逢若仙被稱作雙仙一妖, 功,較之老壽星,卻只高不低, 但她 雖然老 可說

看 , 練 可見她的修爲功深了。 着綽約風姿,艷光照人!只此一點 家的修真之術,已經四十開外的人 氣之士所遺留的,她不但無師自通 去最多不過二十七八歲,依然保持 人迹罕至的石窟之中,是一位玄門 據說她一身所學, 一身絕世武學,也學會了道 得自天台山

一個人獨挑大樑,獨戰東海釣鰲客,在耿小雲上場之後,就捨了東海釣鰲在耿小雲上場之後,就捨了東海釣鰲好了是和老壽星聯手的,但老壽星是 她依然右手使劍,左手使拂, 此刻 和東海釣鰲客動手 一蓬白氣繚繞全身, 身, 獨戰東海釣鰲客 似寒電閃光 ,雖然講 主身,攻拂如春

> 化作一道青虹,夭矯飛舞, 搶敵先機 劍 拂同使

概不打出千招以外, 負來 這 如以兩人的武功修爲來說 夫, , 兩人已經打出 是很難分得出 , 百 勝大招

入戦圏, ,就是想參戰,也像叫化子沒有,戰圈,其實他一枝壽星竹杖已被 老壽星已經落敗, 自然不好再 截 加

耍, 我和段老已經住手了,你可以叫他們 一面咭的笑道:「大哥,你是公証人 耿小雲已把短劍還給了狄大哥 空着雙手怎敢撲上去? 蛇

來 住手了,這一塲不用再比啦!」 怎好住手?」 老壽星道:「他們還沒有分出勝負

聯的手, 咱們四個人,是我和釣鰲客前輩 耿小雲笑道:「段老怎麼忘記了 你段老剛才承認落

老壽星道:「老夫承認。

前輩,已經勝了半塲,就算逢仙姑勝「我們……我說的我們,是我和釣鰲客「這就不結了麼?」 耿小雲笑道: ,也正好扯平, 沒有勝負

老壽星爲之一時語塞

道:「大哥,你還不叫他們住手麼?」 狄明揚心裡暗暗稱讚:「這位妹子 耿小雲回頭朝狄明揚笑了 笑, 叫

果然機伶得很,原來她早就算準了

攻多守少

客前輩,逢仙姑快請住手 他是公証人, 面叉着雙手, 東海釣鰲客和逢若仙 這一聲大叫, 大聲叫道:「釣鰲 果 立然

亂了,只有這一點,似乎稍稍落了下 然風姿綽約,有如圖畫中人,只是一 然風姿綽約,有如圖畫中人,只是一 然風姿綽約,有如圖畫中人,只是一 就一長劍也已還鞘,手執玉拂,依 停下手來, 一片劍光拂霧,同時盡斂 東海釣鰲客依然手持釣竿 刹那之間, 千百縷竿影 含 笑

劍法出神入化,老朽領教了。 逢若仙嫣然一笑道:「葛老哥誇獎 東海釣鰲客呵呵一笑道:「逢仙姑

位就不用再比下去了。勝過葛老哥,咱們就姑娘的劍下,這一塲 其實你的釣竿才使得出神入化呢!」 老壽星笑嘻嘻的道:「二位雖然尙 劍下,這一塲逢仙姑如若不能勝負,但兄弟已經敗在這位耿 咱們就輸定了

哥去北海釣鰲了。」 是副使而已 笑道:「彭老是此行的主使, 道:「彭老是此行的主使,小妹只逢仙姑擧手掠掠被風吹亂的鬢髮 ,看來我們是請不動葛老

壽星杖都丢了,還能請誰? 老壽星雙手一攤, 笑道:「兄弟連

擺,說道:「段老, 那就請吧!」

老壽星朝東海釣鰲客

逢若仙咭的一聲輕笑,手中拂塵花者丢了,還能認識?」

狄明揚

品品

是老客人 賓至如歸之感,所以生意一直十分興 商客棧裡還附設了飯店、澡堂 脚,店裡的夥計招待週到,尤其這招 間店面,已是百年老店, 十字路口, 一到昌化就到招商老店落 有一家招商客棧, 過往行旅都 ,眞有

家客店,每天過路的商旅,爲數不少五間店面,但昌化城裡一共只有這兩 棧對面開了一家如家客店,同樣開的 會眼紅,於是有人在百年老店招商客 因此兩家的生意也同樣興隆。 生意只要你興旺了 別人就

就在對面的如家客店落脚。棧,駱長靑和蕭湘雲爲了 駱長靑和蕭湘雲爲了不落痕迹 東海釣鰲客一行四人下楊招商客

應,此起彼落。 爾老店前進的酒樓,也隔集 窗下 子 情形可以 就在前面的酒樓上出現,他們坐的位 也可以 下眺,不但對面招商老店大門口的,正好是靠近十字路口的一面,臨 數得淸清楚楚,就是對面 一目了然,大街上行 也隔街相望,兩 都是互相 7人往來

駱長靑學壺獨酌 只是敬陪末座 人落店之後, 主要是爲了察看狄 後面有沒有人尾 喝喝茶而已 蕭湘雲不 會喝 他

駱長靑也喝了差

耿小雲三人拱拱手道:「兄弟失陪。」 雙脚一頓

笑,翩然離去。 逢若仙朝狄明揚、歌 一道人影掠空射起 耿小雲兩人嫣然

不 是沒有妳插手,唉,老夫非栽觔斗不 狄明揚呵呵笑道:「耿姑娘,妳眞了 東海釣鰲客目送兩人遠去, 居然把段老彭打跑了, 今天要 不覺

還厲害? 耿小雲道:「難道逢仙姑比老壽星

意可言。至於這位逢仙姑,不但劍術其實只是一個雜凑拼盤,沒有什麼新 縱然不至敗在她劍下 都被它震回 玄門護體眞氣, 精湛,她那隻玉拂,使出來的竟然是 甚猛,一個措手不及,就會擋不住,的,因他本身功力精純,使出來威力 朽只怕很難接得下來。」 手杖法,只是從人家的杖法中搬過來 她,如果再加上一個段老彭, 東海釣鰲客微微一笑:「段老彭幾 來, 老朽釣竿幾次點上 而且震力甚强。老朽 但也未必能勝

說要你到北海釣鰲究竟是怎麼一回 雲問道:「釣鰲客前輩, 他們 事

東海釣鰲客微微搖了搖頭道:「釣

什麼鰲?他們的來意不是說得清楚麼 是釣人來的。」 「釣人!」耿小雲道:「他們要釣誰

東海釣鰲客笑道:「自然是老朽

着回房。 人家醉成這個樣子 蕭湘雲邊走邊道:「師父, ,以後不會少喝 看你老

不多了,拄着李公拐,還要蕭湘雲扶

喝醉,咱們能坐到酒樓打烊麼?」 算得了什麼?人醉心頭可清楚得很。」 駱長靑笑着道:「爲師喝這點酒 一面低聲道:「妳急什麼?不裝成

的攤兒 跨出店堂,正好街邊有一個賣豆漿 第二天早上,師徒二人會過店賬

駱長青道:「咱們吃碗豆漿再走

慢慢的吃着。 人就要了兩碗豆漿,兩套燒餅油條 正好注意對面 蕭湘雲立 時會意,坐下來喝豆漿 的招商客店,當下兩

兀自不見東海釣鰲客等四人離店 客和携家帶眷僱了馬車的,形形色色人帶貨,一批又一批的,也有單身旅 人帶貨,一批又一批的,也有單身車,也有茶商裝運茶葉的大竹簍, 鏢局旗子的鏢車,也有裝着絲綢的 裡走出來的人,有一行二十幾個掛着們紛紛離店上路的時候,從招商客店 湧向大街又慢慢的在大街上消失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 從招商客店 也正是旅客 連 騾

駱長青已經喝了兩碗豆漿 賬,和蕭湘雲朝街上走去, 又折回來,這時太陽已 他掏出幾文制 自 錢 然

F116

海釣鰲客批評老壽星的杖法一樣,只見過武老人家,據說他只送給狄明揚見過武老人家,據說他只送給狄明揚東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來親眼看到各門各派武功中認為最精致。

姑娘的身手也有如此厲害,自然只好你們兩個就好釣了,但他們沒想到耿 行,未免礙手礙脚,先釣了老朽,翁之意不在酒,有老朽和你們作伴 東海釣鰲客呵呵大笑道:「這叫做 咱們 非同小可!」 精博玄奇 未見如 也是初學乍練 然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 一個雜凑拼 才耿 精奥的 我也 ,使出 娘使出 盤, 劍 練了幾十年劍 沒有什麼新意可言 見這招劍 就能把老壽星這 法 , 來的威力 來的那招劍法 此刻想來, 招劍法,實在把老壽星這樣的威力,只怕 ,却從

依

耿小雲問道:「釣你做什麼呢?」

我們就不用暗中保護了。」這樣大的本領,有她和狄那裡學來的呢?哦,師父 蕭湘雲道:「這就奇了 有她和狄大哥同行 父,耿小雲有 耿小雲從

我們就更要暗中跟下去了。」 駱長靑笑道:「耿小雲露了這一手 蕭湘雲問道:「那爲什麼呢?

蕭湘雲撇撇咀道:「她是明月宮出

駱長青微微搖頭道:「不, ,武功自然很高了。」

耿姑娘

駱長靑驚歎道:「眞想不到這位耿

一身武功,居然有如此高明!」

四人離去之後,只剩下右首松

小雲嫣然一笑道:「好了,

一招劍法,和明月宮的劍法大異其趣,但却擋不住老壽星的杖法,後來那『月移花影劍法』,就是明月宮的武功當時只是明月宮的侍女,她先前使的 然發現耿小雲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不東海釣鰲客,豈肯就此罷手?如今旣東海釣鰲客,豈肯就此罷手?如今旣 暗處,自然更看得清楚了。 是加派高手, 「那妳就不用懂了。」駱長靑道: 就要另使詭計, 咱們

蕭湘雲道:「好嘛, 我都聽師父的

據我看絕非明月宮的武學。」

雲

道:「那是狄大哥教她的

駱長靑笑了笑道:「那就走吧!

蕭湘雲也隨着而來。 雲進入昌化城。過沒多久, 東海釣鰲客師徒、 狄明揚、 駱長靑和

一直兩條大街,算是最熱鬧的精華路,商業相當茂盛,但城裡只有一橫 昌化縣是浙西通往徽州的必經之

傍晚時分,駱長靑和蕭湘雲二人

直到酒樓打烊,

事呢?但……」 同行,他也是老江湖,怎麼可能會出 事 了,還是不見東海釣鰲客四人出來。 不成?但繼而一想,有東海釣鰲客 不可能會在這裡住下來,莫非出了 駱長靑心中暗道:「他們要去東海

問一聲。」蕭湘雲道:「師父不是說最,忍不住道:「徒兒,咱們到客店裡去的理由來,走了幾步,想想還是不妥 好不和他們照面麼?」 他想不出他們四人何以還未出來

可能出了事,咱們只好問問店家了。」 駱長靑道:「他們此時還不出來 說完,學步朝招商店走去。

店麼?」 出來,懷疑的問道:「客官,二位要住 剛到店門口,只見一名店伙迎了

這時候不是住店的時候 駱長靑道:「老朽是找一個朋友來

長了,冷冷的道:「找誰?」 店伙聽他不是來住店的,臉就拉

駱長青道:「老朽這位朋友 姓

人。」 道:「咱們這裡,昨晚沒有姓萬的客 店伙沒待他說完,就截着不耐 的

豈會不答應的?

此說話呢?我那姓葛的朋友一行四人人的精光,說道:「小二哥,你怎可如縣長靑雙目一瞪,暴射出兩道懾 ,昨晚明明在你的店裡投宿, 你怎說

> 四人,是怎麼一個莫蒙?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忙道:「客官說的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忙道:「客官說的 朝自己盯來,看得使人不寒而慄 店伙只覺他兩道眼神比閃電還亮

駱長靑說出東海釣鰲客四

那四位客官還沒起來呢!」

湖人是不好惹的,他不敢不答應, 引路,我是有急事要找他們。 駱長靑道:「麻煩小二哥, 還沒起來,那準是出事了 店伙看出師徒二人是江湖人, 給老朽 只江

客官還在睡覺呢 在一間房門口站停下來道:「這位老 就走在前面領路, 一直來至上房

:「客官請隨小的來。」

輕叩了兩下, 駱長靑走上一步,舉手在門上輕 叫道:「葛老哥, 你還沒

門口說的幾句話,他都聽得一淸二楚手叩門了,就是一路行來,店小二在 海釣鰲客修爲何等精湛,別說自己學 醒來麼? 駱長青心知一定出了 房中沒人答應,敢情睡得很熟。 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了? 事,試想東

力微吐,木門「喀」的一聲,裡面門閂心念一動,右手立掌推門上,掌 折斷·房門應手推。

店伙看得急道:「老客官, 你怎

駱長靑目光一注,回身喝道:「人

呆,答不上話來。 果然沒人,再看床舖上,棉被已被拉 開,顯然有人睡過,一時不禁目瞪口 店伙聽得一呆,擧目看去,房中

浮散着一股淡淡的花香,但香氣中却走入,就在這一瞬間,他聞到了房中 似乎隱隱夾着一股腥氣。 駱長青也沒有理他,迅快的擧步

_ 不禁爲之一動,擧目四處仔細察看了 陣,又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他說不出這是什麼味道, 店伙急的道:「這會到那裡去 但心中

蕭湘雲跟着走入,問道:「師

聞聞房裡是一股什麼氣味。」 駱長靑一揮手道:「先別說話,妳

道:「沒有呀,我什麼都沒聞到。」 店伙問道:「還有兩間房呢? 中的氣味也就漸漸消失,這就回頭 駱長青心知房間開久了,留在房 在 那朝

駱長靑一揮手道:「去把房門打開 店伙道:「就是隔壁的兩間。」

店伙應了一聲「是」,走在前面 蕭湘雲跟着退出。

敲了兩下,叫道:「客官開門

呢?

蕭湘雲用鼻子朝四處聞了聞,說

駱長青、

店伙走到隔壁一間房門口,舉手 裡面沒人答應。

還叫什麼?你只管把門打開就好。」 因為面裡下了門,一時那能推得開 店伙答應一聲,用力推了兩下 駱長青道:「裡面已經沒有人了

一聲,木門應手而啟,裡面果然也沒 走上一步,學掌一推,但聽喀的 駱長靑道:「我來。

聞看,有沒有什麼氣味?」 駱長靑朝蕭湘雲道:「妳先進去聞

嗅了嗅,說道:「師父,果然有一股甜 甜的香花氣息!」 蕭湘雲依言走入,學起頭朝空中

對了 蕭湘雲問道:「師父,你說什麼 駱長靑「唔」了一聲,說道:「那就

香氣味, 怎麼一下變得好腥了?好不 話聲剛落, 忽然攢攢眉道:「這花

駱長靑道:「這可能是五更鷄鳴還

魂香 一類的東西,他們四個可能都着 人家的道兒了。」 蕭湘雲道:「他們四個大人,又不

來四個大人是如何被運出去的呢?」 是一件小巧的東西,可以隨便收藏起 駱長青一怔道:「暗想,她這話倒

果被人劫持,如何能運得出去呢?」 是不錯,四個大人,又不是東西, 如

装絲綢的騾車,運茶葉的大竹簣, 眼前立時浮現出掛着旗鏢的鏢車

駱長靑道:「掌櫃的,拿紙筆 退出

是兩斤、三斤的。 工夫就寫了數十味藥,每種藥下面都 駱長靑就在櫃上振筆急書, 轉眼

蹤,要去報官才行。」

蕭湘雲急得攢起雙眉,叫道:「師

父,我們怎麼辦呢?」

駱長青道:「人已經失蹤了,急也

這就去稟明掌櫃,這四人在小店失了

店伙看得傻了眼,着急道:「小的

着四人,離開客店,當下要店伙把另

來。

藥舖掌櫃答應一聲,依言取來了

一間房門打開了,裡面自然也沒有

携帶家眷僱了馬車的人,都可能裝運

不連累了自己,喜的是這些藥材, 年累月,也賣不出去,這一下等於清 他開出來的都是毒藥,萬一出事, 藥舖掌櫃看得又驚又喜, 驚的是 窮 豊

沒用,只有慢慢設法了。

麼人把狄大哥他們劫走的呢?」

蕭湘雲道:「師父,你看這會是什

駱長青突然心中一動,暗道:「老

「掌櫃,這些藥你舖子裡齊不齊?」 藥舖掌櫃點着頭道:「有是有, 駱長靑寫完了之後,抬目問道: 只

孫,不下數百條,把咱們辛苦開墾了 來了一條大蛇,隨牠而來的蛇子、蛇 :「老朽住在山上,最近不知從那裡搬 是客官開的都是毒藥……」 他話沒說下去,駱長靑就接口道

好用毒攻毒了,不然就用不着買二十 一大片山頭全佔據了,老朽不得已只

照客官寫的方子配了,不過客官須得 藥舖掌櫃點點頭道:「好吧, 那就

他巴結的進去泡了兩杯茶, 送到

辦的事情多着呢!」

我們到那裡去呢?」

駱長靑道:「妳不用多問,咱們要

蕭湘雲跟在身後,

問道:「師父

轉身往外就走。

咱們走!」

想到這裡,朝蕭湘雲道:「徒兒

的東西了,

蛇谷離此不遠,看來果然

氣,這自然是田七娘煉製的迷香之類 中浮散着一股花香氣味,隱隱含有腥 是蛇姑婆田七娘幹的?不錯,他們房 壽星段老彭和逢若仙繳羽而去,莫非

回頭來取就是了。」 駱長靑道:「掌櫃不用客氣,老朽

就過半個時辰再來。」 藥舖掌櫃連連應是,道:「客官那

駱長靑點點頭,就和蕭湘雲一起

「師父,你買那許多藥,是幹什麼用 蕭湘雲走在路上,忍不住問道:

正在「叮叮噹噹」的打鐵。 駱長靑含笑道:「妳到時自知 一路走到街尾,那裡有一片鐵舖

迎着問道:「客官要買什麼鐵器? 定一批鐵釘、鐵針。」 駱長靑道:「你可有紙筆,老朽要 鐵舖老闆看到駱長靑走入,立即

道:「鐵釘五百枚,鐵針二千支,錢加圖樣,還在旁註明多少長短,一面說 倍,但必須在今晚初更前交貨, 駱長青在紙上畫了鐵釘和鐵針 不知 的

客官可是要畫圖樣了?」

張破桌上取來了筆硯紙張,說道:「老

鐵舖老闆連聲說「有」,

從店中

就是了。 頭道:「老客官,小店儘量給你老趕製 鐵舖老闆聽說價錢加倍, 就點着

定金,你先收下了。」 駱長青道:「好,一言爲定,這是

道:「徒兒,妳隨我來。」 張皮革、剪刀、針線等物, 個大鐵鍋、木勺、蔴袋 走出鐵舖,駱長靑又在街上買了 從身邊取出十両銀子遞了過去。 、木桶和 然後回 頭幾

但她猜想這一定是和狄明揚失蹤有蕭湘雲想不透這些東西究有何用

搬來三塊大石,架了起來,放好鐵鍋買來的東西一一放到階上,又去門外下,這裡有一座無人的土地廟,才把 來木材,升好了火。 ,又去舀了一大桶水,倒入鍋中, 出了北門, 出了北門,一直來至一座小山脚駱長靑似是對地理極熟,不多一 放好鐵鍋

呢? 蕭湘雲道:「師父,你這是做什麼

賣什麼關子呢?」 蕭湘雲噘起小咀,說道:「你老是 妳在這裡等着,爲師去去就來。 駱長靑笑答道:「這時爲師無暇多

駱長靑笑道:「妳馬上就會知道

說完, 匆匆就走了

包。 幫我做活呢!」說着,遞過一個大紙 這是包子,妳快吃吧,吃好了, 個大蔴袋走入,含笑道:「快中午啦 過了半個時辰,駱長靑才提着一 就得

東西。」 駱長靑道:「爲師這時候沒工夫吃 蕭湘雲道:「你老人家不吃?」

,從裡面取出大大小小十幾個紙包, 他把大蔴袋放到地上,解開袋

就一包包的倒入大鍋中。 大蔴袋之中,然後坐下來, 一同吃着肉包子。 大概還剩下了四五包 和蕭湘雲 依舊放在

蕭湘雲只吃了三個包子,就不吃

駱長靑走了進去。蕭湘雲心中奇怪

不多一回,來至一家藥舖門口

藥舖掌櫃迎着道:「客官可是要配

F 118 師父怎麼要買藥了?

一定被一 此人住的地方都是毒物, 說道:「你老現在可以說了吧? 咱們要進

蕭湘雲吃驚的道:「什麼毒物呢?

去救人

就得有個準備。

一面笑道:「爲師準備了這許多東西 「妳不用害怕。」駱長靑吃着包子

做什麼呢?」 包管一條蛇也走不近咱們身邊。 蕭湘雲問道:「我吃好了 現在要

駱長靑道:「目前妳有三件事,

邊說話, 二尺長的皮統子, 這一來,就等於穿了皮袴似的, 駱長青道:「我事情多着呢!」一 蕭湘雲道:「那你做什麼呢? 一邊取出皮革, 用蔴線縫在靴幫上 做成了兩雙 雙

脚和腿不 拖着過來。 虞被蛇咬了。 雲到山上去砍了四五支毛竹

用破布塞緊, 把 算是做好一個。 破布塞緊,只留兩三寸長一根引線火藥末填入,然後再填砂石,最後一包火藥來,先填進許多碎石,再 駱長靑截成了 一個個的竹 筒 再 取

蕭湘雲道:「師父,

丈方圓,威力大着哩!」經點燃,爆炸開來,碎 是名符其實的 駱長靑笑着點點頭道:「不錯, 爆炸開來,碎石可以打到 爆竹,妳別小 看它

個爆竹 直把 一大把火藥用完,一共做了十他做完一個竹筒,又填第二個 一共做了十三

之中, 時分,已經舀出兩大桶藥汁 這 ,一面隨着加入清水,煮到,蕭湘雲把藥汁用木勺舀到這時鐵鍋中的毒物,已經測 · 煮到傍晚 已經沸了好

不住的在鍋中攪着,不使藥汁愈熬愈濃,駱長靑要蕭湖倒入鍋中,一面不住的添加 澱 中攪着,不使藥汁凝結沉,駱長靑要蕭湘雲用木棍一面不住的添加木柴,藥 的添加木料 藥汁 再

的汗珠。 手都快痠軟了,\$ 天色漸漸昏 福下 粉臉上也綻出一粒粒 來 蕭 雲攪得

然是鐵舖裡訂製的鐵釘、鐵針了 才提着一隻大蘇袋回來, 駱長青又走了 等到 裡面裝的當 更之後

他放下蔴袋,把鐵釘、鐵針都倒

到石板上,這樣一枚一枚又一枚在藥取起一枚鐵釘,朝藥汁中一浸,就放取起一枚鐵釘,朝藥汁中一浸,就放

物 蕭湘雲道:「師父,原來這鍋是毒

駱長靑一邊浸 9 一邊笑道:「妳當

你是在做爆 它是補藥?

懂 野 , 那 , 毒物 還能在江湖上獨樹一幟麼?」 那不就成爲獨門毒藥, 大家都 却很管用 知道

這許多毒蛇麼? 鐵針,還有十幾個爆竹, 蕭湘雲道:「你準備了這許多鐵釘

毛 她說起毒蛇 L 頭就不 得發

不會錯。

過毒汁 起倒入鐵鍋之中 會中毒麼?」 都餵上了毒, 道:「你這法子不錯,哦 只有鐵針留在鍋中 ,我們要用手打出去 鍋底破裂

不刺破皮膚是不會中毒的 駱長靑道:「不要緊 等乾了就好 0

道:「這兩個布袋等到進入蛇谷,末,他分裝在兩個布袋之中,一個大紙包,打開紙包,原來是雄 **指在身上,遇有蛇遊近,就撒上**

蕭湘雲道:「師父好像什麼都

駱長靑道:「這是江湖上最普通的 点獨門毒藥,四川唐門用,如果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但用來對付蛇虫

那地方有

駱長靑笑道:「 咱們多準備些 , 總

不過片刻工 們要用手打出去,不是也完不錯,哦,這針上都浸留在鍋中。蕭湘雲咭的笑底破裂,毒汁就流了出來之中,在鐵鍋底下輕輕敲之中,在鐵鍋底下輕輕敲之中,在鐵鍋底下輕輕敲

末,他分裝在兩個布袋等到進入蛇谷,就要他從 就沒中取出兩隻布袋,和一他從 就沒中取出兩隻布袋,和一點長青道:「當然有。」

駭的道:「什麼?蛇谷?那谷中都是蛇蕭湘雲聽到「蛇谷」二字,不由鸑 駱長靑道:「沒人進去過 知, 但它旣稱爲蛇谷 詳細情

該有個萬全準備。 會有蛇了,咱們要到蛇谷中去,自然 蕭湘雲幾乎連手指都發冷,說道 1,自然

:「你老這算是萬全準備麼? 駱長靑回頭看了她一眼 , 笑道:

妳平安無事。 「妳要怎樣才算萬全準備?不是我吹牛 咱們就算遇上一萬條毒蛇 9 也保証

有一萬條蛇? 蕭湘雲臉色發白,說道:「蛇谷眞

用怕成這個樣子。 看到蛇就像看到寶貝一樣。 蕭湘雲道:「多噁心,我寧願餓死 駱長靑笑道:「我只是比喻 哈,吃過蛇肉的 9 妳不

了麼?那一股散浮在房間裡的香氣,進去聞聞有什麼氣味?妳不是也聞到 到很可能是蛇姑婆田七娘使的來雜着一種腥羶之氣麼?當時我就 「狄大哥他們怎麼會到蛇谷去的呢?」 也不要吃蛇肉。」接着抬目 1問道:

香……」 人作嘔,她怎麼會劫持狄大哥他們大會上見過她,一身邪氣,看了就一蛇姑婆?」蕭湘雲道:「我在必 的使姆

蕭湘雲依言坐下; 吃了兩個包

蕭湘雲搖搖頭道:「夠了,我吃不 駱長青道:「妳再吃一個。」

駱長靑收拾起包子

推吧!」 這就說道:「師父,這獨輪車還是我來 路都要拄着拐杖,自然無法推車了 蕭湘雲因駱長青右腿已跛, 連走

還是早些去睡吧!

駱長靑笑道:「這個不用妳管,

妳

,逢若仙大家都稱她逢仙姑,自然是、合稱雙仙一妖,段老彭像南極仙翁

趕路呢!

到裡面去睡吧,明日

駱長青含笑道:「時光不早了

一早,咱們就得時光不早了,妳

子

如何拿法?」

蕭湘雲道:「這許多東西,我們要

駱長靑道

「她和段老彭、

逢若仙

來

到幾時去?」 駱長靑笑道:「妳來推車,那要走

妳眞當爲師跛了右脚麼?」 接着「哦」了一聲,笑道:「傻孩子

,山門前,還停放着一輛獨輪車,所走到階前,只見駱長靑早已收拾好了覺醒來,天色已經大亮,急忙起身,

是說你右脚並不跛了?」 蕭湘雲望着他,眨眨眼道:「你老

免引人注意,其實我那裡跛了? 我的人很多,才裝扮成這副模樣 狄明揚送去委羽山,因爲江湖上認識 駱長青大笑道:「六年前,爲師把 9 以

瞞着我!」 蕭湘雲道:「好啊!你老原來一直

跛下去了。」路的,現在要推車了 路又防人注意, 因爲六年前,已經習慣了,咱們 駱長青道:「這倒不是我有意瞞妳 才仍然拄着拐杖走 , 只好不讓它再 這

推着就走。 說着,就把李公拐往車上一擱

:「妳坐下來吃幾個再走,肚子總要填 駱長靑取出一大包肉包子,說道 走路, 推着獨輪車,果然健步如飛,和平常 蕭湘雲跟在他身後,只覺駱長青 絲毫不慢,自己還要加緊脚步

才跟得上。

変? 蕭湘雲問道:「師父,蛇谷還沒到 這天傍晚,趕到信安落店。

們較爲有利。」 店,歇上一晚,明日一早再去 爲師考慮之下 又有毒蛇出沒,吃虧的是咱們 入谷 駱長青含笑道:「本來今晚就可以 ,但夜晚進去 ,明日一早再去,對咱 咱們路徑不熟 5 所以

把兩袋雄黃末布袋,各自掛在腰間,買了一大包乾糧,也準備了一壺水,一個無話,第二天一早,駱長青 雲,以防腥穢。諸事停當, 又取出一瓶「諸葛行軍散」, 輪車上路。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早 交給蕭湘 才推着獨

緊張, 大哥,可以把性命都豁出去。 蕭湘雲心頭又感到刺激 她雖然最怕蛇,但爲了要救狄 又覺得

字, 禁入內」八個字 澗而行,繞過一重山脚,但見兩旁巨 石聳立如門,右方石上鐫有「蛇谷」 左首石上也鐫着:「內有毒蛇 蛇谷,本名蛇嶺,山嶺起伏

地 就是茅山 蛇谷 出 名險惡之

有一條蛇游出谷外去的。(未完・十六有,但牠們只在這山谷中活動,從 ,據說蛇谷之中,各式各樣的毒蛇都才形開朗,裡面小山如阜,草長過人石聳叠,寸草不生,行約半里,地勢 這座山谷 處谷勢蜿蜒,

要他心裡有我就好。 她究竟是小姑娘,心裡想說:只

但這句話到了口邊,却是說不出

有誰不要命了,敢去深入險地?」 極响,她善於使毒,谷中又有毒蛇

駱長青道:「蛇姑婆在江湖上名頭

蕭湘雲道:「蛇谷中沒有人進去

龕坐下

一晚過去,翌日一早,蕭湘雲

朝殿上走去,走到裡面,身子靠着神

蕭湘雲確實也有些累了

就學步

是說狄明揚並沒有把她放在心上了。 駱長青看得暗暗點頭,心想:她 她忽然眼圈一紅,要掉下 -淚來。

這就說道:「師父,

你怎麼不早些叫我

只是……

就是最危險的地方我也不怕,只是

蕭湘雲俛首道:「爲了救狄大哥

上,看樣子他已經忙了一個早晨了。桁葉稻草紮成的火把,另外還有一罐在車上。蔴袋下面,還有一二十紮用有的東西,分裝成兩個蔴袋,都已放

他給妳賠禮。」 負氣走的, 妳也不用難過,見了面, 一面含笑道:「傻孩子,是妳自己 狄明揚根本不知道妳在那 我會要

了呢!

就讓妳多睡一會,今晚只怕睡不成

駱長青含笑道:「我看妳睡得很香

蕭湘雲道:「我也不要他賠禮, …只要……」 只

掬水洗了把臉,回入廟中。

說完,急步奔了出去,在山澗邊

蕭湘雲道:「我去洗把臉,我們就

飽了,才有力氣。」

陵仙女。而碎心客却巧遇上他們,血影人從碎心客手中奪去金陵姑 上文提要: 在這裡,這便是數十年前失踪江湖的血谷傳人和金 金雷和小藍在賊巢所見, 原來血影人、金陵姑都藏

這次狹路 小藍在旁不知所措, 相逢, 情敵相遇, 只好請金陵姑出面勸阻,金陵姑面對兩個情侶 非打不可,一場惡戰, 難分勝負,金雷



實的

法活下去……」

們兩個必須有一個要死去,否則……

我便永遠不理你們!」

是你的丈夫,一個是你的愛人,你必 的方法能解決此事, 須在其中選一個,現在沒有甚麼更好 除非我倆有

-」金陵姑嗯了一聲道:「我

無邊無際的照着碎心客湧去。 客撲去,空中響起一片掌風的鳴叫

一落,整個人帶着一片紅光直朝碎心

此刻他已聚集了全身功力

話聲

看法!!」 安無事? 死去!」

血影人呆呆地道:「相安無事?

碧血劍一晃,碎心客怒聲道:「我

金陵姑怒聲道:「你倆如果再動手

慮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血影人嘿地一聲道:「有甚麼好考

不但變了,而且變得很厲害!」

碎心客搖搖頭道:「我發現她變了

血影人苦笑道:「夫人, 我們一個

些

,她是我妻子!」

血影人一掌揮出

道:「我不管這

金陵姑冷冷道:「你們難道不能相

們只是掛名夫妻,有名無實,說來你 也許不相信,我還是清白女兒身!」 許多年, 她那幽怨的話聲一出,血影人只 我雖然是血影人的妻子 金陵姑 道:「謝謝你爲我守了這 然是血影人的妻子,可是我可是我也没有對不起你的地 碎心客上半月!」 有個折衷的辦法,那就是你們兩個人 共同娶我一個人,血影人下半月

「胡說!」碎心客怒聲,

道:「世間

決這件事!。」

金陵姑怒聲道:「只有這樣才可解

顯然他不敢相信金陵姑的話是眞 碎心客一楞道:「真的?」

受,夫人,你想想看,

你明明是我的

血影人搖搖頭道:「這事我不能忍

妻子了,我豈能容許你和別人睡覺!」

金陵姑冷笑道:「我並不愛你!」

血影人也有點生氣,道:「那是另

更不能放棄你!」 碎心客大笑道:「好,好 金陵姑含淚道:「真的! , 今日我

道,如果我失去了她,今生今世都無 雖然她並沒有給我甚麼,但我自己知 血影人傷神的道:「我還是愛她,

裏!.

可有另一個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圈子外一回事,夫妻生活是神聖的,決不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我同意你的

誰死了誰倒霉!」

碎心客回頭冷冷地瞧了血影人一

道:「我得考慮考慮這事值不值

你們兩個人都不願意,

我也不再勉强

金陵姑滿面詭秘的道:「好,

旣然

,你們動手吧,誰活着誰便留下來

眼睛瞎了 沒看出來,恨我自己不知那輩子 碎心客哼了一聲:「我尽恨我這雙 ,連你是個甚麼樣的女人都 修

年, 脚步聲,陡見一個滿身金衣的英俊青 冷厲的踱了出來。 突然,那洞底響起一連串細碎的

你來的正好,趕快給我殺了這個 血影人一見,喘聲道:「金船船主

「都解決了? 金船船主瞄了金陵姑一 眼

公開的結合了 這正是你希望的事情, 一個中了一掌, 金陵姑媚笑道:「一個中了 兩個人都差不 現在我們 多了 一劍 便 可

叛變我!」 血影人顫聲道:「金船船主, 你敢

金船船主緩緩拔出劍來, 冷笑道

眼了 雷此刻再也忍耐不住了 早就想殺了你 :「你是甚麼東西, 他滿面殺機的朝血影人行去 ,金銀珠寶好的都給你拿了 老子早就看你不 ,他奔上前去 我順

幹甚麼?」 自碎心客手中奪過碧血劍,道:「你要 金船船主冷笑道:「小孩子

浓-給我

個前輩, 便先殺死我!」 金雷大叫道:「你如果要殺死這兩

今日這樣維護我,我沒有甚麼報答你 血影人喘聲道:「好! 小兄弟,

同時翻身倒在地上。 **了過來,只見場中人影一分,** 突然,一聲慘叫隨着砰地一聲傳 兩個人

金陵姑喃喃地道:「果然兩敗俱

劍芒縷縷的洒了出去。

都不知道溜向何處,身子一掠,碧血

海裏空空茫茫的,連僅有的一縷憶思

他心中只覺有一股恨意泛起,腦

碎心客沉聲道:「好,

拚

一場更

但見掌勁和劍刃合攏在一起

,動作之

雙方俱竭盡心力的朝對方攻擊,

久攻不下 中了一劍,但他也非庸手,中劍以後而去,血影人只覺肋下一痛,身上已 的背上。 妻子身邊,竟把生命視成兒戲。他見 立刻反掌爲拍, 碎心客是一方劍聖, 原來血影人爲了回到那將失去的 ,賣個破綻,誘碎心客上當 沉重的擊在碎心客 招怪招直攻

人, 着一 一口口鮮血噴洒出來,顫道:「血影 挨了你的血影功能活幾天! 碎心客面上一片蒼白 縷縷連綿不 斷的鮮血,喘了數聲 嘴角上流

讓他們不繼續拚下去!」

金雷撞了撞小藍道:「只有她可以

時改變主意,

又使兩大高手拚起命

這事便可暫時解決,那知金陵姑臨

小藍和金雷本以爲金陵姑一出面 刹那間兩個人已互換十餘招 出手之狠,都是罕見罕聞。

皺眉頭, 天! 七天。」他長嘆道:「我亦活不了七 血液沿着指縫留了下來,他痛苦的直 血影人按着肋間的劍口, 劇烈的喘了口氣,道:「最多 殷紅的

多不值得。 金陵姑冷冷道:「你們這是何苦?

血影人一怔,大聲道:「爲你而死

有甚麼不值得? 金陵姑冷笑道:「我並不愛你,

血影人當時氣得躺在地上,

他們這般身手隨時都可使對方致命 敗俱傷,那時你豈不是悔恨終生,像

你真忍心他們其中一個死去?」

金陵姑冷笑道:「死了更好,誰也

解決的方法!」

小藍黯然的道:「如果他們鬥得兩

金陵姑冷冷地道:「這事根本沒有

讓他們拚命!」

輕輕推了金陵姑一下,道:「妳爲甚麼

小藍苦笑道:「我看很難了

!」她

死了等於白死!」

話也說不出來,他只覺這世上再也沒 心客, 有甚麼可留戀的事,縱聲大笑道:「碎 她是你的了! 一句

> 之後,也許能活個三五載的。 碎心客,這是血影功的解藥,你服下 上,道:「爲了她, 他自懷中拿出 自知沒有希望了 ~ 個藥瓶, 擲在地 的惡果!

身到碎心客的身邊,道:「你要不要解 解藥取在手中,她神秘的笑了笑, 突然,人影一晃,金陵姑陡然把 移

能活個三年五載的,死亦無憾! 碎心客激動的道:「如果我真的還

還是死了的好, 碎心客,這瓶解藥沒有甚麼用處,你 金陵姑哈哈笑道:「你還在作夢 因爲你活着還不如死

筆直的射向空中,直往海邊飛去, 學大出任何人的意料,俱不知這個女 人到底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但見她玉手一揚,那瓶解藥登時 此

急怒之下,**竟然說不出話來**。 碎心客怒聲地道:「你……」他在

我們的愛早已消逝無存了,哈哈, 惜你沒看出來!」 確實在愛着你,可是那只是幼時的愛 如今那層愛已褪了色了,這許多年 金陵姑冷冷地道:「不錯, 以前我 可

個女人! 碎心客怒聲道:「沒想到你是這樣

請恕我對不起啦 太多了,我和二位的緣份至此而 金陵姑冷冷地道:「沒想到的事情 止

會恨我一辈子 她斜睨了碎心客一 眼道:「你也許

F 122

原來他發現了這女人的善變! 純潔,怪不得碎心客會有所考慮呢,

金陵姑果然不如自己想像的那樣善良

小藍聞言心中一凜,她突然覺得

沒有煩惱!」

傷非淺,根本不能再動手! 對這些俗物並沒多大興趣,我今日强 ,只有島上的金銀珠寶全送給你!」 金雷搖搖頭道:「謝謝島主,在下 並非有意保護你,只因爲你們受

說 我還是感激你!」 金船船主面上殺機一湧,冷哂地 血影人暗暗一嘆道:「不管你怎麼

:「你要替人作梗,我倒要看看你有

秘, 潭裏, 甚麼本領!」 金雷只覺勁風及體,全身恍如罩在冰 他突然學手一掌朝着金雷拍去 他見金船船主這種掌法迅速詭

知金雷手 招半式 收手變招 對金船船主劈來的手掌,金船船主深 容髮之際, 習練玄門正宗內功, 要知金雷雖然稟賦奇厚, 自小便 不知如何對付這招 還好他心思靈敏 上握的是柄寶劍,嚇得急忙 一見對方一掌拍來,自是慌 隨意一劍劈出, 正好是針 無奈他沒學過一 ,在這間不

一塊美玉 碎心客看得暗暗搖頭,忖道:「好 ,可惜沒加雕磨!」

怪蛇寶血之後,其身堅若鐵石,被踢 了出去,正中金雷身上,金雷自服下 地上之後,隨着一躍而起,揮劍攻 金船船主變招迅速,突然一脚踢

在這少年身上,仿如沒事一樣,暗忖 這一脚最少也有百來斤重,那知道踢 金船船主睹狀不禁一怔, 他自信

道:「這少年難道是銅骨鐵皮?」

我們還要等船呢?」 去看看那些珠寶玉器整理好了沒有 「小鐳,和孩子有甚麼好鬥的,快跟我 笑一聲,柔軟的身子輕移而來 聲,柔軟的身子輕移而來,她伸他正待驟下殺手,金陵姑突然媚 下子抓着金船船主的衣袖

白駝山的一個守山弟子,後因犯了門原來金船船主姓邵叫玉鐳,本是 規被逐出門牆,投靠血影人,幹起海

個老不死呢?」 金船船主把眼睛一瞪, 道:「那兩

活不過七天,念在往昔的一點情份 暫且饒了他們! 金陵姑哈哈笑道:「你還擔心個甚 一個中劍,一個中掌,兩人都

金船船主狐疑地道:「你對他們還

真的還有感情,怎會把整個人都交給 小鐳,相信我,這輩子非你莫屬了!」 你?也不幫助你盜取庫中的寶物了, 金船船主哼聲地道:「殺了他們我 金陵姑幽幽地道:「我如果對他們

們不遲,這樣也算我略盡夫妻之義!」 那時如果他們還沒死,再來殺他 金陵姑撒嬌的道:「你難道不願聽 好在我們七天後才離開這個鬼

突然看了金雷一眼,道:「他那柄劍好 金船船主冷冷地道:「好吧!」他

> 點完畢後, 會給你!」 這島上的一草一木 **基後,我自會奪來給你,放心吧金陵姑哈哈笑道:「等我們那兒打** 你愛取, 我都

地 時不察,居然遭了暗算才曉得其中內 他沒有料到自己深愛的妻子竟會偷偷 和金船船主有染, 血影人看得雙目眞欲噴出 可恨的是自己 火來

福 血影人呀,虧你還有臉在這裏作威作 有關係了, ,連自己老婆都保不住!」 我來這島上還沒三年, 金陵姑嘿嘿笑道:「說來會氣死你 你問問島上那個不知道? 我和小鐳便

望着金陵姑! 激怒着他,血影人氣得混身顫抖 了血影人的心坎上,那麼刻簿無情的 哇地連連吐了三口鮮血 ,悶聲不吭的 哇

光,綠島葱鬱,鷗飛鷹翔……

寶物金銀幹甚麼!」 血影人悲吼道:「你準備拿了我的

鴛鴦不羨仙!」 蔽幽雅的地方過一輩子,這叫做只羨 到中原去享幾年清福,然後再找個隱

血影人連聲道:「無耻,無耻,

他怒聲道: 「妳和他私染多久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長針般的戳進

他蹩了一會兒,大吼道:「好毒的

金陵姑得意的道:「這只怪你有眼

金陵姑得意的道:「我準備和小鐳

你還有臉說得出口!」

「血影人,我們兩個眞是有眼無珠了,碎心客更加悲傷的大笑一聲道: 是這女人的心好毒呀!」 竟會愛上一個這樣的女人,更可恨的

這雙招子給挖下來,碎心客,你說對 好毒呀,我們旣然有眼無珠, 血影人連聲道:「對, 對 便該把 她的

碎心客悲笑道:「對, 對。」

多多回憶回憶這一輩子!」 現在趁着這數日好活的時光,最好去 「還是等你們死後我給你們挖出來吧, 但見她那豐滿的身子一移, 金陵姑拉金船船主的手臂,

縷灔紅的陽光自海面上泛射出道道金 心客俱氣得臉色發青,一語不發。 金船船主飄回洞底深處,血影人和 海面上藍波微盪,白浪輕舒, 便 縷 碎

手高明的老人僅能活七日,心中掠過想殺死碎心客,當他倆知道這兩個身類以解釋的感覺,雖然他倆都對這兩難以解釋的感覺,雖然他倆都對這兩 些許的悲傷!仇恨之心也因而泯滅。 縷淡淡的憂鬱, 小藍和金雷兩人面上俱顯現着 他倆望着這兩個身受

世間事就是這麼不可預料, 欲罷不能,那 而血影人和碎心客本欲拚死拚活 變成了同病相憐的可憐虫 知世事多變化 由紅

自配的藥又無法延續你 的藥又無法延續你的生命,所身武功便要失去,如果不服我這血影人長嘆道:「服下我配的藥後 道:「失去 **小幹,那**

全身武功便要失去,

一輩子,但最後這個女人叛變了愛戀着一個女人,都爲這個女

個女人,都爲這個女人苦守

下,你能活着已經夠幸運了,還在你不要誤會我沒存甚麼好心,血影 ·」他搖搖手道:「不幹, 血影人非常痛苦的 我還要難過! 道:「碎 心客

計較那些幹甚麼?」 功 碎 心客黯傷的道:「要我斷去一臂

那能再活下去?」

碎心客一怔,

道:「如沒有解藥

樣放了邵玉鐳那小子一

碎心客苦笑道:「你不放他

,他更

血影人楞楞地道:「我眞不甘心這

這樣死去!」

血影功眞是武林一絕。」

血影人黯然的道:「難道你真的要

燒得我心裏眞難過,血影人,你

我現在覺得混身鮮血像滚沸

你一樣

心客苦笑道:「最多不會超過七

你還能活幾天?」 血影人長長嘆了口氣,

道:「碎

還是寧願死去!」 着而失去全身武功 腿, (去全身武功,嘿,血影人,我我都不會太難過,如果讓我活

碎心客一怔道:「是你打的是怎麼失去的!」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你這身武功

半點狠去

,唉!

發出一招半式?七日後!看看我們現在這個樣,諒那個小子也發不出,如果我們兩人之中有

個沒受重傷,如

個女人 利 功 用了, 確實是我 血影人悲苦道:「不錯, ,碎心客,真正害我們的是那是我一掌打的,但我是被人家影人悲苦道:「不錯,你這身武

們活不過七天,這股氣却教人難受!

血影人突然凝重地道:「你真的想

他便要來收我們的屍,

唉,

雖然我

有誰能再發出

死不想死!」

是她! 碎心客恨恨地道:「不錯呀,確實

想不想報仇呢?」 血影人重重的一拍手掌,道:「你

果我真的還能再活下去,便先殺了

不過我的身子還活着,血影人,

如

碎心客悲傷的道:「我的心早死了

個賤女人!」

血影人嗯了一聲道:「我們有共同

好,碎心客,我保你死不了

仇! 碎心 客嘿地一聲道:「當然要報

就要把命留下來!」 血影人嘿嘿地道:「既然要報仇

我自然有辦法。 碎心客猝然心動,

血影人苦笑道:「只要你活下去

我自然也有辦法活下去。 血影人沙啞地道:「只要你能活下

在如船 果在那個時候受辱死去,倒不如船主和金陵姑仍要來取我們性命 辦法讓我們活下去,七天後,那金 碎心客一呆道:「血影人, 你就是 現 ,

次險,也只有這條路可行 血影人哼了一聲道:「我們可以冒

沒意見,全看你的了。 碎心客心裏闌極了 血影人望了金雷和小藍一眼 ,長嘆道:「我

死去?

意 金雷和小藍同時搖搖頭道:「不願

「那你們一定願意救我們了?」 血影 人面上掠過一絲笑容 道:

草 機會,否則……」 兩個分頭去找數種草藥,如果這 藥能找全了,我和他便有活下 金雷和 血影人激動的道:「好, 小藍又同聲道:「願意。 活下去的那麼你們

有,唉唉,如果你認為能救得我們,藥名去找,只要留意,這島上一定會藥名去找,只要留意,這島上一定會現出一絲淚影,黯然的長長嘆了口氣也面上陡地一黯,目光裏登時浮

很快便回來 金雷和小藍立身而起 ,道:「我們

好 「我如果 焦急憂悒的神精,心中不禁泛起無 念頭,他望着他倆的身影, 血影人望着這兩個少年男女那 有這麼一對 見女不 知 忖道: 有 數 多

那些藥能配到麼?」 碎心客輕問道:「血影人, 你要

滿了無數的藥草,我叫他們去只地都是,本島不但是個金銀島, 量幾件事情!」 是設法把他們支使掉 設法把他們支使掉,然後再和你商了無數的藥草,我叫他們去只不過都是,本島不但是個金銀島,還長都是,本島不但是個金銀島,還長

碎心客楞楞地道:「甚麼事情!」

信,如果我們要活下去,在這數天之是個可造之料,力氣大得使人不敢相是個別造之料, 內必須傳他一些武功招式 金船船主!」 以便對

材還不知 分武功根基!」 傳他幾招 碎心客大笑道 道,倒是那個藍姑娘還有 ,哈哈,他是不是個可 :「七天光景, 你能 造 之 幾

奇蹟正是落在這姓金的身上!」 血影人黯然地道:「試試看, 也許

影人 暗 各把自己所採的藥草, 金雷和 他倆又商量了一陣,天色不 藍在黃昏之時雙雙 悉數交給 回 覺 血來漸

分類的交給小藍, 血影人看了看樣子和數量不錯 道:「請你把這些用

,

沒繼續說下去。 碎心客楞楞地道:「不過甚麼?」

, 怎麼能再報仇?」

碎心客傷心的道:「失去一切武功

F 124 的理想,

不過,不過……」他突然黯然無語

石頭搗碎,留下那些草汁給我!」

兩個即將死去的老人, 着那些藥草去熬煉草汁去。 小藍心中只知道些草藥可以 聞言之後,捧 救活

F 125

道:「孩子,你知道我們都是快要死的 血影人凝重的把金雷叫到面 前

金雷苦笑地道:「我知道 0 _

可暫時保全活命!」
在任何人看來都會覺得幼稚可笑,可在任何人看來都會覺得幼稚可笑,可 (的心情,想求你一件事,這件事血影人長嘆道::「現在我們以即將

甚麼事我都願意做!」 金雷堅毅地道:「只要能救活你們

金雷搖搖頭道:「永不後悔。」 血影人問道:「你不後悔?」

人的白眼,永遠永遠的受着羞辱和笑性草藥雖然可以救我們的命,可是我們的武功却都要失去,失去武功是一個武人最悲慘的下場,那種生存遠不如死亡。想想看,我們當年曾以顯赫如死亡。想想看,我們當年曾以顯赫如死亡。想想看,我們當年曾以顯赫 駡,那種生活是何等悲慘!」 的白眼,永遠永遠的受着羞辱和笑武功失去,便要遭同道的唾棄,武 血影人高興地道:「你果然沒有 辜

麗的陽光悲嘆,使人一聽便覺心酸不 ,正對着往昔的生命留戀, 他話聲低沉得像是個垂死的怪 對昔日

金雷沉痛的道:「我知道!」

倒下去,所以我們希望你能代替我們種苦痛而死去,這並不是我們貪生怕種苦痛而死去,這並不是我們貪生怕死,實在是因為我們的仇恨沒有辦法死,實在是因為我們的仇恨沒有辦法死,實在是因為我們的仇恨沒有辦法不如死去好受,但我們却寧願活在最 報仇

會給二位前輩報此血仇!」 金雷頷首道:「只要我有機會, 定

如何能給我們報仇! 血影人冷笑道:「你不會半點武功

這種人物動手,當他想起自己功的基礎都沒有,如何去和今 ,在他眼前彷彿再一次的看見百毒門方面一招不會時,心中登時酸楚不已這種人物動手,當他想起自己在武功功的基礎都沒有,如何去和金船船主斗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確,他一點武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的確,他一點武 方面 高手殺害自己父親時的慘烈情景!

,一輩子也練不出甚麼,孩子,誰會良師,沒有良師光是靠着自己的胡練血影人嗯了一聲道:「學武功要有 他顫聲地道:「我會下苦心學!」

傳你武功!」 金雷看了血影人和碎心客一眼

道:「我知道你們會收我做徒弟!」

姑便要來收我們的屍,那時我們拿甚生命,可是七日後,金船船主和金陵玲瓏剔透的孩子,但是我們雖能留下 麼東西抵抗他們!」 血影人 一呆道:「你果然是個心思

「我和他們拚命-金雷摸了摸腰中的碧血劍,

們 者鬥力,此刻我們雖然無法鬥得過他 七天之中, 他長長喘了口氣,道:「孩子, 可是我們總不能這樣束手待斃! 血影人嘿嘿地道:「上者鬥智

,這一招式是斜 人化了二個時辰

敎

金雷的第

__

招劍

劍式影

這一

招式是斜肩上

長劍

,再斜斜斬

前挑,

雖然僅僅是三個動作

但在初

學劍道的金雷來說,似乎始終沒有辦

往往攻非所

攻! 法把部位拿捏的準處

但

保,我們也會 五招或三招 自己,但是更 我們相信你連環使用,足可保護住 我們也會含恨含辱的傷心死去!」 或三招,嘿,不但你自身生命難,但是要你在這七日之中僅學會

> 縱然是 不怕

精疲力盡,他也不歇半刻

切困難的一個人反覆的練着

雷是個堅毅苦練的孩子

他

血影人教完那一招後,便默默的

,必須先取了我的生命才可以!」否成功,金船船主如果要取二位生命內不眠不休把這七招練好,不管我是 金雷惶恐地道:「我願意在這七天

以溫火煎熬 直等血影人滿意了 藍把各種草藥配 精神都 煉好之後

傷之處 血影人則以數種草藥渣 ,他配的藥物還眞不凡! ! 僅半

道:

藥後,身上掌傷大見好轉,

後,身上掌傷大見好轉,顯然此藥之功,便把血止住了,碎心客服下

十分靈驗。

當一切事情告

段落之後

七招武功,這七招有攻無守, 如果你能如我們希望的那樣 我們要以最高的智慧傳 _ _ _ 在

汗珠,忖道:「再練最後一遍,一定要,才曉得已夜深入靜了,不禁抹了抹雷混身已被汗水沾濕,他看了看天色

把這招學好!」

問題,也盤旋着他那苦痛的回憶! 躺在草地上,腦海中似乎盤旋着許多

當日落西天,寒星繁露之時,金

練成那七招攻式!」 血影人長嘆道:「我們都希望你能

指揮斬,部位方向竟是絲毫不差。

顫動的移身晃步,手臂斜轉,但見這個稟賦奇厚的孩子以臂

以臂當

運

他滿意的笑了笑,忖道:「這一招

給碎心客服下 她才送去

種不同的新鮮水菓,他順手拿起

暗暗忖道:「這定是小藍給我預

發現在自己練劍的大石子上,

手起一個 放着數

當他轉身預備休息的時候,

勉强的學會了

血影人在草叢裏輕輕轉了個身

道:「明天再傳你第二招。」

第二招血影人細心的傳了給他! 第三招仍是血影人傳他。

僅傳一招 的笑容! 式子擺正 他將近整整一夜的功夫,才勉强的把 遠較前三招凌厲複雜,這一招共化了 但在第四招後, 却是碎心客傳授 碎心客是劍道的一派宗師,雖 而碎心客始終沒露過滿意 却使金雷覺得招式之秘

也勉强通過了 第五招 ,金雷終於克服了難關

但在第六招上他却發生了問題

眼 得一語不發,只是偶而會偷偷瞄上 ,看看金雷苦練的情形 碎心客也是終日雙眉緊鎖,焦急

太笨了 金雷馭着長劍,頹唐的忖道:「我 這一招根本練不會!」

那兩個人那種失望悲傷的神情後,不的幾乎要放棄再學下去,但當他看見 淚 禁使他難以啓口 ,學劍的意志幾乎動搖了 他只覺心灰意懶,暗暗的彈着眼 ,他類然

他悲傷的忖道:「我該怎麼辦?上

蒼,請指引我一條明路!」 一夜他竟整夜失眠,腦海中全

是第六招的影子,

不論他如何去想

也無法解答這一招的困難!

臨之時,他曉得金船船主便要來了 一日,已靜靜的等着他了,當黃昏來黎明,最後一招,也就是最後的 自己了。 那時他是否能敵得過對方, 就要靠他

個可怕的東西。 黎明,黎明 金雷竟覺得黎明是

明之時偷偷地爬了起來 精奇變化,但始終無法練成 在練那艱難的一招。 楞,他昨夜雖然思索那第六 黎明後,金雷苦苦的 ,一個人還是 站在朝陽裏 ,他在黎 招上 的

忽 絲毫關係。 招根本是單式的一招 招頗不相連,若細加分析 然發現這難練的 當他斜揚長劍吸氣吐勁之時 一招, , ,與前數招沒有分析,則這第六 彷彿與前 前一他

能溶滙貫通,一遇這種情形登時默默他初學乍練,一切武學之理尚不 却絲毫也不鬆懈,一遍一遍的練個不額上逐漸的現出了顆顆汗珠,可是他 沉思不已,依着劍招苦習不迭 縷縷陽光照在他那紅紅的臉頰

偷的看着金雷練劍 碎心客在黎明之前便醒了 他倒是個很勤苦的少年。 別,心中不禁感嘆萬

武 少 年 一 常常暗責自己愚笨, 想起自己初學武功之時進度緩慢 可惜如今武功全毀 武功全毀,由一個赫 , 始能練成那絕世之 但自己却和這

> 的人,其中變化可真大呀一赫武夫一變而成為一個手 一個手無學刀之力

學會了 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唉!金雷放下長劍,黯然的一 **B放下長劍,黯然的一聲長嘆他正在那裏默默忖思之時,** 聲長嘆,嘴

到一步 錢的時候,忽 新許 頭: 個貧苦潦倒的農夫無意中在 他臉上那種傷心失望之情 照,許許多多的傷心塞滿他的心質苦潦倒的農夫無意中在路上拾塊金子,當他正歡天喜地的去換塊金子,當他正歡天喜地的去換塊金子,當他正歡天喜地的去換水金子,當他這數是

然後以手當劍擺出了一個劍式 金雷的身邊,輕輕拍了他一下肩頭碎心客沒有說話,他緩緩移身 他冰冷的道:「這是第七招! , 到

易 輕 ,他楞楞地忖道:「這招怎麼這樣簡鬆的一招攻出,竟是出乎意料的容更具變化,更加難練,那知碎心客 鬆的 更具變化

他苦澀 地 道: 7我 上一 招 還

會

碎心客冷冷地道:「 練!

所教, 沒有一定的方位和步法 現這一招較前數招更加難施, 然平淡無奇, 當時情形而運用 金雷頹然的嘆了 僅僅說了一個字, 擺出了第七 但 當他揮招之時, 口氣, 招 少法,全憑交手的足加難施,這一招,那知第七招雖和,那知第七招雖

> 變化 他 本身的才智去思索這一招的方位 的招式自然不是 他沒有武學 ,良久沒有 的基礎 一點進度。 _ 學就即 ,道樣富於變 會,他 和 盡

我如何能和金船船主一門 他苦澀的忖道:「照目前這種情形

之時, 第七招 望着靑天默默的忖道:「我發誓要練 心 他想起金船船主和金陵姑在黃昏 上便罩上一層黑黑的影子,來取血影人和碎心客的性命 時 他

憑着他的毅力 他終於把那七切,所謂志堅如鐵 金雷毫不鬆懈的 七招

此子不可,如果金雷這數日苦學,難欲避免金船船主和金陵姑的慘殺,非間,血影人,碎心客以及小藍,沒有值能依着式子勉强行得通而已,這其僅能依着式子勉强行得通而已,這其 當對方一擊,此子不可,如 身之地 如果金雷這數日故 1 苦學,難 1 惨殺,非 白沒這,有其

之色,偶而有幾隻海鷗旋空飄飛 黃香漸臨 遠處的海面 血 和 上一片橋 碎 心客都 在橋都顯

蕭瑟, 更多的重擔一 美好之後,却 似乎黃昏漸去 顯得那麼美好, 矇上 一層淡淡的哀愁 給他們增 是在 和

血影人長嘆一聲道:「碎心客

看他成麼?」

「富貴在天,生死由命, 碎心客心中沒有一絲把握的道: 我們已經盡過

F 127

武功!」 上蒼眞不開眼睛,竟敎我倆同時失去還在,我那會擔上這種事,他媽的, 血影人傷心的道:「如果我的 武功

的錯!」 時愛上那個女人,歸根究底 人幹什麼, 碎心客黯然的道:「你還在怨天尤 這只怪咱們有眼無珠 是我倆

幾何!」 狗男女的手裏,我死也難以瞑目! 碎心客苦笑道:「看開點,生命値 血影人恨恨的道:「讓我死在那對

道:「如果活着沒有意思, 血影人面上抽搐了一下 死了更能解下,喃喃地

真比死難受,還是畏死貪生幹什麼 還留戀幹什麼?像我們現在,活得當 有意思, 唯死是能解脫, 哈哈! 碎心客,我想通了 解的道理, 相握着擺動數下 他仿如突然悟 狂喜的握着碎心客的手 能解脫,哈哈!我們 -,嘆聲道:「活着沒 臂可

,是故才會存了這種求死的念頭,是因爲自己驟然失去武功而過度傷心碎心客心中一凜,忖道:「他顯然 唉!這是個大轉變呀!」

一身臭名,也許江湖上還會駡你一輩 他凝重地道:「你死也只不過得了

> 好死不如惡活, 血影人, 看開些

們活着還能幹什麼? 他抓着碎心客的手臂, 着碎心客的手臂,大聲問道:「我血影人顫聲道:「活着更痛苦!」

碎心客低啞的道:「報仇!」

氣 使人 仿如是嚴冬裏忽然穿雲出來的太陽 那兩個字在他嘴裏說得那麼堅定 時產生了無限的希望和 生

碎心客冷冷地道:「懂就不要放棄 血影人嘿地一聲道:「這兩個字我

希望! 血影人傷心的笑道:「你還在做夢

大夢什麼時候才醒呀。」去報仇,哈哈!碎心客,哈哈,憑我們兩個沒 哈哈!碎心客,你那個春秋憑我們兩個沒有武功的老人

的安排!」
思想便是報仇的依據,血影人, 碎心客平靜的道:「我們有思想 一切看 看新

船 突然 碎心客冷冷地道:「看我的!」 血影人楞楞地道:「看你的? 小藍高聲叫道:「看哪

船 趁着黃昏倒也壯觀 排 好的朝着這裏疾駛,配影,這三艘快船怎 碧藍的 朝着這裏疾駛,白帆 第一 這三艘快船循着海南 面 上遠遠 的現出了三個 臘臘而 面 而行 响 並

是海上之王,看看這三隻船是什麼來 碎心客冷冷地問道:「血影人,你

人都覺得十分不舒服。

,直屬金船船主管轄!」 血影人苦澀地道:「這是三艘快船

碎心客失望的道:「爲什麼不是官

船, 小, 現出了三個猙獰恐怖的獠牙鬼頭

了收血 瑟和落寞之感,仿如根本沒有聽見 血影人一眼 不語, 但爲時已 ,只見血影人面上有蕭爲時已晚,不禁回頭望

金雷專心使劍 ,根本沒有留意小

這是最重要的一刻!」 血影人忽然傷心的道:「他們竟要

下來數個漢子, 多時便和許多人搬着箱子朝那三艘 那三艘快船傍岸而停 與沙灘 上的人接頭 船上登時

血影人憤怒的道:「我寧願把那些

路?」無論是譏是諷,是問是訊,血影

看那三艘賊船!」 藍神色蒼白的叫道:「金哥哥,快來

藍在呼叫自己

搬空我的金銀島!」

裝去

血 他們不能掠奪!

何必去自尋煩惱! 還是冷靜點,身外之物不值得戀顧 碎心客長嘆一聲道:「金銀珠寶能 血影人, 生命重於 一切 , 你

遠遠的海面上,那三艘船的船首 否則我們還有希望一

那個賊字頗覺不雅 她嚇得急忙

碎心客冷冷地道:「讓他練下去

影人激動的道:「那些東西都是

東西扔進水裏,也不給那賤人! 小藍惶恐地道:「金船船主和那個

女人出來了! 血影人恨恨地道:「別看他 ,他們

船上,瞬間便成為他人之物,心中不所掠奪過來的金玉珠寶一箱箱的運到他眼見自己集數十年的精力心血 是在清點貨物!」

的道:「金船船主,嘿!你不但奪去我只聽他牙齒咬得格格直響,怨毒 去,正眼也不瞧一下。 禁掠過縷縷酸澀之感,憤怒的轉過頭

搬走, 雙目之中盡是令 而也會忍耐不住,偷偷瞄過去一眼 的老婆,還狠心的欲把我的財富全部 他一個人不停的咒詛和叱駡, 嘿,我不殺你們誓不爲人! 人寒心的凶光。 偶

刻漸漸來臨了 心中登時一涼,腦海疾忖道:「那個時 他抹抹額上的汗珠,見黃昏漸去 金雷苦練劍招,自覺已得心應手

脈循環,他訝異的又忖道:「這股勁道,只覺體內有一股澎湃的勁道繞着血 是從那裏來的? 他一個人盤膝坐在地上調息一會

逐漸的引發出來, 是不知如何運用而已。 都會自然而然的發揮出來 他體內如生了根似的 他那知體中所蓄寶血因他運勁 如今那千年寶血在 ,只是隨手所 , 此刻他僅 而

當金雷調息完畢,緩緩啓開雙眸 只見碎心客默默的守在自己面

色,落寞的盯着金雷 他臉上洋溢着一股端莊而沉重之

們失望! 金雷肅然的道:「前輩,我會使你

來!! 語意深長的道:「孩子, 客輕輕拍拍他那寬厚的肩胛 拿出勇氣

金雷苦 笑道 會 的

苦,任何一派劍法都是攻守參半,而 日之數,能有這種進度,已經是件不 容易的事了,當年我習武之時三天還 沒有完全領會一招,我師父已誇我是 神童了,孩子,你所學的這七大攻招 好過式,學會固不容易,創造更加艱 招劍式,學會固不容易,創造更加艱 唯有這七招是連環攻敵!」

金雷黯然的道:「我的進度太慢

你該了 孩子, 道 人所化的苦心嗎?」 為了教你這七招大劍式,我和該了解一下雙方的情勢,孩子, 現在我們暫時不談這些, 碎 心客搖搖頭道:「你只 差經 你目 血 驗 影知前

姑

金雷感動的道:「我知道!」

只准勝,不准失敗。你知道我和血影「嗯!」碎心客沉重的道:「這一次金電感重白」 話,我們只有等死!」

金雷黯然的道:「我 當盡力而

F 128

,你敗我們也 毒婦的手, 無法活命, 一 ,這 勝與敗的原則下,你必須選擇一樣!」 如果你一 你敗我們都死,你勝我們都活 金雷點頭道:「只准勝不准敗!」 心客握着金雷的手道:「孩子 決門,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命運 不 個人的生命握在你的手,所以,我不得不告訴你 幸 你和小藍也無法逃過那 生命握在你的手中 我和血影人定然 , 在

你今日之戰一擧退敵,整個江湖都會雄本色,勝敗雖不足論英雄,但如果 曉得這件轟動的大事,唉,可是…… 金雷凝重的道:「我會以我的鮮血 碎心客大聲道:「好,你果然是英 勝敗雖不足論英雄,但如果

保護諸位的生命! 這麼重要,完全是要報回這段深仇!」 是怕死之輩,我們所以會把生命看得 碎心客搖頭道:「我和血影人都不

你們都不該死,該死的是金船船主!」 况我們是人,前輩,站在任何立場上 碎心客深惡痛絕的道:「還有金陵 金雷輕嘆道:「螻蟻尚且貪生,何

金雷苦笑道:「她是你以前所愛的

她賣命,當年(,當年我爲她受辱,爲她告貸,爲 心客沙啞的道:「她更不該出賣 到頭來所換的是無情的諷

看你的了 他精神突然一振,道:「孩子,

金雷手抱碧血劍沉聲道:「願與寶

劍長存,與你們共生死!」

心坎,往日的豪情,勇者的精神全都都在愁苦之中,如今金雷那豪邁的話都在愁苦之中,如今金雷那豪邁的話都是不受之後,他沒有這樣笑過,終日 在這個老人臉上浮現出來!

快要起程了! 血影人突然說道:「看,他們的船

漾 漸漸自雲空之中斂沒,海面上綠波盪 此刻暮色漸濃,縷縷絢爛的殘霞 浪濤層層叠起,又是個漲潮的時

船主和金陵姑在岸上相送! 船桅上緩緩升起了啓航的旗幟,金船 那三艘快船滿載金銀島的貨物

回事?」 怎麼不一同離開呢?這到底是怎麼 和金陵姑不準備離開這裏,不然他們 小藍詫異的問道:「難道金船船主

起了帆徐徐的朝着西邊進發。 送,那三艘快船緩慢的離開岸邊, 金船船主和金陵姑在岸邊揮手相 揚

便可追上!」 血影人慘聲道:「他們有金船隨後

怪船因爲停在島的秘密處,所以小藍 駛來一艘金黃燦爛的修長怪船,這艘 和金雷都沒有看見。 果然,沒有多久自這孤島的南面

使金雷的心弦一顫,忖道:「那個時刻 船主的目光突然朝這裏一望,這一望 當那艘怪船停在岸邊之後, 金船

終於來了!」

人面上都顯得那麼沉重和冷肅!是,他們都沒有心思多吃一點,每個 採摘了許多水果和煮了一鍋臘肉, 高了許多水果和煮了一鍋臘肉,可雲天慘淡的暗了下來,小藍雖然

却始終躱在雲層裏,沒有舒展出它的 銀翼,洒落下來。 空已閃現出一顆晶亮的寒星,但明月 當那夜幕罩向這個孤島之時,天

天上的寒星,像是在沉思着什麼 的望着那堆火苗子,而碎心客却望着 命小藍生起一堆火,一個人愁眉 金船船主已點燃了燈光, 血 苦臉

的過去! 小藍低着頭,只希望一切都平安

麼這天上的鬼星不全隱進去?」 突然,碎心客自言自語道:「爲什

血影人一怔道:「爲什麼?

施出一點詭計,在不着痕跡的情形下無星無月,無燈無火,那時我們只要 也許可以把那對賊男女嚇跑! 碎心客沉吟道:「我在想如果這裏

本島之時,金船船主曾利用火燒連環易騙,當年海上水督曾大派水師遠剿 學幾乎把水師毀滅!」 船之計,大敗水師二十餘艘大船 血影人苦笑道:「金船船主可不容

的?」 ,你看今晚金船船主會如何出 你看今晚金船船主會如何出現「唉!」碎心客長嘆一聲道:「血影

善於此道,此人滿口仁義道德, 血影人想了想,道:「偷襲, 暗他最

F129 條路……」 經驗,深信此人捨偷襲一途再無第二 裏又男盜女娼,我以多年和他共事的

明的來殺我們!」 來偷襲,以我判斷:這個人會正大光 們兩個武功全毀,不堪一擊,何須再 血影人蒼涼的嘿了一聲道:「你這 碎心客不以爲然的道:「他曉得我

樣便錯了,金船船主雖然知道我們不 道:「血影人,你還眞猜着了 偷取碧血劍!」 劍有所顧忌,以我的判斷,他定會來 堪一敵,但他却對金雷手中的那枝寶 「嘿!」突然夜空傳來一聲冷嘿!

極, 倫的向着金雷撲至,他發動得快速之 使人連想都沒想到。 話聲未落,只見一個黑影迅捷無 碎心客沉聲道:「金雷,拔劍!」

劍已經來不及,他只覺得手上一重, 金船船主已雙手抓住劍鞘,用力奪 金雷大吼一聲道:「你好不要 這一着金雷想都沒有想到,要拔

他深知這柄劍對島上的他們太過

於重要了,雙臂用勁牢握不放,一聲

大吼,施出全身勁力奪了過來。

活一 金船船主一脚踢出道:「不知死

之後, 之後,唫雷的身子僅僅是晃了晃,依忍受不住而放手倒下,那知砰地一聲 他以爲自己這一脚踢去,金雷會 **金雷的身子僅僅是晃了晃,**

然握劍不放。

血影人悲吼道:「他媽的,金船船

他雖然已曉得血影人武功全毀

事?

呢,嘿嘿!」他故意設法激怒金船船主多了,金船船主你今日還要死在這裏 ,以便使金雷能專心對付這個大敵。 血影人冷笑道:「沒想到的事情太

的

的殺死你 收拾了這個小東西之後,再一刀一刀

能殺死我 嘿嘿地笑道:「放下碧血劍, 我便饒 金雷緊握長劍,大聲道:「如果你

絲輕敵之念。 力高過這少年許多,心中不禁掠過 强與大膽,竟然毫不畏懼,他自信功

我自然會成全你!」 他嘿嘿地兩聲道:「你既然要死

升起一股意念,忖道:「我何不捨去劍

在金船船主身上 一聲輕響,一縷劍光顫閃而出。 長劍抓去,輕輕的一 (適當的時機,準備施出那連環七船船主身上,他聚精會神的在選金雷斜馭長劍,目光緊緊的逼落 他右手緩緩地

主,老子斃了你! 金船船主一怔道:「你還有

恐血影人武功猶存,當會一掌劈來。 却沒有證明一下,聞言心中一凜 一點讓你唬住了!」 他這一笑,功力不禁稍稍 金船船主嘿嘿一笑道:「我還真差 血影人學掌作勢, 却無力拍下 一散 ,唯

金雷見他身子還未站穩,腦海中倏地幾乎借金雷那一撞之力把長劍奪去, 痛,身子竟被撞出七八步。 了他全身力道,金船船主只覺身上 大使人不敢想像,這一撞去可說是化 他自服怪蛇的寶血之後, 但他的手却依然握住劍鞘不放 勁力之

「嗆!」地一聲,那柄碧血劍已脫鞘而 還沒消逝之時,他已奇快的一按啞簧 光石火一閃而沒,當那個閃沒的思想 鞘拔出寶劍!」 這個意念在他的腦海之中有若電

血影人激動的大叫道:「好 , 金

本品配方由著名醫葯專家提供

沒有副作用

雷!」

在空中

身子,道:「沒想到你這小東西還有這 金船船主抓住劍鞘一 穩立

金船船主面上殺機畢露,道:「我

陡然落在金雷的身上,揚着那把劍鞘他那健壯的身子斜斜一轉,目光

金船船主沒有料到這少年如此倔 ,我這枝寶劍便送給你

一掣,「嗆!」然的伸,直往腰中的

一縷奪目耀眼的劍光流芒,閃耀

着

見金船船主仍握着劍鞘不放,不禁急

猛地把頭向金船船主身上撞去。

柄劍不能落進金船船主的手中。他 金雷這時腦海中空白一片,只覺得這

決,也不是爭名奪利之戰,

而 是 關係

要知這場拚鬥並非是僅僅兩人生命之

大了雙目,

血影人和碎心客此刻俱緊張的睁

全神的凝注在兩人身

去。 如果不幸金雷失手敗北,他們七日年,也許還能有再回返中土的希望 數人生命之搏 ,則血影人和碎心客不但可以多活幾數人生命之搏,如果金雷僥倖的勝了 心血和希望,全都化成點點泡沫

而來

還在這裡磨菇什麼?船快開了 突然 遠處傳來一 聲輕笑道:「你

夜中聽來彷彿是玉珠滚盤, 當眞是動聽之極 這話聲淸脆如鈴 **後盤,叮咚有緻** ,在如此寂寂長

看我結果他們!」 金船船主嘿地一聲道:「妳來也好 金陵姑身穿一 襲淡紅輕紗 步履

主相對而立之時, 一輕盈的行來, 當她 娃兒也值得費這麼多手脚!」 血影人毛髮俱豎,大吼道:「賤人 當她看見金雷和金船船 不禁輕笑道:「一

你還有臉來這裡!」 金陵姑冷淡瞥了他一眼,

要他的頭,你給我摘下來!」 金船船主嗯了一聲道:「好,你等

經驗,一見對方劍招犀利的攻了過來手有若電閃,金雷從沒有和人對敵的浪般的叠顫了出去,他招式詭幻,出他的身子驀然而動,一縷劍影波 着!! 經驗,一見對方劍招犀利的手有若電閃,金雷從沒有和 不禁連着倒退七八步。 小未完・五)



本品適用於斑禿和脂溢性脫髮 本品經省級 醫療單位組織對 不同年齡(最大者64歲)、 不同病期(最長者十五年) 不同病狀(最嚴重者 2-10cm圓形脫髮區 十三處,有的連接成片)的 五十名患者進行 臨床療效觀察, 結果全部有效 本品無不良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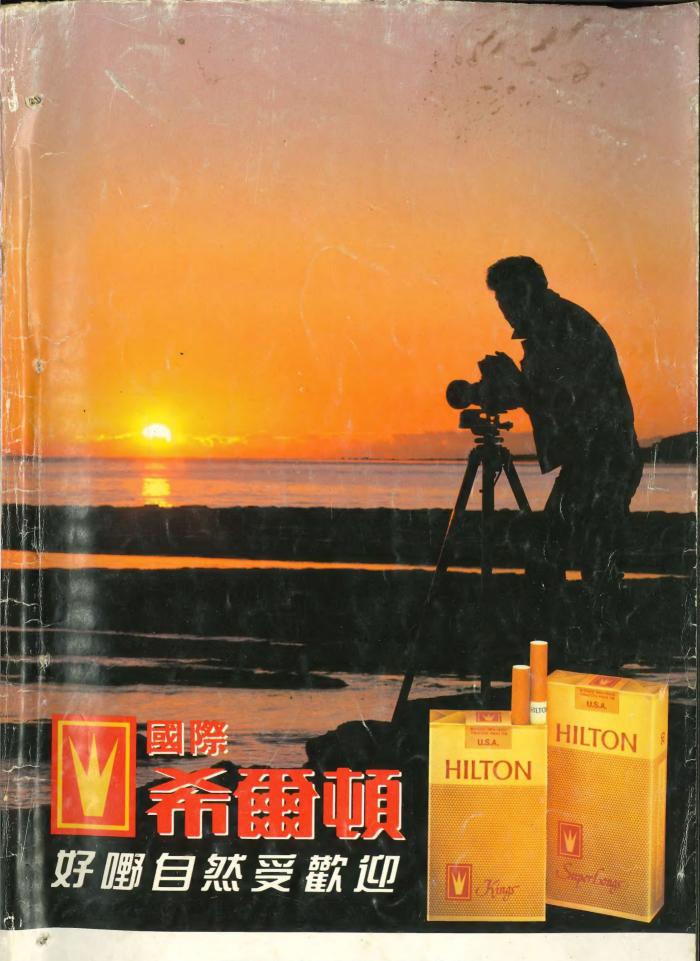
備有詳盡之 「臨床報告」歡迎 索閱 請附回郵信封 逕寄經銷處

科技成果 獨家生產

中國醫葯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

經銷處:明 華 公 司 電話:5-626129

香港北角錦屛街32號地下 傳真: 852-5-656093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